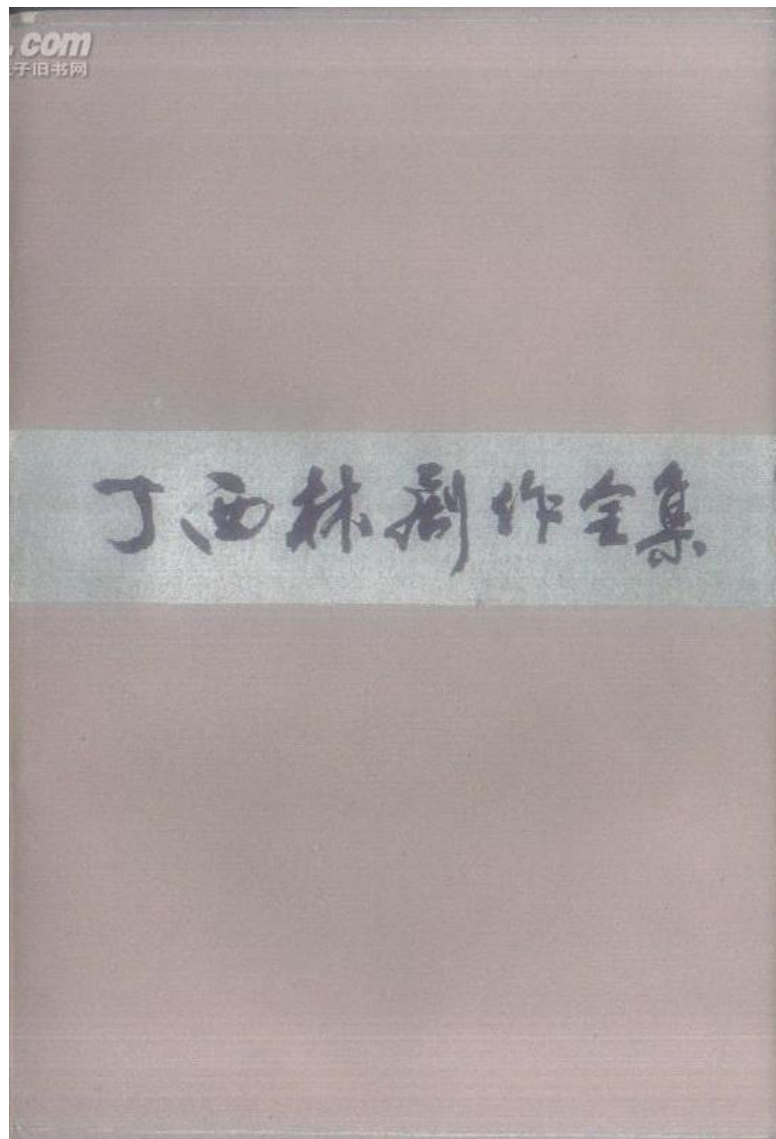


丁西林剧作全集(下)

丁西林 著

《丁西林剧作全集》下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5.7



文 件 目 录

下卷说明		F3
目录		F4
雷峰塔	(古典歌舞剧)	1
胡凤莲与田玉川	(五幕十四场古典歌舞剧)	93
牛郎织女	(舞剧)	161
老鼠过街	(舞剧、电影提纲)	181
买圣诞礼物	(独幕剧)	201
罗森堡夫妇	(三幕剧)	215
十二镑钱的神情	(独幕话剧)	311
上了锁的箱子	(独幕话剧)	355
一地天骄——拿破仑	(独幕话剧)	407

下 卷 说 明

本卷是歌舞剧、舞剧、译剧合集，共编入两个歌舞剧，两个舞剧，五个翻译剧，分别按创作、翻译年代编排。

古典歌舞剧《雷峰塔》作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六年修改，未曾出版。

五幕十四场古典歌舞剧《胡凤莲与田玉川》作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两次修订，未曾出版。

舞剧《牛郎织女》原载一九五九年四月《舞蹈》杂志。

舞剧、电影提纲《老鼠过街》作于一九六〇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八月修订，未曾出版。

《买圣诞礼物》（〔奥〕施尼茨勒著），原载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太平洋》第四卷第五号。

三幕剧《罗森堡夫妇》（〔英〕伊立克·派司、威廉·白兰德著），一九五五年九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独幕话剧《十二镑钱的神情》（〔英〕杰·马·巴雷著），载《剧本》月刊一九六二年八月号。

独幕话剧《上了锁的箱子》（〔英〕约翰·梅斯菲尔德著），载《剧本》月刊一九六三年五月号，收入本集的是修改本。

独幕话剧《一代天骄——拿破仑》（〔英〕萧伯纳著），译于一九六四年，修订于一九七一年，未曾出版。

176 88 / 23

目 录

雷峰塔.....	1
胡凤莲与田玉川.....	93
牛郎织女.....	161
老鼠过街.....	181
买圣诞礼物.....	201
罗森堡夫妇.....	215
十二镑钱的神情.....	311
上了锁的箱子.....	355
一代天骄——拿破仑	407

雷 峰 塔

（古典歌舞剧）

前 言

一九五一年正是提倡“戏改”的时期。那时中央文化部为了重视这项工作，曾经设立了一个戏改局。古典歌舞剧《雷峰塔》的初稿就是在这一年写成的。在剧本的前面，我附了一句话，当作前言，说明我写这个剧本的目的。现在我把这句话抄写于后：

“这个剧本的目的是想在改革中国旧剧方面做一个试验，用，
旧剧的风格（服装，台步，说白的语调，传统的象征等），

话剧的手法（用开幕闭幕的方法分场，尽量地利用对话发展剧情，加强组织结构，配合简单布景），

自由的乐曲（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利用各种旧调，创造个别新调），

听得懂的歌词（白话夹通俗文言），

创造一种新型的、进步的、但仍是民族形式的歌舞剧。”

显然，上面这个原始的前言所说的只是有关戏改的剧本舞台形式方面，而没有接触到所写剧本的内容：主题思想是什么？为什么选择雷峰塔神话故事？现在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补充说明。

自古以来，世界上就存在着各种民族，有大有小，各有自己的文化；对于人类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往都曾经有过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各种贡献，今后也会继续作出贡献。这本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但是，近两百年以来，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和殖

民主义者利用他们一时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势力和武装力量，就暴虐残酷地侵略、剥削、奴役有色人种，并且想尽各种恶毒方法来维持、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由他们的御用“学者”捏造出一种荒谬的人种优越论，说什么白色人种是一种优越的人种，有色人种是一种低级的人种，似乎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安排的：他用了上等材料创造了白色人种，用了次等材料创造了有色人种，因此世界上一切有色人种应该永远地由白色人种来统治。剧本《雷峰塔》是针对这种荒谬无耻的“学说”作一个戏剧形象的驳斥。剧本中的主角不但不属于上帝创造的人种，而竟是一条蛇，自己修炼成人；它既变成人，就有做人的平等权利，何况她还是“一个有用的妇人”。

雷峰塔神话故事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传统神话故事之一。但故事的内容是有演变的。故事中的白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群众所喜爱的那个“白娘娘”，而是一个害人吃人的妖精。后来，在明清两代的《雷峰塔传奇》和《义妖传》弹词中，才把她写成是为了了结夙缘，或是为了报答，才使用法术和许宣配成夫妇。近代的戏曲《白蛇传》，把《雷峰塔传奇》和《义妖传》中那些不必要的、不合理的、迷信的，甚至恶劣的情节删的删，改的改，而编成了各种优美的戏剧。剧本《雷峰塔》，根据上述的主题思想，又在《白蛇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总的说来，《白蛇传》主要的是写男女关系，即一个女人对丈夫如何恋爱、如何忠贞；《雷峰塔》主要的是写社会关系，即一个人如何热爱人类而愿意终身为他们服务。分开来说，剧本《雷峰塔》对剧中的四个主要人物（白素、许宣、法海、青儿）相应地作了如下的处理：

白素：一个思想崇高的女子，原是一条白蛇，“千年修炼成人形，为了爱人学作人，但愿长在人间住，不愿背人学神仙”。于是，“弃师傅，入红尘，西湖边，遇许宣，情投意合成婚姻”。五年之后，“镇江居民遭不幸，瘟疫广流行”，她“立志愿，救世人，毁家纾难，夫妇移居镇江城，施药传方无暇日，千百万人庆更生”。她和许宣的关系是：“夫妇恩爱世少有，融融泄泄度光阴”。当她“端阳节日遭毒手，饮了雄黄酒，醉梦中，显原形”……“丈夫一见”……“神魂离体”，她“风驰电掣，日夜兼程，千辛万苦来昆仑，盗取灵芝仙草，追回失散游魂，只为救夫情切，那怕投天罗地网，骨碎身粉！”。然而，她的希望不仅是“选一如意郎君，配为夫妇”，更重要的是生儿育女，留在人间。她对初生婴儿的感情是“把儿的手足按摩，口唇亲吻，爱的是儿是我的骨肉，儿是我的亲生”。她希望眼看他“慢慢长成”，看到他“学步学话，可怜可爱”，她要教他“学书学剑，能武能文”。可惜她的这些希望没有能完全实现，因为“儿生三朝，贺客盈门，家中客人，正吃汤饼，法海到来，白氏被擒，施展佛法，升起宝塔，将白氏镇压”。后来当她被救出宝塔时，她的儿子已“长成了堂堂一表”了。然而，当她一见她的儿子“生得如此英俊”时，她惊喜万状，即刻忘记了婴儿。最后，当她和青儿再相见时，青儿对她说：“娘娘，你受苦了，”她的答复是：“青儿，我心中好喜悦也。”她获得了最后胜利。

许宣：一个忠厚老实的至诚君子，“家住钱塘，世代开药铺为生。”初次在西湖游湖与白素相遇，他对这位长得美丽的娘子的印象是：“举止大方，性情温和，令人可敬，令人可爱。”他请求使他们能同乘一船避雨的老年船夫替他作媒，并

许下“事成之后，定要请公公开怀畅饮，一年四季，再奉献上等美酒，山珍海味，终身不忘”。经过金山寺水斗，在断桥再相会时，他在白素心上留下的印象是：“五年前，我两人也正是在此湖边相遇，茅亭中，避风雨，被轻薄弟子，欺侮调戏，承官人仗义，雇船借伞，体贴爱惜”。但是，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在断桥相会时，他自供：“恩爱夫妇被分离，幸喜今日重相会，娘子言，太伤悲，句句疼痛字字泪，一切的事，都只为，我优柔寡断，昏庸愚昧，全不想，平日里，我夫妇何等恩爱，却听信，出家人，挑拨是非。因此上，害娘子，跋涉奔波受冤屈，到如今，怀孕分娩无家归”。然而经过在断桥被妻子援救和谴责后，他彻底的觉悟了：“娘子待我情深，人非草木，岂能无动于衷，为夫一时昏聩，使娘子遭受冤屈，如今么，唉，汗颜无地！但愿娘子顾念前情，恕我罪过，为夫愿对天盟誓，从今以后，决不辜负”。最后，法海强迫他作帮凶，他勇敢、坚决地答复：“慢说兽具人形心叵测，我且问，人面兽心你恨不恨？宁在禅师杖下死，不能再作负义人！”于是法海用金钵罩盖妻子，他就奋不顾生，抢夺金钵，果然死于法海禅杖之下。

法海：一个相信种性不变的信徒，相信“兽有兽性，人有人性，兽具人形，居心叵测”。他对白素的态度是：“收服妖孽，讲什么毒手不毒手”，“老僧防患于未然，丧恶务尽，必须将她永远幽禁”。然而这只是他的借口，他仇视白素，有更现实的一面，正如白素在盗仙草时向南极仙翁的徒弟鹿童、鹤童所作的控诉：“金山寺，有一个法海禅师，不能消灾降福，起死回生，和尚念经拜忏，百姓充耳不闻，冷落了大雄宝殿，羞辱了泥塑观音，老羞成怒，诬我为妖人，咆哮公堂，逼官府

将我拿问，官怕民变，不敢奉承，阴谋诡计，设下了害我的陷阱”。他借丹徒县官之手，用雄黄毒酒使白素显出原形，然后将许宣幽禁寺院，诱骗白素亲来寺院索夫，企图用青龙禅杖，风火蒲团武器擒拿白素；此计未成，又计划乘白素分娩之危，借许宣之手，强迫他用金钵收服结发之妻。许宣拒作帮凶，他就亲自动手，为了收服妖孽，顾不得褻渎他袈裟“清洁”，凶恶地从许宣手中，夺取金钵，罩盖一个无力抵抗也来不及抵抗的产妇，将她收服，镇压于雷峰塔下。

青儿：一个义侠的女子，意志坚强，憎爱分明。白素与许宣的结合是由她体贴娘娘的志愿，一力促成，因此对许宣的忘恩负义，格外伤心，对法海的欺侮迫害，也格外痛恨。法海用雄黄酒毒醉了娘娘，吓坏了许宣，她发誓：“法海法海，你这阴险恶毒罪该万死的秃驴，终有一日，教你死在我的宝剑之下！”她和娘娘一同来到金山寺寻找官人，看见庙门紧闭，四个粗大和尚，手执长枪，排列在门楼之上，她就对娘娘说：“娘娘，我看这一班害人的东西，留在世上无用，把他们一齐杀了吧！”她跟随娘娘逃回西湖，娘娘感慨地说：“青儿，不想法海秃驴，偏生与我作对，官人听信谗言，忍心将我抛弃”，她安慰娘娘说：“娘娘请放宽心，法海秃驴，丧天害理，官人忘恩负义，他两人狼狈为奸，罪该万死，待娘娘分娩后，再去问罪报仇便了”。娘娘说：“金山寺前小不忍，发水漫山，大错铸成，未能战胜法海，未能救出官人，徒然淹没了田中五谷，伤害了地上生灵”。又说：“错上不能再加错，一误不能有再误，那法海，他终有毁灭日，那官人，他岂能忘当初？”她说“你待官人如此恩爱，官人待你如此负心，象这样负义的男子，我……哼！——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负我之人，决不宽

恕！”接着，许宣来到断桥，她一见之下，即拔出宝剑向他砍去，赖娘娘阻止，许宣方才得救。许宣悔过之后，问娘娘“作何打算？”娘娘回答：“雷峰塔院有一老妇，平日受我恩惠，想去依靠”。许宣说：“雷峰塔院荒凉破旧，怎可安身？还是寄居姐姐家中的好”。青儿的答复是：“塔院破旧，可以修补。渡船已经雇来，现在湖边等候”。娘娘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对许宣说：“我怀孕在身，不久就要分娩，待分娩之后，再作道理。只是官人么——恐塔院简陋，不堪居住”。一句话，青儿没有——至少暂时没有——妥协，是娘娘顾全大局，向青儿妥协，再作道理。法海逼着许宣来到塔院收服娘娘时，青儿没有在场，她是去到村前沽酒，款待贺客。娘娘被镇压之后，她“藏在深山廿五载，冤仇义愤填胸怀，练成剑工破金钵，为民除害金山来”。她杀死了法海，向空中遥祝：“娘娘，青儿今日已将法海正法，报了冤仇，破了金钵，即将前来，救你出塔！”最后，“钵破门开”，娘娘被她儿子部下的两个军曹从塔门救出，他的儿子许英，正酣睡在宝塔之旁，娘娘知道他是行军路过，“分明是手执干戈，身披铠甲，正专心壹志，为国效力，我若与他相见，岂不平白教他添一牵挂”，遂决心“还是不见他的为是”。她留下一封书信，不见而别。青儿赶来，她神秘地领她看了看她得意的儿子，一同离开了塔院。青儿问：“娘娘，那少年将军他是何人？”娘娘回答：“青儿，你来得正好，我们必须即刻离开此间，——你问那少年将军么？一路之上，我告诉于你”。我们可以想象，一路之上，她两人边谈边走，有泪有笑，何等愉快！

这就是剧本《雷峰塔》的主题思想和选择雷峰塔神话故事的理由。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场… …但愿长在人间住，不愿背人学神仙。……

第 二 场… …怎不令人心往神驰。……

第 三 场… …娘娘该时常出门玩耍玩耍啊。……

第 四 场… …有情人自成眷属，何曾要，月老脚
上来把红线牵。……

第 五 场… …怎么，你两位不是一家人么？……

第 六 场… …这话你说过了。……

第 二 部 分…… 五年之后

第 七 场… …你真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好人。……

第 八 场… …带着脑袋，回见太爷。……

第 九 场… …一定又是一个害人的好主意。……

第 十 场… …这这这酒中有毒！……

第十一场… …今日听了一番话，教我也想去做人。……

第十二场… …让你丈夫再看看你那丑样。……

第十三场… …又谁知，患难中，还要两地分离。……

第十四场… …师傅把她饶恕了吧！……

第 三 部 分…… 二十五年之后

第十五场… …母亲，孩儿许英来了。……

第十六场… …钵破门开，雷峰塔坏！……

第 一 场

——但愿长在人间住，不愿背人学神仙。——

时 间 历史上某一时代，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清晨。
地 点 某一修道名山，山上某一名洞，洞中一个庄严的法坛。
布 景 台的后面挂一帷幔，上面是一幅图案画，主要部分是一个红色太阳和一条彩色霓虹。帷幔前是一个讲道的法坛，一两尺高，八九尺见方。坛上前面放一案桌，系桌围。桌上放着几件道家法宝。案桌后，一把太师椅。坛下前面有八张方凳，分列两旁，凳上有布套红垫。两张小长方桌，盖桌单，分放在方凳后。

幕启，先奏吹打细乐，一会，四个道童，两男两女，先后成对从台右的走廊上场（左右以台为主，下仿此），手中分别捧下列道具：一个大葫芦，一个大杵钵，一架大天平，一只大水瓶。上场后，他们先走到台前，作一停顿，然后走到长方桌，放下手中道具，从台左走廊下场。经过一阵击鼓鸣钟的号召后，八个神仙（曹国舅、汉钟离、韩湘子、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张果老、李铁拐）从台的两廊上场，走到台前，彼此招呼，其中一两位说了一声“诸位师兄请了”，其余的回了一声“请了”。

李铁拐 （他是八仙中一个精灵鬼）诸位师兄，此次奉了师傅之命，一同前来，不知为了何事。此刻为时尚早，这老儿也许还在睡觉，难得今日天气晴和，你我何不先在此坛前游戏一番？

曹国舅 （他是一个贵族出身）（点首赞许，向其他同伴）这拐子说话，颇有见地。我想就让他作一领导，不知诸位师兄意下如何？

其他同伴 就请李兄领导，我等追随。

李铁拐 如此老李有偈了。（领导同伴歌舞，唱）

离家庭，弃人世，山中炼丹。

一无牵，二无挂，好不清闲。

不劳心，不劳力，好吃懒做。

赴仙筵，醉美酒，快活神仙！

〔李铁拐唱毕。众仙又合唱一遍。师傅慈惠道人，道冠道袍，手执拂尘，从台左走廊上场。〕

全体仙人 参见师傅！

慈惠道人 罢了。有劳诸位贤弟久候。

李铁拐 师傅，难得今日天气晴和，弟子等到此之后，见为时尚早，已大胆先在此坛前玩耍了一番，只怕惊扰了师傅的清梦了。

慈惠道人 为师每日黎明即起，那有如此疏懒，贤弟休要戏言。

汉钟离 （他是八仙中一个老粗）师傅将弟子等呼唤前来，不知为了何事？

慈惠道人 贤弟休要性急，随我进坛便知。（将徒弟引入法坛）两旁人坐。（登坛，坐到太师椅上）

徒 弟 谢坐。（分别坐在方凳上）

慈惠道人 今日请诸位贤弟来此，不为别事，只因洞中门徒日众，功课日繁，为师一人综理内外。恐有失察之处，意欲在我门徒之中，选一高才，为我分掌责职，平日率领群徒，学习技艺，久后倘领导有方，学业有成，即可传我衣钵。此事重大，故请诸位贤弟前来，一同计议。诸位贤弟可各抒所见，供我采纳。

张果老 （他有一些耳聋）（没有听清楚师傅的话，向坐在身旁的吕洞宾耳语）师傅说些什么？

吕洞宾 （他是一个促狭鬼）（先简单的重述了师傅的话，末尾说）师傅要你当他的徒弟。

慈惠道人 （向张果老）张贤弟，适才为师所言，你可曾听得明白？

张果老 （受了吕洞宾的要骗）弟子已听明白。弟子承师看重，理应效劳，怎奈年迈耳聋，不堪当此重任。

慈惠道人 （先是觉得可笑，接着目责吕洞宾）吕贤弟有何高见？

吕洞宾 师傅天生慧眼，明察秋毫，门徒贤愚，均在师傅明鉴之中。师傅属意何人，定能胜任，弟子不才，怎敢放肆多言。

慈惠道人 （向李铁拐）李贤弟有何主见？

李铁拐 弟子不才，久愿为师分劳，怎奈众位师兄，一向看我不起，因此不敢自荐。

慈惠道人 （向曹国舅）曹贤弟有何主见？

曹国舅 听师之言，莫非欲弟子等共推一人，担当此任？

慈惠道人 若能如此，岂不甚好？

何仙姑 （她是一个仔细人）弟子有一言，胆敢直陈。想弟子等一同修道，情同手足，平日欢乐同享，患难相共，任何一人，得师识拔，必然衷心喜悦，竭诚扶助。若在师前，评短论长，岂不非礼失仪？

慈惠道人 贤弟所言有理。如此为师暂且告退，贤弟等从长计议。（走下坛，徒弟起立、跟随。临去嘱咐，唱）

劳贤徒，从长计议，
选贤能，任才智，
代为师选一个服劳弟子。
需要他，资质聪颖，
精通各门技艺。
训生徒，善诱掖，
性平和，心思仔细，
温良恭俭人尊敬，
宽宏大量无猜忌。
盼望他，积日累月，
修炼成大器。
那时节，传我衣钵，继承道统，
为吾教宣扬真谛。

（白）诸位贤弟免送。

徒弟 遵命。

〔师傅从台左走廊下场。徒弟伴送到坛外。

李铁拐 （等师傅走了之后）啊咳，这老儿坏透了！

蓝采和 （他是资格最浅的娃娃）师兄低声！师傅走去未远，听了师兄言语，定要见怪。

李铁拐 你这娃娃无知。这老儿他有千里眼，顺风耳，我的言

语，他早就听见了。

曹国舅 拐子，你信口胡说，是何道理？

李铁拐 我且问你，适才这酒徒（指吕洞宾）他已说过，师傅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肺腑，你我的贤愚，他早已洞悉。今日他欲选一门徒，传授衣钵，他还需要问我等作什？他的心思我早就猜着了。

何仙姑 师傅是怎样的心思？

李铁拐 师傅乃是借了这个题目，试试我们的眼力如何。

曹国舅 他心中早已有人了？

李铁拐 早有人了。

蓝采和 （好奇心急）啊，师兄，师傅看中何人，你可知道？

李铁拐 师傅看中之人不在此间。一月之前，她出外采药去了。

何仙姑 啊，师兄，你说的可是白素师妹？

李铁拐 正是白素那小鬼头！

〔李铁拐说完之后，除曹国舅外，余人均点头深思，若有所思。〕

曹国舅 拐子，你猜错了。

李铁拐 怎么？你说我猜错了么？

曹国舅 想那白素，虽然聪明伶俐，精通技艺，乃是一条白蛇修炼成人，她原是一个妖精，怎能继承道统？

李铁拐 啊，舅老爷，你在人间，贵为国舅，位极人臣，你可知道，你的前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耗子成精么？

曹国舅 拐子休要取笑。

李铁拐 我且问你，资质聪颖，精通技艺，你比白素如何？

曹国舅 不及。

李铁拐 性情温和如何？

曹国舅 不及。

李铁拐 心思仔细如何？

曹国舅 更加不及。

李铁拐 这就是了。适才师傅所言三事，惟有白素一人俱备，你想师傅心中，除她之外，还有何人？

汉钟离 听你说了许多好话，师傅面前，怎样回答，你可有主意？

李铁拐 韩师兄今日一言未发，罚他讲话。

韩湘子 （他是一个寡言的腼腆人）师傅面前怎样回答，师兄教我。

李铁拐 你可说，在师傅的众多门徒之中，审度较量，惟有白素师妹堪当此任。师傅听了，必然喜悦，还要称赞我等的眼力高强。

汉钟离 如此待我请出师傅，说明便了。（向内台）有请……

李铁拐 且住。听！山谷之间，有人歌唱。（大家一齐倾听）
啊哈，那小鬼头她回山来了！

白 素 （在后台唱）

山花红，

山果鲜，

山中太冷静，

播种到人间。……

（从台右走廊上场，道姑打扮，背负药囊。上场后，接唱）

……到人间，

乐无边，

花花相对枝枝连，

儿女笑堂前。

（看见了诸位师兄，停止了歌唱，急忙向他们走去。

白）唉呀呀，什么好风，把诸位师兄卷在一起，吹到此间？诸位师兄见礼。（行礼）啊，诸位师兄在此，为了何事？

吕洞宾 在此迎接你。

白 素 那有此事？——既然如此，为何你不将酒来，敬我三杯？

吕洞宾 我已备下新制美酒，为你接风，还为你道喜。

白 素 为我道喜？喜从何来？

李铁拐 师妹，这酒徒宿酒未醒，说的尽是醉话，不要睬他。

白 素 （向曹国舅）舅舅怎么说？

曹国舅 （摇头）

白 素 （向何仙姑）姑姑，你是好人。向不欺侮小妹，今日诸位师兄来此，端的为了何事？

何仙姑 奉了师傅之命来此议事。

白 素 所议何事？

何仙姑 这个——未奉师命，不敢擅告。

白 素 如此待我去问师傅便了。

何仙姑 师妹，此番远行，一路可好？

白 素 啊，姑姑请听。（唱）

一月前，奉师命，

巡视众山兼采药。

我西登昆仑，

东临岱岳，

南越琼崖，
北走沙漠。
在悬崖上攀援，
在深穴中摸索，
在瀑布下盘桓，
在清流边洗濯。
我看到了海上的滔天白浪，
我看到了陆上的锦绣山河，
我看到了城市的男男女女，
看到了乡村的老老幼幼，
看到了人间的熙熙攘攘，
我感觉到荒山上作神仙的寂寂寞寞。

何仙姑 师妹辛苦了。

白 素 我玩耍不够，那会辛苦？啊，让我洗去尘土，换了衣服，再来奉陪。（向众人拱了手，从台左走廊下场）

李铁拐 看这小鬼头她就要管起我们来了，舅老爷你可服气？

曹国舅 是你出的好主意，还来问我？（拂袖）

汉钟离 待我请出师傅来听听你两人争吵好了。（向内台）
有请师傅！

〔慈惠道人复从台左走廊上场，再将弟子引进法坛，各归原位。〕

慈惠道人 诸位贤弟有何主见？

韩湘子 弟子等平日蒙师教诲，理应为师分劳，怎奈才疏识浅，力不从心。环顾弟子之中，惟有白素师妹堪当此任。

慈惠道人 喔，那白素徒儿么？她有何能，堪当此任？

韩湘子 白素师妹聪明颖慧，技艺精通，性情温和，心思仔细，弟子等望尘莫及。

慈惠道人 白素徒儿具有慧根。诸位贤弟居然看出，足见眼力高强。待她回山之后，为师向她说知。

韩湘子 白素师妹，她已回山来了。

慈惠道人 如此贤弟等可暂各回洞府，想她就要前来叩见为师。

全体徒弟 （起立行礼）告辞。（走出法坛，彼此拱手道别，分别从台的左右两廊下场）

慈惠道人 （走下坛，向台内）白素徒儿，回到山来，为何不来叩见为师？（说罢，走上坛，坐到原位）

白素 （在内台）弟子来也。（她已换了便装，提着药囊，从台左走廊上场，走进法坛。）叩见师傅。

慈惠道人 罢了。徒儿此番出门，一路可好？

白素 一路平安。

慈惠道人 药材可曾采到？

白素 尽在囊中。（献上药囊）

慈惠道人 放在一旁。徒儿坐下。

白素 谢坐。（将药囊放在长方桌上，在一张方凳上坐下）

啊，师傅，适才看见诸位师兄在此，为何不见？

慈惠道人 已各回洞府去了。

白素 师兄们前来，为了何事？

慈惠道人 待为师告诉你。只因洞中生徒众多，功课日繁，为师欲在我门徒之中，选一贤才，平日助我教授生徒，日后传我衣钵。为此请了你诸位师兄来此，一同计议，想要他们推选一人，担当此任。

白 素 可曾推选？

慈惠道人 已推选了。

白 素 推选何人？

慈惠道人 就是徒儿。

白 素 啊！（出乎意外，一惊）

慈惠道人 为师平日也已看定，门徒之中惟有徒儿有此根底。

幸喜你诸位师兄与我所见相同。（这时他才发现白素面上毫无表情，甚为惊异。等了片刻之后）徒儿为何不言？

白 素 弟子不肖，有负师望。

慈惠道人 听徒儿之言，难道你不愿担当么？

白 素 弟子不愿担当。

慈惠道人 可是忖度才力不胜？

白 素 不是。

慈惠道人 担心师兄们不服？

白 素 不是。

慈惠道人 既然如此，你必另有隐情。快快讲来。

白 素 （起立）弟子有罪，愿受惩罚。

慈惠道人 为师恕你无罪。

白 素 如此么，（唱）

千年修炼成人形，
为了爱人学作人。
但愿长在人间住，
不愿背人学神仙。

慈惠道人 （凶狠地）什么？

白 素 （毫不畏缩地再说清楚）

但愿长在人间住，

不愿背人学神仙。

慈惠道人 （发怒）不肖之徒，自暴自弃，快快离开我的洞府，
自作自受去吧！（起立，挥手，走下法坛，怒冲冲地
从台左走廊下场）

白 素 （胜利地）今日方称了我的心愿也。

——幕 下

第 二 场

——怎不令人心往神驰。——

时 间 第二日清晨。

地 点 一条下山的路上。

布 景 乡村田野风景。有几个可坐的石墩放在台的前后。

幕启，白素村女打扮，手提竹篮，腰挂布袋，从台右
上场。

白 素 （唱）出洞府，离仙境，

一步步走向人间。

（白）昨日法坛陈说私情，师傅发怒，将我逐出洞
府，骂我自暴自弃。可笑师傅他哪里知道。我是——

（唱）离开黑暗，

走向光明，

主意早拿定。

摘下道冠插荆钗，

脱去道袍系罗裙。
毁丹炉，起炉灶，学烹学调。
弄药杵，拿针线，学缝学纫。
进机房学纺学织，
下田野学种学耕。
既不想做一个离群的仙女，
就必须做一个有用的妇人。

(白)行了半日，不知不觉，已到山下。(接唱)

看这两旁村舍，
柳暗花明，
近处樵声，
远处炊烟，
树林中鹿兔追逐，
山坡上牛羊成群。
再听那秧田内，传清歌，
男唱女和，怎不令人心往神驰。

〔正当白素唱毕，欣赏路旁风景之际，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从台右奔跑上场。女孩手里拿着一只梨，在前逃，男孩空着手，在后追。上场后，绕着路旁的石墩以及路上的行人追逐。左右绕行了几个圈子之后，女孩奔向行人。

女 孩 (向行人)把他抓住，把他抓住！他抢我的东西。
(藏在行人怀里)

白 素 (将男孩拉住，携了他的手)小朋友，你们为了何事这样淘气？

女 孩 他抢我的东西。

白 素 抢你的什么？

女 孩 抢我的梨。（现出手中的梨。男孩抢夺，女孩将梨递给行人）拿着拿着！快快快！（男孩看着女孩笑）

白 素 （接了梨，放了男孩，拂了女孩的手）他为什么要抢你的梨呢？

女 孩 他说这只大梨是他的。他袋里有一只小梨，他说那只小梨是我的。

白 素 （向男孩）小朋友，你袋里有一只梨么？（男孩含笑点头）你拿出来给我看看，是你的还是她的，我一看就知道。（男孩从袋中取出一只小梨，交给行人。行人把他们带到一个石墩旁，将竹篮放在石墩上）这两只梨果然长得不好，一大一小，真是岂有此理？（向男孩）小朋友，你怎么说这只梨是她的呢？

男 孩 这两只梨都是她的，是我从树上采下来给她的。我不要梨，我是逗她玩儿的。

白 素 喔，原来如此。啊，小朋友，我的篮中还有更大的梨，我送给你们一人一只。（先给还了小孩自己的梨，然后从篮中取出两只大梨，向女孩）这一只送给你，这一只送给他。（男孩子迟疑了片刻，接受了行人的梨，女孩也同样接受了梨。两人得梨之后，举梨夸耀，跳向后台出口，走了几步之后，男孩停步，想了一下，折回，将自己的那只小梨送给行人）怎么样？

男 孩 这只梨送给你，你是一个好人。

白 素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孩子。（接受了男孩的梨）

女 孩 （也把自己那只梨送给行人）送给你！

白 素 谢谢你，你也是一个好孩子。（接受了女孩的梨，将两梨放入篮中，将篮放在地上，然后把两孩拉到身旁，自己坐在石墩上，替他们整衣理发）小朋友，你们可是哥哥妹妹？（两孩点头）家中还有何人？

女 孩 有我妈妈。她是一个瞎子。

白 素 喔，她是一个瞎子么？你们可有爸爸？

女 孩 爸爸出门卖谷子去了。

白 素 还有弟弟妹妹没有？

女 孩 没有了。——你有小孩没有？

白 素 我？我——我也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男 孩 在哪里？

白 素 在哪里？他们还没有生呢。

女 孩 （手推这个好女人）你快点生么！

白 素 好。——啊，小朋友，你们的家在哪里？

男 孩 就在这个山坡下面。

白 素 如此我有话告诉你们，你们回到家中，告诉妈妈，就说有一姑姑，她能治病，瞎子的眼睛，也是可以治得好的。

女 孩 治好了，看见走路么？

白 素 治好了，看见走路，看见做事，和好人一样。

两 孩 （喜跃）去吧去吧！（拉姑姑）

白 素 不忙。你们先回家去，向妈妈说知，如果妈妈愿意，你们再来领我前去。（起立）

男 孩 （迟疑片刻，向妹妹）快走快走！（拉着妹妹，连跑带跳的走向后台，走近出口，回头，向姑姑）你不要走啊。

白 素 放心好了。我不走的。

〔小孩从台左下场。白素跟随了几步，直等到看不见之后，才转身走回。然后在较偏的一个石墩上坐下。心想自己能生几个小孩，何等有趣！

〔一会，从后台传出一男一女搬运重物所作的清脆而有节奏的号子声。

后台号子声 （男唱女和）

（男）快走！

（女）慢走！

（男）快走！

（女）慢走！

（男）快走！

（女）慢走！

（男）快走！

（女）慢走！

（男）高一点！

（女）低一点！

（男）高一点！

（女）低一点！

（男）高一点！

（女）低一点！

（男）高一点！

（女）低一点！

.....

.....

〔随着声音的由远而近，一个年轻男人，农民打扮，

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结婚未久的新娘打扮。男前女后，一同提了一桶水，从台右上场，女人一手搭在男人的肩上。上场后，两人继续唱和着在台上绕圈子，一路摇晃泼水，最后走到台的中央，泼水湿了女人的鞋，女人生气，放下水桶。

女 人 你看看！你把我的绣花鞋泼湿了。

男 人 唉呀，对不住，罪过罪过！待回到家中，你把鞋脱下，我生起火来，把它烘干。

女 人 你真说得容易！烘干之后，样子变了，颜色褪了，要它何用？（坐到靠近的一个石墩上，审视糟塌了的好鞋）

男 人 如此说来，它变成废物了？

女 人 不变成废物，变成好东西？！

男 人 好好好，待我多做工作，赚了银钱，买一双新鞋赔你。一个新娘子少不得要着花鞋的。

女 人 新娘子，新娘子，你懂得什么？（起立，唱）

做新娘，不容易，
头要梳，脸要洗，
身上衣服要整齐。
脚上一双绣花鞋，
软的帮，硬的底，
绉子面儿绸子里。
小小针，细细线，
密密绣上花和朵。
看花了我的眼，
刺破了我的手。

深更睡，清早起，
辛辛苦苦靠自己。
胭脂花粉你可以买，
这双鞋儿你赔不起！

（白）这样大的人，连一桶水都不知怎样提！

男 人 鞋儿泼了水，是我的不是么？

女 人 当然是你的不是。

男 人 我说是你的不是。你听了。（唱，调同上）

家中事，早安排，
你烧饭，我劈柴，
我挑水，你洗菜。
今日家中缺了水，
我要挑，你要抬，
为的可以一道来。
我要抬，你要提，
为的可以在一起。
拉着我的肩，
扯着我的衣，
一步高，一步低，
如何教水不泼地？
耽误了我的事儿你不说，
还要向我发脾气。

（白）从今以后，你让我一人挑水好了。

女 人 从今以后，休想我再理你。

男 人 请问你，这桶水你还提不提呢？

女 人 不提了。

男 人 这样一桶水，你教我一人如何提法？也罢，让我把水倒了，带了空桶回家，取了扁担，一人挑水好了。

（说着，装作将桶推翻）

女 人 （急忙前来阻止）这水已提到这里，把它倒了，岂不可惜？

男 人 你不用管了，从今以后，我一人挑水就是。

女 人 还是两人同提。

男 人 怎么？还是两人同提？

女 人 两人同提。

男 人 你还生气不生气？

女 人 不生气了。

男 人 不生气？我不信，让我看看你的面上，还气我不气？

（女人低了头。男人一手拉了女人的手，另一手托住女人的下巴，要她抬起头来，也许是想亲她一下。）

女 人 （早看到远处有人窥看，着了急）放手！你这个瞎子，那山坡之上有人在看。

男 人 （回头一看，果然有人）喔！（放了手）待回到家中再向你赔礼好了。

〔两人和好如初，照旧提了水桶，照样唱和着，在台上走了一个圈子，从台左下场。在以上的这一段过程中，白素一直望着他们，人已不见，她还依然在那里出神。〕

—— 幕 下

第 三 场

——娘娘该时常出门玩耍玩耍啊。——

时 间 数月之后。

地 点 临安城外白素家中。

布 景 平常人家的一间上房。台的中央放一长方桌，桌前放一椅。

幕启，白素朴素主妇打扮，坐在桌前椅上绣花鞋。工作片刻之后，回忆起初下山那日所遇见的那一对新婚夫妇情况，停针闭目寻思。一会，恢复工作，但不久即心中烦闷起来，看了看窗外天气，沉思片刻，拿定主意，出外游玩。

白 素 （呼唤）青儿。

青 儿 （在内台答应）来也。（从台右上场，武装侍女打扮，手提宝剑，唱）

正练习宝剑工夫，

忽听得师傅唤呼。

（用手帕擦了额上的汗，整理了一下头面衣裙，走进上房）师傅……

白 素 （告诫）唔——唔。

青 儿 （急忙改口）娘娘呼唤，有何吩咐？

白 素 青儿，你必须切记，今非昔比，你我已到人间，与常人一同居住，起居饮食，须与常人一样，从今以后你

不可再称我师傅。

青 儿 娘娘说的是，我往后留心就是。

白 素 （看见她手中宝剑）这几日你的宝剑练习得怎样了？

青 儿 多蒙娘娘不弃收我为徒，剑工已有长进了。回想在那荒山独自修炼之时，何等寂寞，不遇娘娘，那有今日？

白 素 青儿，——

青 儿 娘娘。

——今日我心中烦闷，同去湖边玩耍玩耍可好？

青 儿 （高兴）娘娘，那西湖真好耍子也。过年过节的日子，湖中到处是船，岸上到处是人，女人乘船，男人骑马，好不热闹喔。

白 素 青儿，我的心思，你可知道？

青 儿 娘娘欲选一如意郎君，配为夫妇，生儿育女，可是这样？

白 素 正是此意。

青 儿 娘娘该时常出门玩耍玩耍啊。

白 素 如此么，快快换装前去。

〔青儿急忙提剑从台右下场。白素起身，用桌上的红绢将手工包起。一会，青儿取了衣服，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两人换衣改装。〕

—— 幕 下

第 四 场

——有情人自成眷属，何曾要，
月老脚上来把红线牵。——

时 间 数小时之后。

地 点 西湖湖边。

布 景 西湖。

幕启，一个年老家院，提了一只篮子，内放酒肴器皿，从台右上场。四个少年纨绔子弟跟在他的后面。

少年甲 （唱）游了一地又一地。

少年乙 （接唱）喉咙干燥腹内饥。

少年丙 （接唱）前面茅亭已不远。

少年丁 （接唱）让我先喝三大碗。

〔家院和少年从台左下场。一会，白素和青儿同由台右上场。白素主妇打扮，青儿侍女打扮，上场后，边舞边唱。

白 素 （唱）春光明媚，万物更新，

百花齐放，绿叶成荫，

水清如镜草如茵。

阵阵芬芳扑鼻，

习习和风拂面。

花间蝴蝶飞舞，

鸳鸯戏水湖边。

鸟争喧，人争妍，

红男绿女，携手并肩。

有情人自成眷属，

何曾要，月老脚上来把红线牵。

青 儿 娘娘，你看湖中有一楼房，红的栏杆，绿的走廊，

白 素 那是什么所在？

青 儿 那是湖心亭。

白 素 湖心亭。

青 儿 是。

白 素 （行走了几步之后）青儿，那旁绿荫之下，有一茅亭，茅亭之旁，有一石桥，它可也有名字？

青 儿 那叫断桥。——啊娘娘。你看湖的对面，有一高高的黑影，看上去象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根竹笋那样，——

白 素 那是什么？

青 儿 那是一座宝塔，名叫雷峰塔。

白 素 喔，那就是雷峰塔，果然与众不同。

青 儿 娘娘，那宝塔后面还有一个塔院，也是西湖的好风景，没有一个人不爱在那里玩耍的。

白 素 青儿，今天我们不可能前去了。你看天边涌起乌云一片，必有风雨，我们早早回去了吧。

青 儿 娘娘深知天文，决无错误，还是早早回去了吧。

〔两人从台左下场。〕

—— 幕 下

第 五 场

——怎么，你两位不是一家人么？——

时 间 半小时之后。

地 点 西湖湖畔。

布 景 原景，在台的左边靠前和中央靠后加添了两个亭子。
亭中有石桌石凳。

开幕前，先是雷声，后是雨声。幕启，上一场出过场的四个少年正在前一亭中饮酒取乐。家院在一旁伺候。一会，风雨加剧，许宜，商人打扮，撑了一把雨伞，从台右上场，雨大伞不济事，他急忙走进空亭中避雨，收了伞。

家 院 （向少年甲）少爷，风暴愈来愈大，雨点已打进亭子里面来了，不如早早雇一渡船回府去吧。（一阵雨点，吹进亭中。）

少年甲 快快前去。

家 院 （走出亭子，站到湖边，招手）船家，快来一只船。
（走回亭子，收拾器皿。）

少年甲 （唱）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船家何处有，
渔父遥指稻香村。

（举杯，白）干一杯！（饮酒）同伴，干！（饮酒）

〔白素和青儿狼狈地从台右上场。进场后，想走进许宣的亭中避雨。见有男子在内，趑趄不前。许宣见情，即刻让出亭子，走进少年游客的亭中。青儿领娘娘走进许宣让出的空亭。

许 宣 （向少年游客）列位兄长请了。敝人乞借一席之地，聊避风雨。

少年甲 （背对后亭，未见女客）这就奇了，那边有一空亭，你不去避雨，却来到这里。

许 宣 那边亭中有两位小娘子坐地，因此敢来打搅。

〔四个少年端详亭中的两位娘子，惊赞不止。青儿和娘娘用手帕擦去额上和手上的雨点。

少年乙 （指许宣，向同伴甲）原来是一位不知风趣的冬烘先生，由他去吧。（唱）

清明时节雨纷纷，
湖上美人欲断魂，
雨洒罗衫透香泽，
水珠儿汗珠儿分不清。

同 伴 妙呀，妙呀！干！（举杯饮酒）

少年乙 干！（举杯饮酒）

〔青儿替娘娘整头面衣裙。

少年丙 小弟献丑，也奉和即景一首。（唱）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美人欲断魂，
——欲断魂来欲断魂——
爷们你把头转过去，
让我脱去湿罗裙。

同 伴 高才，高才，共贺一杯。

少年丙 干！（举杯饮酒）

同 伴 干！（举杯饮酒）

〔青儿发怒，欲想发作。娘娘忙加阻止。一个中年船夫，拿着桨，从台左上场。

船 夫 请爷们上船。

〔家院提了篮子，收拾桌上酒壶杯碟碗筷等物。

少年丁 （带醉）小弟唉，作诗唉，也也也还能胡胡胡诌几句。（举起空杯，遥对后亭中美人，唱）

清明时节雨纷纷，
才才才子佳人欲断魂，
——欲断魂来欲断魂，
叫叫叫声哥哥你可怜我，
把把把我带到杏花村。

（白）干！（扔了酒杯）

同 伴 走走走。（扶了醉友，跟随船夫从台左下场。家院捡起地上杯子，跟着同下。）

〔一会，一个白发老年船夫带着桨从台左上场。

王公公 （走向许宣）客官可要雇船？

许 宣 老公公，敝人正欲雇船，前往钱塘南门，你可愿去？
船钱多少？

王公公 （唱）人人是朋友，
处处可通行。
风雨不加价，
赏我八分银。

许 宣 好好好，快快将船开来。（老年船夫从台左下场。许

宣忽然想起亭中的两个女子，生了怜悯之心，走向前去）娘子恕我冒昧。现有渡船一只，娘子可要乘坐？

白 素 多谢官人。此船乃官人所雇，怎可僭用？

许 宣 此乃敝人情愿。娘子不必谦让。敝人在此稍候无妨。

白 素 官人盛情可感，妾身不能自私。

王公公 （携了桨，从台左上场。向许宣）客官请快快上船。

白 素 官人请便。

许 宣 娘子请便。敝人可以在此稍候。

王公公 怎么，你两位不是一家人么？

白 素 老公公，此船乃这位官人所雇，你请他快快上船。

许 宣 老公公，此船乃敝人替这位娘子所雇，你请她快快上船。

王公公 啊——唉，你两人不必推让。圣人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据老汉看来，在这风雨之中，老汉的船，你两人可以一同乘坐。

许 宣 老公公，我与这位娘子，素昧平生，同乘一船，可使得？

王公公 使得的。

白 素 当真使得？

丑公公 使得使得。老汉深通世故，熟悉人情，老汉说使得，那就一定使得。

许 宣 如此娘子请。

白 素 官人请。

〔青儿扶娘娘从台左下场。许宣和老年船夫跟着同下。

——幕下

第 六 场

——这话你说过了。——

时 间 接上场。

地 点 西湖湖中。

布 景 原景，去了台左的两个亭子，台的中央，放三张矮凳。

幕启，许宣、白素和青儿坐在三张矮凳上。老年船夫站在他们的后面，执桨摇船前进。

王公公 (唱)天有风云不可测，
幸灾乐祸要不得，
四海之内皆兄弟，
相逢何必曾相识。

青 儿 请问老公公尊姓。

王公公 老汉姓王。敢问小娘子贵姓。

青 儿 我家娘子姓白。——啊，公公，你应该请问这位官人尊姓大名才是。

王公公 老汉失礼了。(向许宣)请问客官尊姓大名。

许 宣 小辈姓许名宣。

王公公 原来是许官人。

许 宣 岂敢。

青 儿 公公，你今年多大年纪？

王公公 老汉今年不多不少，整整七十。

青 儿 公公这样大年纪，这样好精神。真好福气。

王公公 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青 儿 （少停）啊公公，你该请问这位官人的年纪才是啊。

王公公 请问官人今年贵庚多少？

许 宣 小辈虚长二十四岁。

青 儿 公公，你家住哪里？

王公公 老汉就在这湖边村庄居住。敢问小娘子贵府何处？

青 儿 我家娘子居住箭桥双茶坊巷口。——啊，公公，——

王公公 唉，我知道。（转向许宣）请问许官人贵府哪里？

许 宣 小辈居住过军桥黑珠儿巷，经营药舖为生。

王公公 小姑娘，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么？

青 儿 公公不要见怪，敢问婆婆可还健在？

王公公 你问的是我的老伴么？她与老汉同年同月生，如今么，她还能耕田种地。

青 儿 公公，你的福气真太好了。——啊，公公，——

王公公 （用手势阻止，表示不需要提示）啊，许官人你一定是很有福气的。你——家中可有娘子？

许 宣 公公，小辈德薄能鲜，幼年父母双亡，如今孑然一身。

青 儿 （叹了一口气）

王公公 小姑娘为何伤感？

青 儿 公公有所不知，我家娘子也是无父无母，孑然一身。我听了这位官人的言语，想到我家娘子，因此伤感。

王公公 原来是同病相怜。

青 儿 正是此意。

王公公 （向白素）娘子，前面已是箭桥了。

白 素 不知不觉，已到箭桥。

王公公 已到箭桥了。（停了船）

许 宣 （向白素）娘子，此去双茶坊巷，尚有半里路程。敝人携有雨伞一把，愿借与娘子使用。（起立，送上雨伞）

白 素 雨伞正是官人所需，怎可僭用？

青 儿 此乃许官人美意，娘娘领受了吧。明日我亲自将雨伞送去就是。

白 素 （起立，接了雨伞）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许 宣 好说。

〔老年船夫先上了岸，用桨将白素、青儿接上岸。〕

白 素 多谢官人看顾。

许 宣 多谢娘子不弃。

青 儿 （给老船夫一锭银子）这是我家娘子付给公公的船钱。

王公公 多谢娘子赏赐（接了银子）

白 素 多谢公公辛苦。

〔白素和青儿从台左下场。老船夫上了船。许宣直等到白素主仆不见之后，方才转回头，坐到原位。老船夫继续摇船前进。〕

许 宣 公公，你说这位娘子可长得美丽？

王公公 果然美丽。

许 宣 举止可大方？

王公公 确实大方。

许 宣 性情温和？

王公公 性情温和。

许 宣 令人可敬？

王公公 令人可敬。

许 宣 令人可爱？

王公公 令人可爱。

许 宣 令人可敬？

王公公 令人可敬。

许 宣 令人可爱？

王公公 唉。这话你说过了。你这年轻人说话，吞吞吐吐，真不痛快。你心里看中了她，欲想娶她为妻，为何不一次把话说了出来？

许 宣 啊公公，我确有此意。公公，你看此事可有把握？

王公公 （想了一想，伸出手，用手指比数）我看足有八成把握。

许 宣 公公，八成把握不够，必须有十成把握才好。

王公公 八成把握不够，须有十成把握才好，你这年轻人真不知足。请问怎样才有十成把握？

许 宣 （作揖请求）有烦公公作媒，那就有十成把握了。

王公公 哈哈！今天老汉贪杯，多喝了几杯酒，多说了几句话，可喝出事情来了。

许 宣 事成之后，定要请公公开怀畅饮，一年四季，再奉献上等美酒，山珍海味，终身不忘。

王公公 （同情地兴奋起来）此话当真？

许 宣 当真。

王公公 如此前面有一酒家，你先敬我三杯。

许 宣 我好快活也！（兴奋地站起，摇荡了坐船）

王公公 （粗声地）坐下。

〔许宜乖乖地坐下。老船夫使劲摇船，加速前进。

——幕下

第七场

——你真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好人。——

时 间 五年之后，某日清晨。

地 点 镇江江边。

布 景 金山寺远景。台的右方有两出口。

幕启，一个老年船夫（刘阿公）执桨摇船，从台右后一出口上场。

刘阿公 （唱）聪明的工匠造了船，
便利了世上多少人。
江上有了安乐桥，
水上开了方便门。
有钱的，招招手，
坐着躺着到处走。
无钱的，束束肚，
撑篙、拉纤、划桨、摇橹。
今日清晨起，
忙把船儿洗，
从船外，到船里，
从船边到船底。

不是趋炎附势，谄媚官府，
不是贪图金钱，巴结商贾，
乃是诚心诚意，
迎接一个救苦救难的施主。
——乃是诚心诚意，
迎接一个救苦救难的施主。

〔一个年轻船夫（王小二）执桨摇船，从台右后一出口上场。

王小二（唱）世上有了船，

到处可以走。

富人游山逛水，会亲访友。

文人吟风弄月，赋诗饮酒。

小子我，靠它捕鱼捉虾，养家活口。

——小子我，靠它捕鱼捉虾，养家活口。

（看见刘阿公，见礼，白）公公您好早，小侄王小二这厢有礼。

刘阿公 小二哥，你不去江中捕鱼，来此作什？

王小二 小侄今日来此，不是为了捕鱼，乃是迎接一位恩人过江。

刘阿公 何人是你的恩人？

王小二（唱）长江瘟疫广流行，

每天要死多少人。

家家户户焚香烛，

阎王小鬼不留情。

临安有个白娘娘，

救苦救难出了名。

做的事，令人敬，
说出来，难相信，
她不在西湖享福，
却来到镇江治病。
我吃了她的药，
她救了我的命。
忘恩负义非君子，
感恩报德是好人。

刘阿公 小二哥，你嘴里说得很好，你的身子可把你耽误了。

王小二 这是怎么说？

刘阿公 年轻人贪睡早觉，你来迟了。

王小二 啊，娘娘她已过江去了？

刘阿公 娘娘还没过江，可是已经有人在此等候了。

王小二 何人在此等候？

刘阿公 就是老汉在此等候。

王小二 她雇了你的船？

刘阿公 没有。

王小二 你受了她的钱？

刘阿公 也没有。

王小二 这样，为何在此等候？

刘阿公 受恩图报，和你一样，做一个好人。

王小二 公公，如此我有话说。

刘阿公 小二哥你有什么话说？

王小二 公公年高体弱，这摆渡过江的辛苦事，应该让小侄我来效劳。

刘阿公 小二哥，我也有话说。

王小二 公公有何话说？

刘阿公 老汉年迈力衰，图报日短。小二哥你年轻力壮，图报日长。今日应该让老汉出力才是。

王小二 公公，我想此事，你我不必争论，让娘娘到此亲自作主可好？

刘阿公 小二哥你说的有理。如此么，（唱）

江上摆开船。

王小二 （接唱）岸上多留神。

刘阿公 （接唱）结成一条心。

王小二 （接唱）一同等恩人。

〔一个中年船妇（秦大妈）和她的女儿（巧姑）各执桨摇船，从台右后一出口上场。

秦大妈 （唱）前人造了船，

后人享现成。

天上仙女，住琼楼玉宇。

人间闺秀，住金屋珠门。

婆子我，四海为家，水上生存。

——婆子我，四海为家，水上生存。

（看见刘阿公和王小二，见礼，白）刘家公公，王家二哥见礼。

王小二 妈妈，大姐，今日不去江中捕鱼，来此作什？

秦大妈 今日我母女来此，不是为了捕鱼，乃是迎接一位恩人过江。

王小二 何人是你们的恩人？

秦大妈 女神仙白娘娘是我们的恩人。

王小二 妈妈，你的意思很好，可惜大姐梳头搽粉，把你的事儿耽误了。

秦巧姑 你胡说些什么？

王小二 不管胡说不胡说，你们可来迟了。

秦大妈 啊，娘娘她已过江去了？

王小二 娘娘还没有过江，但是已有刘家公公和小侄我在此等候多时了。

秦大妈 她雇了你们的船？

王小二 没有。

秦大妈 你们受了她的钱？

王小二 也没有。

秦大妈 这样，为何在此等候？

王小二 受恩图报，和妈妈大姐一样。

秦大妈 如此我有话说。

王小二 妈妈有何话说？

秦大妈 娘娘乃是女流，由我母女渡她过江，诸多方便。

王小二 妈妈我也有话说。

秦大妈 小二哥，你有何话说？

王小二 今日江中风紧水急，行船不易，这样艰苦的事，还是让咱男子汉来担当的好。

秦巧姑 啊，你看女子不起，我来和你比赛比赛。

刘阿公 啊，你两人不必争论，让娘娘到来，自己作主，妈妈，你看怎样？

秦大妈 公公主意甚好。

刘阿公 如此么，（唱）

江上摆开船。

王小二 （接唱，向巧姑）

岸上你多留神。

刘阿公 （接唱）结成一条心。

王小二 （接唱）一同等恩人。

全体 （合唱）江上摆开船，

岸上多留神，

结成一条心，

一同等恩人。

〔许宣夫妇、青儿、王公公分别背了药囊药箱，一同从台右前一出口上场。〕

白 素 （唱）长江居民遭不幸。

许 宣 （接唱）灾荒瘟疫广流行。

白 素 （接唱）毁家破产来援救。

许 宣 （接唱）夫妇移居镇江城。

〔众船家看见娘娘到来，一齐摇船靠岸迎接。〕

秦大妈、秦巧姑 拜见恩人。

刘阿公、王小二 拜见娘娘官人。

许 宣、白 素 老公公、大婶、大哥、大姐，少礼。

刘阿公 闻知娘娘官人，今日过江治病，我等平日深受恩泽，无可报答，今日特来迎接娘娘官人过江，聊表寸心。

白 素 唉呀呀，众位盛情美意，令人感激，不过怎可因我夫妇过江，有劳众位辛苦？

许 宣 是啊，怎可因我夫妇过江，有劳众位辛苦？

秦巧姑 娘娘，你快快上船吧。现在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此迎你，后面要来的人还多呢。等他们一齐来了，你就更没有办法了。

白 素 既然如此，让我们快快上船了吧。（秦大妈私下向娘娘招手，运动娘娘坐她的船）人少船多，怎样乘坐？啊，我们来了四个人，眼前现有四只船，我想老载老、少载少、男载男、女载女，不知众位意思怎样？

众船家 好主意。

秦大妈 （如了心愿，向娘娘表示感激）娘娘，你真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好人啊。

众船家 （摆开船，一齐向各人的客人招手）请上船来！

〔四个船家把各人的客人接上船，一齐离岸向江中开去。

刘阿公 （唱）江上摆开船。

王小二 （接唱，向巧姑）

一路你要多留神。

秦巧姑 （接唱，向妈妈）

不是等闲客。

秦大妈 （接唱）载的是恩人。

〔四只船载着客人，一同从台左下场。

——幕下

第 八 场

——带着脑袋，回见太爷。——

时 间 若干日之后。

地 点 许宣夫妇在镇江所开的保和堂药铺内。

布 景 药铺兼诊疗室。两张长方桌和几张椅子分放在台的中央和右侧。台左靠边放一张长板凳。

幕分内外两层，景在內幕之后。外幕启，两个公差从台右上场。

公差甲 奉了太爷命。

公差乙 满街捉妖精。

公差甲 伙计，——

公差乙 大哥。

公差甲 ——你弄错了。

公差乙 怎么，我弄错了？

公差甲 咱俩乃是奉了太爷之命，去到保和堂药舖，捉拿许宣的妻子白娘娘，你怎么满街捉起妖精来了？

公差乙 大哥，咱俩是奉了太爷之命，太爷他是奉了何人之命？

公差甲 太爷乃是奉了金山寺和尚法海禅师之命。

公差乙 和尚怎样说来？

公差甲 和尚说，许宣的妻子白娘娘，长得太好看了，一定是个妖精。

公差乙 大哥，这就对了。你想美貌佳人到处有。咱这镇江城中，西施王嫱也就不少，听了和尚的话，可不要满街捉妖精么？

公差甲 啊唉，和尚他还有别的话。

公差乙 和尚还说什么？

公差甲 和尚还说，娘娘长得好看不算，她还能治病。

公差乙 啊大哥，我一向糊涂，今天经大哥一说，我可明白了。

公差甲 你明白什么？

公差乙 咱衙门对面，有一位祖传儒医内外方脉杨世仁大夫，长得眉清目秀，医道高明，咱俩回头顺便把他带进衙门，一定没有错儿。

公差甲 废话少说，咱办公事要紧。走走走！（和公差乙同由台左下场）

〔内幕启，白娘娘坐在中央一张长桌后，替一个病人按脉。青儿坐在右边的长桌后，按照娘娘的吩咐配药。病人看完之后，青儿把药包递给娘娘，娘娘将药包递给病人。病人取了药，致谢，从台右下场，第二个病人接着受诊。另外有几个病人坐在板凳上候诊。公差甲乙由台右上场。〕

公差甲 来此已是保和堂。门上哪位在？

王公公 （由台左上场，走到门外）原来是二位公差大哥，想是玉体违和，前来看病。

公差甲 （一向迷信）啊——唉。

公差乙 （一向幽默）老公公，你说对了。拿我来说，今日忽然得了一种糊涂病，改日一定要来求医。今日咱兄弟俩乃是替太爷办事来了。

王公公 原来太爷有病。

公差甲 唔——唔。

公差乙 老公公，你又说对了。太爷和我生的是同样的病。其实应该说，我的糊涂病就是因为和太爷说了几句话，从他老人家身上过来的。可是话得说回来，太爷虽然

有病，他可不肯医治。

王公公 这样说，二位大哥前来，另有公干。

公差甲 （官腔地）奉了太爷之命，前来——

公差乙 （抢接）求见娘娘。

王公公 （点头）二位稍候，待我通报。（进门，走到娘娘桌前）禀告娘娘，有二位公差求见。

白 素 让他们进来。

王公公 （走出，向公差）娘娘有请。

〔公差甲乙跟着王公公走进药铺。众病人惊奇地紧张地监视着。〕

白 素 （暂时停止工作，走向公差）二位公差大哥惠临，有何公干？

公差甲 奉了太爷之命前来——

公差乙 （抢接）请教。

白 素 有何见教？

公差甲 现有金山寺和尚法海禅师，在太爷面前，把你告了。

白 素 告我何事？

公差甲 他告你不是人，是一个——

公差乙 （抢接）神仙。

白 素 那法海禅师么？啊，二位有所不知，镇江瘟疫流行，居民束手待毙，法海禅师，募捐化缘，念佛拜忏，不能消灾降福。我夫妇移居来此，施药传方，起死回生。法海老羞成怒，怀恨在心，造谣惑众，毁我声名，真乃丧心病狂，污辱佛门。有劳两位回复太爷，我夫妇乃安分良民，功不图报，义必勇为。请太爷转

告法海，教他多谈佛经，少造恶孽，两位请回，恕不远送。（说完。走回原位，继续工作。公差甲乙犹豫）

几个候诊的病人 （不耐烦地）快走快走！

另几个病人 去你的！滚出去！

〔公差乙看到形势不妙，向公差甲使了一个眼色，要他一同走，他刚跨门槛。

病人之一 （命令地）回来！（公差大哥停步，转回头）告诉你，法海勾结官府，欺压良民，百姓恨入骨髓。娘娘治病施药，救了千百万人的性命。她是全城百姓的救命恩人。回去告诉那糊涂县官，谁敢侵犯娘娘，当心他的脑袋！

另一病人 听见了吧？

众病人 （一齐）谁敢侵犯娘娘，当心他的脑袋！

〔公差走出药铺。（内幕下）

公差甲 伙计，怎么办？

公差乙 带着脑袋，回见太爷。

公差甲 太爷责罚？

公差乙 有我担待。

公差甲 有你担待？好好好，走走走。（公差甲乙同由台右下场）

—— 幕 下

第 九 场

——一定又是一个害人的好主意。——

时 间 一两刻钟之后。

地 点 镇江丹徒县衙门内一间客厅。

布 景 台的中央放一张长方桌，桌前左右分放两椅。

幕启，公差甲乙同由台右上场。

公差甲 （向内台）有请太爷。

〔丹徒县令和法海禅师同由台左上场。禅师手执拂尘、禅杖。上场后，两人分宾主入座。公差甲乙走进客厅。〕

公差甲、乙 参见太爷。

县 令 白素可曾拿到？

公差甲 没有拿到。

县 令 哇！你这两个无用的奴才，这一点小事都办不了。先重责二十大板，再来伺候。

公差乙 太爷息怒。小人有话回禀。

县 令 有话快讲。

公差乙 小人等奉了太爷之命，去到保和堂。那药铺之内，有好多老百姓等候娘娘治病。小人等正要捉拿娘娘，他们一齐挺身拦阻，说：娘娘救了千百万人性命，乃是全城百姓的救命恩人，回去告诉那——啊，告诉那糊涂县官，谁敢侵犯娘娘，当心他的脑袋。小人想，小

人等丢了脑袋不要紧，太爷你的官可要紧。如果捉了娘娘，激成民变，禅师大人，他住在庙里，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没有他的事儿。太爷，您的官儿可要丢了。

县 令 会有这等事？

公差乙 清清楚楚，没有错儿。

县 令 下去。（公差甲乙一同退出客厅。公差甲向公差乙伸出大拇指，表示钦佩。两人同由台左下场。公差去后，太爷转向禅师。）禅师，适才差官所言，倒教本官耽心。本官丢了官不要紧，禅师，你丢了脸，可要紧得很。禅师，你得另想一个主意才好。

法 海 端阳节日，听我的吩咐行事，不得违误！（起立，大搖大擺地走出客厅，从台左下场。）

县 令 （已经起立）端阳节日，听他吩咐行事，一定又是一个害人的好主意。（搖頭，从台左下场。）

——幕 下

第 十 场

——这这这酒中有毒！——

时 间 若干日之后，端阳节上午。

地 点 许宣夫妇的上房。

布 景 台的中央靠后挂红帐，帐后有床。台的中央竖放着一张长方桌，桌上放酒壶、酒杯、鲜花、水果等，桌左右两边各放一椅。

幕启，王公公手托木盘，从台右上场，盘中放一酒瓶和一空酒壶与一个红纸帖。

王公公 （向台内）有请官人。

许 宣 （从台左上场）公公何事？娘娘回家来了没有？

王公公 娘娘出外治病，尚未回家。

许 宣 手捧何物？

王公公 本县太爷，为了官人和娘子防疫有功，送来美酒一瓶，庆贺佳节。

许 宣 放在桌上，待娘娘回来，一同赏节。（王公公将酒倾入空壶内，带了木盘向外走）公公请回。（走到桌边，取了原先放在桌上的酒壶）既有太爷送来美酒，这壶酒送与公公你独酌了吧。（将酒壶放进盘内）

王公公 多谢官人。这几年老汉的酒是喝够了，哈哈。（带了木盘纸帖从台右下场）

〔许宣布置桌椅，整理桌上的酒壶，酒杯，花瓶等。

白娘娘与青儿同从台右上场，青儿背了药箱。娘娘走进上房，看见丈夫工作。

白 素 官人——

许 宣 娘子回来了。

白 素 回来了。官人辛苦了。

许 宣 娘子辛苦了。娘子，难得今日端阳佳节，我已备下美酒，与娘子一同赏节。

白 素 当陪官人同饮。

许 宣 （向青儿）青姐，今日娘娘有我伺候，你到前面赏节玩耍去吧。

青 儿 多谢官人。（从台右下场）

许 宣 （和娘娘一同入了坐，替娘娘和自己斟了酒，举杯）
敬娘娘酒。娘子请。（饮酒）

白 素 官人请。（饮酒，许宣接着斟了第二杯酒。娘娘举杯）回敬官人。官人请。（饮酒）

许 宣 娘子请。（饮酒，又接着斟了第三杯酒）啊，娘子，
此酒异香扑鼻，你可知道它哪里来的？

白 素 为妻不知。

许 宣 此酒乃本县太爷为了娘子防疫有功，差人送来，庆贺
佳节。

白 素 （一惊）怎么，此酒乃本县太爷所送么？

许 宣 正是本县太爷所送。（举杯）娘子再饮一杯。

白 素 （有了戒心）为妻不能再饮了。（酒在腹中发生了作
用）我头昏腹痛。这这这酒中有毒！你你你——

许 宣 酒中有毒？那有这等事？

白 素 （起立）你快去取凉水前来。（腹中更加难受起来）

许 宣 娘子怎么样了？（急忙起身向她走去）

白 素 唉呀你你你……快快快快前去。

许 宣 （惊慌无主）好好好，娘子你——（急忙走出上房，
从台右下场）

〔白娘娘全身骨痛筋麻，捧头按腹，竭力挣扎，扶椅靠桌，支持身体，终不能支，踉踉跄跄，勉强走进帐中，倒在床上。一会，许宣拿了一杯凉水，匆匆从台右上场。急忙走进上房，不见妻子，口中连呼“娘子”，在房中各处寻找不见。最后，拉开帐门，看见床上有一白蟒，大叫一声，吓倒地上。青儿闻声，匆匆从台右上场，见许宣躺在地上，急忙前去。〕

青 儿 官人，官人，你怎么样了？（向房中各处观望）娘娘，娘娘，快快前来！（跪在地上，将许宣上身扶起，推搡）官人，官人，官人！（检验他的呼吸）唉呀，他已没气息了。（放下许宣，起身，向各处寻找娘娘）娘娘，娘娘，你在哪里？（走到床前，拉开帐门，大惊失声）唉呀！（急将帐门放下，大声叫唤）娘娘，娘娘，你快快醒来！（娘娘从帐中走出）唉呀娘娘，你你你把官人吓坏了。（指地上许宣）他他他已没有气息了。

白 素 （走去审视许宣）青儿，官人神已出舍，须有灵芝仙草，方能起死回生。我必须即刻前往昆仑山，去到南极仙翁洞中，拼了性命，盗取仙草。快将官人扶到床上睡卧。（帮助青儿一同将许宣扶进帐中）

青 儿 娘娘，你是怎样……？

白 素 唉呀青儿啊，今日陪伴官人赏节，误饮了雄黄毒酒。此酒乃本县太爷所送，定是受了法海的指使。我一时大意，遭了他的毒手。如今救治官人要紧，我去改换行装，你好好看守官人。（匆匆从台左下场）

青 儿 （发狠）法海法海，你这阴险恶毒罪该万死的秃驴，终有一日，教你死在我的宝剑之下！

—— 幕 下

第十一场

——今日听了一番话，教我也想去做人。——

时 间 次日清晨。

地 点 昆仑山南极仙翁洞中。

布 景 台的中央靠后放一炼丹炉，炉旁放培植灵芝仙草的花盆。

幕启，白娘娘武装背剑，从台右上场。

白 素 （边舞边唱）

风驰电掣，日夜兼程，
千辛万苦来昆仑，
盗取灵芝仙草，
追回失散游魂。
只为救夫情切，
那怕投天罗地网，骨碎身粉！
穿过隔凡桥，
跨进洞府门，
奔向炼丹炉，
走近白玉盆。
取得他仙草一片，
就算我大功告成。

〔白娘娘停唱，轻步走向炼丹炉旁的白玉盆。偷摘了一片灵芝仙草，向怀中安藏，南极仙翁的徒弟鹤童和

鹿童从台左台右同时上场，吆喝一声，娘娘吓倒。

鹤童 何方野仙妖人，敢来盗取仙草，快快受缚送死。（与鹿童一同走上前，将娘娘擒住，用带反绑了娘娘双手）

白素 二位大仙，我乃是神仙弟子，身受冤屈，事非得已，恳求二位大仙，容我说明情由，死而无怨。

鹤童 快快讲来。

白素 二位大仙容禀。（唱）

日月不停运行，
万物竞争长进。
我本白蛇，
千年修炼成人形。
相信世间人最好，
不愿荒山学神仙。
五年前，下决心，
弃了师傅入红尘。
西湖边，遇许宣，
情投意合成婚姻。
夫妇恩爱世少有，
融融泄泄度光阴。
镇江居民遭不幸，
瘟疫广流行。
立志愿，救世人，
毁家纾难，夫妇移居镇江城。
施药传方无暇日，
千百万人庆更生。
金山寺，有一个法海禅师。

不能消灾降福，
不能起死回生。
和尚念经拜忏，
百姓充耳不闻。
冷落了大雄宝殿，
羞辱了泥塑观音。
老羞成怒，诬我为妖人。
咆哮公堂，逼官府将我拿问。
官怕民变，不敢奉承。
阴谋诡计，设下了害我的陷阱。
端阳节日遭毒手，
饮了雄黄酒。
醉梦中，现原形，身不由己。
丈夫一见，吓倒尘埃，心胆惊破，神魂离体。
急难中，失检点，来昆仑，铤而走险。
求大仙鉴我心诚，
恕我情切，
信我性善，
怜我冤屈，
赐我仙草，
救我夫奄奄一息。

鹤童 （将白素松绑）唉呀仙姑啊，我乃南极仙翁的徒弟鹤童是也。听了你的言语，代抱不平。你若早说明白，我就不绑你了。下次再要仙草，你带个信来，我着人送上就是。

白素 多谢二位仙兄，告辞了。（从台左下场）

（鹤鹿二人用双手使力，将假想的两扇重门，从两旁向中央推合关闭，再从一旁，抬了一根假想的重杠将门闩好。

鹤 童 亡羊补牢。

鹿 童 贼去关门。

鹤 童 今日听了一番话。

鹿 童 教我也想去做人。

〔两人分别从台左台右下场。

——幕 下

第十二场

——让你丈夫再看看你那丑样！——

时 间 一两月之后。

地 点 金山寺庙前。

布 景 台的中央靠后，从左到右，布一门楼城墙。墙的正中开门。门外一旁放一张椅子。台后挂帷幔，顶上有“金山寺”三个大字。

幕启，一个十多岁的小和尚坐在椅上打盹。许宣从庙门走出，愁眉苦脸，走到庙门之外，一会遙望对江，一会回看庙门，来回走动，好象心中有无限苦痛，无法解除。长叹一声，惊醒了小和尚。接着又叹息一声。

小和尚 （走向许宣结结巴巴地）施施施主，你你你干么叹气

啊？你你你在庙中，吃得饱，住得好，起得迟，睡得早，每天不不不要你念经，不不不要你挑水，还还还不好么？啊，你你你想回家吧？禅师说，你你你的娘子是个妖妖妖精，回家去，你你你不怕么？她她她既是个妖妖妖精，把把把她丢了。再娶一个好的娘子，不好么？你还有点舍不得，是不是？你你你的娘子教教教人来找你好几次了，你你你知道不知道？

许 宣 我家有人前来？

小和尚 是啊，禅禅禅师不让他看你啊。

〔一个庙祝匆匆从台右上场。

庙 祝 唉呀，施主，你还在此，你的娘子亲自找你来了。

许 宣 现在何处？让我前去……

庙 祝 快快进去。禅师有命，不让施主与娘子相见，快走快走！（不由分说，将许宣推进庙门）

〔小和尚呆痴了片刻，忽然拿起椅子，逃进庙中，将庙门关闭。接着内台发出紧急的警报钟声。一会，四个粗大和尚，手执长枪，从左右两边，登上城墙，排列在门楼之上，如临大敌。又一会，白娘娘和青儿，全身武装，腰悬宝剑，一同从台右上场，边舞边唱。

白 素 （唱）可恨法海太横蛮，

骗我丈夫入龙潭，

亲身前来探虎穴，

不见夫君誓不还。

（唱罢，已抵庙门。青儿一见庙门紧闭，门楼上布了守卫，即欲拔剑厮杀，娘娘忙加阻止。向守卫）上面和尚听着，我乃许宣妻子白娘娘，前来寻找丈夫，快

叫法海出来与我相见。

守卫甲 你这两个不怕死的妖精，好大胆，竟找到俺庙里来了。快快逃命，免你一死。

青 儿 娘娘，我看这一班害人的东西，留在世上无用，把他们一齐杀了吧！（拔出宝剑。娘娘再加阻止）

白 素 无知的笨人，不要和他们计较。（转向城楼）快去叫那法海出来，——去与不去？

守卫乙 有本领，上来送死！

白 素 也罢，且让你们尝一尝我宝剑的滋味。（娘娘舞动宝剑，活动一下手臂，然后一个迅速转身，将守卫的四叉长枪的枪头一齐削去）

〔四个守卫带着无头的枪杆，奔下城楼逃命，下场。
法海禅师，手执禅杖，两个侍从，一执大刀，一执钢叉，跟在后面，一同走上城楼。

法 海 孽畜，果然不出吾所料，你找到山上来了。

白 素 法海你听了，你将我丈夫诱骗上山，上得山来，将他深藏山寺，不让回家。我数次派了家人前来，你不让见面，是何道理？

法 海 这是我的神机妙算，算定了教你身投罗网，由我摆布。你的性命已握在我的掌中。

白 素 无耻秃驴，大言不惭。你这阴险狠毒、穷凶极恶的佛门败类，本当诛戮，为民除害，我看了佛主之面，宽慈于你。快快将我丈夫交出，饶你不死。如若不然，管教你在我的宝剑之下，身首异处！

法 海 你要见你的丈夫么？

白 素 快快放他出来与我相见。

法 海 要见你的丈夫不难，看我的青龙禅杖，教你现出原形，让你丈夫再看看你那丑样！（举起禅杖）

白 素 气死我也。（拔出宝剑）

〔禅师将禅杖向台右侧幕之后掷去，变成龙神，手执禅杖，身披鳞甲，上场与娘娘和青儿交战。龙神战败，从台左下场。娘娘和青儿追赶下场。〕

〔龙神从台右再上场，舞动禅杖，准备再战。娘娘青儿追赶上场，与龙神再战。结果禅杖被娘娘的宝剑斩断，龙神从台左逃走下场。〕

白 素 法海秃驴，快快将我丈夫交出，饶你性命。

法 海 孽畜，胆敢毁我禅杖。（举起身后的风火蒲团）看我的风火蒲团，教你在烈火之下，粉身碎骨！

〔法海又将蒲团向台右侧幕之后掷去，变成八个火神，手执火炬（象征性的），身披火甲，上场包围娘娘和青儿交战。娘娘和青儿被火烧着，向台左败退下去，火神追赶下场。娘娘青儿复从台右上场。〕

白 素 火势凶猛，难以抵挡，如何是好？

青 儿 发动江水，可以灭火。

白 素 （先是犹豫，台内发出风声，显示火神即追赶上来，下了决心）也——罢。

〔娘娘从背后抽出一面绿旗，在空中摇荡。经过一次比一次紧急的三通鼓声，从台的左右两侧幕后，涌出两股水浪。〕

〔火神从台右追赶上场，再包围娘娘和青儿交战。娘娘青儿且战且逃，最后一同窜入水浪之中，下场。〕

——幕 下

第十三场

——又谁知，患难中，还要两地分离。——

时 间 若干日之后。

地 点 西湖断桥附近路上。

布 景 断桥近影与雷峰塔远影。台左有两出口，一前一后。

幕启，先是一曲凄凉的音乐。随后，白素手扶青儿肩臂，从台右上场。两人同是行路装束，腰悬宝剑布囊。上场走了几步之后，白素放了手，随着青儿边走边唱。

白 素 （唱）为寻丈夫去禅林，
金山寺前险被擒，
举目又见旧游地，
忘不教人泪零零？

青 儿 娘娘保重。

白 素 青儿，（接唱）
不想法海秃驴，
偏生与我作对，
官人听信谗言，
他他他，忍心将我抛弃。

青 儿 娘娘请宽心。法海秃驴丧心害理，官人忘恩负义，他俩人狼狈为奸，罪该万死。待娘娘分娩后，再去问罪报仇便了。

白 素 青儿啊，我好惭愧也。（接唱）

金山寺前小不忍，

发水漫山大错铸成。

未能战胜法海，

未能救出官人。

徒然淹没了田中五谷，

伤害了地上生灵。

从今后我要虔诚，忏悔，改过，赎罪。

青 儿 娘娘受此冤屈，难道就罢了不成？

白 素 青儿啊！（接唱）

错上不能再加错，

一误不能有再误。

那法海，他终有毁灭日，

那官人，他怎能忘当初？

青 儿 娘娘，你待官人如此恩爱，官人待你如此负心。象这样负义的男子，我——哼——

白 素 怎样？

青 儿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负我之人，决不宽恕！

白 素 官人一时糊涂，他会醒悟的啊。

青 儿 娘娘，看你行走艰难，那厢有一碑亭，可以休息。我去湖边，雇一渡船，把我们渡过湖去。

白 素 如此甚好。扶我前去。

〔青儿扶娘娘缓步从台左后一出口下场，不久，走回。上场后，伸长颈脖，向四面观望，寻找渡船，她在台的左前方向渡船，即从台左的前一出口下场。

〔法海许宣从台右上场，法海一手执禅杖拂尘，一手

执金钵，在前领路，许宣跟在他的后面。

法 海 施主请看，来此已是临安。（唱）

看，这近处，金顶辉煌，乃是净慈寺，大雄宝
殿。

那远处，烟雾中时显时隐，就是那雷峰塔顶。

眼前西湖断桥，

面对着湖心凉亭。

这孽畜将从此经过，

施主在此等候与她相晤，

见面时，须虚与委蛇，

切莫使她生疑心，图逃脱。

许 宣 弟子骇怕。

法 海 （接唱）施主不用骇怕，

也不必忧愁，

这孽畜虽妄图非分，

尚无杀害企图。

许 宣 虽然如此，弟子无颜再与她会晤。

法 海 （接唱）不仅是施主要与她会晤，

还有件大事情，要你作。

许 宣 师傅欲弟子作何事？

法 海 （接唱）前日里，金山寺前，

这孽畜恃强逞能，

发水漫山，玷污了神圣佛像，

毁坏了宝藏佛经。

老僧愤怒，切齿痛心。

如今孽畜身怀孕。

待她分娩后，
乘她体弱身病，
施主用此金钵，将她罩盖，
使她沉睡不醒。
老僧前来，将她镇压在这雷峰塔下，
永远幽禁。

许 宣 弟子胆怯，不能担当此事。

法 海 （接唱）此乃佛家法旨，

老僧命令。

施主不可畏缩，

必须切实遵行！

（白）拿去！（强将金钵放到许宣手中，从台右下
场）

许 宣 唉呀，且住。想我妻白氏，与我结缡五载，从无过失。自从法海禅师说她是一妖精，本当不信，端阳节日，她醉卧帐中，现出异形。那时我醉眼迷糊真假难辨。她若真是妖精，此番相见，必然加害于我，我我我、怎能与她相见？适才禅师又道她妄图非分，尚无杀害之心。如此说来，她并无害我之意，她一向对我恩爱，我怎能恩将仇报？这这这教我如何是好？

〔青儿从台左前一出口上场。看见了许宣，即刻拔出宝剑向他砍去。〕

青 儿 负心男看剑！

许 宣 唉呀！不好了！（与青儿在台左右追逐）娘子何在？
快来救我！——娘子何在？快来救我啊！

白 素 （急忙地从台左后一出口上场）青儿住手！

许 宣 娘子救我！（屈一腿跪在妻子面前）
〔娘娘一手托住青儿高举宝剑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握住许宣的一只手。青儿收了宝剑。〕

白 素 官人请起。

许 宣 多谢娘子搭救。（站起）

白 素 官人，你抛弃妻子，藏身金山寺中，今日来此，是何心意？

许 宣 娘子请听。我与娘子结缡五载，情投意合，不想法海说短道长，为夫昏庸愚昧，误听谗言，后悔莫及。

白 素 既然如此，为何不早回家？

许 宣 禅师将我隐藏，无法脱身。今日他才——唉——放我下山。

青 儿 放你下山？

许 宣 （支吾）是啊，放我下山，——留我不住。

白 素 我且问你，我们平日待你可错？

许 宣 从无过错。

白 素 对你可好？

许 宣 仁至义尽。

白 素 你，你，你果然醒悟了？

许 宣 果然醒悟了。

白 素 以后怎样？

许 宣 回心转意，报答娘子恩情。

白 素 此话可真？

许 宣 可指天日。

白 素 （叹了一口气）唉。——（转向青儿）青儿。

青 儿 娘娘。

白 素 官人言语，你可相信。

青 儿 青儿只知侍奉娘娘，赴汤蹈火，不知其它。

白 素 （又叹息了一声，转向丈夫）官人作何打算？

许 宣 今有姐姐姐夫，居住钱塘城内，你我可去投奔。

白 素 这个……

许 宣 娘子怎样打算？

白 素 雷峰塔院有一老妇，平日受我恩惠，想去依靠。

许 宣 雷峰塔院荒凉破旧，怎可安身？还是寄居姐姐家中的好。

白 素 如此么——（看青儿）

青 儿 塔院破旧可以修补。渡船已经雇来，现在湖边等候。

白 素 （拿定了主意）啊，官人，我怀孕在身，不久就要分娩。还是暂住塔院的好。待我分娩之后，再作道理。只是官人么，——（转看了青儿一眼）恐塔院简陋，不堪居住。

许 宣 多谢娘子体贴。为夫可在姐姐家中居住。只是又教娘子委屈了。

白 素 官人回心转意，使我无忧无虑，身居陋室，又有何妨——啊，青儿，你去吩咐船家，等候片刻，我尚有几言言语嘱咐官人。

青 儿 遵命。（从台左前一出口下场）

白 素 （等到青儿去后）许郎啊——（伏在丈夫肩上悲哭）

许 宣 娘子为何伤心？

白 素 （边哭边唱）

回想起， 年前，

我两人也正是在此湖边相遇。
茅亭中，避风雨，
遭轻薄子弟，欺侮调戏。
承官人仗义，
雇船借伞，体贴爱惜。
那时节，萍水相逢，
尚能同舟共济。
如今结为夫妇，
又谁知，患难中，还要两地分离。

许 宣 （唱）恩爱夫妇被分离，
幸喜今日重相会。
娘子言，太伤悲，
句句疼痛字字泪。
一切的事，
都只为我优柔寡断，昏庸愚昧。
全不想，平日里，我夫妇何等恩爱，
却听信，出家人，挑拨是非。
因此上，害娘子，跋涉奔波受冤屈，
到如今，怀孕分娩无家归。

（白）娘子不必悲伤。娘子待我情深，人非木石，岂能无动于衷。为夫一时昏聩，使娘子遭受冤屈。如今么，唉，汗颜无地！但愿娘子顾念前情，恕我罪过，为夫愿对天盟誓，从今以后，决不辜负。

白 素 让我谢天谢地。

许 宣 祈祷上苍，恕我罪过！

白 素 （解下腰间布袋）这袋中衣帽鞋袜，俱是平日官人所

爱，你可带去，收藏使用。（交出布袋，并替他挂上）

许 宣 多谢娘子为我操心。

白 素 啊，许郎啊——

许 宣 娘子。

白 素 （唱）以前种种昨日死。

许 宣 （唱）以后种种今日生。

白 素 （接唱）山穷水尽疑无路。

许、白 （合唱）柳暗花明又一村。

白 素 许郎保重！

许 宣 娘子珍重！

〔娘娘别了丈夫，从台左前一出口下场。许宣别了妻子之后，无意之间触到藏在身上的金钵，提醒了他适才法海交给他的使命，惊骇万状。他即刻取出金钵，用发抖的手指指眼前的金钵，又指指远处的雷峰塔，踉踉跄跄，来回走动，最后，双手举钵，两眼瞪视，猛烈地摇头不止。

——幕下

第十四场

——师傅把她饶恕了吧！——

时 间 半月之后。

地 点 西湖雪峰塔院。

布 景 塔院的一间客堂，略有简陋的陈设和桌椅板凳等。

幕启，青儿收拾屋子。一会，内台传出婴儿啼哭声，青儿闻声，急忙从台左下场。又一会，一个中年妇人（张妈妈）在台右出口探头内看。

张妈妈 青姐可在？

青 儿 （应声从台左上场，走向张妈妈）张妈妈您早啊。

张妈妈 不早了。道喜的客人都来了。他们都在门外等候呢。

青 儿 啊，快快有请。

张妈妈 （向内台）请进来吧，这儿青姐有请了。

〔六个道喜的客人从台右上场。六人中，一个年老的男人，教书先生打扮，一个青年女子和四个中年女人，同是乡村妇女打扮，各人手中带了各式各样的礼物。

老年男人 （向青儿）大姐，我们得知，娘娘三日前生下一位小哥儿，今日特来道喜。我们俱是平日身受娘娘恩泽之人，无可报答，今日带来菲薄礼品，也只是略表孝敬之心。（向众人）有话请讲吧。

中年女人甲 （唱）

娘娘生贵子。

中年女人乙 （接唱）

身体要保养。

中年女人甲 （接唱）

送上土产物。

中年女人乙 （接唱）

米酒与蜜糖。

中年女人丙 （唱）

闻说娘娘来。

中年女人丁 （接唱）

未帶旧行装。

中年女人丙 （接唱）

送上土布匹。

中年女人丁 （接唱）

添制新衣裳。

〔众人唱罢，送上礼品。青儿一一收下，放在桌上。

青 儿 多谢厚礼！诸位伯伯婶婶大嫂大姐请坐。（张妈妈帮同青儿安放椅子板凳，让客人坐下。青儿从帷幔后面取出一个木盘放着倒满茶的六只杯子，分送客人）诸位伯伯婶婶大嫂大姐用茶。

全体客人 多谢大姐。

〔众人饮干了茶，青儿接下了空杯，将木盘放在桌上。

老年男人 （向青儿）娘娘需要静养，大姐劳碌辛苦，我等不敢久坐，就此告辞。（起立。其余客人一同起立。娘娘在内台呼唤青儿）

青 儿 娘娘呼唤，必有吩咐。我去去就来，诸位伯伯婶婶大嫂大姐稍坐。（从台左下场）

〔众位客人复一同坐下。

老年男人 （伸出大拇指）好大姐！

众女人 好姑娘！

青 儿 （抱了婴儿，从台左上场）娘娘感谢众位高邻盛情，命我抱出小哥，拜见诸位伯伯婶婶大嫂大姐。

〔众人围看婴儿。看毕，青儿抱了婴儿从台左下场。

老年男人 （再伸出大拇指）好小子！

众女人 好娃娃！

青 儿 （提了一把酒壶，从台左上场）娘娘请诸位伯伯婶婶
大嫂大姐在此吃些汤饼，命我到村前沽酒，好生款待。

张妈妈 唉唷，娘娘命我代制汤饼，我还没有制好啊。

青年女子 我去帮同妈妈赶做。

众女人 大家一同赶做。

张妈妈 那就好了。来吧来吧。

〔张妈妈和青儿搬回椅子板凳。众客人跟着张妈妈从台右下场。青儿提了酒壶同下。一会许宣和法海从台右上场。许宣手捧金钵，法海手执禅杖在后面逼着他向前走。他一面走，一面抖，最后停步不进。〕

法 海 施主为何不走？

许 宣 师傅欲弟子何为？

法 海 施主用此金钵将孽畜收服，交与老僧，将她永镇雷峰塔下。

许 宣 弟子不能下此毒手。

法 海 啊——唉，收服妖孽，讲什么毒手不毒手啊。

许 宣 啊，师傅啊，（唱）

你教我用金钵将她永镇。

你可知她是我结发之人？……

法 海 她非人生父母所养，乃白蛇出身。

许 宣 （接唱）你说她无父母白蛇出身，

她苦修炼，经蜕变，已成人形。

她她她读诗书，知礼义，谦虚恭敬，

尽妇道，理家业，胜过常人。

她她她施医药，止疼痛，救苦救难，

行功德，广布施，超过佛门。

求师傅发慈悲，将她饶恕，

也见得佛门子弟，对众生，一视同仁。

法 海 施主差矣，想兽有兽性，人有人性，兽具人形，居心叵测，老僧防患于未然，去恶务尽，因此必须将她永远幽禁。

许 宣 （接唱）慢说兽具人形心叵测，

我且问，人面兽心你恨不恨？（摘去帽子，丢掉，散开束发）

宁在师傅杖下死，

不能再作负义人！

法 海 也——罢。为了收服妖孽，顾不得褻渎我这袈裟的纯洁了。还我金钵！（与许宣争夺金钵，准备自己动手）

许 宣 （跪在地上哀求）师傅，她确是一个贤慧妻子，善良好人，师傅把她饶恕了吧！师傅把她饶恕了吧！

〔法海不领许宣的哀求，夺了金钵，向内室走去。许宣牵住法海的袈裟，膝行跟随了几步。法海摆脱了牵扯，从台左下场。许宣从地上爬起追去。接着，白素在内台叫了一声“唉啊！”从台左奔逃上场，产妇装束，头扎蓝布，身系白裙。上场时两手提了裙角。举到鬓际。法海跟在后面，用金钵向她头顶罩盖。许宣同时上场，竭力救护。法海在一边，许宣夫妇在另一边，在台上左右追逐了几个回合。白素不支，跌在台前偏左。法海高举金钵，罩着白素头顶。许宣奋不顾身夺取金钵，被法海禅杖一击，死在地上。白素被金钵的金光所照，其初还能用手撑地，以后逐渐委顿下去，倒

在地上。当白素倒下去的时候，内台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同时。

——幕徐徐下落

第十五场

——母亲，孩儿许英来了。——

时 间 二十五年之后，一个夏天的月夜。

地 点 西湖雷峰塔前。

布 景 台的中央靠后是雷峰塔，看到的只是塔的下部。台右放一小长方桌和一椅，台左有两矮背椅，上面搁一木板，用作临时床铺。

开幕前，一曲幽静音乐。幕启，一个青年中级军官（许英）背向观众，面向宝塔审视，看了一会，又换了几个方向再看，对于这个宝塔象有无限的兴趣和感情。两个军曹在布置床上的卧具。

军曹甲 （铺好了床，向军官）军爷，您的床铺已铺好。

军曹乙 请您过来瞧一瞧。

军曹甲 可有什么不妥当？

军曹乙 可有哪里不周到？

许 英 （转身）有劳二位辛苦。（说罢，拱手致谢）

军曹甲 唉，军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许 英 （不了解）本官有何不是？

军曹甲 您太客气了。

军曹乙 （他比较迟钝，但老是向军曹甲学习）您太多礼了。

许 英 二位替我作事，我向二位致谢，怎能说是多礼？

军曹甲 啊——唉，想你老人家在战场上遇到受伤的士兵，您着骑马，就把他扶到马上，没有马，就把他背在肩上。在军营中，看到生病的小卒，您替他洗脸理发，这些你都干过。如今，两个军曹来招呼您老人家睡觉，您还讲什么呢？不要说两个人来伺候您，就是要十个八个也是一唤就来的啊。

军曹乙 对啊，要一百个也有啊。

许 英 二位有所不知，想在战场之上，救护士兵，军营之中，照顾同伴，乃是为公。此番行军来此，难得扎营在这塔院近旁，本官仰慕古迹，贪图幽静，欲伴此古塔，卧宿一宵，乃是为私。况且时已深夜，二位行军一日，早应休息，此刻为我作事，怎能不谢？

军曹甲 军爷，你打起仗来那么样威风凛凛的，说起话来，又这么样斯斯文文的，我们可说不赢您。——这么说，我们哥儿俩就走了，您一定不要留一个人在这儿陪您么？

许 英 本官爱的正是一人在此独宿。二位请便。

军曹甲 （向伙伴）大哥，你听见没有，军爷爱的是一人在此独宿，咱们走吧？（向军爷告别）军爷，您早安息。

军曹乙 早安息。

许 英 彼此一样。

〔军曹甲乙走出塔院，军曹乙在前，军曹甲在后。〕

军曹甲 （唤回伙伴）唉，大哥，慢点。你把打火石忘留下了。（军曹乙从衣袋中取出打火刀、火石、纸媒等，递给伙伴）把这送去啊！

军曹乙 （走进塔院）军爷，把带给您用的火刀、火石忘记给你留下了。（将各物送上）

许 英 请放一旁。

军曹乙 （将各物放在桌上，走出塔院）

军曹甲 （向伙伴）东西留下了吗？（军曹乙伸出两只空手。）好好好，走走走。（跟军曹乙向台的左出口走去。忽然想起）唉，大哥，不行。

军曹乙 怎么了？

军曹甲 军爷他可以喜欢一人在此独宿，咱们可不能让一个长官一个人在这里过夜啊。

军曹乙 可不是，怎么办？

军曹甲 我有一个主意。

军曹乙 你有什么主意？

军曹甲 回去把咱俩的铺盖拿来，咱俩就在这廊子上过夜。

军曹乙 好主意。我回去取铺盖，你在这几伺候着。

〔军曹乙从台左下场。军曹甲看了看地形，走到台左的帷幔后，坐在地上，背对着观众，靠在一根柱子上，半个身子露在外面。一会，军曹丙手提灯笼，引元帅从台右上场。〕

军曹丙 元帅，前面便是雷峰塔院，可要通报？

元 帅 不须。待本帅自己前去。（手指一旁）院外伺候。

军曹丙 是。（从台右下场）

元 帅 （走到院前）许将军可在？

军曹甲 （闻声，伸出头来，倾耳静听。以后他时常这样做）

许 英 （闻声，急忙整理盔甲，走出院门）参见元帅！

元 帅 将军少礼。此番兵过西湖，到处碧水青山，敝人戎务

羈身，不能遍赏名胜，值此良夜，特来陪伴将军瞻仰此雷峰古塔。

许 英 元帅请进。（把元帅引到塔前）

元 帅 （看过宝塔）奇伟雄壮，名不虚传！——啊将军这雷峰塔相传有一神奇故事，你可知道？

许 英 末将愿闻。

元 帅 将军请听。（唱）

昔日里，有一士人，姓许名宣，

家住钱塘，世代开药铺为生。

娶妻白氏，

美艳绝伦。

更兼她通晓岐黄，能治疾病，

施药传方，十分灵验。

男女老幼，敬若神明。

因此上，有一个法海禅师说她是一个惑众的巫婆，

说她是一个吃人的妖精。

他劝士人将她遗弃，

他告官府将她拿问。

官府要拿无凭证，

士人弃妻心不忍。

到后来，他把士人深藏金山寺，

强逼他恩爱夫妻两离分。

白氏女，身怀孕，

没奈何，回西湖，就在这塔院安身。

半月后，产一婴儿。

三日后，白氏主仆不见，婴儿下落不明。（快板）

父老传说，

儿生三朝，贺客盈门，

家中客人，正吃汤饼，

法海到来，白氏被擒，

施展佛法，升起宝塔，将白氏镇压。（转慢板）

从此以后，不见天日。

（白）将军，你说这故事奇也不奇？

许英 末将愚昧，尚有不明之处，幸赐明教。

元帅 将军请讲。

许英 想那白氏娘娘，纵然有异，她既相夫生子，即是常人。容貌美丑，乃造物所赐。本身岂能更改？白氏娘娘妩媚出众，实非娘娘之过。说她蛊惑良人，并无真凭实据。她若存心伤害，何以施药传方，热心救济？她既有拯救世人心，焉有毒害丈夫之理？末将不敏，元帅指教。

元帅 将军所见极是。白氏娘子，生性仁慈，乐善好施，令名美德，妇孺皆知。你只看这塔墙四周，满插香火，俱是昔日身受白氏恩泽之人，生前怀德不忘，临死还嘱咐儿孙，一年四季，来此焚香礼拜，岂非明证？

许英 （感动失态）

元帅 将军怎样了？

许英 （力图掩饰）——啊，对此贤德之人，感恩怀德，理应如此。

元帅 将军行军劳碌，定是疲倦了。时已不早，敝人告辞。

许英 待末将护送回营。

元 帅 不须。有军曹在院外伺候。（两人同走出塔院）将军留步。

许 英 元帅珍重。（走回塔院，整理衣冠服饰，完毕后，坐在椅上闭目凝神）

元 帅 （走了几步之后，回忆刚才的情形）适才许英在言谈之间，忽然失态，莫非怪老夫不应前来打搅不成？

（想了一会，忽然醒悟）唉呀，我明白了。想他一向行军，专心一志，所经之地，从不恋山爱水，此番到此，忽然欲来此古塔，露宿一宵，岂是偶然？白氏嫁夫许宣，他名许英，姓氏相同。白氏二十五年前产一婴儿，他今年恰巧二十五岁，年龄符合，再听他言词之间，甚为白氏申诉。他定是白氏之子无疑。待我回去，问个明白。（欲行复止）且住。此事不可孟浪，倘若他非白氏之子，见问必然见怪。他若果是白氏之子，今日他虔诚前来祭母，旁人岂可侵犯？待我以后慢慢探试便了。（感慨地）啊，白氏有此佳儿，也可含笑九泉了。（呼唤）军曹何在？（军曹丙提着灯笼从台右上场）带路回营！

〔军曹丙引元帅从台右下场。许英起身，走出门外，见已夜深人静，走进院门。再整理一次衣冠，恭敬地立在塔前，面对塔。〕

许 英 （沉痛地）母亲！孩儿许英来了！孩儿成人之前，年幼无知，不知生母何人，壮年从军，奔走天涯，不克早来见母，母亲哀怜，宽恕！——孩儿跪拜！（下拜，拜后仍跪在地上）年前海寇侵犯，元帅魏国光挂帅征讨，孩儿不才，荷蒙重任，派为扫寇先锋。鏖战

半年，赖主帅指导有方，将士用命，旌旗所至，敌寇披靡。元帅表奏军功，升孩儿为将军，孩儿喜悦，为的是可博慈母欢心。此番追赶残敌，路过西湖，幸得扎营在此塔院近旁，慈颜咫尺，使孩儿能来此塔旁，伴母同卧，此乃天意，孩儿感激涕零。儿有满腹哀情，不知如何禀告。（唱）

愿声音，开金石，渗泥土，
把一个孤儿的悲哀，
传送到一个慈母的内心。
可怜我，自出娘胎，即成孤零。
长成了昂藏七尺，
不知父姓母名。
多亏有一个道姑，
在儿的一个生辰，
送给儿一封书信。
她自称是母的侍婢，署名小青。
书信上，源源本本，告诉了孩儿，
儿的生母，
母的厄运。
这才把孩儿从一个大梦中唤醒。

（白）孩儿读完书信，悲痛万分。（接唱）

悲母亲，受冤屈，被欺凌。
一个无情的石塔，
镇压住一个慈爱的心灵。
男女老幼同呼冤，
贤愚贫富抱不平。

游人到此，徘徊兴叹，
飞鸟路过，也要停翅儿在树枝上哀鸣。
愿顽石有灵，把它的分量减轻，
和煦的阳光从缝隙中射进，
照明那黑暗的幽室，
使母的手足常暖，心腹常温。

（白）儿想母亲的冤屈，皆是那万恶的法海造成。孩
儿不能宽恕。（接唱）

骂法海，恃强霸，太残忍，
善恶是非不辨，
青红皂白不分。
那芸芸众庶，
你可曾一个个去追问他的前生？
人世间，多少强霸，人面兽心，
把人的血肉，作盘飧杯羹。
你可曾一个个前去惩罚，前去拷问？
你空说慈悲，
劝人慈悲，为什么你的慈悲及不到一个
恩爱的妻子，
慈爱的母亲，
善良的信女，
贤德的妇人？

（白）母亲，一宵易过，不知何日方能再来。（接
唱）

望母亲，耐寂寞，忍伶仃，
待孩儿为国家，

扫除了内忧外患，
眼见得，国泰民安，普天同庆，
风调雨顺，四海升平。
那时节，孩儿放下干戈，解了盔甲，抛开韬略。
在这雷峰塔下，搭一茅庐，专学钓耕。
儿欲广辟桃园，多造桂林。
每日里，采折鲜花，摘取美果，餐餐供献，
就这样陪伴母亲，
陪伴母亲到终身。

（起立、白）母亲，儿有千言万语，不能尽诉，孩儿睡眠去了，非是孩儿疲倦，实指望在睡梦中见母一面，一言一笑，于愿已足。孩儿告辞。（走到床前，躺在板上，枕着椅背而卧，面对观众）

〔军曹甲从帷幔后走出，十分兴奋，来回走动。一会，军曹乙挟了一个小铺盖卷，从台左上场。〕

军曹甲 （兴奋地）快来快来！

军曹乙 怎么，出了什么事儿吗？

军曹甲 这儿来。（把军曹乙领到台前）我说，你知道有一个白娘娘吗？

军曹乙 知道啊。

军曹甲 她在哪儿？

军曹乙 在哪儿，不是说，一个和尚用法术把她就压在这个宝塔底下吗？

军曹甲 对了。和尚还留下了四句话，……

军曹乙 留下了四句话？

军曹甲 宝塔的前面不是有一个石门吗？在这个石门的石头里

头和尚留下四句话。每逢阴天下雨就可以看见。

军曹乙 四句什么话？

军曹甲 “金钵不破，石门不开。钵破门开，雷峰塔坏。”

军曹乙 你知道这样清楚？

军曹甲 今天刚听说么。你知道白娘娘生了一个儿子吗？

军曹乙 也听说了。

军曹甲 他在哪儿？

军曹乙 这我怎么知道？

军曹甲 我知道。

军曹乙 你知道？他在哪儿？

军曹甲 告诉你吧，他就是咱们的将军！

军曹乙 咱们将军？

军曹甲 就是他，一点没有错儿。今晚他要睡在宝塔的旁边，就是来陪他妈的。他刚才还对他的妈讲了好多话。

军曹乙 你都听见了？

军曹甲 听得清清楚楚。

军曹乙 他讲了些什么？

军曹甲 到那边廊子上坐下来，我慢慢地告诉你。

〔军曹甲乙同由台左走廊下场。台上灯光减熄。若干秒钟之后，灯光逐渐明亮起来，表示时间已从黑夜进到第二天清晨。台上的场面也已由雷峰塔院转移到金山寺前。〕

第十六场

——钵破门开，雷峰塔坏！——

时 间 第二天清晨。

地 点 金山寺庙前。

布 景 同第十二场，但庙的门面比以前修理得更加富丽堂皇。

天色从黎明的熹微，逐渐转变到强烈的晨曦。一个十多岁的小和尚睡眼朦胧地拿着一把椅子从庙门走出，把椅子放在庙门一旁，即刻坐在椅子上打起盹来。一会，一个中年和尚（二十五年前的那个看门打盹的小和尚）从庙门走出，走到门洞，先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呵欠，然后走出，看见小和尚打盹，走去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

中年和尚 你你你这个不不长进的东西，命你看守庙门，你你怎么打起盹来了？

小和尚 师傅，我没有打盹啊。

中年和尚 你你你还要说谎。你你你知道不不知道，这这这看守庙门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二十多年以前，师师傅看重于我，也也曾命我看守庙门，如如如果我也和你一样，那那那那还了得。

小和尚 师傅你饶我一次，下次我再也不打盹了。

中年和尚 好好好。你你你到前门去看守看守，我要在此打坐，不不许前来打搅。

小和尚 是。（得其所哉地从台右下场）

〔小和尚走后，中年和尚又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坐到椅上，闭了眼，仰了头，伸直两腿舒舒服服地打起盹来。又一会，青儿，头上扎了一块头巾，身上披了一件斗篷，里面全副武装，腰间挂了一对双股宝剑从台右上场。（唱）

藏在深山廿五载，
冤仇义愤填胸怀，
练成剑工破金钵，
为民除害金山来。

（白）来此已是金山寺。（看见睡着了的和尚，大叫一声）咳！（站在台前偏右，面对观众，有意不看和尚）

中年和尚 （惊醒）何人在此叫唤？（站起）

青 儿 （从容地）有一冤家在此。

中年和尚 有一冤家在此？我我我倒要看看。（走来观看冤家）吓咳！我我我认识你，你你你不是二十五年以前来过这里的那那个妖……（青儿转身，面对和尚，抽出宝剑的上段）……妖……（和尚后退一步，青儿前逼一步）……那个……（和尚再后退一步，改口）……有有有本领的姑姑姑娘么？怎么又找找找上门来了？那年躲在庙里的那位姓许的施主，他他他早就死了啊。

青 儿 （放回宝剑）法海秃驴现在哪里？快快领我前去。

中年和尚 禅禅禅师现在禅房打坐。我我我替你先去报个信儿。（想逃）

青 儿 不用报信。快快领我前去就是。

中年和尚 好……（四面观望、退后一步）好好，我……（回看庙门）我……先走一步。（飞步逃入庙中）

〔青儿追入庙中、一会。台内发出喧哗厮杀的声音。又一会，法海和他的卫队，且战且退，从庙门，背对着观众上场。法海拿着金钵，藏在徒弟之后。青儿已除去头巾，脱去斗篷，手执双股剑，紧紧的追逼上场。上场后，双方战斗了几个回合。青儿将双股剑分开。两手执剑飞舞，分开卫队，冲向法海。法海忙高举金钵，向青儿罩盖。那知金钵的金光为青儿的宝剑所阻，金钵破碎落地，失去作用，青儿赶进一步，将法海杀死。卫队逃散一空。〕

青 儿 （指法海尸首）法海法海，你这害民之贼，生前作孽多端，今日死有余辜！（转身收了宝剑，遙向空中）娘娘，青儿今日已将法海正法，报了冤仇，破了金钵，即将前来救你出塔！

〔舞台即刻转到雷峰塔院的场面。宝塔最下的一层原来有几对石门，对着各个方面。现在对着观众的一对石门已经打开，现出一个黑洞，许英已翻了身，面对宝塔。一会，军曹甲乙同由台左上场，走进塔院，看见了宝塔基层上所开的黑洞，大吃一惊，但都不敢讲话。两人发现了这惊奇现象之后，即用表情和姿势商量，结论是应该入洞探视，先是彼此争欲一人独往，最后决定两人同行，用火石燃着了灯笼，带着灯笼，一同走进黑洞。不久，两人即搀扶着白娘娘慢慢地从黑洞中走出。娘娘仍旧产妇装束，昏迷未醒。出洞

后，军曹甲乙把娘娘扶到椅子前。让她坐在椅子上，垂着头，上身靠在椅背上。然后军曹甲命伙伴看守娘娘，自己去报告元帅，急忙放下灯笼，从台右下场。军曹乙守着娘娘，先试了试她的呼吸，打量她的装束，仔细审视她的相貌，又走去看了看许英的面貌，似乎看出了母子相似之处。

[一会，军曹甲领了元帅从台右上场。元帅走进塔院，审视了一下白娘娘的情况，看看许英，又看看白娘娘。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指使军曹甲乙把娘娘扶出塔院，自己跟在后面。到了院外，走了几步之后，娘娘一次深长呼吸，醒转过来，惊视面前的生人。

军曹甲 （介绍）这是我家元帅。

白 素 （迷惑地望着元帅）这是什么所在？我怎样到此？

元 帅 啊夫人，多年以前，有一歹徒将你埋葬在雷峰塔下。幸喜今日你已脱难。从今以后你可重见天日了。

白 素 （恍惚地）——雷峰塔下——重见天日！

元 帅 夫人，前面有一帐篷，离此不远，你可前去休息片刻。

白 素 （无主地）多谢——元帅。（元帅领娘娘走了几步之后，见娘娘神志已清，他想了一想，止了步）元帅为何不走？

元 帅 啊夫人，二十五年之前，你在雷峰塔院产一婴儿，你可记得？

白 素 婴儿？（记起，一惊）他他他现在哪里？

元 帅 他已为国效力，立了功勋。夫人和他相见不难，但一见之后，必须即刻分离，你可舍得？

白 素 为何必须即刻分离？

元 帅 一见之后，你自会明白。

白 素 他他他现在哪里？你你你快快领我前去。

元 帅 夫人一定要见？

白 素 一定要见。你你你……

元 帅 如此么，你的儿子，他就在——（指雷峯塔）那古塔之旁，夫人可以前去，敝人暂且告退。（向军曹甲乙）带路回营。

白 素 他他他……你你你……

〔元帅随军曹甲乙从台右下場。白娘娘一时惊慌无主，既欲走向塔院，又不愿放过元帅。最后，拿定主意，急忙走向塔院。到达院门，放轻了脚步走进。进院后，在塔的前后左右遍看，全心全意地想找到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儿。她看到睡在塔旁的军官毫不注意。

（寻儿不见）我儿往哪里去了？（复寻一遍，仍不见，不得已，坐到椅子上寻思。无意之间又看到对面的军官）适才元帅言道，他就在古塔之旁。（有心地又看了一次军官）莫非这军官——（她恍然大悟，即刻凄惨万分，掩面哭泣）婴——儿，二十五载——他他他不见了！（抽噎片刻，唱）

忆婴儿，呱呱坠地，

未见儿形，我先听到儿的哭声。

为娘的闭目细聆，

那不是伤心的呼号，

那不是苦痛的呻吟，

那是儿初出娘胎，

不惯生疏，
无知的虚惊。
睁开眼，看到儿的面貌，
眉清目秀，皮肤娇嫩。
我把儿的手足按摩，嘴唇亲吻。
爱的是儿是我的骨肉，
儿是我的亲生。
恨法海太残忍，
乘我病中，下毒手将我幽禁。
他把我的婴儿夺去，
不教我眼看他慢慢长成。
他未吸到我的奶汁几口，
未得到我的怀抱温存。
未见他学步学话，可怜可爱，
未教他学书学剑，能武能文。
到如今他已长成了堂堂一表，
你教我怎样前去相认？

（悲伤之后，转了想法，白）啊——唉，如今他既已长大成人，我还是前去相认才是。（走到军官床前）我儿——（急改口）小将军。——呼唤不应，定是疲倦了，让他甜睡才是。且让我看看他的面貌。（走到床的另一边，面对观众。她一看了军官的面貌，惊喜万状，即刻忘记了婴儿）唉呀！想不到他生得如此英俊！他的言语举动一定益发令人敬爱。待我将他推醒。（欲推复止）唉呀且住。适才元帅有言，我母子一见之后，必须即刻分离，分明是为了他手执干戈，

身披铠甲，正专心一志，为国效力。我若与他相见，岂不教他平白添一牵挂。（想了一会，忍痛下了决心）我还是不见他的为是。（急忙走开，但又不忍就这样离别）我应当留下一封书信才好。——没有纸笔，怎样写字？（思索一会，看见了桌上放着尚未灭熄的灯笼）有了！（从树上折了几根枯树枝，用灯笼里面燃着的火焰，将树枝烧出炭头。解下围裙，铺在桌上，用炭头在围裙上写了几个字。审视了一遍之后，将围裙轻轻地盖在军官的身上。急忙向外走出。走了几步之后，又折回，再看了一次军官的面貌，然后走出塔院）

〔青儿侍女打扮，匆匆从台右上场。遇见娘娘，惊喜万状，急忙迎接上去。

青 儿 娘娘！

白 素 青儿？

青 儿 娘娘，我已杀死法海，除了民害。今日特来营救娘娘。幸喜娘娘已经脱难。

白 素 青儿，你真是侠义的好女子也。

青 儿 娘娘，——你受苦了。

白 素 （有了儿子，忘了一切痛苦）青儿，我心中好喜悦也。你随我前来，（将青儿引进塔院，轻步走到军官的对面，示意要她看看军官的面貌。青儿顺从地看了看军官的面貌，不知何意，见娘娘如此神秘，不敢说话。娘娘再将青儿引出塔院）

青 儿 娘娘，那少年将军他是何人？

白 素 青儿，你来得正好，我们必须即刻离开此间。——你

问那少年将军么？——路之上，我告诉于你。（引了青儿同由台右下場。）

〔音乐停止片刻，接着另一乐曲开始，配合着以下的剧情发展。先是宝塔破裂作声，接着塔顶脱落，全塔倒塌。许英惊醒，急起看视。盖在他身上的围裙落在地上，他没有看见。他发现了宝塔已倒，又惊又喜，十分紧张地期待事态的变化，但无事发生，他走到废墟的周围察看，也不见任何奇迹。他走回来，坐在椅子上，一面默想，一面等待。忽然抬头看到了地上的围裙，急忙走去将围裙捡起，十分惊讶，看到围裙上有字，更加惊奇，提了围裙，走到台的中央。

（读围裙上的文字）“母已出塔，儿可安心。我儿忠心报国，英勇杀敌。成功之日，马前相见。”

〔许英读完书信，十分惊喜，急忙走出塔院，向各方巡视。不见有人，失望之至。料想母已去远，不得已走回塔院，看了看瓦解了的宝塔，再看看手中的围裙，和上面的书信，读出了最后一句——成功之日，马前相见。——他珍爱地拥抱围裙，想象到将来母子欢乐的美景。面上出现了愉快而充满了希望的表情。

——幕下，全剧完

一九五六年修正稿

胡凤莲与田玉川

(五幕十四场古典歌舞剧)

前 言

本剧一部分的情节是根据旧剧《蝴蝶盃》的故事，但在内容的思想上、人物的个性上、和整个的结构上，是完全新写的。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the names of the persons who have been appointed to the various offices of the city government.

第一幕

第一场

时 间 明代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清晨。

地 点 武昌城外扬子江上。

布 景 龟山江岸。

幕启，老年渔父胡彦和他的女儿胡凤莲摇船从台右
(左右以台为准)上场。

胡 彦 (唱)打鱼谋生数十载，
 年迈多病体力衰。
 伯道无几人叹息，
 我有女儿是英才。

胡凤莲 爹爹……

胡 彦 儿啊。

胡凤莲 ……你的女儿不是英才。

胡 彦 (停桨)是英才。

胡凤莲 不是英才。爹爹你夸奖了。

胡 彦 夸奖了？哈哈哈。——儿啊，走啊，

胡凤莲 走。

胡 彦 (边走边唱)

 一生未作亏心事，

从来不取不义财。

老来与世更无争，

惟有一事挂心怀。

胡凤莲 爹爹有何事挂心怀，告诉女儿，替爹爹分担分担。

胡彦 我儿愿替为父分担分担么？

胡凤莲 女儿愿替爹爹分担分担。

胡彦 那就好了。儿啊，（唱）

遭不幸，两年前，你母丧命。

临终时，嘱咐我，一件事情。

她言道，凤莲女，聪明孝顺，

必须要，配一个，好男儿，称她的心。

胡凤莲 这就是爹爹的心思么？

胡彦 这就是为父的心思。

胡凤莲 爹爹您白操心了。

胡彦 怎么，为父白操心么？

胡凤莲 女儿愿意侍奉爹爹，不愿出嫁。

胡彦 啊唉，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这是我儿的终身大事，那有一个女儿家不出嫁之理。

胡凤莲 爹爹，你的女儿还年轻呢。

胡彦 我儿今年已一十八岁，怎能还说年轻？儿啊，为父今日向你说明此事，你知道为父的意思么？

胡凤莲 女儿不知。

胡彦 待为父告诉于你。婚姻之事，虽说须由父母作主，还得女儿你自己留心才是。不知我儿你……

胡凤莲 （不好意思多谈，诓骗）啊爹爹，前面鱼来了，还是打鱼要紧呃。

胡 彦 （识破她的意思，故意逗她）还是打鱼要紧么？（女儿含笑点头）好好好，待我们赶上前去。（继续摇船前进）

胡凤莲 爹爹，鱼真的来了，撒网吧。

胡 彦 我儿将舵把稳，待为父撒它一网。（撒了一网，向上拉）儿啊，网内沉重，必有大鱼，快快将船拢岸。

胡凤莲 （摇船拢了岸）爹爹，你过来系船，待女儿前来起网。（放下桨，走去接了网，把它拉了上来）爹爹，你网上一个小孩来了。

胡 彦 （系好了船）江水之中那来的小孩？（走来看鱼）唉呀呀，原来网到一件宝物了。此鱼人头鱼身，名叫娃娃鱼，乃世间稀有之物，难怪我儿不识。

胡凤莲 此鱼有何可贵？

胡 彦 物以稀为贵，富贵人家把它养在池中，也无非是供人玩赏罢了。

胡凤莲 如此说来是值钱的。不知可卖多少银钱？

胡 彦 遇到爱好之人，愿出三贯五贯，也算不了什么。

胡凤莲 唉唉，那就好了。（拍手）

胡 彦 儿啊，快将鱼篮取来，待为父去到街上出卖。

胡凤莲 爹爹身体不爽，待过了几日再去，也不为迟。

胡 彦 儿啊，家中已无隔宿之粮，难得今日天气晴和，那龟山之上游人必多，去到那里，卖些银钱，买些柴米油盐回来，岂不甚好？

胡凤莲 爹爹一定要去？

胡 彦 一定要去。快将鱼篮取来。

胡凤莲 （从后舱取出鱼篮，还想不即交出）爹爹，你能走路

么？

胡 彦 你拿过来吧。（接过鱼篮，将鱼放进篮内，跳上岸）

胡凤莲 爹爹早去早回，宁可少卖银钱，不要走太远了。

胡 彦 为父知道，我儿放心，决不教我儿久候。

〔胡彦携了鱼篮，从台右下场。女儿站在船头一直地望着他。〕

——幕下

第 二 场

时 间 半小时之后。

地 点 龟山广场。

布 景 山景或江景。

幕启，广场上游人来往。一会，胡彦提着鱼篮从台右上场。

胡 彦 （唱）来到龟山地，出卖娃娃鱼。

龟山多游客，不少识货人。

（叫卖）卖奇鱼喔。卖鱼喔，卖奇鱼喔。

〔游人聚拢到广场上争看奇鱼。一个老妇人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也走来看鱼。〕

游人甲 （向胡彦）老人家，你叫卖奇鱼，你卖的什么鱼？

胡 彦 此鱼人头鱼身，名叫娃娃鱼，乃世间稀有之物。

游人乙 （看了鱼）果然是一条奇鱼。我长了这么大，这样的鱼，还没有见过。

胡 彦 难怪大哥不识，连我的女儿，生长渔家，她还不识。

男 孩 （向老妇人）婆婆，我要这个娃娃鱼。

老 妇 老公公，你这鱼要卖多少银钱？

胡 彦 老汉要卖三贯钱。

老 妇 老公公，你讨价公道，我本不应还价，怎奈我今日出门，没有多带银钱，我把剩下的两贯五百钱买你这鱼，给我的孙儿玩耍，你愿意不愿意出卖？

胡 彦 既是你老未带多钱，老汉愿减价出卖。这鱼就算是卖给你了。（送出鱼篮）

老 妇 老公公，你真是一个好人。（接了鱼篮，转交给男孩）我把我的孙儿交给你，我到前面茶棚之内，我的媳妇身边，去取我的钱来。

胡 彦 你老放心前去，小哥儿由老汉照顾。（老妇人走出广场，由台左下场）

游人丙 老公公，你这鱼是哪里来的？

胡 彦 今天清晨龟山江面网上来的。

游人丙 老公公，你明天也替我网一条来，我愿出三贯钱。

胡 彦 大哥你说得好，可惜这娃娃鱼不是每天有的呀。

〔台内传出一片吆喝声：“走开，走开！”“行人让路！”游人一齐向台右望去，其中有一两个眼尖的惊呼“魔王来了，快走快走！”众人听说，即刻向西方奔逃，台上只剩下胡彦和买鱼的小孩。胡彦携了小孩的手，避到路旁。卢世宽带着一个家郎几个家丁，耀武扬威地由台右上场，家郎牵着一只赛虎犬，家丁手里拿着皮鞭和短棍。〕

卢世宽 老头儿，你在此干什么？

胡 彦 老汉在此卖鱼。

卢世宽 你卖的什么鱼？

胡 彦 老汉的鱼已卖给这位小哥了。

卢世宽 （不满意）大爷问你卖的什么鱼？

胡 彦 （犹豫）

家 郎 （凶狠地）听见没有，大爷问你卖的什么鱼？

胡 彦 老汉卖的是——娃娃鱼。

卢世宽 娃娃鱼？拿来我看。

〔胡彦向男孩取鱼篮，男孩不放。

家 郎 （向卢世宽）这小杂种不识抬举，不让大爷看鱼。

卢世宽 怎么？不让大爷看鱼，好么，把大爷的赛虎犬给他看看。

〔家郎喊使赛虎犬向男孩狂叫示威，胡彦掩护男孩，家郎牵着狂叫的赛虎犬向男孩走来，男孩放弃了鱼篮，哭着向后台奔逃，老妇人刚从茶棚走回，急忙把他怀抱下场。家郎从胡彦手中夺去鱼篮。

家 郎 （把鱼篮呈送主人）大爷请看。

卢世宽 （接了鱼篮）原来是一条怪鱼。老头儿，这鱼你要卖多少钱？

胡 彦 老汉这鱼已经卖出了。

卢世宽 卖了多少钱？

胡 彦 （犹豫）

家 郎 大爷问你卖了多少钱？

胡 彦 卖了两贯五百钱。

卢世宽 什么屁鱼，值这样多钱，分明是欺骗。（向家郎）告诉他，大爷要买这鱼，给他五百钱。

家 郎 （向胡彦）大爷要买这鱼，赏你的脸，给你五百钱。

(准备给钱)

卢世宽 (阻止家郎) ——明天到督府衙门领钱。

家郎 (将钱收回，向胡彦) 明天到督府衙门领钱。

胡彦 老汉一物不卖二主。

卢世宽 什么？二主？这湖广地面只有大爷一主。(向家郎)
问他：什么叫二主？

家郎 老头儿，你说话要当心一点，大爷问你：什么叫二主？

胡彦 人无贵贱，出钱向老汉买了鱼，就是老汉的主顾，老汉就不可将鱼再卖给旁人。

家郎 大爷看中的东西，还有什么旁人敢买？

胡彦 老汉已经说过，这鱼已经卖出了。

家郎 没有卖出，你得卖，已经卖出了，你也得卖。

胡彦 这分明不是买鱼，乃是霸占。

家郎 你敢胡讲！

卢世宽 他讲什么？

家郎 他讲大爷不是买鱼，乃是霸占。

卢世宽 霸占，好哇，唔，看大爷要不要你的鱼。(从家郎手中牵过赛虎犬，将鱼掷在地上) 拿去！

〔胡彦急忙地去捡鱼，卢世宽放出恶犬去夺鱼，咬伤胡彦的双手，胡彦呼痛，卢世宽主仆在一旁得意狂笑。胡彦怒不可遏。〕

胡彦 (愤怒地) 你们……你们这一班强盗。

家郎 你敢骂人？

卢世宽 把他绑起来！

胡彦 你要绑我？你……你这个丧尽了天良的禽兽！

卢世宽 打！打死这个老贼！看样子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家郎家丁一齐动手，殴打胡彦，把他打倒地上。原来在场的几个游人急来援救，被家丁用短棍连打带推地赶出广场。家郎取了皮鞭在胡彦的身上猛抽。田玉川从台右冲出，夺去家郎手中的皮鞭，挺身掩护着胡彦。

田玉川 住手！

家郎 （瞪了田玉川一眼，转向主人）打不成了。

卢世宽 为何打不成？

家郎 有人拦阻。

卢世宽 何人拦阻？

家郎 一个年轻小伙子。

卢世宽 问他是什么人。

家郎 （向田玉川）小伙子，你是什么人，敢来过问我家大爷的事？

田玉川 （余怒未息，唱）

不怕豺狼恶，爱打抱不平。……

家郎 叫什么名字？

田玉川 ……太原田家子，玉川是我名。

家丁某 （向家郎）我认识他，他是江夏县田云山的儿子。

家郎 大爷，这小子是江夏县田云山的儿子，名叫田玉川。

卢世宽 （走过来，讥笑地）原来是七品县官的大少爷，好威风！（挺胸）认识大爷我么？

田玉川 （唱）倚仗父势，鱼肉乡里，害民之贼，谁不识你！

卢世宽 好小子，不是大爷找你，是你自己找上门来。（解了赛虎犬的系链，将它向田玉川放去）咬！

〔赛虎犬奔向田玉川，被玉川几拳几脚打死在地上。

家郎 大爷，赛虎犬被这小子打死了。

卢世宽 （指督府家郎家丁）打！

〔家郎家丁一窝向田玉川进攻。卢世宽从旁助威，并偷空袭击，被田玉川踢倒地上，不能起立。田玉川打散了众人之后，走来将卢世宽按在地上痛殴。几个家丁走来救护，再被田玉川打散。田玉川走到卢世宽身旁，见他躺着不动，踢了他一脚。卢世宽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田玉川：唉呀，且住，一时气愤把这奴才打伤。他若死去，卢家怎肯甘休？我若落在他们手中，性命难保。我不免且到龟山之后，躲避些时，再作道理。（走去看了看胡彦，将他的身子扶起，向台左的幕后）列位，请过来帮我把这个受伤的老人扶起。

〔游人甲、乙、丙、丁从台左幕后上场，帮助田玉川扶起胡彦。

田玉川：列位，我不能在此耽擱，这位老人他已不能行走，有劳列位，把他扶送回家。（从囊中摸出一锭银子）我这里

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他使用。

游人同声：相公放心，我们送他回家。（游人甲接了银子，捡起地上的鱼篮。游人搀扶着胡彦从台右下场。田玉川等到胡彦走远之后，才转回身，鄙视了地上躺着的卢世宽一眼，然后匆匆地从台左下场。督府家郎家丁从台左台右上场，将主人扶起。卢世宽哼了一声）

家郎：（向家丁）无用的奴才，还不快去叫一顶轿来。

〔一个家丁急忙快跑从台右下场。其余的人有的扶着卢世宽，有的还担心田玉川仍然在场，向四面探望。

——幕下

第 三 场

时 间 半小时之后。

地 点 同第一场。

布 景 同第一场。

幕启，龟山游人甲、乙、丙、丁搀扶胡彦从台右上场。

游人甲提着胡彦的鱼篮。

胡 彦 凤莲我儿，快快前来。

胡凤莲 （从台左上场，见情大惊）爹爹为何这等模样？

胡 彦 为父去到龟山卖鱼，广场之上，来了督府公子卢世宽，强夺父鱼，放出恶犬，咬烂为父双手，又命家郎家丁，鞭打为父。多亏县衙公子田玉川，抱打不平，救了为父性命。为父自知，身受重伤，性命难保……

胡凤莲 唉呀，爹爹啊……（哭）

胡 彦 我儿不要啼哭。——我死之后，我儿必须要替我报仇。卢家主仆打伤为父，这几位大哥俱是见证。

胡凤莲 爹爹啊，你你……你受苦了啊，……（再哭）

胡 彦 （责备）啊唉，——方才为父的话，你听见没有？

胡凤莲 （止了哭）爹爹放心，爹爹如有长短，孩儿必然拼了性命，替爹爹报仇。

游人甲 老人家，你还是快快回到船上养息吧。象你这样的好人是不大会死的呀。万一你老人家死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姐，替你伸冤报仇。

游人乙 你老放心好了，就是你老人家好了，我们也是要替你

老人家报仇的。

游人丙 是啊，快快上船吧。

〔胡彦听了女儿和众人的话，安慰地闭上眼。胡凤莲带路，游人搀扶胡彦，一同从台左下场。

——幕下，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场

时 间 当天的黄昏前后。

地 点 龟山江边和江上。

布 景 同第一场。

幕启，四个士兵，拿着兵器，从台左台右同时上场，在台上各处搜查逃犯一遍之后，分别由台右台左下场。接着，一个军官带着家郎家丁（其中有负伤的）从台右上场。刚下场的四个士兵复从台右上场，向军官行礼回报。

士 兵 （报告）山前山后俱已搜过。

军 官 犯人拿到没有？

士 兵 没有拿到。多半逃往船上去了。

军 官 搜查江船！（高声布告）江上众船家听了，现有江夏县子田玉川，打死督府公子。本官带领官兵，捉拿凶手。江上大小船只，非经搜查，不准过江。如敢窝藏人犯不报，一经查出，与犯人一律同罪。（转向士兵）搜！

〔军官带着士兵等从台左下场。田玉川仓皇从台右上场，边走边唱。

田玉川 (唱)急忙忙，来到了，龟山江岸，
都只为，抱不平，闯下祸端。
总督府，派出了，虎狼军队，
我若是，身被擒，性命难全。

(白)前有长江，后有虎狼，如何是好？(向江面眺望，接唱)江面上，看见了，一只渔船。

(白)船家，船家，我有紧急之事，要雇渡船，快把你的船开来，渡我过江。(《得不到爹娘》)船家，船家，请将船快快开来，快快开来呀。

〔胡凤莲身着丧服，从台左上场，立在出口，形容悲哀。

胡凤莲 (唱)胡凤莲，丧慈父，心碎肠断。
耳边厢，又听得，一声声，叫唤渡船。(走出船舱，擦干眼泪)
出舱来，向江岸，举目观看，
却原来，是一个，少年生员。

田玉川 (看见胡凤莲，先是惊讶，继而犹豫，最后决意发言)大姐请了，我有急难之事，须雇渡船，请大姐快快撑船过来，渡我过江。

胡凤莲 相公，我家乃是渔船，不是渡船。

田玉川 渡船也罢，渔船也罢，我必须即刻上船。

胡凤莲 我家新遭亡故，船舱之内，停了尸首，实有不便。

田玉川 大姐如果不行方便，我的性命难保。

胡凤莲 相公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

田玉川 我对大姐直说了吧。龟山之上，为了救开泰老人的性命，我抱打不平，打死了督府公子，如擒虎……

胡凤莲 （急忙地）你何人？

田玉川 江夏县子，田……

胡凤莲 禁声！（急忙取了桨，将船摇向江岸）——快快上船。

〔田玉川未等到船靠拢，即一跃上船，胡凤莲忙将船压稳，两人彼此匆匆地打量了一番之后，胡凤莲摇船离了岸，田玉川走到船舱口，看见尸首，吃了一惊。

胡凤莲 相公不必害怕，他就是你救护的老人，可怜他——他他他死了。（痛哭）

田玉川 （又吃一惊）啊呀！

〔胡凤莲悲痛欲倒，田玉川欲去扶持，又恐唐突，急忙拉住胡凤莲手中的桨，因此也就拉住了她。两人横拿着桨，胡凤莲伏在桨上痛哭）

田玉川 大姐且莫啼哭，快告诉我，你何人？

胡凤莲 （抽噎）我一我一我一我就是一他的女儿啊。

田玉川 大姐啊，你我竟是同难之人，走到一起了。

胡凤莲 相公乃是我家的恩人。我、我一定要拼了性命救你。

田玉川 大姐，现在你是我的恩人了。——啊，大姐，督府士兵快要到此，你快快开船了吧。

胡凤莲 这时开船，贼人定要疑心，倘若追来，相公性命难保。

田玉川 依大姐之见？

胡凤莲 让他们搜查之后，才能开船。

田玉川 让他们搜查——之后？这……

胡凤莲 相公放心，我——

田玉川 怎样？

胡凤莲 我就不让他们上船！

田玉川 只怕他们……

胡凤莲 相公不用害怕，贼人如果定要上船，相公你就藏在尸首之下，也可保无事。

〔军官领了随从和士兵从台右上场。

胡凤莲 贼人来了，快快进舱。

〔田玉川弯身进了船舱，从台左下场。

军 官 那一船家，快快将船开过来。

胡凤莲 你们这班强盗，平日抢东抢西，今日竟抢到我们渔家来了。

家 郎 这一女子不要胡说，我们乃是官兵，前来捉拿一个伤害人命的凶手。

胡凤莲 你们的眼睛瞎了，你们捉拿凶手，捉到苦主家中来了。督府公子卢世宽，打死卖鱼老人我父，血淋淋尸首，现在船上，你们看不见么？

家丁某 （向家郎）怎么？老头儿挨了几下，他就死了么？

军 官 什么？（向家郎）适才这女子言道，督府公子打死一个渔父，是她的老父，有无此事？

家 郎 这个……

军 官 唔！

家 郎 打是打了几下，死是他自己死的。

军 官 既有此事，何不早说？

胡凤莲 人命关天，你们怎能不管？快上船来呀。

军 官 这一女子，我且问你，你的船上还有何人？

胡凤莲 有血淋淋一个尸首，我要去官府喊冤，正苦无人看守，你们既是官兵，就该来替我看守尸首。

军 官 （自语）唉呀且住，大爷打死渔父，这件事我岂能牵

连在内？快快走开了吧。（向随从）犯人不在此船，
我们搜查别船去吧。（嘱咐家郎家丁）大爷打死渔父
之事，不准乱言。（带了随从，由台右下场）

胡凤莲 （站在船头，咬着牙，紧握着桨，愤怒地）一班奴
才，一群禽兽，打死我父，我已与你们结下了血海冤
仇，我决不放松你们一个！（回头看了看船舱，松了
一口气。摇船离了岸，看了看四周，然后向舱内）贼
人已去，相公请出。

田玉川 （从台左上场，走出船舱）多谢大姐活命之恩，请受
我一拜。

胡凤莲 相公错了，相公乃是我家的恩人，我还未拜，相公岂
能反而拜我？

田玉川 若非大姐搭救，我性命休矣。

胡凤莲 此乃老天爷保佑。

田玉川 大姐啊，（唱）

说什么，老天爷，能保佑，
分明是，英才女，有胆量，有计谋。
赤心，热肠，担风险，将我救，
临机应变，几句话，吓退了，贼子家奴。
似这等英勇、大智，堪敬佩，
似这等大恩，大德，
蓬蓬盛世我难报酬。

胡凤莲 相公言重了。——贼人已去，相公可以安心。

田玉川 大姐准备怎样？

胡凤莲 去到江湾隐蔽之处，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渡送相公过
江。

田玉川 这个……

胡凤莲 什么？

田玉川 大姐还是将船摇回，让我上岸吧。

胡凤莲 相公为何要这样？

田玉川 渔船之上，仅有大姐和我两人，我若留在船上，于礼不当。

胡凤莲 相公啊，（唱）

相公你，读诗书，知礼义，
休怪我，渔家女，做事鲁莽、冒失。
自幼我也曾受父母教，
男女有别，我岂不知？
只因相公救我父，
我救相公是大义。
即使相公未曾救我父，
我也不能鬼死不救，
坐视相公受人欺。
权轻重，行权宜，
我这才冒犯男女之嫌，
不怕人言，不怕物议。

田玉川 大姐说的有理。诸事任凭大姐安排。

〔胡凤莲摇桨前进。〕

胡凤莲 （停桨）相公上岸之后，逃往何处，家中还有何人？

田玉川 （唱）承大姐关怀，动问，

听生我，叙一叙，田氏家门。

我的父，田云山，江夏知县，

他本是山西太原一士绅。

我的母，三年前，随夫上任，
二老前，膝下承欢，
就只有我玉川一人。
龟山上，教你父，打死贼子，
我这就触怒了总督卢林。
总督官高威煊赫，
还有谁，敢收留，
象我这样的——一个闯祸精？
因此上，我只得，
走他乡，埋名姓，
自食其力自谋生。

（白）啊大姐，卢家贼子，打死你父，理当抵命，此冤若伸，我才有减罪之望，不知大姐想怎样替父伸冤，家中还有何人？

胡凤莲 （唱）提起了，杀父仇，不共戴天。
想起了，老爹爹，珠泪涟涟。
我的父，打渔人，姓胡名彦。
我的母，三年前，命丧黄泉。
到如今，剩下我，伶仃孤女，
名叫凤莲。……

田玉川 大姐，你有亲戚没有？

胡凤莲 （接唱）亲戚虽有，都不在眼前。

田玉川 你——有了婆家没有？

胡凤莲 （转身，接唱）

一句话，问得我，羞红满面，
为报仇，我只好，对他明言。（转回身向田玉川摇

头)

田玉川 ——还没有婆家么?

胡凤莲 (含羞地) 没有。

田玉川 大姐一无兄弟，二无亲友，三无婆家，一个年轻女子，你怎能替父伸冤?

胡凤莲 (悲伤，啜泣) 苦命的爹爹啊。

田玉川 大姐不要悲伤，我有一个主意，明日你去到县衙，见了我的母亲，说明龟山之事，要她帮助你。

胡凤莲 我一个渔家女子，非亲非故，怎能见到夫人?

田玉川 (边想边答) 是啊，非亲非故，怎能见到夫人? ——啊有了! (从怀中取出一对蝴蝶玉锁) 大姐请看，这里有蝴蝶玉锁一对，我自幼佩带胸前，大姐带在身边，提起此物，我母必然接见。

胡凤莲 相公放心，有了此物，我一定得见夫人。

田玉川 (送出蝴蝶玉锁，唱)

凭此一对玉蝴蝶，

胡凤莲 (接了玉锁，接唱)

一定得见贤夫人。

(白) 相公，龟山之上，卢家贼子怎样打伤我父，相公怎样抱打不平，望相公告诉于我，明日可以转告夫人。

田玉川 大姐请听，……

胡凤莲 相公且慢，待我将船摇到对岸，停下船来，相公再慢慢讲来。(将蝴蝶锁藏在怀中，摇船前进)

〔两人一同从台左下场。〕

——幕下

第 二 场

时 间 一两小时之后。

地 点 龟山对面扬子江上。

布 景 江上夜月。

幕启，胡凤莲坐在台的中央偏右的地上打盹，田玉川坐在台的前面偏左的地上打盹。静场片刻，岸上传来二更声音，惊醒了胡凤莲。

胡凤莲 (唱) 樵楼上，发出了，二鼓更点，

惊醒了，守夜人，胡氏凤莲。(起立)

田公子，龟山上，打死恶霸，

渔家女，扁舟中，藏下少年。

白日里，看到他，那英雄气概。(走去审视他的面貌)

这时候，月光下，又窥见，他的俊美容颜。

我有心，愿和他，结成亲眷，

只怕他，官家子，嫌我贫寒。

即使他，竟看中，我这渔家女子，

女儿家，羞答答，怎好开言？

(叹了一口气，说白) 二更已过，他还睡得这样甜蜜，我应该将他唤醒才好。——啊呀，且住，想他上岸之后，风餐露宿，要受尽多少辛苦，这时候，让他无忧无虑地多睡些时吧。

[胡凤莲走回到原来的地方，本想静坐守候，但疲乏

又便她不能自持地打起盹来。一会，田玉川在打盹中向前冲了一下，接着被胡凤莲的梦中啜泣惊醒。

田玉川（唱）渔大姐，痛慈父，梦中啜泣，

感动了，逃难的，同舟之人。（走去仔细地审视了她的面貌）

月光下，看见了，她的惊人美貌，

陡然间，使得我，意马心猿。

似这等，奇女子，世间少见，

怎能够，我二人，匹配良缘。

我与她，结同心，共报仇冤，

我与她，共甘苦，好合百年。

可悲、可惜，乍相识，即将离别，

再相逢，更不知何年何月，

我怎可，失时机，后悔莫及。

因此上，离别前，我必须，

说明心思，问个明白。

（说白）我一定要在离别之前，向她说明心思，问个明白。她如愿意，我将欢天喜地；如不愿意，我也可死心塌地。我一定要讲，一定要问。（走回原来地方，坐立不安，最后再一次高声地表示决心）呃，我一定要讲，一定要问。

胡凤莲（被他自言自语的声音惊醒，起立）相公，你要问什么？

田玉川（一惊，支吾）啊大姐，我——啊——是什么时候了啊？

胡凤莲二更已过。——相公就是要问这个么？

田玉川 （急忙地）啊，还有，还有。——我——我可以上岸了么？

胡凤莲 夜深人静，相公可以上岸了。——相公，你……

田玉川 啊大姐，……

胡凤莲 （等了一会）什么？

田玉川 （鼓起勇气）啊大姐，我与大姐即将分离，我有一件心事，说出口来，恐大姐见怪，不说么，将要如同一面石磨，压在我的心头。

胡凤莲 相公有何心事，但说不妨。

田玉川 适才大姐说过，大姐尚未许配，我亦未婚娶，如蒙不弃，愿与大姐订下终身，不知大姐意下如何？（略等了片刻之后）大姐如果愿意，就请你——唉，这样地点一点头（自己点头）我也就明白了。——大姐，你为什么不言不语呀？——啊，大姐，适才我将蝴蝶玉锁一对，交于大姐，大姐如果愿意与我订下终身，请留下蝴蝶一只，把那另一只交还给我。（等了一会之后）啊大姐，你快将玉锁还我啊。

胡凤莲 （背着田玉川将蝴蝶玉锁从怀中取出，看了一眼，提着锁链，反手送出）

田玉川 （接了锁，见是一对）唉，我只要一只，不要一对呀。（将锁送回）还是请你拿了回去。

胡凤莲 （反手接了锁链。偷看见是一对，显然失望，欲将蝴蝶分开，又不好意思。再提着锁链送出）

田玉川 （见送出的仍是一对，不接收）我只要一只，一对么，我是不收的。

胡凤莲 （这才缩回手，羞怯地将两只蝴蝶的系链分开，送出

一只)

田玉川 (兴奋地接了玉锁) 多谢大姐。大姐今日的这番深情美意, 我将终身不忘。我现在可以安心地去了。(将蝴蝶锁藏到怀中) ——啊大姐, 我就要去了, 你怎么一言不发啊?

胡凤莲 (已藏好了留下的一只蝴蝶, 从强烈的感情中清醒过来, 松了一口气, 转回身) 你这样的打扮是去不得的呀。

田玉川 要怎样的打扮才能前去?

胡凤莲 必须乔装成一个平民模样, 才能前去。船上现有我爹爹的旧衣旧帽, 待我取来, 把你打扮成一个樵夫模样, 那就没有人认识你了。

田玉川 啊大姐, 你——你想得周到。

〔胡凤莲走进后台, 取出一套旧衣旧帽, 一条腰带, 一把斧头, 一根扁担。她留下腰带, 把余物交给田玉川。

胡凤莲 这一条腰带乃是爹爹平日所用, 我要把它留下, 系在身上, 使我时时刻刻不忘父仇。

〔田玉川点头赞许, 接了衣帽, 穿戴起来。胡凤莲把父亲的腰带系在腰间, 从衣服的里面解下自己所系的腰带。

胡凤莲 (拿出自己解下的腰带含羞地送出) 这一腰带, 你可使用。

田玉川 (感动地) 大姐! 你真是……(伸出手接腰带)

〔胡凤莲缩回手, 示意要他走过来, 好让她替他系上。田玉川更感动地接受了这番亲切的表示。胡凤莲

替他系好腰带，取了桨，将船拢了岸。田玉川把斧头插在腰间，取了扁担，看了看江岸，看了看胡凤莲，止不住热情的爆发。

田玉川 大姐！——凤莲！

胡凤莲 相公！——玉川！

〔两人彼此相向冲去，伏到对方的肩上，两头紧紧地偎靠着。〕

胡凤莲 （轻轻地将他推开）你你你快快去了吧。（打了扶手，把田玉川送上岸。田玉川毅然地闷着头向后台走去）相公请回。

田玉川 （走回）大姐还有什么吩咐？

胡凤莲 你……

田玉川 什么？

胡凤莲 一路之上，你不要再闯祸了呀。

田玉川 大姐放心。（从台左下场）

〔胡凤莲目送田玉川走远之后，将船慢慢地摇向江心。悲惨的遭遇，凄凉的环境使她万感交集。〕

胡凤莲 （唱）送罢公子登了岸，

不由凤莲心内酸。

他为救我又闯下了滔天大祸，

我为救他冒犯了男女之嫌。

恩情把我们配成对，

患难把我们结成伴。

霎时前，舟中相对多温暖，

这时候，冷风侵入了我的薄衣衫。

江上剩下孤身女，

可怜我，月下形单影亦单。

爹娘啊，但愿女儿早日能把冤仇报。

公子他一路山高水远保平安。

事平之日回家转，

双双跪拜在您的灵前。

——幕下

第三场

时 间 第二天上午。

地 点 江夏县衙内上房。

布 景 一张长方桌放在台的中央，桌前左右两边各放一椅。

幕启。江夏县知县田云山和他的妻子田夫人一同从右上场。

田云山 (唱)无事家中坐，

田夫人 (接唱)祸从天上来。

(两人走到桌前，坐在椅上。)

田云山 (叹气)唉，丢了丢了。

田夫人 老爷，什么丢了？

田云山 官印丢了，十年寒窗，两榜进主，蒙任本品县官，企图青云直上，如今不肖之子打死督府公子，我的这颗官印是丢定了。

田夫人 (不同情地看了他一眼，针对地)乖了呀丢了。

田云山 夫人什么丢了？

田夫人 儿子丢了。千辛万苦，扶养成大，如今闹下大祸头，

逃无踪，倘有不测，我是活不成的了。

〔田云山对他的妻子不满意地哼了一声。一个老年家人（田忠）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

田 忠 启禀夫人，门前有一个年轻女子求见，口称夫人娘家侄女，前来投亲。

田云山 夫人啊，你这娘家侄女太不知趣了啊，不早不迟，却在这个时候，前来打扰。

田夫人 老爷，你吓糊涂了。想我娘家并无侄女，老爷所知，即使我有侄女，我的娘家远在山西，山高水远，一个女子怎能独身来到这里？（向家人）田忠，你可曾问过这个女子，她叫什么名字？

田 忠 问她姓什名谁，她不肯说。

田夫人 听她的讲话是哪方口音？

田 忠 本地口音。

田夫人 （对着丈夫）这就明白了。

田云山 分明是一个闯骗，就该将她赶走，为何还来通报？

田 忠 门上原要将她赶走，是她言道，有一句相逢话儿，必须说与夫人知道，夫人听了，必然接见。

田夫人 是什么相逢话儿，你可曾问她？

田 忠 “欲见玉蝴蝶，快把来人接”，这就是她说的。

田夫人 （惊异地）什么？

田 忠 “欲见玉蝴蝶，快把来人接”。

田夫人 快快有请，上房相见。

〔田忠带着惊讶的神情走出上房，从台右下場。

田云山 夫人，你这是什么主意啊？

田夫人 老爷，你越发糊涂了啊，玉川小儿有玉蝴蝶一对，自

幼带在胸前，这女子言道：“欲见玉蝴蝶，快把来人接”，分明是我儿要她前来报信，恐走漏风声，故而用此隐语，老爷你怎么连这都不解了啊。

田云山 既然报信，为何教一女子前来，这我是不明白的啊。

田夫人 老爷，你不明白的事多得很呢。

〔田忠领了胡凤莲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

田 忠 （引见）这是我家老爷，我家夫人。

胡凤莲 参见老爷、夫人。（回看田忠）

田夫人 （向田忠）外面伺候。

〔田忠走出上房，从台右下场。〕

胡凤莲 （跪下）冤枉啊！

田云山 噢，这一女子，妄称夫人侄女，求见夫人，怎么，见了夫人，一言未发，忽然叫起冤来了。

胡凤莲 老爷乃一县之主，民女有杀父之冤，恳求老爷替民女伸冤报仇。

田云山 你父何人？

胡凤莲 姓胡名彦。

田云山 作何生计？

胡凤莲 打鱼谋生。

田云山 何人将他打死？

胡凤莲 督府公子卢世宽。

田云山 （一惊）什么？督府公子卢世宽将你父打死？

胡凤莲 正是贼子卢世宽。

田云山 他在什么时候打死你父？

胡凤莲 两日之前。

田云山 什么地方？

胡凤莲 龟山广场之上。

田云山 两日之前，卢府家丁在龟山广场之上殴打一个卖鱼的老人，那老人就是你的父亲么？

胡凤莲 正是民女的老父。

田云山 这就不对了，那老人虽被打伤，并未丧命。

胡凤莲 回到家中，半日之内，他就死了。

田云山 死了？

胡凤莲 死了。

田云山 真的死了？

胡凤莲 真的死了呀。（悲哭）

田云山 唉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田夫人 老爷！……

田云山 夫人，你我的儿子有救了啊。

田夫人 老爷，老人被人打死，你怎么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了啊。

胡凤莲 可怜的爹爹啊。

田夫人 大姐不要悲伤，快快起来。

胡凤莲 （看了田云山一眼，转身跪向夫人）夫人若不答应替小女子伸冤，我宁愿死在夫人的面前。

田夫人 我答应帮助你替父伸冤，快快起来。

胡凤莲 多谢夫人。

田夫人 （走去把她拉起）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胡凤莲 我名叫凤莲，今年一十八岁。

田夫人 啊渔家大姐，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少年，为救你父，打伤了督府公子？

胡凤莲 小女子知道。

田夫人 你知道不知道，那少年他是何等样人？

胡凤莲 他乃是一位少年英雄。

田夫人 他姓什名谁，是那一家子弟？

胡凤莲 他不是旁人，乃是夫人膝下的一位公子，名叫玉川。

田夫人 大姐你说对了。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哪里？

胡凤莲 夫人放心，他已逃出虎口，走到一个安全地方去了。

田云山 （摇头）

田夫人 （向内台）来人！（一个丫环从台右上场）替渔家大姐看坐。（丫环从幕后拿出一张椅子，放在夫人身边，从台右下场）渔家大姐请坐。

胡凤莲 多谢夫人。

田夫人 啊大姐，不用你说，我已知道，我儿玉川教你前来报信。请你告诉于我，他怎样逃出龟山，他和大姐怎样相遇，你慢慢讲来。

胡凤莲 夫人请听，（唱）

公子龟山闯下祸，

督府家人搜林园。

我在舟中哭慈父，

忽听岸上呼渡船。

出得舱来举目望，

原来黄门一生员。

他说：身有急事须过江，

必须即刻雇渡船。

我说：我家乃是打渔舟，

不是过江渡客船。

他说：渔船渡船我不管，

一心一意要上船。

我说：我家不幸遭亡故，

接待客人礼不端。

他说：大姐若不行方便，

我的性命难保全。

民女一听心惊讶，

忙向公子问根源。

他说：龟山之上动义愤，

打死恶霸卢世宽。

民女急忙问名姓，

他说：他就是江夏县子田玉川。

“玉川”二字未出口，

我就把他接上船。

田夫人 大姐，你做得好啊。我儿上船之后，他——他怎样逃走的呢？

胡凤莲 公子上船之后，急欲开船，是我言道，这时开船，贼人定要疑心，倘若追赶上来，相公性命难保，必须待贼人搜查之后，才能开船。

田夫人 唉呀大姐，这如何使得啊？

胡凤莲 夫人啊，贼人来到江边，我就抢先发话，我说：你们这班强盗，平日抢东抢西，今日抢到我们渔家来了。贼人听了，急忙答辩：小女子休得胡言，督府公子被人打死，我等乃是官兵，前来捉拿凶手。我说：你们眼睛瞎了，你们捉拿凶手，捉到苦主家中来了。我说：（唱）

督府公子卢世宽，

打死我父叫胡彦。
快快上船来观看，
血淋淋尸首在眼前。
我正苦无人替我守尸首，
好叫我，江夏县衙去喊冤。

田夫人 老爷，这几句话说得好啊。

田云山 说得好。

田夫人 贼人听了大姐这番话之后怎么样呢？

胡凤莲 贼人听了我的言语，他们就吓走了。

田夫人 吓走了？

胡凤莲 吓走了。

田夫人 没有上船？

胡凤莲 没有上船。

田夫人 谢天谢地。啊大姐，若非大姐多情多义，有胆有识，我儿性命休矣。老爷，渔家大姐这番恩情，我夫妇是不可忘怀的呀。

田云山 夫人，你不要忘了，我儿之事是她的老父害了他的呀。

田夫人 以后怎样，大姐请讲。

胡凤莲 以后么？（少停）将船开到江岸隐僻之处，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公子他——他就上岸去了。

田夫人 （起了疑心）啊大姐，……

胡凤莲 什么？

田夫人 你——可有母亲？

胡凤莲 两年之前，她……亡故了。（悲伤）

田夫人 家中还有何人？

胡凤莲 就只有小女子一人。

田夫人 如此说来，渔船之上，就只有……

胡凤莲 就只有公子和我两人。

田夫人 我几何时上船？

胡凤莲 黄昏前后。

田夫人 何时上岸？

胡凤莲 二更以后。

田夫人 在船上你们——你们谈了一些什么？

胡凤莲 公子告诉了我，他想怎样逃难。还有……

田夫人 还有什么？

胡凤莲 他教导于我，怎样替父伸冤。

田夫人 他想怎样逃难呢？

胡凤莲 公子言道：（唱）

“龟山上，救你父，打死贼子，

我这就，触怒了，总督卢林。

总督官高威煊赫，

还有谁，敢收留，

象我这样一个闯祸精？

因此上，我只得，

走他乡，埋名姓，

自食其力自谋生。”

田夫人 老爷，玉川小儿他是能这样做的呀。

田云山 哼。

田夫人 （转向胡凤莲）他是怎样教你替父伸冤呢？

胡凤莲 公子言道：“大姐一无兄弟，二元亲友，三无婆家，一个年轻女子怎能替父伸冤报仇？”

田夫人 我儿他怎知道大姐还没有婆家？

胡凤莲 是他问的呀——我听了公子言语，想到父冤难伸，我就悲伤起来了。

田夫人 他怎样说呢？

胡凤莲 他说：“大姐不必悲伤，我有一个主意，明日你去到县衙，见了我的母亲，诉说龟山之事，她必然愿意帮助于你”。

田夫人 他是这样说的么？

胡凤莲 他是这样说的。——我说，一个渔家女子，非亲非故，怎能见到夫人？

田夫人 是啊，非亲非故，怎能见到夫人？他怎样呢？

胡凤莲 他从怀中取出蝴蝶玉锁一对，交付与我，言道：“这里有蝴蝶玉锁一对，我自幼佩带胸前，大姐把它带在身边，一提此物，我母必然接见”。

田夫人 原来如此。——大姐，这蝴蝶锁你是带在身边，可否给我一看？

胡凤莲 （从怀中取出玉蝴蝶锁，迟疑了一下，然后交出）夫人请看。

田夫人 （仔细地审视了蝴蝶锁）果然是我儿之物。（向丈夫）老爷，请看。

田云山 夫人，你分明知道，我是不认识的呀。

〔胡凤莲伸出手，想收回蝴蝶锁，自知不妥，急忙缩回。〕

田夫人 （看出她对蝴蝶锁舍不得的神情，想了一想之后）啊大姐，适才你说，我儿给了你蝴蝶玉锁一对，现在为何你只拿出一只？

胡凤莲 这个……

田夫人 啊大姐，你是我儿的救命恩人，聪明贤慧，令人可敬。我是他的亲娘，他如对你讲了一些亲切的言语，你应该告诉于我，我是喜欢听的呀。

胡凤莲 夫人啊，……

田夫人 什么？

胡凤莲 他说……

田夫人 说了什么？

胡凤莲 他说……

田夫人⁹² 说了什么呀？

胡凤莲 他说，“适才我交给大姐蝴蝶玉锁一对，大姐如果愿意，请留下一只，把那一只交还给我”。

田夫人 如此说来，你是愿意的了？

田云山 你问过我儿没有，他问你愿意什么吗？

田夫人 （先看了丈夫一眼）大姐，我也愿意。现在这一只玉锁已经是你的了，我交还给你，好好收藏。（交还玉锁）

胡凤莲 （接了玉锁，跪拜）婆婆在上，受媳妇一拜。

田夫人 儿啊，起来。（把她扶起）

田云山 这是从何说起？

田夫人 儿啊，拜过公公。

胡凤莲⁹⁴ 公公在上，受媳妇一拜。（跪拜）

田云山 （不受礼）婚姻之事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儿一时戏言，岂能作数？

田夫人 （向婆）起来。

胡凤莲 多谢婆婆。（起立）

田夫人 儿啊，随我来。（带着胡凤莲向台左出口走去）

〔县衙的二爷田明惊慌地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

田 明 总督大人率领了一百校卫，前来搜查县衙。

〔田云山听说，惊惶失措。田夫人和胡凤莲从出口走回。即刻湖广总督卢林带着一个中军和拿着兵器的随从和校卫从台右上场，闯进上房。

田云山 （向女眷）回避！

〔田夫人和胡凤莲急忙回避，从台左下场。

（向卢林）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死罪死罪。

卢 林 （盛怒之下）狗官田云山，你有几个儿子？

田云山 卑职只有一子。

卢 林 现在哪里？

田云山 昨日清晨外出，至今未归。

卢 林 这小畜生在龟山之上将我儿世宽打死，你知与不知？

田云山 听说逆子在龟山之上冒犯公子，余情不知。

卢 林 （愤怒地抓住田云山胸前衣领）你的儿子把我的儿子打死了，——他把我的儿子打死了呀！你还假装不知么？（将田云山摇了几摇之后，把他推了出去）——老夫前日接奉圣旨，命我带领人马，扫除南疆海寇，本想将我儿带在身旁，建立军功，如今小畜生下此毒手，将我儿打死，他——他——他是不能再活了呀。

（顿足）

田云山 大人息怒，卑职……

卢 林 狗官不必多言，快将你的儿子交出，饶你狗命。

田云山 逆子昨日外出，至今未归。

卢 林 老夫不信。（向校卫）搜！

〔校卫分别从台右台左下场片刻，重行上场。

校卫领队（向卢林）犯人不见。

卢 林 （向军官）把狗官拿下，带回督府。

〔胡凤莲从台左上场。一个丫环跟在她的后面，走到出口，不敢前进。

胡凤莲 （挺身而出）且慢！田家公子，我知道他藏在哪里。

卢 林 你是何人？

胡凤莲 卖鱼的女子。

卢 林 田家畜生藏在哪里？

胡凤莲 他藏在一渔船之上。

卢 林 渔船现在哪里？

胡凤莲 停在龟山之下。我愿带领县大老爷一同前往。

卢 林 （向军官）押了这个女子和狗官一同前去！（向随从）打道回府！

〔随从簇拥着卢林走出上房，从台右下场。军官率领校卫押了田云山走出上房，胡凤莲有意落在后面，转回身，向站在出口的丫环招手，丫环急忙向她走来。

胡凤莲 （轻声向丫环）告诉夫人，我领老爷替我爹爹验尸去也。

〔胡凤莲跟在众人之后，一同从台右下场。丫环等众人走出之后，急忙走向内室，从台左下场。

——幕下，第二幕完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半年之后。

地 点 东南滨海的某一城市的郊外。

布 景 一个树林布在台的后方。

幕启，田玉川从树林中上场，樵夫打扮，一根棍子搁在肩上，用手扶着，一把斧头插在腰间。上场后，选了一个合适的地点，放下棍子，抽出斧头，开始采樵工作。一会，台内发出战鼓声。田玉川听到鼓声，十分气愤，停止了工作，叹了一口气。当他正想继续工作的时候，一群逃难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从树林的面前经过。一个中年的妇人和他的一个年轻的儿子看见了田玉川，停步和他招呼。

妇 人 雷大哥，你还在打柴么？

田玉川 妈妈您好哇。好几日不见大姐下田，几时喝她的喜酒啊？

妇 人 唉呀！你还说这个。海盗杀到村子里来了，你还不走吗？你总说不怕，我看你还是和我们一道走了吧。

田玉川 妈妈有所不知，我这根棍子，可敌千人，海盗来了，我要打他们一个落花流水。

青 年 打一个落花流水？

田玉川 是的，打一个落花流水啊。

青 年 娘，我们留在这里看看落花流水好不好？

妇 人 看看？傻东西！快走快走！

〔中年妇人拉着儿子从台左下场。田玉川向她们打了一个送别的招呼，接着舒展了一下手臂，拿起棍子，晃了几下，复将棍子放下，继续工作，逐渐地走进树林看不见的地方。台内再一次发出更紧张的战鼓声，总督卢林的副将唐让领了四个士兵败退上场。敌人一个副将，领了四个士兵，追赶上来，在台上双方交战。田玉川走回到树林中原来工作的地点，取了棍子，走出树林，站在一个高坡上观望。唐让败下阵去。田玉川愈加气愤。〕

敌方副将 追！（率领士兵追赶下场）

〔四个卫兵保护着卢林奔逃上场，敌方主将，带领士兵，追上场来，打散卢林的卫兵，将卢林打下马来，正要将卢林拿住，田玉川从高坡上飞跑下来，抵住敌人，使卢林得乘机逃脱。然后与敌人交战，打退敌人，并追赶下场。〕

——幕 下

第 二 场

时 间 第二天。

地 点 卢林的营帐中。

布 景 台的中央置一虎皮交椅，椅后排列着插满兵器和旗帜

的架子。台右有前后两出口，一通帐外，一通帐内。

幕启，四个警卫手执兵器站在营帐里面的两旁，两个卫兵甲、乙扶着跌伤了的卢林从台右的后一出口上场，把他扶到椅前。卢林试坐，发现了椅垫太硬，生气将椅垫掷在地上。卫兵甲急忙走到台后，取了一个软垫，放在椅上。卢林乘他转回身弯下腰去捡椅垫时，在他屁股上蹬了一脚，使他跌倒地上。

卢 林 尽是些无用的奴才！（坐下）

〔卫兵甲爬起，和卫兵乙侍立两旁。唐让手里拿着一件文书，从台左上场。卫兵丙捧着一个木盘，跟在他的后面，木盘中放着文房四宝。唐让双手将文书呈送给卢林。

唐 让 元帅请看。

卢 林 这是什么？（接了文书）

唐 让 求救的紧急文书，请元帅用印。

卢 林 紧急文书——求救——还！（将文书揉成纸团，掷到唐让的脸上）你这个酒囊饭袋！

〔唐让从地上捡起纸团，放进木盘，卫兵丙拿着木盘从台左下场。卫兵丁从台右前一出口上场，走进营帐。

卫兵丁 （跪报）采樵壮士请到。

卢 林 有请。

卫兵丁 （向台右）有请采樵壮士。

〔田玉川从台右前一出口上场，走到台前。

田玉川 （唱）为救老百姓，低头见伙人。

（走进营帐）樵民参见元帅。

卢 林 壮士少礼。昨日多亏壮士出力，杀退敌人，救了老夫。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田玉川 樵民姓雷名全州。

卢 林 何处人氏？

田玉川 山西太原人氏。

卢 林 武艺何人传授？

田玉川 将门之子，流落异乡。

卢 林 看你的武艺出众，老夫有意提拔你，任你将军之职，带领我军人马，攻打敌人，望壮士不要推辞。

田玉川 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卢 林 （向唐让）将我的双股宝剑取来，赠与雷将军。

〔唐让从台后取出宝剑，交与卢林。卢林双手将宝剑送出。〕

卢 林 恕老夫起立不便。

田玉川 （接了宝剑）多谢元帅。

——幕 下

第 三 场

时 间 几日之后。

地 点 东南某一地区的海边。

布 景 台的后面布一堤坝，堤坝后是海面。

幕启，田玉川，身着战服，领了士兵，从台右上场。
同时，敌方副将领了相同数目的士兵，从台左上场。

两军在台上猛烈交战。敌人败下阵去，田玉川带着士兵追赶下场。敌方主将带着士兵仓皇地奔逃上场。几个接应的船夫摇着船上场，把主将和士兵接上船去，向海上逃走下场。接着，敌方副将领着败兵也被逼退到海边。田玉川提着双股剑追赶上场，败兵的一部分逃到接应的船上，下场；来不及上船的跳入海中。田玉川的士兵从台右赶上场来。田玉川得到完全胜利，领导士兵集体欢舞，最后排成一个胜利的阵式。

——幕下，第三幕完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数月之后。

地 点 武昌城外。

布 景 一个城门和一段城墙布在台的左边靠后。

幕启，一个探子从台右上场，走向城门，在门口回头眺望了一眼之后，走进城，向台内报告了一声，“元帅驾到”，从台左下场。四个卫兵从台左上场，走出城排列在台的后面。巡按使常守义率领了武昌巡抚徐锡公、布政使董威、按察使郝子良及随从人等从台左上场，走出城，站在城门的右边。田云山跟在他们的后面，走出城，站在城门的左边。台内发出由远而近的马蹄声。四个执旗的和四个执刀枪的士兵先后从台右上场，在台上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排列在台的右边。副将唐让和田玉川骑着马从台右上场，上场后，下了马，站在士兵之前。接着，卢林骑了马从台右上场，上场后，看见了迎接的官员，即刻下了马。常守义和其他的高级官员迎上去。

常守义 奉圣命前来为元帅庆功。

徐、董、郝 （徐锡公、董威、郝子良的简称）迎接大人。

卢 林 有劳众位大人。

常守义 元帅不辱圣命，杀退强敌，保卫了国土，拯救了百

姓，可贺可贺。

徐锡公 督府中已张灯结彩，设下筵席，为大人庆功。

董 威 ——替大人洗尘。

卢 林 （向徐）还要庆功？

徐锡公 要庆功。

卢 林 （向董）还要洗尘？

董 威 要洗尘。

卢 林 哈哈。

郝子良 （指田玉川，向卢）啊大人，这位少年将军，他是何人？

卢 林 姓雷名全州，太原人氏，将门之子，流落异乡，两军阵前救了我的性命，收在帐下，屡建奇功，奏封将军之职。（转向田玉川）雷将军，过来看过列位大人。

田玉川 （行礼）参见列位大人。

常守义 将军少礼。

董 威 好一位少年英雄！

常守义 请元帅上马，我等随后便到。

〔卢林、唐让和田玉川上了马，一同进了城，从台左下场。田玉川从田云山面前经过时，用袖子掩了面。田云山自始至终远远地站着，低了头不敢仰视。最后，士兵列队进城，从台左下场。〕

〔差役抬着四顶轿子从台左上场，从城门走出。常守义等四位官员准备上轿，胡凤莲从台左上场，从城门冲出，跪到常守义的面前。〕

胡凤莲 钦差大人伸冤！（两个卫兵急忙前来阻挡）

常守义 （向卫兵）退下。（向胡凤莲）这一女子为何前来呼

冤？

胡凤莲 天高皇帝远，血海冤仇无处伸。冒犯大人，万死不辞。

常守义 你姓甚名谁？

胡凤莲 渔家女子胡凤莲。

常守义 有何冤屈？

胡凤莲 督府公子卢世宽率领家郎家丁，打死民父胡彦，凶手逍遥法外，老父死不瞑目。

常守义 可有状子？

胡凤莲 有。

常守义 呈上来。（胡凤莲呈上状子）

（向侍从）收下。

（向胡凤莲）起来，回到家中，听候传讯。

胡凤莲 谢大人。（起立）

〔胡凤莲从容地走进城门，从台左下场。常守义环视在场官员，各人均沉默地低了头。〕

——幕下

第 二 场

时 间 第二天清晨。

地 点 江夏县衙内上房。

布 景 一张长方桌放在台的正中靠后，两张椅子放在桌前的两边。

幕启，田明由台右上场，走进上房。

田 明 （向内台）有请老爷。

〔田云山从台左上场，走到桌前，坐在左边的椅上。〕

田云山 何事？

田 明 董府家人前来报信，今日巡按大人会审龟山一案，要传老爷公堂受审，特来报知。

田云山 有请夫人。

田 明 （向内台）有请夫人。

田云山 外边伺候。

〔田明退出上房，从台右下场，田云山愤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叹了一口气，垂了头。田夫人从台右上场。〕

田夫人 老爷为何烦恼？（坐在桌前右边的椅上）

田云山 董府家人前来报信，今日巡按大人会审龟山一案，要传我公堂受审。

田夫人 老爷就该前去，正好替你我的儿子伸冤。

田云山 唉呀，夫人啊，（唱）

小奴才，做的事，令人可恨，
闯下了，滔天祸，不回家门。
郝大人，限一月，捉拿人犯，
到如今，近一年，人不見，我难逃处分。
小奴才，就这样，葬送了，我的前程。

（说白）这都是你生下的好儿子！

田夫人 （唱）玉川儿，性善良，品行端正。

龟山上，抱不平，为的是，救护老人。
打死了，卢世宽，百姓欢喜，总督痛恨。
他若是，到公堂，受冤屈，性命难存。

（说白）老爷，这小奴才他逃得好哇。

田云山 什么？你说他逃得好？

田夫人 逃得好。他若不逃，性命难保。老爷你拿他不着是没有死罪的呀。

田云山 听你之言，你你你是只要儿子，不要丈夫的呀。

田夫人 老爷你——你是只要自己，不要儿子的呀。——谢天谢地，你——

田云山 怎么？

田夫人 你拿他不着！

田云山 真是岂有此理！

田 明 （匆匆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老爷、夫人，少爷回来了！

田云山 在哪里？

田夫人 怎么他回来了？

〔田玉川，平民装束，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田明走出上房，从台右下场。〕

田玉川 （下跪）孩儿闯下祸端，连累父母，特来请罪。

田云山 过来。

〔田玉川向父亲膝行了几步，田云山打了他一记耳光，一脚把他踢倒地上。〕

田云山 该死的奴才！

田夫人 （将儿子扶起）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啊？

田玉川 孩儿得知巡按大人今日会审龟山一案，孩儿回来，愿意跟随爹爹前去投案。

田夫人 儿啊，公堂之上你如何去得？你还是逃了吧。

田玉川 母亲放心，孩儿纵然有罪，也没有死罪。

田夫人 你还是逃走了的好哇。

田云山 越发地岂有此理！

田 明 （匆匆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巡按大人传讯老爷即刻前去。

田玉川 （向田明）去把手铐取来，替我戴上。

田云山 啊，是了，快快前去。

〔田明退出上房，从台右下场。〕

田夫人 儿啊，为娘是不让你前去的。

田玉川 母亲放心，孩儿就要回来的。

〔田明取了手铐，从台右上场，走进上房。〕

田玉川 （向田明伸出手）替我戴上！

〔田夫人从田明手中夺去手铐，田云山又从她手中夺回，交于田明。田明替田玉川戴上手铐，田云山带着儿子往外走，田夫人拉着儿子不放，田云山将她推倒地上，冷酷地走出上房。田玉川和田明走在他的前面，一同从台左下场。一个丫环从台右上场，扶起夫人，支持着她走向内室，一同从台右下场。〕

——幕 下

第 三 场

时 间 半小时后。

地 点 巡抚衙门大堂。

布 景 一张大案桌放在台的中央靠后，四张较小的案桌，分放在左右两旁，桌上放着签筒、惊堂木等审案用具。

幕启，侍卫、司仪、差役人等从台右依次入场，排列两旁。巡按使常守义从台右上场，走到台前，整理衣

冠。

常守义 (唱)治国理民，有恩有威。

贪赃枉法，民情可畏。

(白)升堂!

侍 卫 (示威)喔——喔!

〔湖广总督卢林、武昌巡抚徐锡公、布政使董威、按察使郝子良分别从两廊入场。

卢、徐、董、郝 参见大人。(行礼)

常守义 列位大人免礼。就位。

〔卢、徐、董、郝分别地坐在两旁的案桌之后。

常守义 带胡凤莲!

司 仪 带胡凤莲。

胡凤莲 (从台右上场，走到台前，唱)

为报父仇意志强，

(悲酸地)含泪忍痛上公堂。(走进公堂)

侍 卫 (示威)喔——喔!

胡凤莲 (跪在桌前)冤枉啊! (哭泣)

常守义 下跪何人?

胡凤莲 民女胡凤莲。

常守义 状告何人?

胡凤莲 督府公子卢世宽、卢府家郎家丁。

常守义 有无状子?

胡凤莲 有。(从怀中取出状子)

常守义 呈上来。(司仪接了状子，呈上。略看了一下状子)

胡凤莲，卢家主仆，怎样打死你父，细细讲来。

胡凤莲 列位大人容禀。(唱)

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
尊一声，众大人，细听民言。
我的父，他本是，捕鱼人，姓胡名彦。
我的母，两年前，去了世，撇下了，民女凤莲。
那一日，清晨起，父女打鱼在江面，
网得了，娃娃鱼，不由得，心中喜欢。
我的父，急忙忙，去龟山，将鱼出卖。
实指望，卖出鱼，带回家，柴米油盐。（转快板）
龟山游人围看鱼，
有一老妇买在先。
卢府公子来到场，
逐散了游人把鱼占。
民父不肯背信义，
狼心狗肺的卢世宽，
假意还鱼，他把鱼掷地，
放出了恶犬，把民父的手咬烂。
卢府主仆从旁笑，
老人一怒骂当面。
世宽吆喝一声“打”，
奴才家丁举皮鞭。
打得老人筋骨折，
打得老人鲜血溅。
多亏县衙公子挺身出，
这才救得民父的气息延。
游人扶得老人回家转，
半日之内他命归天。

可怜老人含冤死，（激昂地）

是民女，跪尸前，

发下誓，拼性命，报仇冤！

常守义 卢府家丁，打伤你父，何人见证？

胡凤莲 龟山四个游人，目睹行凶，扶送民父回家，俱是见证。

常守义 现在何处？

胡凤莲 堂下伺候。

常守义 传见证人上堂！

司 仪 见证人上堂。

〔龟山游人甲、乙、丙、丁从台右上场，走进公堂。〕

游人甲 小民叩见列位大人。

常守义 龟山之上，督府公子卢世宽放出恶犬，咬伤渔父胡彦双手，汝等是亲眼看见？

游人同声 小民等亲眼看见。

常守义 卢世宽指使家郎家丁，鞭打老人，汝等也是亲眼看见？

游人同声 小民等亲眼看见。

常守义 老人受伤之后，怎样回家？

游人同声 老人受伤之后，寸步难移，小民等扶送回家。

常守义 下去。

〔见证人退出公堂，从台右下场。〕

常守义 （向胡凤莲）你父死后，何人验尸？

胡凤莲 本县太爷验尸。

常守义 验得尸首怎样？

胡凤莲 重伤致死。

常守义 列位大人……

徐、董、郝 大人。

常守义 案情已明，不用多问了。

徐、董 不用多问了。

常守义 堂下听判：督府公子卢世宽，纵放恶犬，咬伤渔父胡彦，又指使家郎家丁鞭打老人致死。主犯卢世宽，身死免究。从犯家郎家丁各重责四十大板，发配塞外充军。（向莲）回去吧。

胡凤莲 谢大人。（悲伤地从公堂走出，远远的站在公堂下的一旁，始终紧张的注意倾听着堂上堂下审案的发展）

卢 林 （似乎仅是说给常听）田家畜生，我看你怎样发落？

常守义 （不理睬）带江夏县田云山！

司 仪 带江夏县田云山。

田云山 （从台右上场，走进公堂）犯官田云山报进。叩见列位大人。（下跪）

常守义 渎职的田云山，纵容劣子行凶，打死督府公子，不将人犯投案，该当何罪？

田云山 人犯押在堂下候讯，大人开恩。

常守义 起来，一旁伺候。

田云山 谢大人。（起立，站在一旁）

常守义 （拍惊堂木）带犯人上堂！

司 仪 带犯人上堂。

〔一个公差押着田玉川从台右上场。田玉川戴了手铐，走到台前的右边。〕

田玉川 （唱）好汉做事好汉当，

理直气壮上公堂。

〔田玉川走到台前中央，看见了胡凤莲，胡凤莲向他走近了两步。两人彼此逼视，呼吸紧张，都想讲出几句话，但为环境所迫，无法交言。田玉川转身，低了下头，走进公堂。

侍 卫 （示威）喔——喔！

〔田玉川伏地跪在案前。

公 差 犯人带到。

常守义 下去。（公差退出公堂，从台右下场。向犯人）下跪何人？

田玉川 罪民田玉川。

常守义 为何不抬起头来？

田玉川 有罪不敢抬头。

常守义 恕你无罪。

〔田玉川挺直了身子。

卢 林 （认清了犯人，拍案）嘟！大胆的雷全州，竟敢勾结狗官田云山，冒充犯人，前来投案。

〔同审官一齐惊看犯人。

常守义 （等了片刻之后）列位大人，堂上跪的何人？

徐、董、郝 雷全州。

常守义 （向徐、董）看得清？

徐、董、郝 看得清。

常守义 （向郝）认得明？

郝子良 认得明。

常守义 雷将军，为何冒充犯人，前来投案，从实讲来。

田玉川 罪民田玉川，畏罪潜逃，改名雷全州。

卢 林 （拍案）嘟！罪该万死的田玉川，打死我子，不来自

首，改名雷全州，欺骗老夫，把他推出去斩了！

常守义 且慢。犯人田玉川，龟山之上，怎样打死督府公子，为何改名换姓，欺骗主帅，从实讲来。

田玉川 列位大人容禀。（唱）

田玉川，犯了罪，公堂自首。

尊一声，众大人，细听根由。

罪民本是官家子，

恨的是狐假虎威的奴下奴。

卢世宽，仗父势，

穷凶极恶罪难数，

他把家丁作鹰犬，

他把百姓当马牛。

百姓把他恨入骨，

我与卢家无私仇。

龟山上，他强夺小儿娃娃鱼，

放犬咬烂老人手。

如狼似虎众家丁，

老人身上皮鞭抽。

罪民一见血鼎沸，

胸中怒气冲斗牛。

若非罪民挺身出，

老人性命当场休，

救了老人事可了，

是他恼羞成怒起风波。

他存心蓄意要将我害，

我这才抗暴御侮举拳头。

打死凶犯我招认，
但求大人审情察理秉公断，
拔枷戴锁我情愿受。

常守义 既然如此，你为何潜逃？

田玉川 大人啊，（接唱）

总督目中无王法，
他有的是刀枪与喽罗。
钢刀本是杀敌用，
他任性拿来杀人头。

卢 林 （咬牙切齿地）这畜生——辱骂老夫，——他他
他——

常守义 列位大人，案情已明，不用多问了。

徐、董 不用多问了。

常守义 堂下听判：江夏县子田玉川，打死督府公子卢世宽，
本当坐罪，念其出于义愤，救了老人性命，减罪一
等，又念在疆场之上，杀退敌兵，危难之际，救了主
帅性命，将功折罪，褫去蓝衫，革去武职，降为平
民。

田玉川 谢大人。（起立）

常守义 江夏知县田云山——

田云山 有。（忙跪下）

常守义 ——追捕逃犯不力，本当革职，因犯人投在总督帐
下，难以追寻，从宽处罚，罚俸三月。

田云山 谢大人。（起立，擦去额上的汗）

常守义 湖广总督卢林——

卢 林 哼。

常守义 收容逃犯，本当受处，因在疆场之上，军事旁午，未暇审察，情有可原，免究。

〔卢林闻判大怒，将桌上审案用具推翻到地上，愤怒地走出公堂，从台右下场。司仪捡起地上物件，放回原处。〕

常守义 犯人去刑。

〔侍卫替田玉川去了手铐。田玉川转身面对观众。〕

常守义 退堂！

——幕下，第四幕完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第二天的中午。

地 点 巡抚府内的客厅。

布 景 三桌酒席，一桌放在台的中央靠后，桌后两个座位，其余两桌放在左右两旁，每桌之后三个座位。室内陈设华丽。

幕分内外两层，外幕先启，一个外管家领着田云山、田玉川从台右上场。

外管家 （通报）田老爷到。

〔一个内管家先在台内说了一声“有请！”，接着从台左上场，迎接客人。外管家从台右下场。〕

内管家 大人有请，书房用茶。（领着客人从台左下场）

外管家 （从台右上场，通报）田夫人到。

〔内管家在台内说了一声“有请！”，接着一个女管家从台左上场，站在台前偏左，等候客人。田夫人坐着轿，带了一个丫环，从台右上场。丫环打帘，夫人下了轿。外管家退出场。〕

女管家 夫人有请。内花厅用茶。（领着客人从台左下场）

外管家 （从台右上场，高声通报）董大人到。

〔内管家在台内传报了一声“董大人到”，然后高声回报了一声“有请”。董威由台右上场。同时徐锡公从台左上场，内管家跟在后面。外管家退出场。

徐锡公 董大人。

董 威 大人。

徐锡公 书房用茶，请。

董 威 大人请！

〔内管家引导主人和客人一同从台右上场。

外管家 （从台右上场，高声通报）董夫人到。

〔内管家在内台先转报了一声“董夫人到”，然后高声回报“有请”。董夫人坐着轿，后面跟着四个丫环，从台右上场。丫环打起帘子，董夫人下了轿。同时徐夫人从台左上场，女管家跟在后面。外管家退出场。

徐夫人 董夫人。

董夫人 夫人。

徐夫人 请到花厅用茶。请！

董夫人 夫人请！

〔女管家引导主人和客人从台左下场。

〔内幕启，内管家正在整理酒席桌面。

内管家 （做完了整理工作，向内台）筵席齐备，请大人入席！

〔徐锡公领了客人董威、田云山、田玉川从台右上场。

〔徐锡公将董威请到右边一席的首座。

徐锡公 大人上坐。

董 威 到此还要叨扰。（入坐）

徐锡公 （将田云山请到左边一席的首座）请坐。

田云山 二位大人面前，那有卑职的座位？

徐锡公 不必拘礼。（田云山坐了左边一席的首座。指同席的第三位，向田玉川）请坐。

田云山 谢大人。（坐下）

徐锡公 （向管家）有请夫人。（自己坐了正中一席的首位）

内管家 （向台内）有请夫人。

〔徐夫人领了董夫人、胡凤莲、田夫人从台左入场，女管家把董夫人和胡凤莲请到右一席，请董夫人坐了第二位，胡凤莲坐了第三位。把田夫人请到左一席，坐在田云山和田玉川的中间。内管家替客人和主人斟了酒。〕

徐锡公 （举杯）董大人令爱凤莲，伸了生父之冤，老夫奉敬一杯。

董、莲 多谢大人。

〔全席同饮了杯中的酒，内管家即刻重新斟上。〕

徐锡公 （举杯）田老爷父子重聚，老夫奉敬一杯。

田、玉 谢大人。

〔全席同饮了杯中的酒，内管家即刻重新斟上。〕

徐锡公 （对全席）这第三杯酒么，少刻一齐同饮。（向田云山）董夫人已爱认胡凤莲为她的义女，董大人托老夫为媒，将她的义女凤莲许配田家公子，不知田老爷意下如何？

田云山 董大人愿将爱女许配劣子，大人恩典，没齿难忘。

徐锡公 这就好了。（向田玉川）田公子，——

田玉川 大人。（站起）

徐锡公 董大人要老夫为媒将他的义女凤莲许配与你，你愿意

吗？

田玉川 启禀大人，学生原已订下了一个渔家女子为妻。

徐锡公 你说的就是董大人的义女吗？

田玉川 她原是渔家之女。（坐下）

徐锡公 （点了点头，转向胡凤莲）董小姐，……

胡凤莲 大人。（站起）

徐锡公 你的义父要老夫为媒，将你许配田家公子，你愿意吗？

胡凤莲 启禀大人，小女子原已许配与一个樵夫为妻。

徐锡公 你说的就是田家公子吗？

胡凤莲 他后来变成一个樵夫了。（坐下）

徐锡公 这就好了。（向全席）这媒是做成了，共贺一杯。（举杯）

董、田 谢大人。

〔全席一同饮了杯中的酒。〕

董 威 （起立）下官告辞。

徐锡公 怠慢了。（起立）

〔全席一同起立，走到台的中央。董夫人私下扯了一下丈夫的衣角。〕

董 威 （被提醒了一件事）啊是了。（向徐锡公）大人，下官还有一言，须讲当面。

徐锡公 大人请讲。

董 威 下官夫妇，年老无子，身旁只有义女一人。今日许配田家公子为妻，只可招赘，不可迎娶。

徐锡公 这是很合理的呀。田老爷可有说的？

〔田云山有话不敢说，田夫人私下把他的衣角扯了一

下。

田云山 卑职有言，不敢启齿。

徐锡公 但说无妨。

田云山 卑职夫妇，年已半百，膝下只有一子，今日董大人将义女许他为妻，理当迎娶，招赘实非所愿。

徐锡公 这也是很合理的呀。这倒教老夫为难了。（想从两位年轻的当事人求得解决）董小姐，……

胡凤莲 大人。

徐锡公 ……你的义父欲为你招赘，你的夫家欲将你迎娶，你愿意招赘，还是愿意迎娶呢？

胡凤莲 大人啊，（唱）

小女子本是渔家女，
打鱼度日我长成了人。
水上生活我喜爱，
劳苦的习惯我已养成。
狂风暴雨长智慧，
饱食终日成废人。
生父的冤仇今已报，
义父义母待我的恩情深。
我愿月月奉献鲜鱼虾，
报答义父义母的收养恩。

董 威 听小女之言，分明是不愿迎娶，她既是布政之女，是不用打鱼的了。

徐锡公 田公子，……

田玉川 大人。

徐锡公 你的父母欲为你迎娶，你的岳家欲将你招赘，你愿意

迎娶，还是愿意招赘呢？

田玉川 大人啊，（唱）

学生本是官家子，
闯下祸端我逃出了家门。
改名换姓做樵夫，
拿起斧头入山林。
林中生活我喜爱，
我结交了多少田间水上的贫苦人。
父母面前行孝道，
儿女理当尽才能。
我愿月月奉上干柴火，
报答双亲的抚养恩。

田云山 听小儿之言，分明是不愿招赘，他既是县衙之子，是不用打柴的了。

徐锡公 唉呀，这就更难了啊。（徐夫人低声向他讲了几句话，他点头赞许，转向客人）董大人，田老爷……

董、田 大人。

徐锡公 ……老夫有一主意，不知二位能否听从？

董、田 一定是好主意。

徐锡公 旬日之内，择一良辰，在老夫家中设下礼堂、筵席，请来两家眷属。礼堂之上举行大礼，礼成之后，如果新人愿往男家过活，老夫命轿马将他们送到田府，如果愿往女家过活，老夫将他们送到董府。你两家各自备下洞房伺候。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董、田 好主意。

徐锡公 这就好了啊，（唱）

江夏县子田玉川，
抱打不平起祸端。
渔家女子胡风莲，
哭诉公堂鸣父冤。
武昌巡抚为媒证，
冤伸、祸解结良缘。
迎娶、招赘两相争，
合情合理两分明。
没奈何，巡抚大堂作礼堂，
把一个证婚人变成了主婚的人。
洞房你两家各自备，
一任新人选前程。

董、田 谢大人。

——幕下

第 二 场

时 间 旬日之后。

地 点 同第一场。

布 景 长江江边，对岸有远山和树林，天上有晚霞。台前偏左布一土坡。

幕启，胡风莲，渔家新娘打扮，在江上打鱼。她拉了一网之后，擦去额上的汗，仰望天空，见日已西沉，急忙收了网把船撑到江岸，系了绳，收拾了前舱甲板，从后舱取出一张矮桌和一个木盘，盘中放着一把

茶壺，兩只玉杯。她把木盤放在矮桌上，又看了看太陽，接着整理了一下衣裙頭面，把藏在懷里的玉蝴蝶挂在胸前，跳上岸，走到土坡上遠望。等了片刻之後，回到船上，又從後艙取出一個籃子，從籃內取出一本書和針線活計，將書放在一旁，坐在甲板上做活。一会，田玉川從台右上场，樵夫打扮，肩上挑了一担柴，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拿着一本書，腰間系了胡凤蓮送他的腰帶。上场時边走边唱。

田玉川（唱）夕陽西下風習習，

炊烟起，黃昏過。

陣陣鼓噪聲，飛鳥歸林急。

見樵夫，盡工作，忘了時節。

一次催他走，兩次教他歇，

嬉笑殷勤地對他講：

“樵哥呀樵哥，

我們林中生活有規律，

日出而作日入息。

你把樹枝砍成了柴，

一天的工作已完畢。

家中有人等候你呀，

回去吧，早安息，——

〔胡凤蓮聽見了遠處的歌声，急忙放下活計，跳上岸，走到高坡上遠望。遠遠看見丈夫走來，彼此舉手相互招呼。

家中有人等候你呀，

回去吧，早安息！”

——同时幕徐徐下，全剧完

一九五四年初稿

一九五七年修改稿

一九六二年再修改

牛郎织女

(舞剧)

前 言

传统的中国戏剧是一种包含歌、舞、话、诗四种形式的综合性舞台艺术。中国戏剧的发展主要的应该根据传统，向这个综合性的方向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对于西方的纯歌剧、纯舞剧，我们也应该吸收、融化，各自创造出中国的风格。中国民间的牛郎织女故事是天然的一出舞剧，值得编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出。它虽然是神话性质，却包含了以下各方面的新社会的思想教育意义：

劳动的可爱（农民欢乐生产，仙女羡慕）。

自力更生就可以改善生活（牛郎织女，男耕女织，改善了贫穷的家境）。

统治阶级的暴虐（王母虐待牛王和织女）。

被统治者对暴虐行为的正义感（织女不畏强权，同情弱者）。

农民的善良品质（牛郎的勤劳朴实、忠厚仁慈）。

夫妇间的纯洁爱情（牛郎和织女的相互恋爱）。

朋友间的忠诚友谊（牛郎和牛王的相互友爱）。

技能知识的大公无私（织女传授纺织）。

群众反抗的力量（鹊群强迫王母让步）。

集体创造的力量（鹊群造成跨越天河的鹊桥）。

如果把以上这些思想教育内容，在一个故事中，用音乐、舞蹈、画面、行为，联贯地、有机地、自然地表现出来，这就应该构成一出好戏。

上 场 人 物

王母娘娘

十二侍女

四天将

四侍卫

六仙女：

祥云（即织女）——掌云之神，她的道具是一个梭子和一柄拂尘。

瑞雪——掌雪的神，她的道具是一个葫芦。

和风——掌风的神，她的道具是两面旗子。

甘雨——掌雨的神，她的道具是一个花瓶。

传音——掌雷的神，她的道具是一对铙钹。

道光——掌电的神，她的道具是一对镜子。

六畜神：

马王——由马变成的神，戴标帜马头的帽子，其他装束配合。

牛王——由牛变成的神，戴标帜牛头的帽子，其他装束配合。

羊王——由羊变成的神，戴标帜羊头的帽子，其他装束配合。

鸡王——由鸡变成的神，戴标帜鸡头的帽子，其他装束配合。

犬王——由犬变成的神，戴标帜犬头的帽子，其他装束配合。

豕王——由豕变成的神，戴标帜豕头的帽子，其他装束配合。

如来佛

十八罗汉

缪大

巴氏——缪大的妻子

牛郎——缪大的弟弟

吴公道——缪大、牛郎的舅父

农民群众

鹊王和鹊群

老牛和其他十个牲畜（人装）

分 场

第一幕

第一场 织女窥看人间，心生羡慕。

第二场 农民生产劳动。

第三场 仙女戏学人间劳动。

第四场 王母寿宴上，牛王触怒王母，贬入人间。

第二幕

第五场 缪大和牛郎分家，牛郎为得老牛，放弃其他一切。

第六场 牛郎和老牛相依度日。

第七场 婚礼庆祝会上，牛郎愧无舞伴，老牛定计。

第八场 仙女下凡洗澡。织女失去天衣，与牛郎配为夫妇。

第三幕

第九场 老牛临终遗赠牛角，天将扣织女返回天庭。

第十场 牛郎背负婴儿，追赶织女。

第十一场 王母用簪划成天河。

第十二场 喜鹊造桥，牛郎织女相会。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布 景 蓝色天空，白云流动。台右后方有一高台隐在云端中。

情节：幕启，织女一手执梭子，一手执拂尘，从台右上场，作仙女舞（舞蹈1）。

织女舞毕，走上高台，用拂尘拨开云层，窥看人间。其他五仙女鱼贯从台右上场，织女走下高台迎接。五仙女邀织女同赴王母寿宴，却被织女手携手地拉上高台，一同窥看人间。

舞台转出

第 二 场

布 景 人间田野。

情节：舞台出现，男女老少农民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男女分别地、联合地作农事舞（舞蹈2）。

农民停工休息。牛郎一手牵着一头黄牛，一手提着一个水罐上场。牛背上坐着一个少女，背上背着一个婴儿，两手捧着另一个水罐。牛郎放下水罐，抱下少女，交还她的水罐。少女提着两个水罐，向牛郎鞠躬道谢，然后走向正在休息的农民。农民接了水罐，坐在地上饮水。一个青年农妇接了婴儿，走到

离伙伴较远处，打开衣襟喂婴儿奶。送水的少女作少女舞（舞蹈3）。

在少女舞蹈中，舞台转出

第 三 场

布 景：同第一场。

情节：舞台出现，仙女们仍站在高台，观察、谈论人间生活。牛王从台左上场，招呼仙女去赴王母寿宴。五仙女走下高台，独织女留恋台上。牛王走上高台，陪同观察了片刻之后，才把织女请下台来。织女下台之后，立即加入了五仙女已经开始了的模仿生产舞（舞蹈4）。

牛王催促仙女停舞赴会，仙女们把她们的道具当作农产品，学着农民背、顶、挑、抬产品的行动姿态，绕台一周，从台左下场，牛王跟随下场。

——幕 下

第 四 场

布 景：王母的宫殿。台的正中靠后有一平台，台上有一宝座。台的左方有另一平台，台上有另一宝座。台的后方是两幅宽帷幔，可以左右拉开，露出天空。

情节：幕启，四个天将，配了刀、剑、双鞭、双股剑，先后从台右上场起霸，然后集体作将军舞（舞蹈5）。

天将舞毕，分列两旁。六个畜神，六个仙女各执道具，和十个侍女引导王母从台右上场。两个执掌扇侍女跟随在后。王

母登上正中的宝座，畜神、仙女、侍女分列两旁。一个侍女从幕后端出一个金壶和一只酒杯，六个畜王走到王母前，牛王代表向王母敬酒，然后集体作朝拜舞（舞蹈6）。

仙女走到王母前，织女代表仙女向王母敬酒。侍女拉开帷幔，仙女个别舞蹈。首先，织女作织云舞（舞蹈7）。天空涌出彩云。

接着，和风作呼风舞（舞蹈8）。后台发出风声。

传音和道光联合作雷电舞（舞蹈9）。天空响雷闪电。

甘雨作唤雨舞（舞蹈10）。天空降雨。

瑞雪作降雪舞（舞蹈11）。天空降雪。

侍女拉拢帷幔，畜神、仙女、侍女集体作祝寿舞（舞蹈12）。

舞毕，王母命侍女从幕后取出寿酒，赏赐部下。

十八罗汉引导如来佛从台左上场，王母下座迎接，如来登上左边的宝座，王母重行入座。罗汉向王母敬酒，然后集体作罗汉舞（舞蹈13）。

王母赏赐罗汉寿酒。饮毕，王母部下和罗汉集体作欢乐舞（舞蹈14）。

侍女从幕后端出玉杯，内盛圣水。王母命牛王向如来献圣水。如来接了三杯，用手指沾水弹洒四方。牛王取回玉杯时失手将玉杯坠地打碎，全场大惊。王母盛怒之下，命天将把牛王即刻贬入人间。牛王哀求饶恕，王母不允。天将押着牛王走向台左，织女挺身而出，加以阻止，竭力替牛王申诉，王母迁怒，先将织女赶出宫殿，（从台右下场）。天将押着牛王从台左下场。

王母命侍女拉开帷幔，下座把如来领到帷幔前，观看天空。一只黄牛从天空下降，全场叹息。

——幕下，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第 五 场

布 景：一间农村简陋的屋子，布置了一些日常用具。

情节：幕启，繆大夫妇赶着六只羊，四只猪，从台右上场。猪羊满台乱窜。巴氏吃力地把它们赶在一起，站在台的右方。同时，繆大从幕后请出舅舅吴公道，接着又取出一把椅子，放在台的中央靠后，请舅舅坐在椅上，然后，向台左幕后招手，叫出弟弟牛郎。

牛郎牵着一只黄牛，从台左上场。黄牛步行缓慢，显然已年老力衰。牛郎把老牛牵到台右和猪羊在一起，伏在地上。牛郎对老牛爱护备至。繆大夫妇一见老牛，即显出厌恶的神情。

舅舅把繆大和牛郎叫到他的面前，说明他是来替他们弟兄分家，牛郎不愿，但兄嫂坚持，他只好勉强遵从。

舅舅叫繆大站在台右，牛郎站在台左，自己把六只羊赶到台的中央，先点清羊的只数，然后把其中三只分给繆大，把其余三只分给牛郎。巴氏认为不公，立即出面干涉，她向舅舅争辩，六只羊应依照人口平分，每人两只，因此他和繆大应分得四只，牛郎只能得两只。舅舅认为不妥，但牛郎表示同意。

舅舅把四只羊交给繆大，繆大把羊牵到身边；舅舅把剩下的两只交给牛郎，牛郎将羊牵向台左，但其中一只不愿离开羊

群，顽强抵抗。牛郎不忍，把它放回羊群，并表示愿意放弃。巴氏得羊大喜，立即据为己有。剩下的一只羊这时更感孤单，也挣扎着要合入羊群，牛郎索性也把它送给了兄嫂。

接着，舅舅把四只猪也牵到台的中央，先把一只分给缪大，把第二只分给牛郎，把第三只分给巴氏。他想把剩下的一只分给牛郎，缪大夫妇反对，想分给自己，缪大夫妇同样反对。舅舅没有了主意。这时巴氏向舅舅说明，她和缪大将要有很多子女，应把剩下的一只分给他们。舅舅征求牛郎意见，牛郎认为合理，表示同意。

最后，舅舅把老牛牵到台的中央，想把它分给缪大，缪大夫妇嫌老牛无用，表示不要；分给牛郎，牛郎欣然接受，但巴氏夺住缰绳不放，要牛郎让出所得的猪，牛郎毫不吝惜地放弃了所得的猪。

巴氏指着屋子向舅舅说明，这间屋子应分给他们夫妇，屋后有一茅棚，可以分给牛郎，牛郎也坦然不与计较，牵着所爱的老牛从台左下场。

缪大夫妇感谢舅舅，要请他饮酒，领着舅舅从台右下场。猪羊集体作跟头舞（舞蹈15）。

舞毕，羊敏捷地跑入台右幕后，猪笨拙地奔着跟在它们的后面，一同下场。

——幕下

第六场

布景 田野，台的左后方有一矮小的土墙茅棚，茅棚之旁，有一大树。

情节：幕启，晨光熹微，牛郎从茅棚内走出，看看时刻，从棚内牵出老牛，用刷子替老牛刷去身上的尘土，取了农具，牵着老牛从台右下场。

牛郎和老牛开始耕地。先从台的右方走向左方幕后，过了片刻，又再从台的左方走向右方幕后。红日东升，阳光普照大地，几处鸡啼。

——幕下

第七场

布景 广场，场外一条大路，路外田野、树林、山峰、瀑布。

情节：村中举行婚礼。幕启，若干青年引导新郎从台左上场，集体作迎亲舞（舞蹈16）。

若干少女引导新娘从台右上场。集体作送亲舞（舞蹈17）。

新娘新郎家属带着酒壶酒杯，分别从台右台左上场。新郎新娘行交杯礼，家属以喜酒敬客。四对青年男女开始围绕着新娘新郎作婚礼舞（舞蹈18）。

牛郎牵着老牛从台左上场，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观礼，老牛伏在他的身旁。家属中一位长者走去邀请牛郎加入婚礼，牛郎推辞不掉，走到一个少女前请她同舞，一个青年即刻把她夺去，他连试多人，均遭受到同样的待遇。最后，所有在场的青年男女都对对成双，加入舞蹈，惟有牛郎始终找不到一个舞伴。他羞惭地走回原位，老牛见情，愤慨思索，忽然想到了一个替牛郎求偶的计策，兴奋地站起，向牛郎打了一个招呼，走入树林。牛郎以为它认错归路，走去把它拉回到路上，向台右

走了几步，老牛停步不进，转身面向树林。牛郎向它指出归路的方向，把它拉向台右，老牛点头领会，但再一次转向树林。牛郎大惑不解，放松缰绳，由它自由行动。老牛走入树林，牛郎跟在它的后面，从树林中下场。在场青年男女早已停止了舞蹈，一齐走到路旁观看这件奇事。

——幕下

第 八 场

布 景 瑶池。

情节：悠扬音乐声中幕启，织女和其他五个仙女一同从台右上场，欣赏了一番瑶池之后，脱下身上所穿天衣，放在池边。集体作长绸舞（舞蹈19）。

舞毕，走入瑶池，活跃愉快地洗澡，走入台左幕后。老牛领着牛郎从台右上场，指使牛郎捡起织女的天衣，走入台右幕后。仙女复从台左上场，洗完了澡，从池中走出。织女发现失去天衣，不胜惊讶，忙向各处寻找。其他仙女穿上天衣，也帮同寻找，天衣始终不见。最后，织女只好力劝其他仙女先返天庭，自己独自留下。她又细向各处寻找天衣一遍，仍无所得，十分悲伤。牛郎从幕后出现，见织女如此悲伤，心中不忍，即刻从幕后拿出天衣，送还织女。织女见衣，又惊又喜，接了天衣，正要穿着，牛郎拉住天衣不放，织女不解。牛郎向她请求，要她留在人间，共同过活。说明他能耕田，她可织布。织女起初不愿，禁不住牛郎再三请求，又见他如此俊美纯洁，诚挚多情，交出天衣，⁶表示同意。牛郎大喜，将天衣向幕后扔去，携了织女的双手，两人同作鸳鸯舞（舞蹈20）。

舞毕，老牛从台右幕后走出，角上挂着织女的天衣。牛郎向织女介绍了老牛，然后一手和织女相互搭在对方的肩上，一手牵着老牛，从台右一同下场。

——幕下，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九场

布景：同第六场，但矮小简陋的茅棚已变成宽敞美丽的草屋。草屋两间，一明一暗，暗间在右，作卧房用，明间在左，作工作室用，室中放着织机，和农具等。屋的前后有走廊，走廊上堆满各种丰富的农产品，卧房门外放着一只摇篮，里面睡着一对孪生婴儿。

情节：幕启，织女坐在织机上织布，老牛伏在廊上，用一牛角推动摇篮，为婴儿催眠。一会，牛郎带着一把锄头从台右上场。织女即刻走下织机迎接。牛郎放下锄头，织女从袖中取出一方手帕，替他掸去头上的尘土，牛郎也替织女捡去头上身上的线头和棉絮，两人携手走向老牛，和老牛打了一个招呼，老牛停止了推篮，牛郎和织女从摇篮中轻轻抱起婴儿，告诉老牛婴儿已经入眠，代婴儿向老牛致谢。老牛缓步走入屋后下场。牛郎和织女再轻轻将婴儿放入摇篮。然后，织女和牛郎抬着摇篮，走入卧室，下场。

若干个邻居妇女来向织女学习纺织，从台左上场，牛郎和织女走出卧房迎接。牛郎拾了一些柴火走到屋后烧水。织女开始用舞蹈说明如何使用织机，妇女们立刻学习起来，一同作纺织舞（舞蹈21）。

牛郎从屋后端出茶水，妇女们停舞饮茶。忽然天气转变，

响雷闪电。老牛在后屋惊呼，牛郎急往探视。妇女们匆匆告辞，织女赠送客人农产品，并伴送他们，一同从台左下场。

牛郎牵着老牛从屋后走出。老牛焦急不安，经牛郎多方安慰，才在走廊上伏下，渐渐入眠。牛王在黑暗在台右出现，牛郎一见大惊。牛王手指老牛，再指自己头上牛角，说明他是牛神，要他不用害怕，牛郎这才放心。牛王手指织机，告诉牛郎，织女就要上天，牛郎不信，说了几次，牛郎始终摇头。牛王又教授牛郎拔下老牛双角，拿在手中，他就可以飞腾天空，牛郎不肯，说了几次，牛郎也始终摇头。牛王从黑暗消失，老牛醒觉，站立起来，用后腿打落头上双角，倒在地上。牛郎俯视，见老牛已死，悲痛万分。最后，拾起地上牛角，藏在怀中，拿了锄头，背着老牛尸体去到野外埋葬，从台右下场。

织女送走客人，回到家来，不见牛郎，先走进卧室寻找，再从卧室走出，走向屋后。

再一次响雷闪电，一个凶恶天将，带着武器，从台左上场。织女适从屋后走回，和天将对面相视。天将要织女返回天庭，织女不从。天将耀武扬威，举刀恐吓，织女毫不畏惧。天将无法，最后以杀死牛郎和婴儿威胁，织女为了保全丈夫和婴儿生命，被迫屈服。她走进卧房，取出一只箱子，放在廊上，从箱中取出天衣，穿在身上，行前想到屋后寻找丈夫，天将拦阻，不得已急从织机上取下梭子，藏在怀中，跟着天将从台左下场。

牛郎带着锄头从台右上场，一见廊子上的箱子，急忙放下锄头，走去打开箱盖，见天衣已失，几乎惊倒。他向各处寻找织女不见，料想她已走向天庭，急忙走进卧房，把两个婴儿缚在背上，走出卧房，从怀中取出牛角，拿在手中，匆匆从台左

下场，追赶妻子。

——幕下

第十场

布景 蓝色天空。

情节：幕启，天将押着织女从台右上场，在台上绕行数周。牛郎背负婴儿，两手拿着牛角，追赶上来。三人作追逐舞（舞蹈22）。

织女见牛郎追赶不上，两人相离渐远，从怀中取出梭子，握住线头，将梭子扔给牛郎。三人在台上又绕行数周，织女随着天将从台左下场。牛郎接了梭子，急向梭子上绕线，以缩短距离，竭力地追赶下场。

——幕下

第十一场

布景 蓝色天空。台的后方左边，布一宽大高台，台上有一座宝座，台的下部被云层掩盖。

情节：幕启，四个侍卫，从台左上场，站在高台之下。四个侍女引导王母从幕后走上高台。王母坐在宝座上，侍女分列两旁。天将押着织女从台右上场，牛郎紧紧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几次和织女接近，都被天将冲散。王母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在空中一划，造成了一条天河，将牛郎隔在河的另一边，天将押着织女从台左下场。牛郎惊慌，愤怒，但无法越过天河。

一群喜鹊从台左上场，飞过天河，向牛郎表示同情；再飞回对方，向王母抗议。王母命侍卫驱逐喜鹊，喜鹊却愈来愈多，集体向王母作示威舞（舞蹈23）。

侍卫不能驱散喜鹊，王母被迫让步，宣布如果喜鹊能在天河上造成一桥，可容许牛郎织女桥上相会。王母和侍女退入幕后。喜鹊得胜，欢欣鼓舞。

——幕下

第十二场

布景 蓝色天空。

情节：幕启，鹊王从台左上场，一次又一次地号召鹊群集合造桥，喜鹊响应号召，分批上场，集体作造桥舞（舞蹈24）。

喜鹊造桥，边舞边造。桥作弧形，由人数不同的前后几排行列造成。在喜鹊造桥之际，喜鹊行列之后，暗暗地布置了一条板桥。鹊桥造成之后，牛郎织女同时从桥的两端缓步走向中央。如同从喜鹊身上走过。牛郎织女走到桥的中央，热烈地相亲相偎。织女从牛郎背上先后接抱过两个婴儿，吻面吻手吻足；最后，夫妇相互把一手搭在对方的肩上，另一手各抱着一个婴儿，含笑面对观众。远处天空显出牛神形象。

——幕下，全剧完

老鼠过街

(舞剧、电影提纲)

故事梗概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一个时代，世界分成若干个大小国家，其中有一个东兴国，最伟大、最强盛。它的社会制度优越，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人民聪明、勤劳、勇敢、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它的对外政策是愿意和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

西酋国是当时最横蛮强霸的另一个大国，社会制度落后，文化腐朽，全国的财富集中于少数统治者手中；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艰苦。它的对外政策是穷兵黩武，欺侮、侵略弱小国家，奴役弱小民族；它妄想独霸世界，把蒸蒸日上的东兴国看成是它的眼中钉，仇恨、嫉妒，阴谋破坏，并经常派遣间谍窥伺它的国防设施，准备一有机会，进行袭击。

北徒国是东兴国北面的一个邻邦，虽然也要算是一个大国，但它事事步西酋国的后尘，并和它勾结，共同反对东兴国。

南土国是一个弱小国家，是东兴国南面的邻邦，经济文化落后，统治者昏庸愚昧，对内暴虐专制、民不聊生，对外则奴颜婢膝，乞求赈济，以便从中谋利，不惜背叛人民，出卖祖国，甘愿与侵略者联盟，为虎作伥。

西酋国利用弱小国家的这些弱点，势逼利诱，唆使统治者强迫人民在东兴国的周围建筑受西酋国控制的军事堡垒，作为袭击东兴国的基地。

一次，西酋国凭借它在南土国筑成的军事堡垒，派遣了一个间谍到东兴国的上空侦察地上的国防设施。东兴国的一个神箭手一箭将间谍射中坠地，成了俘虏，并从他的身上搜出作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

东兴国向西酋国提出严厉的指责，并要求有南土国参加的公开谈判。在南土国举行谈判的时候，西酋国的代表虽多方狡辩抵赖，无奈人赃俱在，理缺词穷，不得不默认它的盗贼行为，但它并不悔过认罪，反老羞成怒，恬不知耻地公开声明，将继续进行这种不法的勾当。在场的南土国觉悟了的人民群众看出了西酋国统治者的狰狞面貌，听见了代表的狂妄言词，无限愤怒，当场示威抗议，人民即刻行动起来，一声号召，把西酋国的谈判代表驱逐出场，破坏了受西酋国控制的军事堡垒，和东兴国的人民联欢同乐，庆祝人民的伟大胜利。

分 幕 内 容

- 第一幕 东兴国的和平建设
- 第二幕 西酋国的穷兵黩武
- 第三幕 北徒国的亦步亦趋
- 第四幕 南土国的民不聊生
- 第五幕 南土国的丧权辱国
- 第六幕 东兴国的铜墙铁壁
- 第七幕 西酋国的当场出丑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布 景 东兴国的一个土木工程工地

幕启。旭日东升，东兴国的劳动人民携带着各种劳动工具上场，作

土 木 工 程 舞（舞蹈1）

舞蹈动作优美，气氛愉快，先是表演工具的使用，然后转到开渠、筑坝等工程。（电影可插进筑成的水坝开闸放水的场面。）

——幕 下

第 二 场

布 景 东兴国的一片田野

幕启，东兴国的农民携带着挖土和耕种的农业工具上场，作

庄稼舞（舞蹈2）

舞蹈表演男女老少农民同心协力地从事挖土、栽树、耕地、播种的欢乐情景。（电影可插进树苗长成森林的场面，和种子长成麦浪以及其它农作物成熟的场面。）

——幕下，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第 三 场

布 景 西酋国的一个教场，两旁布置兵器架，架上插满各种兵器；后方布置了一个司令台，台上放着一面大鼓，台后插一排旗帜。

幕启，四个卫队引导一个司令趾高气扬地上场，司令手里拿一对鼓槌，卫队拿着法螺。上场后，卫队用夸张的鹅步引导司令在台上兜了两个圈子，司令登上司令台，高卷双袖，敲出第一种鼓声（例如“冬冬冬、不冬”），卫队鼓腮吹法螺；这样轮番地号令了三次，一批一批的士兵上场，作

战 斗 舞（舞蹈3）

先是用拳用脚，后来是使刀、使剑，最后是综合地械斗和殴打，形象滑稽，气氛凶恶（不要采用中国传统戏剧的打法）。士兵舞毕下场。

司令连续敲出第二种鼓声（例如“不冬不冬、冬”）卫队连续吹法螺三次，一批着海员服装的、手里拿着桨、橹、绞盘等航海工具的水军上场，作

侵略舞（舞蹈4）

先是表演航海、登陆，然后脱去海员服装，从身上取出钢刀、皮鞭、手铐、脚镣，表演鞭挞、镣铐殖民地人民的情景，最后牵引着想象的一群奴隶下场。

一个大腹便便的贵人大摇太摆地上场，后面跟着两个奴隶，抬着一个大木箱。贵人走上司令台，司令立即卑顺地让出正中的位置，毕恭毕敬地侍立一旁，奴隶把木箱放到司令台上，贵人向司令点头示意，司令神秘地轻敲皮鼓，一群老鼠形象的间谍从台的四面八方爬行上场，作

间谍舞（舞蹈5）

先是爬行跳跃，后来从怀中取出绘图工具，作偷绘地图的动作，最后放回绘图的工具，取出一把匕首，一手执地图，一手执匕首，作出假想被发现后逃捕的丑态；最后，贵人高举一只手臂，使劲向下一挥，司令一声鼓响，间谍立即撕碎图纸，把纸片吞入腹中，用匕首假刺胸脯自杀，倒在地下。贵人点头赞许，打开木箱，取出一个坛子，打开坛子的封口，向司令又点了一点头，司令又一声鼓响，假死在地上的间谍起身一齐站到司令台前。贵人从坛中取出一把一把的硬币，向坛内丢放，锵锵作声。间谍一齐伸手讨钱，贵人把坛子的方向调转，向间谍指示坛子背面贴着的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抚恤金”三个大字。贵人把坛口重行封上，把坛子放进木箱，关好箱盖。

——幕下，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四场

布景 北徒国一排官署楼房前的一个广场

幕启，北徒国的三排士兵，一扛枪，一拿刀，一握剑，趾高气扬地由台左上场，在台上绕行一周后排列于台的正中后方；一个紧跟着的乐队排列于台的左方。一个侦察兵由台左上场，走到台右，作了一步向后台的探望后，走回到台左，吹了一声报告消息的口哨；接着，北徒国的领袖带着几个官员及随从人员由台左上场，同时，来访的西酋国领袖率领了几个西酋国官员及随从人员由台右上场。北徒国乐队奏乐，士兵指挥官号令士兵敬礼。

两国领袖会见，相互拥抱，西酋国的随从人员把带来的若干件乐器赠送给北徒国乐队。北徒国乐队把自己的乐器甩挂到背后，接受了西酋国的馈赠，即刻吹吹打打起来，西酋国领袖率领着随从官员，作

音乐禽兽舞（舞蹈6）

北徒国领袖率领着随从官员卑贱地、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舞蹈，音乐不成乐曲，舞蹈姿态若禽兽，奇形怪状，最后作鸡鸣，犬吠等一声齐鸣。

——幕下，第三幕完

第 四 幕

第 五 场

布 景 南土国一个官署前的广场，官署布置在台的后方，中央是关着的两扇大门，门的两旁是装了铁栏杆的矮墙，墙的两头是耳房带廊子的后墙，墙上有关着的窗户。从栏杆的空隙可以看到墙里面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个井台。

幕启，八个挑夫抬着四袋大米上场，在廊子上放下米袋，敲打窗户。官署的一个总管从里面打开窗户，接收了挑夫送来的米袋。六个挑夫带着扁担下场，剩下的二人坐在矮墙边上擦汗喘气。总管拿出签了字的收据交给留下的挑夫，关闭了窗户。

官署里的一个女仆，挟着一个水罐，从花园里面上场，走上井台汲水注入罐中。挑夫向女仆讨水解渴，女仆向他们做了一个鄙视的鬼脸，顶着水罐，走入花园里面下场。挑夫切齿咒骂，走到廊子上坐地靠墙休息。

一群面黄饥瘦的老百姓携带着空口袋、篮子、罐子、锅子等上场，作

饥 饿 舞（舞蹈 7）

舞毕，走到廊子上敲打窗户，官署总管开窗一看，因卖米的时刻未到，砰的一声，将窗关闭。买米的群众走进廊子，坐在地上等候。一群取水的老百姓扶着水罐上场，作

顶 罐 舞（舞蹈 8）

舞毕，另一群取水的老百姓扶着空罐从对面上场，告诉在场的人，因久旱无雨，到处无水。大家面面相视，悲观绝望。抬米的挑夫从廊子走出，告诉他们，官署花园里的井内有水，启发他们为何不去取水救急。一个青年即刻带着水罐从栏杆跳进花园，走去将官署大门拉开。取水的群众一拥而入，青年领导他们到井台上汲水。花园中恶犬的吠声唤来了一班衙役，青年急忙取了一罐水逃出大门，隐蔽廊下；衙役拦阻群众汲水，并强迫他们把几个已装满水的罐子中水倾泻在地上，然后将他们赶出大门，闭了门下场。青年走出，把自己罐中的水分给大家解渴。

两个差官拿着木棍上场，连推带拉地把买米的群众排成行列，然后轻轻地敲了一下窗户，总管打开窗户，开始卖米。群众中有一中年妇女因带的钱数不足，总管拒绝卖米，女人说明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儿女，苦苦向他哀求无效，被差官推到一旁哭泣；群众向差官抗议，已买到米的人把自己的米分送给她。最后，又有一个老头子因买米不着，紧拉着窗户不放，差官竟用棍殴打，群众愤怒，两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甲、乙向前抱打不平，将蛮横的差官打倒，夺了他们的木棍。差官逃走下场。总管见势不妙，也关上窗户，从花园中逃走下场。在群情激动之下，抬米的挑夫用扁担冲开窗户，和青年甲、乙一同跳进窗

去，抢出米袋，把袋中大米分发给所有在场的人。青年甲、乙举着木棍，挑夫举着扁担和空米袋，领着群众一同作

奋 发 舞（舞蹈 9）

逃走了的差官领着一队士兵前来镇压。挑夫和青年甲、乙用扁担和木棍抵抗，掩护伙伴逃散。士兵逮捕了几个老翁妇孺，追赶其余的无辜良民下场。

——幕下，第四幕完

第五幕

第六场

布景 南土国的一个阅兵场

幕启，一个军官领着一个仪仗队上场，作
仪仗舞（舞蹈10）

舞毕，仪仗队排列在台的一边。两个差官押着一群被迫前来欢迎贵宾的老百姓从对面上场，排列在台的另一边。一个探子慌慌张张地从台的一边上场，走到台的另一边向台后报告贵宾到达的消息。南土国的领袖领着文武官员和侍从人员上场。领袖检阅仪仗队和群众队伍的阵容，发现群众队伍中，不但有几个人衣服褴褛，还有几个乞丐，命差官即刻把他们赶走。

西酋国的代表团上场，代表包括团长、军事顾问、经济专家等随从人员。南土国领袖恭敬地向前迎接代表团，请团长检阅仪仗队。仪仗队下场。代表团站到台的中央，南土国的官员鼓掌，差官教群众附和，群众除少数的几人勉强敷衍外，其余的人均不理睬。西酋国代表团团长教随从人员把带来的一个坛子抬到台的中央，打开封口，伸手一把一把地卖弄坛中所装的硬币，表示这是西酋国对南土国的馈赠。南土国领袖惊喜感激地接收了贿赂，命令他的侍卫拿来一幅地图和一个大箱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木盘，木盘中放着各种矿产标本。领袖打开地

图，指出图上蕴藏这些矿产的地区，送出地图和标本，表示西酋国可以开发这些矿产，西酋国的经济专家贪婪地争看标本和地图，在场的群众目睹领袖这种卖国罪行，无限愤怒，强烈地表示抗议。最后西酋国代表拿出一幅南土国地图和一幅军事堡垒图样，要求在地图上某些地点建筑这样的堡垒。群众更加愤怒，向前要撕毁图样，被侍卫镇压，并被赶下场。领袖向代表团拍胸担保，一切可以照办。代表团团长轻蔑地拍拍领袖的肩臂，嘉奖这“孺子可教”。

——幕下

第七场

布景 西酋国在南土国内建筑军事堡垒的工程工地，将完工的堡垒布置在台的后方，工地上的一个木桩上系住着一个大氢气球。

幕启，南土国士兵押着一群脚上戴着镣，手里拿着建筑材料和工具的劳动人民上场，作

奴役舞（舞蹈11）

拿着木棍的南土国的纠察领着手执皮鞭的西酋国监工上场，监督施工。（电影可以插进强拆居民住宅、践踏田中青苗和群众反抗的场面、和筑成的堡垒场面。）

——幕下，第五幕完

第 六 幕

第 八 场

布 景 东兴国城墙的一角，城墙布置在台的后方，城墙后右方有一堡垒的上部露出于城墙之上。台的前方是一个射击场。

幕启，东兴国的女射手队携带弓箭、马鞭等分批地上场，作

骑 射 舞（舞蹈12）

舞蹈先是表演个人的、集体的在地上、马上拉弓射箭的优美姿态；然后，在台的后方，树立一个箭靶，举行射箭比赛，几个军官上场参观、评比，给奖、替获胜者挂红。（射箭中的、舞剧可用靶上发光表示，电影可插进真箭中的场面和射中飞禽等场面。）

接着，男盾牌队上场，作

盾 牌 舞（舞蹈13）

舞毕，一个侦察兵从台右上场，同时，一个司令员从台左上场，手里拿着一面令旗。侦察兵向司令报告了敌人的来临，司令员把令旗一举，盾牌队立刻用盾牌作掩护，把女射手队队

长隐藏埋伏于台的中央。其余的女射手退入后台。司令员和军官隐藏到城墙边。

西酋国的一个间谍坐在悬挂在一个气球下的吊篮中，在空中从台的右方飘向台的左方，气球有一条线连在堡垒上，可收可放。间谍在空中绘制地上各处的国防设施，等到气球差不多走到台后中央的时候，司令员将令旗向下一挥，女射手拉弓发箭，一箭射中悬挂吊篮的绳子。间谍向地上坠落，将地图绘图工具塞进衣袋，高举双手投降。

间谍落到地上，几个士兵从台的两旁飞奔上场，将他逮捕，戴上手铐。司令员和军官走去看了俘虏。司令员命搜查俘虏，从他的身上搜出匕首、地图、金钱、干粮等证物。士兵押俘虏下场，司令员和军官们一同走来向女射手表示祝贺。女射手队的队员飞奔上场，把她们的神箭手队长高高地举了起来。

——幕下

第九场

布景 东兴国的军事审判法庭，台的后方中央布置一案桌，桌后放着几张椅子，左边放一张小桌和一张凳子，右边放一排板凳，桌上放着两份公文。

幕启，四个法庭公务员捧着间谍的服装和从他身上搜出的各项证物上场，把这些东西安排在案桌上。然后由一人在台的一边击鼓开庭。审判长和陪审官，引导军官、副官们、女神箭手、士兵等证人以及书记记录等人员上场。审判长和陪审官坐在案桌后面的椅子

上，证人坐在板凳上，记录坐在小桌后面的椅子上。审判长发签提犯人，一个公务员接签下台，立即将间谍押来。间谍着俘虏衣服。审判长命除去俘虏手铐。开始审案。随着审判长先后提出间谍服装、匕首、地图等证物向俘虏审问，间谍作

招 供 舞（舞蹈14）

招认他事前怎样受过爬行绘图的训练，万一被捕时准备怎样灭迹自杀；这一次怎样奉命到东兴国作间谍活动，怎样被射箭手射中坠地，最后用举手投降，戴上手镣的表演作结束。审判长命书记将记录所录的供状，送给间谍阅读。间谍读了供状，在供状上签了字。审判长命公务员把俘虏押出法庭下台，把桌上的两封公文分别地交给两个信使送给西酋、南土两国的领袖，要求举行公开的谈判。信使带着公文分别从台的两边下场。

——幕下，第六幕完

第七幕

第十场

布景 南土国境内的一个广场。台的中央靠后和台的左右两旁，布置了三个帐棚，左右两个供外宾使用，中间的一个供自己使用。

幕启，南土国官员上场，走进中间帐棚，跟在后面的南土国群众拥挤在帐棚的后面。后台发出报时的钟声，接着，东兴国和西酋国的代表分别地从台左台右上场，各自走进自己的帐棚。南土国官员宣布谈判开始。东兴国代表团的一个团员走出帐棚，从带来的一个柜子内拿出间谍使用的气球和吊篮，责问西酋国代表为何派遣他们的间谍到东兴国的上空偷绘东兴国地面上的国防设施。西酋国代表竭力否认，东兴国代表又从同一柜中取出间谍服装、匕首以及绘图使用的工具。西酋国仍百般狡辩抵赖。最后，东兴国代表从另一高柜中押出活着的间谍本人以及经他签了字的供状。当西酋国代表看见这个丢脸出丑的间谍的时候，个个咬牙切齿，面红耳赤，但不悔过认罪，反老羞成怒，摩拳擦掌，无耻地公开声明，将继续进行这种不法的勾当。在场的觉悟了的南土国人民群众看清了西

酋国统治集团的狰狞面貌，听见了代表的狂妄言词，无限忿怒，即刻行动起来。一声号召，把西酋国的代表团驱逐出场，南土国的官员见势不妙，赶快溜之大吉。南土国人民群众和东兴国的代表团热情相互拥抱，祝贺，作表示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

友 谊 舞（舞蹈15）

——幕下， 全剧完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修改

买 圣 诞 礼 物

（独 幕 剧）

〔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人 物 安那托尔 葛勃丽

〔圣诞节前一日晚间六点钟，在维也纳的街上，微微地下着雪。〕

安那托尔 葛太太！葛太太！（注1）

葛勃丽 怎么！喔！是你么？

安那托尔 可不是，我正在这里赶你。看你挟了那么一堆东西
我很不舒服，让我来替你拿。

葛勃丽 多谢多谢，我自己很好拿。

安那托尔 喔，给我一点面子，既然我要想做一个好人。

葛勃丽 好，那末请你拿这一个吧。

安那托尔 一个算得什么？把这—一个也给我，——喂——还有
这一个。

葛勃丽 好了，好了，——喔，你真正太好。

安那托尔 要是—一个人能够时常的有这种好运气，——真是无
尚的幸福！

葛勃丽 不错，可惜你只是在街上这样，——遇到下雪的时
候。

安那托尔 ——又是夜晚，——又碰到是圣诞节，对不对？

• 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代表剧作有：组剧《安那托尔》（Anatole）、《儿戏恋爱》、《绿鹦鹉》、《轮舞》等。本剧系组剧之一。编者注

（注1） 葛勃丽是女人的小名，此地这个葛字是借来做她的姓。

葛勃丽 ——是的，近来连你的影子都不大看见了。

安那托尔 你的意思是说，我好久没有去看你，是不是？

葛勃丽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安那托尔 喔，我告诉你，我近来什么人也没有去看。所以——葛先生近来怎么样？——小孩子们都好么？

葛勃丽 这些应酬话，请你不必说。我知道你对于这一类的事，是毫无兴味的。

安那托尔 一个人碰到象你这样懂得人类真天性的，真不舒服。

葛勃丽 “你”我是懂得的！

安那托尔 可惜懂得还没有我所希望的那样深切。

葛勃丽 这一类的话，请你不要讲，好不好？

安那托尔 没有法子，我禁止不住。

葛勃丽 给还我的包子！

安那托尔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再不这样。（两人无语，一同向前走。）

葛勃丽 怎么现在又连一句话也不讲了？

安那托尔 讲是可以讲，不过你的规矩，那么厉害！

葛勃丽 选一点有趣的事告诉我，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你做些什么？

安那托尔 照例的一点事没有！

葛勃丽 一点事没有么？

安那托尔 绝对的没有一点事！

葛勃丽 喔，那未免太可惜了。

安那托尔 可惜与不可惜，好在对于你没有关系。

葛勃丽 为什么讲这种话？

安那托尔 为的什么缘故，我现在什么事都不想做？这是谁的过失？——“谁”的？

葛勃丽 给还我的包子！

安那托尔 喔，我并没有特别的怪哪一个。我不过这样空泛的讲就是了。

葛勃丽 看你好象时常地散步？

安那托尔 散步？你把这一件事说得这样地可鄙，试问还有什么事比散步再好的？“散步”这两个字包括了闲谈无聊逍遥自在的意思在里面！不过今天对于我不大相宜，我今天很忙，同你一样。

葛勃丽 什么事这样忙？

安那托尔 我也在这里办一点圣诞礼物。

葛勃丽 你也办礼物么？

安那托尔 不过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每天晚上站在人家铺子的窗前，已经有几个礼拜，差不多每条街都走到了。但是那开铺子的，做不出一件新颖、雅致的东西出来。

葛勃丽 新颖雅致这是买东西的人的事。象你这样一点事没有的人应该出个主意，在秋天的时候就把你的圣诞节礼定好。

安那托尔 我不是这种人。况且到圣诞节要送礼的人，我们在秋天就能够知道么？所以你看现在不过两点钟的工夫人家就要点圣诞树上的蜡烛，我脑子里还没有一点影子，没有一点影子……

葛勃丽 我来帮你的忙好不好？

安那托尔 喔，你真是一个天仙！不要拿回你的包子。

葛勃丽 好，不拿。

安那托尔 我说你真是一个天仙，这个可以说的，是不是？好极了，——天仙！

葛勃丽 请你不要乱讲好不好？

安那托尔 我一点也没有乱讲。

葛勃丽 既然这样，你先给我一点把握，这个礼物是预备送给怎样一个人的？

安那托尔 这个倒不容易回答。

葛勃丽 自然是个女人。

安那托尔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你是懂得人类天性的。

葛勃丽 但是，是哪一类的女人？有体面的？

安那托尔 这个须得先把我们的意思弄清楚才好讲，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在寻常社会里有体面的那恐怕不大对。

葛勃丽 喔！那末在“特别”社会里？

安那托尔 好，就叫它特别社会。

葛勃丽 我老早就应该猜到！

安那托尔 请你不要一味的讥诮。

葛勃丽 我知道你的嗜好——一定是一位城那一边的，瘦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孔。

安那托尔 清秀的面孔，是的，这一点我倒可以承认。

葛勃丽 是的，——清秀的面孔，真是奇怪，你总离不了城那一边这班女人。

安那托尔 太太，这怪不得“我”！

葛勃丽 先生！这话可以不必讲。你还是守住你的这班人好，要是教你离开了你这个得意的地方，未免太可惜。

安那托尔 你教我怎样？只有那里的人爱我。

葛勃丽 那里的人懂得你么？

安那托尔 一点也不懂。但是，在那个特别社会里，她们只知道爱我；这个寻常社会里，她们只能够懂我。你知道——

葛勃丽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这里来吧，这正是我们要买东西的铺子，看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点东西，给你的这位小姐？

安那托尔 喔，太太！

葛勃丽 啊，你看，那里，那样一个好看的小盒子，装了三瓶不同样的香水，——这里还有一个装了六块香肥皂，——Patchouli—Chypre—Jockey Club，用得用不得？

安那托尔 这个你太不对了。

葛勃丽 不要忙，这里，你看那根关针！镶了六粒假金刚石，六粒！你想想看，那么好的光彩；——这里还有一只华美的小镯子，上面有那么多好看的坠子，里面还有一个非洲土人的头？这个一定是城的那一边的人所羡慕的。

安那托尔 太太，你弄错了，你不知道这班小姐们，她们和你所想象的完全是两样。

葛勃丽 ——喔，你来看，这顶帽子怎样？他的样式，是两年以前最时行的！看那个鸟毛那样的颤动，你说漂亮不漂亮？这个一定可以哄动汉纳儿的全镇。

安那托尔 太太，我说的不是汉纳儿。就是讲汉纳儿，恐怕你也把他们看得太俗气了。

葛勃丽 那真不容易了，你为什么不帮我一点，告诉我应该向哪一方面想去？

安那托尔 你教我从何说起？就是说了，你也不过是赏他一个冷笑。

葛勃丽 不会不会，只要你肯告诉我。她是不是爱漂亮，还是爱老实？还是高还是矮？爱不爱显亮的颜色？

安那托尔 今天不应该领受你这番好意，你不过在这里挖苦人。

葛勃丽 喔，没有的事，我愿意听你讲。把她的事告诉我一点。

安那托尔 我不来冒这个险。

葛勃丽 试一试。从什么时候——

安那托尔 我们不讲这个。

葛勃丽 一定要讲。从什么时候起，你认识她？

安那托尔 好些时以前。

葛勃丽 不要这样一问一答的，把这一段故事从头至尾的告诉我。

安那托尔 我告诉你说，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在里面。

葛勃丽 不去管它，你在哪里和她认识的？怎样认识的？什么时候？最紧要的，是怎样一个人？你一样一样地都要告诉我。

安那托尔 好，但是我预先声明，讲起来厌气得很。

葛勃丽 不要紧，我一定觉得我很有味。我很想知道这一个特别社会。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安那托尔 恐怕你也一点不会懂得。

葛勃丽 喔，先生！

安那托尔 是的，凡是在你所处的环境以外的一切，你不分彼此，给他们一个笼统的看不起。这是不对的。

葛勃丽 我很“想”知道，但是这个社会的情形，从来没有人

对我讲过。我怎样才能知道呢？

安那托尔 虽然是这样讲，可是你心里有一种模糊的感想。觉得她们是在那里夺你的东西。这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怀怨！

葛勃丽 喔，先生，我所要的东西，没有人来夺。

安那托尔 不错，不过就是你所不要的——“你”虽然不要，等到人家拿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点不舒服起来。

葛勃丽 喔！

安那托尔 喔，太太，女性就是这样。——因为女性就是这样，所以说不定是很精微，很奥妙。

葛勃丽 这种讥诮讽刺，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安那托尔 从哪里学来的？我来告诉你。我以前也做过老实人，把旁人也都当做老实人，说话从来不带讽刺；结果怎样？吃了好多次亏，心上留了好多处不想告诉人的伤痕。

葛勃丽 不要说得这样地可怜！

安那托尔 问心无愧的亏，给我吃，我可以吃得了，就是最亲爱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做不到”，只要说得合情，我也可以忍受。但是——嘴里说“做不到”，同时眼睛已经说出了一百个“或者”，嘴唇已经笑出了一百个“也许”，声音已经传出了一百个“自然”，——这一种“做不到”一定会把一个人——

葛勃丽 我们不是要买礼物么？

安那托尔 这一种“做不到”一定会把一个人弄成一个傻瓜！或是愤世嫉俗。

葛勃丽 你——不是把那段故事说给我听么？

安那托尔 你如果一定想听。

葛勃丽 自然想听。你怎样的认识她的？

安那托尔 喔，难道还要想什么法子！路上走走，跳舞场里，公共汽车上，洋伞底下。

葛勃丽 这我知道。不过我要听的是这个特别的，我们不为这个特别的买礼物么？

安那托尔 在这个特别社会里，没有所谓特别的，就是在寻常社会里，也是没有所谓特别的。你们个个都是有模样的。

葛勃丽 喔，先生！你现在是要来——

安那托尔 我没有侮慢的意思，一点没有，我自己也是有我的模样的。

葛勃丽 你的模样是什么？

安那托尔 一个轻佻而悲伤的人。

葛勃丽 我呢？

安那托尔 你？——简单得很，时髦！

葛勃丽 喔，“她”呢？

安那托尔 她？——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葛勃丽 可爱——她是可爱的，——我——我只一个时髦！

安那托尔 时髦得厉害，你如一定要我直说。

葛勃丽 不管他，你还是把你的这位——可爱的女孩子讲点我听。

安那托尔 她并不是那迷惑的一种美丽，她并不漂亮，——她也不聪明。

葛勃丽 我并不要听她所“不是”的。

安那托尔 但是她有同春天的傍晚那样的一种缠绵温柔，有仙子那样一种窈窕，她有一个天真女子的灵魂，知道怎

样地“爱”。

葛勃丽 这一种灵魂，在你的那个——特别社会很普通，是不是？

安那托尔 你想象不出。你做女儿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告诉你，你做了太太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告诉你，所以你想里的一点灵机，都剥夺干净了。

葛勃丽 但是我已经说过，我很愿意听你讲。你的那位仙子，我很可相信。你把她住的那个仙境，说点我听听。

安那托尔 你不要想象，那里有什么华美的客厅，厚呢的门帘——麦卡脱式的花束在屋角里——小小精致的陈设品。淡色天鹅绒，静悄悄下午的一种不明不暗光线——

葛勃丽 我不是要听我所不要想象的。

安那托尔 好，那末想象一个小而且暗的屋子，很小很小，壁上绘了画，不过似乎过于“鲜艳”了一点，几块旧而不值钱的铜板刻画——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上面的字迹，已经褪了色。一个悬上的带罩子的电灯，傍晚的时候，窗子外面，从渐渐分不清的烟囱和屋顶望出去，可以看见一幅天然的风景画，到了春天，对面园里开满了花，送出香味来。

葛勃丽 喔，你一定很快乐，过圣诞节的时候，会想到春天！

安那托尔 是的，有时很快乐。

葛勃丽 好了，好了，时候已经不早。我们不是还要买礼物么？怎么样？买点东西来点缀点缀那个绘了画的墙壁好不好？

安那托尔 那个屋子里，什么都不缺少。

葛勃丽 是的，在“她”看起来。我可以相信。不过我是想照你的趣味来装饰。

安那托尔 我的趣味？

葛勃丽 波斯的地毯——

安那托尔 用在那里！

葛勃丽 五彩玻璃的吊灯。

安那托尔 哼。

葛勃丽 三两个花瓶，装了新鲜的花。

安那托尔 但是我要的东西，是替“她”买的。

葛勃丽 不错，不错，这应该弄清楚。我想她一定是在那里等着你，是不是？

安那托尔 那不用说！

葛勃丽 她等着你，告诉我，你去的时候，她见了你，说什么？

安那托尔 喔，还不是寻常的几句话？

葛勃丽 她听见你上楼的声音，对不对？

安那托尔 是的，有时听见。

葛勃丽 站在门口？

安那托尔 不错。

葛勃丽 把你的颈抱了，和你接吻——说，——她说些什么？

安那托尔 无非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所常说的几句话。

葛勃丽 举个例子。

安那托尔 我想不出什么例子。

葛勃丽 她昨天怎样讲的？

安那托尔 喔，没有特别讲什么，好笑得很，你要是没有听见她的声调，你一定觉得毫无意思。

葛勃丽 我可以来想象她说话的声调，她怎样说？

安那托尔 “我一见了你，心里就觉得快乐。”

葛勃丽 “我一见了你”——对不对？

安那托尔 “心里就觉得快乐”。

葛勃丽 这是很亲热的话，——很亲热。

安那托尔 是的，很诚恳，很真实。

葛勃丽 她常是一个人在家？你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人来惊扰你们？

安那托尔 是的，她一个人住，她是草草的一个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连姑母婶子也没有一个。

葛勃丽 所以她就只有你？

安那托尔 也许在现在是这样。（两人不语者片刻）

葛勃丽 时候已经不早，你看街上差不多没有人了。

安那托尔 对不住，我把你耽搁了。你应该就回去。

葛勃丽 是的，他们一定在那里等着我。但是我们的礼物怎么办？

安那托尔 喔，我大概可以随便买到一点小东西。

葛勃丽 恐怕说不定，我倒存心想替你的——替这位小姐选择点东西。

安那托尔 喔，你真正太——请你——

葛勃丽 ……我最愿意的，是能够当看见你把你的礼物给她，我很想看一看那个小小的屋子和这个可爱的小姐。她还不知道她怎样的幸福！

安那托尔 （惊讶）

葛勃丽 请你把我的包子给我。时候已经这样迟。

安那托尔 这里。——不过——

葛勃丽 多谢。那边来了一辆车子，请你替我雇来。

安那托尔 为什么忽然这样匆忙？

葛勃丽 请你雇他来，（安向车夫举了一举手）多谢。但是那个礼物怎么样？（车子停到面前，安欲走去开车门）不要忙，我自己也想送她一点东西。

安那托尔 你自己！

葛勃丽 不过送她什么？也好，你把这一点花拿去，很简单的几朵花，所以表示庆贺的意思，没有旁的。不过同时有几句话，要请你替我去传达。

安那托尔 你真正太好了！

葛勃丽 答应我替我去传达，照我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要改。

安那托尔 自然可以。

葛勃丽 你答应我么？

安那托尔 还要问么？

葛勃丽 （开了车门）既然这样，你就对她说……

安那托尔 说什么？

葛勃丽 你就说：“可爱的小姐，这一点花是一个妇人送给你的。她也许能够同你一样的情爱，但是——她没有胆量”。

安那托尔 喔，葛太太！——（她上了车，车子开走，街上差不多无人行走，安立在那里，直看到车子转了弯；然后看了一眼表，匆忙地走去）

罗森堡夫妇

(三幕剧)

[英国] 伊立克·洛司 威廉·白兰德 著

Eric Paice and William Bland

THE ROSENBERGS

根据对外文化联络局供给的打字稿译出

前 言

《罗森堡夫妇》一剧^①是根据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被控告犯间谍共谋罪，而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在美国被处死刑的事实写成的。我们曾经深入地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官方文件，深信这个剧本忠实地反映了这些事实。剧中最重要的第二幕便是根据原审判记录加以缩写的。

我们希望本剧的出版，可以使全世界的人认清这件骇人听闻的冤狱的真相，并为罗森堡夫妇洗清这清白之冤。

伊立克·派 司

威 廉·白兰德

① 本剧曾于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伦敦联合剧院 (Unity Theatre) 第一次演出，哈利·汉科克 (Harry Hancock) 导演。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朱利叶斯·罗森堡

索非亚·罗森堡——罗老太太，朱利叶斯的母亲

萨姆·巴罗——罗森堡夫妇的邻居

伊斯尔·罗森堡——朱利叶斯的妻子

戴维·格林格拉斯——伊斯尔的兄弟

约翰·马丢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探

皮尔·格兰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探

麦克司·爱力却——朱利叶斯的大学同学

摩顿·苏贝尔——朱利叶斯的朋友

海伦·苏贝尔——摩顿的妻子

露丝·格林格拉斯——戴维的妻子

俄·约翰·罗奇——格林格拉斯的律师

欧文·考夫曼法官

欧文·萨波尔——政府检察官

法庭书记

伊曼纽尔·布洛克——罗森堡夫妇和苏贝尔的辩护律师

哈利·哥尔德——官方证人

朋·司奈得——摄影师

陪审长

麦基太太

夫累得·文生——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电话接线生甲

电话接线生乙

杰姆士·本内特——联邦监狱长

示威者，男人，女人，警察等等

第一幕

第一场 纽约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所住的公寓。

第二场 戴维·格林格拉斯住的公寓。

第三场 纽约联邦大厦内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第四场 墨西哥城摩顿和海伦·苏贝尔所住的公寓。

第五场 同第三场。

第六场 纽约约翰·罗奇的事务所。

第二幕

纽约南区联邦法庭

第三幕

第一场 纽约的一个公园。

第二场 华盛顿白宫里的电话接线台。

第三场 纽约奥新良新新监狱内的一间牢房。

第四场 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文生的办公室。

第五场 靠近纽约码头的一条街道。

第六场 同第三场。

第七场 同第二场。

第八场 同第四场。

第九场 同第三场。

第十场 纽约的一个公墓。

关于布景的说明

由于第一幕和第三幕中的各场需要迅速换景，舞台上应尽量少用笨重的布景装备；并且可采用分台布景轮流使用的方法。第二幕则可使用全台，布置较结实的布景。

关于音乐的说明

本剧在伦敦联合剧院演出时所配用的音乐如下：

第一幕

第一场序曲 华尔腾 (Walton) 交响乐第二乐章。

第二场序曲 现代美国舞曲一支。

第三场序曲 科勃伦 (Copland) (El Salon Mexico)。

第三幕

第一场序曲 苏沙 (Sousa) 的“细红线”进行曲

([Thin Red Line] March) 。

第二场 华尔腾交响乐第二乐章。

第三场 华尔腾交响乐第三乐章。

第五场 华尔腾交响乐第二乐章。

第七场 华尔腾交响乐第四乐章。

第九场序曲 巴伯 (Barber) 的“弦乐慢曲” (Adagio
for Strings) 。

第九场收场 贝多芬 (Beethoven) 第九交响乐第三乐章。

第十场收场 华尔腾交响乐第四乐章。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灯光在台的左边亮起来，照出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在纽约所住的公寓（窄小的）。朱利叶斯坐在桌旁修理着一个很大的小孩玩具火车头。一会，有敲门声。朱利叶斯站起来向门边走去。

罗老太太 （在外面）是我。（她走进，朱利叶斯过去吻了她一下）

朱利叶斯 妈妈，您好。

罗老太太 我给你们带苹果饼来了。

朱利叶斯 （一面闻着苹果饼）哦，好香啊！您就在这里吃晚饭好吗？（罗老太太含笑点头）坐下吧。（罗老太太坐下）罗比要睡觉了，伊斯尔正在替他洗澡呢。

罗老太太 （想起）哦，我从过道里把你的信件给带来了。
（她把信件递给朱利叶斯）

朱利叶斯 （翻看信件）帐单……帐单……帐单……（嗅着伊斯尔）伊斯尔，亲爱的，这里有摩顿和海伦·苏贝尔寄来的明信片。他们在墨西哥度假呢。

伊斯尔 （在台内）真是有福气的人！

朱利叶斯 （读信）“天气太好啦。道奇斯棒球队怎么样？”

罗老太太 密克好么？

朱利叶斯 哦，他的喉咙现在好象是好了，学校里的功课也有了进步。罗比仍旧是个调皮鬼……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孩子。

罗老太太 你自己怎么样？

朱利叶斯 （笑）哦，忙得很。

罗老太太 你那些帐务现在还没有弄清吗？

朱利叶斯 永远也弄不清的。（轻松地）你瞧，我这儿正发愁哩！

罗老太太 这一向你见到向英先生吗？

朱利叶斯 您的意思是问我有没有见到他在我们生意上的那一万五千元投资吗？……没有，他不干了，我倒不怪他，连我自己也知道我们是决发不了大财的。至于戴维·格林格拉斯……

伊斯尔 （走进）戴维怎么啦？哦，妈，您好。（吻她）

罗老太太 伊斯尔，你好。

朱利叶斯 我正要对妈讲到你的兄弟已退股了，没有什么别的事。（伊斯尔走出）……（无可奈何地）伊斯尔的宝贝兄弟！

〔有人敲门，朱利叶斯向门口走出去。邻居萨姆·巴罗走进。〕

巴 罗 罗森堡先生吗？我叫萨姆·巴罗，我就住在隔壁，刚搬来的。

朱利叶斯 哦，不错，我昨晚看见你……请进来，这是我母亲……妈，巴罗先生。

巴 罗 我的名字叫萨姆，您好，老太太。

朱利叶斯 （向内台叫唤）伊斯尔！（伊斯尔走进）……这位

是我们的新邻居，萨姆·巴罗先生……我的太太，伊斯尔。

〔他们握了握手。〕

巴 罗 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真对不起，我在装一架电视机，发生了困难，听说你在这方面是内行。

朱利叶斯 内行不见得，说打扰太客气啦。

巴 罗 我想只不过是哪里线路接错了。

朱利叶斯 我现在就可以去，就去吗？

巴 罗 哦，那不必，明天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能把它弄好赶得上看星期四的大拳赛就成了。对了，或许你们两位也高兴过来看看这场比赛。

伊斯尔 谢谢，在那方面我可真不在行。

朱利叶斯（向伊斯尔）如果是音乐会的话，那末……

巴 罗 （有点疑心地）哦……好吧。

伊斯尔 巴罗先生，在这儿喝杯咖啡好吗？

巴 罗 哦，好吧，谢谢。

朱利叶斯 请随便坐吧。（巴罗坐下）

罗老太太 我去准备咖啡。（她向后台走去）

朱利叶斯 她老人家烧咖啡是能手。

罗老太太 哦……算了罢……别废话了……（出场）

巴 罗 （四面看看）怎么你们连一架电视机都没有？

伊斯尔 好用来教孩子们怎样勒死他们的奶奶吗？

朱利叶斯 说老实话，我们买不起。

巴 罗 怎么，象你这样自己有买卖的人？

伊斯尔 就是因为有买卖。

朱利叶斯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得要另找工作。

巴 罗 你怎么不去替政府做事呢？现在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国防工厂里一定有很多事需要人去做。你很可以赚点钱。

朱利叶斯 这个，我以前干过一次……可是现在不去啦。

巴 罗 为什么不呢，那种工作对你将更有前途。

伊斯尔 我们讨厌朝鲜的战争。

巴 罗 我想谁也不会喜欢这个战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事情做就行了。码头上的伙计们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吗？

伊斯尔 我诚恳地盼望不是这样。

朱利叶斯 如果任凭麦克阿瑟那样的一班人为所欲为，那就会是这样。

巴 罗 哦，很难讲，我想在这个时代我们是需要几个顽强一些的人的。

朱利叶斯 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

巴 罗 哦，我想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伊斯尔 如果人民拒绝被拖进去，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巴 罗 （窘迫地）我想我自己是一向不过问政治的。

伊斯尔 啊，可是政治也会不过问你吗？

罗老太太 （拿着咖啡走进）巴罗先生，要放糖吗？

巴 罗 我想……我想我不能在这里扰您的咖啡了，我刚想起……我出来的时候忘了关门啦。

伊斯尔 哦，喝一杯吧，已经都准备好啦。

巴 罗 不，谢谢，我实在得去啦，电视机的事先向你道谢……如果你太忙的话，就不必麻烦啦。

朱利叶斯 真遗憾得很，你竟不能多呆一会儿。

巴 罗 好，再见。老太太，很高兴见到您。（他显得有点窘
地走出）

罗老太太 他怎么一下就走啦？

伊斯尔 他走得很突然。

朱利叶斯 是啊，可不是？

罗 比 （在台内嚷着）妈妈！

罗老太太 那不是罗比在叫吗？

伊斯尔 可不是，他在洗澡盆里要我把他抱起来。（向台内嚷
着）好啦，罗比，我来啦。

罗老太太 别去了老不来，你的咖啡要冷啦。

〔当伊斯尔向台内走去的时候，电话铃响。〕

朱利叶斯 你不用管，我来接。（伊斯尔走出，朱利叶斯拿起
电话听筒）……哈啰……是的……是，戴维吗？你是
不是要和伊斯尔讲话？……哦，和我？说吧……喂，
我说戴维，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谈过了。我跟你说过我
没有钱……两千块钱！你发疯啦！你要两千块钱干什
么？……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这，你在电话里对
我嚷是没有用的……好啦，明天早晨你到事务所来看
我吧……（放下听筒）

伊斯尔 （走进）怎么啦？

朱利叶斯 是戴维打来的。他出了什么事情——这一次象是真
的出了事情。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二 场

……灯光亮起来，照出在台前部的戴维·格林格拉斯的公寓。他坐在桌旁，显得有些愁闷。桌子上的一架收音机正在播送道地的美国音乐。收音机的旁边有一架电话。

收音机内的声音 我们暂时停止播送节目，要向大家报告一件紧要新闻。由于原子弹秘密被泄漏而受到攻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现在宣布，已被逮捕的原子间谍哈利·哥尔德对自己的罪行已直认不讳，并且供出了苏联在美国的间谍网的详细情况，在数小时内便将在其他的人继续遭到逮捕……

〔戴维很快的关上收音机，走到窗前向窗外两边望望；然后走回，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个号码。〕

戴 维 哈啰……曼哈顿医院吗？我要六号病房。我可以和格林格拉斯太太讲话吗？露丝·格林格拉斯……我要六号病房……对不起，你可以给接过去吗？是六号病房吗？我可以和露丝·格林格拉斯太太讲话吗？是的，我知道，可是我有要紧的事。我是她的丈夫……（沉重的敲门声）你是露丝吗？不，我要和我的太太讲话，格林格拉斯太太……哈啰，亲爱的……（又一次更响的敲门声）……你稍为等一下好不好？（他放下听筒走出，回来时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密探，皮尔·格兰特和约翰·马丢斯跟在他的后面；马丢斯赶上前拿起电话）

马丢斯 请问你是谁？……格林格拉斯太太吗？……格林格拉斯先生现在有事。他等一会再打给你。（放下听筒，向戴维）你就是戴维·格林格拉斯吗？

戴 维 （犹豫地）是的。

马丢斯 我们是从联邦调查局来的。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

戴 维 问我？

马丢斯 一九四五年你参加过在新墨西哥州洛萨拉摩斯进行的原子弹计划工作吗？

戴 维 是的，我参加过。

马丢斯 你知道你做的是一种最秘密的工作吗？

戴 维 是的，但我不过只是一个机械师。

马丢斯 可是，你也知道你做的是头等机密的工作。

戴 维 是的，这我知道。

格兰特 那个时候你和你的太太是住在新墨西哥州阿尔布魁克的一个公寓里？

戴 维 是的。

马丢斯 你认得一个叫做哈利·哥尔德的人吗？

戴 维 哈利·哥尔德？没有，我不认识什么哈利·哥尔德。

格兰特 哈利·哥尔德可认识你。

马丢斯 我们带了拘票来逮捕你。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戴 维 不……不知道。

马丢斯 新墨西哥州将要正式控告你把有关国防的情报交给了外国间谍。

格兰特 我们了解这里所说的外国就是俄国。

戴 维 没有这回事。

马丢斯 好啦，不要害怕。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发表，格兰特先

生可以替你记录下来。我要查看查看你的屋子。

格兰特 好，说吧。（他拿出一个笔记本）

戴 维 在我没有找到律师以前我什么也不准备说。

格兰特 哦，是这样的吗？

马丢斯 （翻查一个衣箱）这是什么？（他在看一本练习簿）
这是物理学公式吗？

戴 维 可以这么说。这是电学。这是一门功课的一部分。

马丢斯 是你的吗？

戴 维 不……不是。

格兰特 谁写的？

戴 维 这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大学里的笔记。

格兰特 是谁写的？

戴 维 我的姐夫。

马丢斯 他叫什么名字？

戴 维 朱利叶斯……朱利叶斯·罗森堡。

马丢斯 罗森堡？他也是犹太人，是吗？

戴 维 是的，可是……

马丢斯 他是不是住在这里？

戴 维 不，在孟禄街。

格兰特 门牌是？

戴 维 十号。可是这些是毫无关系的……我的意思是，你们所要找的是……

马丢斯 格林格拉斯先生，你最好去收拾一下行李，你可能要离开一些时候。（向在门口的第三者）李奥，跟着他去。

〔戴维走出。

马丢斯 （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向格兰特）皮尔，再继续查一查。（向电话）四百零二号分机……哈 啰，梅文；我是约翰。你能不能替我在档案上找一下？罗森堡，朱利叶斯……孟禄街十号……不，只是查一查而已……谢谢你，我等着。

格兰特 （看着练习簿）这些是……？

马丢斯 没有什么，小孩子的玩意儿。一些大学里的习题。二X乘电阻，除电压的平方，等于电流，求X。唉，可叫我回想起了学校的生活。

格兰特 他是不是主要人物？

马丢斯 格林格拉斯不过是一个神经质的卑鄙小人，他想把俄国人在几年前早就知道了的东西卖给他们。

格兰特 他是个共产党员吗？

马丢斯 不是，他和哥尔德一样，为的是钱。可是这件事总跟共产党有关。我们必需从上层找出它的关系来。（他轻轻地敲着那本练习簿，随后把它掷在桌子上）我们也有一个方程式需要求得解答：X加共产主义，等于间谍。

格兰特 你认为从他身上可以找出线索来吗？

马丢斯 他最好是……（向电话）是的，我就是……原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我正在这里对皮尔说……（戴维提着一个衣箱走回，向戴维）你没有告诉我你的这位姐夫罗森堡是个共产党员！

戴 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常谈些关于……

马丢斯 我们的记录上说，一九四五年时政府就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他解雇了。

戴 维 是的，可是他否认了这一点。

马丢斯 老兄，如果政府说他是共产党员，他就是个共产党员。你何必替他掩饰呢？或许这件事里面也有他，唉？

戴 维 （惊讶地）朱利？

马丢斯 把他带上车去。（格兰特把他交给那第三人，两人一同下场）我们必需去看看这个罗森堡。说不定X就等于罗森堡。（向电话）梅文，要伙计们详细地查一下所有和罗森堡接触的人，从他十岁起……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三 场

……灯光在台的左方亮起来，现出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办公室。马丢斯正在办公桌上工作，格兰特带了一些文件走进。

马丢斯 怎么样？

格兰特 不大好，如果说罗森堡是个共产党员，我们却没有办法证明。

马丢斯 可是他是在一九四五年被政府解雇的。

格兰特 是呀，这我们都研究过。有人写报告来说他在战前参加过“援助西班牙”运动的活动。但是这件事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共产党的党员。

马丢斯 他的老婆怎么样？她叫什么……？伊斯尔？

格兰特 我们有些关于她的材料。在一九四一年提名共产党员彼得·加西奥为市参议员的时候，她在申请书上签过

名。糟糕的是另外有五万人也签了名。

马丢斯 也许这就够啦。

格兰特 够吗？

马云斯 够了。今天早上老板把我叫去……谈了他妈的两个钟头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共产主义的意义，照他的说法，可包含得广啦。胡佛说，我们在这个案子里，任务是把这些间谍和共产党人以及所谓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找出来，证明他们都是一个苏维埃大阴谋的一部分。

格兰特 哦？

马丢斯 关于和罗森堡有接触的人调查得怎么样啦？

格兰特 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余的都没有问题。有一个罗森堡的同学叫做摩顿·苏贝尔的，在大学的时候和共产党有联系。还有就是现在在外面等着的那个麦克司·爱力却……关于爱力却的报告你已经见到了吗？

马丢斯 （瞥视文件）见到啦。

格兰特 他的老婆就在纽约，我们随时可以把她抓起来。可是苏贝尔现在在墨西哥。

马丢斯 墨西哥，哦！那就要办理引渡手续啰。

格兰特 如果他那么傻，会呆在那里等着你。你要看爱力却吗？（马丢斯点点头。格兰特走出）爱力却先生，请你进来。

〔格兰特陪同爱力却走进，自己走到屋子的另一头。

马丢斯 爱力却先生，我叫马丢斯，我是负责格林格拉斯案件的。这位是格兰特先生。我听说你和格林格拉斯的姐夫罗森堡很要好？

爱力却 是的，我已经告诉了另外一个……个……警察，我是和他一同进大学的。

马丢斯 从你的谈话里我知道你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又见过他。

爱力却 是的，我想是那个时候。

马丢斯 你想是？不能确定吗？

爱力却 时间隔得久了。这个日期是我尽力地和另外一个……你的同事在一起推算出来的。

马丢斯 那么，现在你记得是……？

爱力却 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那时我住在华盛顿。有一天他到我家来找我。他是到那里去旅行的，后来我请他到家里来吃饭。

马丢斯 他来了没有？

爱力却 来了。

马丢斯 整个的时间你的太太都和你们在一起吗？

爱力却 是的，不过她在洗碗的时候离开了一下，但是……

马丢斯 后来你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快完的时候又见到过他吗？

爱力却 是的，我们到了纽约，他和我们的几个老同学一起安排了一次聚餐会。

马丢斯 是在一家公共的饭馆子里举行的吗？

爱力却 是的，不错。

马丢斯 （失望地）嗯！你也认识摩顿·苏贝尔吗？

爱力却 哦，认识的，他也是在市立大学读书的，现在他是我的一个邻居。

马丢斯 根据你的谈话我可以看出他在大学里曾经劝过你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爱力却 没有，没有，我没有说过。他曾想介绍我……

马丢斯 你加入了么？

爱力却 （稍停后）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求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所给我的权利。

马丢斯 爱力却，如果你对于牵涉到国家安全的案件中的重要情节不向政府坦白，紧紧地抱住你的宪法权利是不会让你逃出法网的。总而言之，难道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加入，还是没有加入过什么组织吗？

爱力却 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

马丢斯 我是在问你加入过共产党没有？

爱力却 我现在不在共产党里面。

马丢斯 但是你曾经是……

爱力却 一九四八年我就脱离了。

格兰特 你在一九四七年还是一个党员？

爱力却 是的，可是没有活动。

格兰特 一九四七年你不是在政府人员忠诚宣誓书上签了字，宣誓说你不是任何非法组织的成员吗？

爱力却 我不记得我签过字的那个文件特别提到过共产党，文件上说的只是：“企图用武力和暴动来颠覆政府的组织”。我并不相信共产党是那样。

马丢斯 好吧，这你可以对法官去说。

爱力却 法官！你的意思是……

马丢斯 当你一九四七年在忠诚宣誓书上签字的时候，你就犯了伪证罪，这你知道吗？

格兰特 犯了这个罪是要处五年徒刑的。

爱力却 （害怕起来）你们从来就没有说过，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我在讲那一段话的时候……

马丢斯 我们现在也没有说是为了这个。

爱力却 我要完蛋啦。我再也不能找到职业了。

格兰特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对吗？

爱力却 现在我不在政府部门做事了。

格兰特 可是签那个忠诚宣誓书的时候，你是在政府部门做事呀。

爱力却 我是为了要保全我的职业，我有老婆和孩子……

马丢斯 爱力却先生，我们对于你的伪证罪并不特别感到兴趣，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案子……一个重大的案子，你的这件事一定会暴露出来，我们是不能阻止的。并且伪证罪是严重的，非常严重。

格兰特 你知道朱利叶斯·罗森堡是在替俄国做间谍工作吗？

爱力却 是的，我知道……

马丢斯 （紧接着）你知道他是个间谍？

爱力却 不，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被逮捕了，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马丢斯 爱力却，我看只有一条出路可以使你逃脱伪证罪，那就是如果朱利叶斯·罗森堡曾经把你当做一个共产党员，要你帮他做过什么间谍工作……（爱力却想要讲话）……仅仅是要求你做，那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没有做……

格兰特 这更可证明你是一个好人……

马丢斯 现在，我们老实对你说。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向你要过情报，不过就战争时期你所从事的军事工作看来，这是很可能的。如果他向你要过什么情报，而你愿意在法庭上作证（爱力却又想讲话，马丢斯挥手制止

他)。爱力却先生，等一等你再发言。你要记住，即使没有你所能给我们的新的证据，我们也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来定罗森堡的罪。所以不管你说什么，对于我们无关紧要的，就连对罗森堡也是如此，可是对于你自己那却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会找一个不讲情面的证人来证明你的伪证罪……毫无疑问……

格兰特 有些法官是有报复心的。

爱力却 （起立，踌躇片刻）在我正式提出意见以前能不能让我和我的妻子谈一谈？

马丢斯 当然可以，这不忙。皮尔，跟着他去。

〔爱力却和格兰特起身欲走。

马丢斯 哦，爱力却，你知不知道苏贝尔到墨西哥去了？

爱力却 我知道他是到那里度假期去的。

马丢斯 他去了以后给你来过信吗？

爱力却 没有。

马丢斯 这么说你不知道他住在那里啰？

爱力却 不知道。

马丢斯 好吧。

〔爱力却和格兰特走出。马丢斯拿起电话。

马丢斯 （向电话）我要墨西哥城墨西哥保安警察局……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四 场

……灯光在台的右方亮起来，现出墨西哥城摩顿·苏贝尔所住的公寓的起居室。室内充满阳光。窗外有一

棵棕榈树。海伦、苏贝尔站在窗前朝下望着街道。一会儿，台后传来摩顿·苏贝尔的歌声，他在唱着一支墨西哥的歌，歌刚唱完，他带着一份美国报纸走进。

海 伦 亲爱的，你的嗓子难听死了。

摩 顿 我认为我的嗓子不错——很雄壮。

海 伦 可是毫无音乐味道。

摩 顿 这是一首墨西哥的歌。我喜欢这个调子。我要把它当作一个假期纪念品带回去。

海 伦 （稍离窗口）哦！你居然弄到一份《纽约时报》。

摩 顿 是呀，你拿去看吧。道奇斯棒球队打赢了，十一比三。（海伦接过报纸）我替小孩买了这个。（他拿起一个墨西哥的玩偶。）

海 伦 漂亮得很！（她走向窗口朝外张望）摩顿，你知道有人在监视着我们吗？

摩 顿 亲爱的，你是在胡思乱想，凭什么会有人来监视我们？

海 伦 我不知道。可是你来看底下那边。（摩顿走向窗口）那个长着大胡子的人老呆在那里不走，你到报摊上去买报的时候他跟着你去，你回来他也跟着你回来。我想他是个侦探。

摩 顿 （向她笑着）他可能是在打你的主意。他要先知道我的行动，然后好向你高唱情歌。

海 伦 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侦探。

摩 顿 让我想想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对啦！有几本图书馆的书过了期没有还呢。

海 伦 （已由窗口走来，捡起报纸）……朝鲜……朝鲜！六

个星期以前谁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地方；但现在他们已把它说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摩 顿 这是华盛顿的某些人所希望的。

海 伦 摩顿！你看！这是朱利·罗森堡……他的照片。

摩 顿 （走过去看报）朱利！登在《纽约时报》上面？

海 伦 他被逮捕了……说他是一个间谍。

摩 顿 不错，这是朱利的照片。间谍！他们发疯啦！

海 伦 这场战争使每个人都发了疯……他们会随便逮捕任何人的。

摩 顿 （看报。海伦走向窗口）可这是一个荒谬绝伦的错误！美国究竟在那里搞些什么？

海 伦 下边那个侦探……你想会不会和这件事……他走啦。

（摩顿聚精会神地在看报）你听，外面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了。

摩 顿 嗯？

海 伦 不，它停在转角上了。

摩 顿 放心吧，你……我们离开美国有七百英里。别忘了这是墨西哥。

〔有人敲门。

海 伦 不要去开门，摩顿……

摩 顿 笑话，这可能是送信的。

〔他走去开门，门外有人把他抓住。一个重击的声音和一阵呻吟声传来。海伦向门奔去，同时外面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

海 伦 摩顿！摩顿！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五 场

……灯光又从台的左方亮起来。现出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戴维·格林格拉斯坐在一张椅子上，两盏台灯直照在他的脸上，他汗珠直流。格兰特和马丢斯都只穿着衬衫，站在灯光外面。

格兰特 那么，你在新墨西哥州交给哈利·哥尔德的那些文件……

戴 维 我没有交过什么文件给哈利·哥尔德。我不认识哈利·哥尔德。请你把灯关掉好吗？

格兰特 哈利·哥尔德说他认识你。他能够详细地描写你在新墨西哥州所住的公寓的内部情形。这你怎么解释？

戴 维 我不能解释。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他。

马丢斯 你知道原子弹在一九四四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吗？

戴 维 我想是这样……

马丢斯 美国在战争上打胜或者打败可能就全靠它？

戴 维 我想是这样……

格兰特 你是一个退伍军人……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在职军人，是不是？

戴 维 是的，可是我没有……我不是间谍……请你把灯关掉好吗？我不能思想……

格兰特 你完全弄错了。灯光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

戴 维 让我喝点水好吗？

马丢斯 等一会儿，格林格拉斯，我想你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你现在的处境已坏到什么程度了。你不知道犯了间谍罪是要处死刑的吗？就连犯了间谍共谋罪也要处死刑。我们知道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有你在内。如果你不把同谋的人供出来，毫无疑问你是要去坐电椅啦。

格兰特 呐，听我说……不要管那个灯光……你以为死在电椅上很痛快，很舒服吗？人人都以为是这样，可是他们都错啦。一个人要抽搐三四次有时候要六次才死。电椅很少一下子就把一个人电死的。这你在报纸上是看不到的，可是电椅是世界上最野蛮的刑具！格林格拉斯，我不骗你。

马丢斯 皮尔，这些话用不着多说。

格兰特 我刚才说的只是怎么电死一个男人。奇怪的是，女人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马丢斯 格林格拉斯，你怎么会把你的太太也扯到这桩间谍买卖里来？

〔戴维从椅子上向前扑倒，格兰特粗暴地把他推回去，翻看了一下他的眼睛，向马丢斯说。

格兰特 他不成啦。

马丢斯 好吧，把他单独地关起来，让他吃几天苦头。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六 场

……灯光从台的右方亮起来，现出约翰·罗奇的办公室。露丝·格林格拉斯正在对罗奇讲话。

露 丝 罗奇先生，我给了你四千块钱。我是希望得到一个律师——一个好律师。

罗 奇 格林格拉斯太太。我曾经担任过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

露 丝 出四千块钱，我是希望有人替我出主意……出一个好主意，使我能得到某种法律的保障，不至于被控告犯了间谍罪。

罗 奇 间谍共谋罪。

露 丝 我不管你把它叫做什么。我要的是你使我没有罪。

罗 奇 格林格拉斯太太，哈利·哥尔德在他对联邦调查局的供词里，已经把你牵连进去了。

露 丝 这我一定要在法庭上否认。

罗 奇 （考虑片刻）承认它，可能对你更有利呢。

露 丝 可能什么？

罗 奇 承认哈利·哥尔德所说的那一套话，可能对你更有利。

露 丝 你以为可能更有利……我可要坐电椅啦。

罗 奇 你要我替你出主意……

露 丝 我是出了钱的。

罗 奇 我是在替你出主意。哈利·哥尔德的口供把你们两个都牵连在这个间谍组织里。我曾经和政府检察官萨波尔先生谈过话——可见，你的四千块钱并没有白花。我看过哥尔德的口供，上面很详细地说到你和你的丈夫以及你们在新墨西哥州所住的公寓，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陪审员都会问，他怎么能够在这些方面知道得这么清楚，可见得他所讲的其余的话也都是真的。

他还说，他给了你们五百块钱的现款作为你们给他情报的报酬。他把那些钞票的号码告诉了联邦调查局。现在已查出来这些钞票在交给你们的第二天存进了你的银行账户。倘若你在法庭上完全否认哥尔德的口供，声辩你完全无罪，请你想一想，是不是陪审团就能相信你。

露 丝 罗奇先生，依你的意思怎么办呢？

罗 奇 啊，你是出了四千块钱的，不是吗？

露 丝 罗奇先生，我很抱歉。

罗 奇 你可以采取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和政府合作。他们把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看成是间谍组织的首脑。因此，只要你们愿意在对罗森堡夫妇的起诉中替政府作证，你和你的丈夫不妨承认有罪，我可以根据萨波尔先生的话来告诉你，你的丈夫一定会免掉死刑。你呢，可以根本不会被控告。

露 丝 有什么可以保证他们说的话算数呢？

罗 奇 如果你想要书面的保证，要政府方面的人签字，那是不会有的。这个宽大的条件是通过我——你的律师提出来的，这个事实就足够保证。

〔隔了片刻。〕

露 丝 罗奇先生，我愿意向政府证明哈利·哥尔德的口供是真实的。

罗 奇 并且证明你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这桩间谍买卖有关？

露 丝 是的。

罗 奇 还有伊斯尔·罗森堡？

露 丝 还有伊斯尔·罗森堡。

罗 奇 好。（拿起电话）我要萨波尔先生的办公室。（向露丝）我们还得要解决你丈夫的问题。他坚决否认一切。

露 丝 如果你能设法使我见到戴维，那就不会有问题了，戴维会照我的意思做的。

罗 奇 （向电话）哈啰，欧文，我是约翰。我能来看你吗？……是的，和露丝·格林格拉斯太太……有一两件事我们必需弄清楚……

——幕 落

第 二 幕

纽约南区联邦法庭。台的后方是证人席，幕启时空着。它的右边有一个高起来的审判台，考夫曼法官坐在上面。更右是一个围栅，里面坐着被告。前方的右边是检察官萨波尔的桌子，左边和它相对的是辩护律师布洛克的桌子。在审判台的前面有一张桌子，法庭书记坐在桌旁。

法 官 萨波尔先生，公诉准备开始了吗？

萨波尔 （起立）是的，法官阁下。传麦克司·爱力却。

书 记 麦克司·爱力却。（庭外应声传唤）

〔麦克司·爱力却走进，书记引他到证人席，把一本《圣经》放在他的右手里。

书 记 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宣誓说真话，全说真话，不说谎话？

爱力却 我宣誓。

萨波尔 好，爱力却先生，你可以舒服一点靠在椅子背上，告诉我，你认识被告摩顿·苏贝尔吗？

爱力却 我认识他。我们在中学和大学里都在一起。

萨波尔 你记不记得在一九三九年，你和苏贝尔的一次关于共产党的谈话？

布洛克 我反对提出这种问题，共产党的问题与本案毫不相

干，这只是插进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来迷惑陪审员。

法官 我应该尊重检察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会指出被告所被控告的间谍共谋罪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

布洛克 法官阁下，我有提出异议的责任。

萨波尔 好，你记不记得一九三九年和苏贝尔的一次关于共产党的谈话？

爱力却 我记得。他曾经劝过我加入共产党。

萨波尔 你认不认识被告朱利叶斯·罗森堡？

爱力却 我认识他。

萨波尔 你在一九四四年见过他吗？

爱力却 是的，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一个晚上，在华盛顿我的家里，有人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是我以前同学，想来看看我。我记起了他的名字，晚饭后他就来了。他请我的太太离开那间屋子，说要和我单独谈话。我太太就因此走开。等到她走开以后，朱利叶斯·罗森堡就和我谈到苏联在作战方面所尽的力量，而现在有很多军事情报被美国某些方面拒绝供应了。我告诉他我在军械局工作。他问我是不是能有机会得到一些有关军事装备等方面的秘密情报，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给他。

萨波尔 他有没有提到苏贝尔？

爱力却 他提到的。他说苏贝尔也在这里面出力。

萨波尔 请你把他所说的话继续讲下去。

爱力却 好吧，他要的是随便什么计划、蓝图或者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萨波尔 在一九四八年，你看到过苏贝尔吗？

爱力却 是的，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决定改换我的职业，我和我的家眷一起搬到纽约，我们准备在没有找到固定的住处以前，住在苏贝尔家里。

萨波尔 在你到纽约的时候，苏贝尔和你说过什么？

爱力却 当时他很着急，他说他有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在家里，准备当晚交给罗森堡。我同意和他同去。离开他家的時候，他拿了一个我当时看来是一个装三十五厘米的胶卷盒子，把它放在汽车上。他把车开到曼哈顿，停在美国日报大楼的外面。他就带了那个盒子离开。我在车子上等着他。隔了大约半个钟头他才回来，然后又把车开回到他的家里。

萨波尔 讯问完毕。（归座）

布洛克 （起立）爱力却先生，在这次审判中，你请了律师没有？

爱力却 请了的。

布洛克 谁是你的律师？

爱力却 约翰·罗奇先生。

布洛克 在你聘请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做了在本案被控告为共谋犯的露丝·格林格拉斯太太的律师？

爱力却 是的，我相信是的。

布洛克 他并且也是本案中已经认罪的被告戴维·格林格拉斯的律师，对不对？

爱力却 对的。

布洛克 一个证人聘请同案中一个被告的律师来代理他，你不感觉到有点奇怪吗？

萨波尔 法官阁下，我提出异议。证人有什么感觉与本案无关。

法官 异议成立。

布洛克 我反对。

布洛克 爱力却先生，当你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朱利叶斯·罗森堡和你并没有来往，他不过是你偶然相见的成百个同学其中的一个，是不是？

爱力却 是的，先生。

布洛克 在那个时期你对他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吗？

爱力却 对，先生。

布洛克 自从离开学校以后，直到他打电话给你的那一天，在这中间你见过他没有？（很快地）什么时候他打电话给你的？

爱力却 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这中间我没有见过他。

布洛克 这段时期有多久？

爱力却 六年。

布洛克 这样说，朱利叶斯·罗森堡在学校里和你不过是普通相识，并没有什么交情，隔了六年没有见面，一见面就向你提议要你做间谍工作？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所说的这一段经过，在你来到法庭以前已经和别人讲过，不是吗？

爱力却 这个，我和联邦调查局讲过好多次。

布洛克 也和萨波尔先生事务所里的人讲过吗？

爱力却 哦，讲过，好幾次。

布洛克 你是自动地到联邦调查局去的吗？

爱力却 呃，不是。

布洛克 我来问你，一九四七年你以一个政府雇用人员的身份

签过忠诚宣誓书吗？

爱力却 我签过。

布洛克 你知道那个宣誓书的内容吗？

爱力却 我在那个宣誓书上签了字，声明我不属于政府所禁止的任何组织，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一类的组织。

布洛克 在你签那个宣誓书的时候，你隐瞒了你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你知道这是说谎吗？

爱力却 是的。我知道。

布洛克 那末你在宣誓时说了谎啰？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很害怕这件事的后果吗？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曾经在一个治精神病的医生那里治疗过好几年，对吗？

爱力却 是的，不错。

布洛克 你是不是感觉到你有什么把柄掌握在政府手里？

爱力却 我想……是的。

布洛克 联邦调查局的人在一九五〇年七月第一次讯问你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这个忠诚宣誓书吗？

爱力却 是的，他们可能提到过。

布洛克 在联邦调查局的那两个密探讯问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有被控告犯了伪证罪的危险吗？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从来没有被控告过犯了伪证罪吧？

爱力却 没有。

法 官 有没有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人，向你提出过保证，只要

你在大陪审团面前或者是在法庭上替政府作证的话，政府就可以不追究你以前所犯的罪？

爱力却 从来没有有人和我说过这个。

布洛克 你有没有抱过这样的希望，如果你象今天这样来作证，政府就会宽恕你？

爱力却 呃，我拿定主意说老实话，希望这样做对我会有好处。

布洛克 我来问你，那一次你和苏贝尔坐着汽车到美国日报大楼去，苏贝尔带着那个神秘的胶卷盒子，这是一件相当紧张的事，是吗？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这是一件会使你时常想到的事，是不是？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是一件不容易忘掉的事，是吗？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当然啰，这是很自然的……现在，爱力却先生，我问你，在你第一次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今天对我们说的一切都对他们说过了？

爱力却 这个，当时我所能够想起来的，我都说了。

法官 布洛克先生，你快要结束了吗？

布洛克 对不起，你说什么？

法官 你是不是快要问完了？

布洛克 实在很难讲，法官阁下。好，当你第一次被联邦调查局的人讯问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关于你和苏贝尔到美国日报大楼去的这件事呢？

爱力却 我没有。

布洛克 当时你完全没有提到那一次坐汽车的事？

爱力却 没有。

布洛克 为什么？

爱力却 我想我是忘了。

布洛克 你把一九四八年的那一次坐汽车的事忘了，可是你还记得更在四年以前，一九四四年你和朱利叶斯·罗森堡的谈话的详细内容吗？

爱力却 是的。

布洛克 联邦调查局第一次和你的谈话是在苏贝尔被捕的前几个星期。在他被捕以后，你才想起了那一件据你所说的曾和苏贝尔在一起坐汽车的事？

爱力却 不，在这以前我就想起来了。

布洛克 但在你第一次到联邦调查局去的时候你没有说起这件事。换句话说，你是有意在对联邦调查局撒谎，不是吗？

爱力却 不，我把这件事漏掉了。不过……好吧，我是撒谎了。

布洛克 谢谢你。好，大约在三个星期以前，你被解雇了，对吗？

爱力却 呃，是要我自动辞职的。

布洛克 现在你还没有找到职业？

爱力却 对了。

布洛克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你是不是买了一辆价值一千九百块钱的汽车？

爱力却 是的。

萨波尔 我抗议，法官阁下。我认为这种反复讯问已渐转到一

个对于起诉方面完全不公平的方向去了，问话中的言外之意……

法 官 萨波尔先生，在这次审判中，被告方面还会讲出更多含有言外之意的话来的。我看，你最好还是准备听着吧。

布洛克 讯问完毕。

法 官 你可以退席。

〔爱力却走出法庭。

萨波尔 传露丝·格林格拉斯。

书 记 露丝·格林格拉斯。

〔露丝·格林格拉斯走入证人席。

萨波尔 你是被告戴维·格林格拉斯的妻子吗？

露 丝 是的。

萨波尔 你已经知道吧，你被指为共谋者，但并不是该案中的被告？

露 丝 知道。

萨波尔 你认识被告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吗？

露 丝 朱利叶斯·罗森堡是我丈夫的姐夫，伊斯尔是我丈夫的姐姐。

萨波尔 告诉我，大约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朱利叶斯·罗森堡和你有过一次谈话吗？

露 丝 有的，那是正在我要去看我的丈夫以前，那个时候他是在新墨西哥州洛萨拉摩斯的军队里工作。

萨波尔 请你就你所能记得的，来讲一讲那一次和罗森堡夫妇谈话的内容，好吗？

露 丝 朱利叶斯说他替俄国人做了两年间谍工作。他说他的

朋友告诉他，戴维在从事原子弹的工作，这是到目前为止具有最大破坏力的武器。他认为应该把这方面的情报供给俄国，因为当时的俄国是我们的盟国。他要我告诉戴维，他认为戴维应该把情报交给他，由他再转给俄国人。最初我不赞成，但是伊斯尔说，我不妨告诉戴维，让他自己去决定。

萨波尔 他要的是那一类的情报？

露 丝 他要一个洛萨拉摩斯的自然环境的说明，工作人员的人数，在那里工作的一些科学家的名字。

萨波尔 他有没有给你钱？

露 丝 他给了我一百五十块钱作旅费。

萨波尔 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你是不是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魁尔克看你丈夫去了？

露 丝 是的。

萨波尔 你和你的丈夫谈了些什么话，与本案有关？

露 丝 我告诉戴维说我知道他在做原子弹的工作。他问我怎么会知道的。我说我到过朱利叶斯·罗森堡家里，是他告诉我的。我告诉了戴维关于罗森堡夫妇想要得到情报的事。我丈夫当时没有即刻答复，但是第二天他就把他们所需要的情报给我了。

萨波尔 当你回到纽约的时候，你把情报转给朱利叶斯·罗森堡了没有？

露 丝 转给他了。

萨波尔 好，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你丈夫请假回到纽约的时候，他有没有交给朱利叶斯·罗森堡其它的情报？

露 丝 交过的。有一天晚上，朱利叶斯要戴维写了一些情

报，朱利叶斯说伊斯尔要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

萨波尔 为了以后交换情报，你们商定过什么办法没有？

露 丝 商定过，朱利叶斯拿出了一个甜果酱盒子的一面，把它剪成古怪形状的两半，把一半给了我，他说：“那一半会另外有人带给你，他会代我向你们致意，你就可以把你有的任何情报交给他。”

萨波尔 在这不久以后，你就到新墨西哥州阿尔布魁尔克和你的丈夫同住去了？

露 丝 对了。

萨波尔 是不是有一次有人到阿尔布魁尔克来看你们？

露 丝 是的，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有一个人，我现在已知道他就是哈利·哥尔德，到我们的公寓里来，他拿出那甜果酱盒子的半面。那时我丈夫就从我的皮包里取出另外的那一半，拼起来正合适。

萨波尔 在哈利·哥尔德拿出那个甜果酱盒子的半面以前，你最后一次是在哪里看到的？

露 丝 在朱利叶斯·罗森堡的手里。

萨波尔 哈利·哥尔德说了什么话？

露 丝 他说他代朱利叶斯·罗森堡向我们致意，并且问我，我的丈夫有没有准备好了的情报给他。我丈夫就给了他几页写好的情报。

萨波尔 他给了你丈夫什么东西没有？

露 丝 给了的，他给了戴维五百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面。

萨波尔 那五百块钱后来怎么样啦？

露 丝 戴维把这笔钱交给我了。

萨波尔 好，一九四五年九月，戴维有过一次休假，你们是不

是一起来到纽约的？

露 丝 是的。

萨波尔 在那一次休假中，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朱利叶斯·罗森堡？

露 丝 看到过的，有一天下午在罗森堡住的公寓里，戴维又给了朱利叶斯一些写好的情报，并且当时由伊斯尔拿出打字机把它打了出来。

萨波尔 你们在那次休假期间，拿到过钱没有？

露 丝 拿到钱的，朱利叶斯·罗森堡给了我丈夫两百块钱。

萨波尔 你丈夫是怎么处理这笔钱的？

露 丝 他交给我了。

法 官 你有没有问过罗森堡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露 丝 他说是从俄国人那里来的。

萨波尔 好，一九四六年你丈夫从军队里退役以后，你们就搬到纽约来了吗？

露 丝 是的。

萨波尔 在一九四六年你去看罗森堡夫妇的时候，在他们公寓里的家具中，你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

露 丝 我看到有一张桃花心木的活动桌子。我很欣赏那张桌子，伊斯尔说那是朱利叶斯的朋友送的礼物。朱利叶斯说那是一张特别的桌子，并且把它翻过来，把它特别的地方指给我看。

萨波尔 他指给你看的是什么？

露 丝 桌子有一个部分凹下去了，这就可以在桌子下面装一盏电灯，朱利叶斯说他用它把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用缩影照相照下来。

萨波尔 你记不记得和朱利叶斯谈论过有关教育的事情？

露 丝 谈过。朱利叶斯要戴维进大学去学原子核分裂学。但我们藉口谢绝了。他说如果我们需要一星期七十五块钱或者是一百块钱做生活费的话，我们可以得到。

萨波尔 好，在一九五〇年，你记不记得和朱利叶斯·罗森堡谈过关于你们应该离开美国的事？

露 丝 谈过的。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号，朱利叶斯到我们公寓里来，拿着一份当天早晨的《先驱论坛报》，上面登着哈利·哥尔德被捕的消息。朱利叶斯说：“这个就是到阿尔布魁尔克去看你们的那个人，”他并且说：“你们必需马上离开美国。”

萨波尔 他告诉了你们应该到哪里去吗？

露 丝 他说，到苏联去。

萨波尔 他后来又给过你们钱没有？

露 丝 在那次谈话的时候，他给了我丈夫一千块钱（这些钱我们用在家务开支上了），过了几天，在六月四号，他到我们家里来，给了我丈夫四千块钱。

萨波尔 你们怎样处理这四千块钱的？

露 丝 我把这些钱交给我的姐夫路易去保存。戴维被捕以后，他把这笔钱给了罗奇先生，作为律师费用。

萨波尔 你丈夫被捕以后，你看到过伊斯尔·罗森堡没有？

露 丝 她到过我的婆婆家，带了一个蛋糕给我，送了一些礼物给我的儿子。她说朱利叶斯已经被联邦调查局传讯过，没有被扣留，可是她毫不怀疑他会再被捉起来的。如果戴维说他是无罪的，同时朱利叶斯也说他无罪，那末大家也许都能逃过这一关。

萨波尔 讯问完毕。

布洛克 我以后再问。

萨波尔 传戴维·格林格拉斯。

书 记 戴维·格林格拉斯。（庭外应声传喚）

〔戴维走入证人席。〕

萨波尔 格林格拉斯先生，请你把说话的声音放高些，这样可以使法官和陪审员听清楚你的证词。你是不是在这里被控告犯了间谍共谋罪？

戴 维 是的。

萨波尔 你对这个起诉是怎样申辩的？

戴 维 承认有罪。

萨波尔 被告伊斯尔·罗森堡太太是你的姐姐，对吗？

戴 维 对的。

萨波尔 你的职业是什么？

戴 维 机械师。

萨波尔 好，在一九四四年，你加入了美国陆军，是吗？

戴 维 是的。

萨波尔 你是不是在一九四四年被派到新墨西哥州洛萨拉摩斯去当机械师的？

戴 维 对了。

萨波尔 这是一种有关国防的秘密工作，是吗？

戴 维 是的。

萨波尔 你的妻子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去看你的时候，她是不是向你传达了一个口信？

戴 维 我的妻子说朱利叶斯·罗森堡要我把有关洛萨拉摩斯计划的情报给他，他可以转交给俄国人。我告诉露丝

说我对这件事感到害怕和不安，但是我考虑了一下，第二天早上我就告诉我的妻子说我可以供给一些情报。

萨波尔 这件事你和任何人商量过没有？

戴 维 我和我的记忆力和良心商量过。

萨波尔 我的意思是说具体的人。

戴 维 没有。

布洛克 格林格拉斯先生，你觉得你在发笑吗？

戴 维 并不怎么样觉得。

萨波尔 那么，你就把任何你可以提供的情报都交给你的妻子转给朱利叶斯·罗森堡啦？

戴 维 对了。

萨波尔 好，一九四五年一月里，你在纽约度假期的时候，你是否又给了罗森堡其它的情报？

戴 维 是的。他对我作了一些关于原子弹的说明。

萨波尔 他对你作说明？

戴 维 是的。后来我就替他画了一些高度爆炸透镜的草图，我在洛萨拉摩斯的工作主要就是做这种透镜，此外我又交给他一个在那里可能收买来替苏联做间谍工作的人的名单。

萨波尔 好，格林格拉斯先生，以后又怎样呢？

戴 维 他们把我的材料拿到起居室去，伊斯尔用打字机把它打了出来。于是朱利叶斯把我带到停在第一街的一辆汽车上去见一个人。

萨波尔 那是谁？

戴 维 一个俄国人。他问了我些关于透镜和爆炸方法的问题。

题。

萨波尔 你们和罗森堡夫妇在家里讨论的时候，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吗？

戴 维 他们给我的妻子一个甜果酱盒子的一边。

布洛克 是什么香味的果酱？

戴 维 复盆子做的果酱。

布洛克 是不是假充复盆子的？

法 官 这个有关系吗？

布洛克 可能。

法 官 或者还是你在开玩笑？

布洛克 可能。

戴 维 是假充复盆子的。

法 官 讲下去。

戴 维 那个盒子已经剪成了两半，一半由我的妻子保存，留着以后用来验明一个要到新墨西哥州来看我们的人的身份。

萨波尔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甜果酱盒子，照一九四五年的那天晚上那样剪成两半？

〔戴维把盒子剪成两半。〕

萨波尔 留在罗森堡夫妇那里的甜果酱盒子的那一半，你是在什么时候又看到的？

戴 维 呃，我和我的妻子回到阿尔布魁尔克，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有个人到公寓里来看我们，这个人我现在知道就是哈利·哥尔德。他说：“是朱利叶斯派我来的，”于是我从我妻子的皮包里拿出我们那一半甜果酱盒子。他拿出那另外一半，一对正好合适。我画了

一些高度爆炸透镜的草图，并且写了些说明给他。他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百块钱，就走了。

萨波尔 你是怎样处理这笔钱的？

戴 维 交给我的妻子了。

萨波尔 好，格林格拉斯先生。下一次你看到朱利叶斯·罗森堡是在什么时候？

戴 维 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在纽约度假期的时候。他到我的公寓里来，想知道我有什么消息要告诉他。我说我有一个很不错的原子弹的说明的材料。

布洛克 据我了解，你刚才不是说，罗森堡曾经对你作过关于原子弹的说明吗？

戴 维 是这样的。

布洛克 哦。

戴 维 他说他必需使我对于原子弹是怎样的东西有一个概念，这样我才能知道我要找些什么。

萨波尔 格林格拉斯先生，请你继续说下去。

戴 维 于是我就写了大约十二页的情报，又画了一些草图和说明。

萨波尔 这些文件也由罗森堡太太用打字机打了下来吗？

戴 维 是的。

萨波尔 好，格林格拉斯先生，你有没有根据我们的要求，把你以前供给罗森堡的关于原子弹的草图重新准备下一份？

戴 维 准备了。

〔萨波尔交出一张草图。

萨波尔 我们提出这个作为证据。

布洛克 这些你是在什么时候准备的？

戴 维 昨天。

布洛克 我反对法官接受这张草图，用它来证实证人的供词是不合法的。

法 官 萨波尔先生，你不是把这个当作原件，提出来作为证据吧？

萨波尔 哦，不，并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复制品。

法 官 异议不成立。

萨波尔 格林格拉斯先生，罗森堡有没有向你提到过，他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什么报酬？

戴 维 哦，他说他和伊斯尔都得到表啊，还有一张活动桌子啊。并且他还说他得到一张证明文件，万一他到俄国去，这张文件可以使他得到很多方便。

萨波尔 好，你记不记得罗森堡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来找过你一次？

戴 维 我记得，大约在五月二十二号或者是二十三号，他到我的公寓里来，手里拿着一份《先驱论坛报》，上面登着哈利·哥尔德犯了间谍罪被捕的事件。他说：“这就是到阿尔布魁尔克去看你们的那个人，你必须要离开美国。”他给了我一千块钱，并且告诉我怎样离开美国。

萨波尔 继续说下去。

戴 维 他说我可以到墨西哥的边境取得一张到墨西哥去的旅行证，到了墨西哥城之后，我要在一个约定的时刻，以某种姿态站在哥伦布雕像的前面，这样，就会有人帮助我逃到俄国去。

萨波尔 你怎样处理那一千块钱的？

戴 维 我把钱交给我的妻子了，她在一般的开支上把它用掉了。

萨波尔 以后的一次谈话呢？

戴 维 在下一个星期的一天清早他又来了，他把我从床上叫醒，把用一张棕色纸包好的四千块钱放在壁炉架上。

萨波尔 这就是那个纸包吗？

戴 维 就是这个。

萨波尔 朱利叶斯·罗森堡和你姐姐结婚以前，你就认识他了吗？

戴 维 是的。他常到我们家里来。

萨波尔 好，你跟伊斯尔和朱利叶斯讨论过我们的政治制度和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好坏没有？

布洛克 我反对。这与本案既无关系，也不重要。这类煽动性的问题的提出也会迷惑陪审员的。

法 官 驳回异议。

布洛克 对不起，这一点，我要来争论一下。

法 官 不，我不要有任何争论。

戴 维 是的，我们讨论过。

萨波尔 在什么时候？

戴 维 在一九三五年左右。

布洛克 我反对。这些问题是不应当问的。被告不是被控告为……

法 官 什么问题应当问，什么不应当问是由我来断定，我已经断定了这些问题应当问。

布洛克 保留异议。

萨波尔 那末，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戴 维 比较起来，他们喜欢社会主义。

法 官 哪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

戴 维 俄国的社会主义。

萨波尔 讯问完毕。

布洛克 你离开军队以后就去和你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堡做生意。是吗？

戴 维 是的。

布洛克 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生意很坏，是吗？

戴 维 是的。

布洛克 你和你的姐夫朱利叶斯吵过架没有？

戴 维 只是生意上的争吵。

布洛克 你们经常争吵吗？

戴 维 各色各样的争吵，我的意思是说，为了人事的争吵，金钱上的争吵，工场管理工作上的争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好朋友。

布洛克 你和朱利叶斯打过架没有？

戴 维 没有，我没有和他打过架。

布洛克 你不记得有一次在豪士敦街一个糖果店里，你的哥哥伯尼把你们两个拉开吗？

戴 维 这我倒忘了。

法 官 事后你们又和好了吗？

戴 维 当然啦，以后我们很要好。

法 官 你脱离了那个生意以后，就没有再和他吵过架？

戴 维 没有了。

布洛克 没有和他吵过？

戴 维 呃，我们在股金上有过激烈的争执。他欠我一千块钱的股子。

布洛克 那末，格林格拉斯先生，你被捕以后，你就通知你的律师罗奇先生，要他向朱利叶斯提出要求，要他偿还他欠你的钱，这是不是事实？

戴 维 是的。

〔布洛克拿起草图查看。

布洛克 你得过科学的学位吗？

戴 维 没有。

布洛克 工程学位呢？

戴 维 没有。

布洛克 你学过热力学没有？

戴 维 没有。

布洛克 原子物理呢？

戴 维 没有。

布洛克 你在勃洛克伦技术学校学过几门功课？

戴 维 八门功课。

布洛克 有几门不及格？

戴 维 全都不及格。

布洛克 那末，这些复杂的原子弹草图，你不用别人帮助，单凭记忆力就画出来了？

戴 维 对了。

布洛克 隔了四年半的时间你还记得？

戴 维 是的。

布洛克 你是在几个月以前第一次承认犯了间谍共谋罪的？

戴 维 去年。

布洛克 你被判过罪没有？

戴 维 没有。

布洛克 你是不是相信如果你在本案作证，将来法庭上判决的时候就可以减轻你的罪？

戴 维 那很难说。

布洛克 你是不是相信在这里作证，你可以对你的太太有所帮助？

法 官 你用不着回答这个。

布洛克 讯问完毕。

法 官 证人退席。

〔戴维离开证人席。〕

布洛克 再传露丝·格林格拉斯。

书 记 露丝·格林格拉斯。（庭外应声传喚）

〔露丝·格林格拉斯走入证人席。〕

布洛克 格林格拉斯太太，在一九四九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使得你和罗森堡夫妇彼此怨恨？

露 丝 没有什么怨恨。

布洛克 你知不知道你的丈夫为了要收回一千块也许是两千块钱要他的律师控告罗森堡先生？

露 丝 他没有要律师控告，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 他没有？

露 丝 他没有，这件事是我做的。

布洛克 你和朱利叶斯说过你丈夫的薪水太低了吗？

露 丝 唔，那是因为朱利叶斯在一九四七年告诉我，他对于生意的好坏并不在乎，当时我很生气。

布洛克 你有没有和戴维商量过万一他被捕了你怎么办？

露 丝 我没有想到联邦调查局会逮捕我的丈夫，我以为联邦调查局所要捉的是另外的人，是比我丈夫更重要的人。

布洛克 你所迫切盼望的是你可以免罪，是不是？

露 丝 是的。

布洛克 好，你的这个意思你和罗奇先生谈过吗？

露 丝 请律师就是为了这个。

法 官 你不以为你问得太详细了吗？

布洛克 你是不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被传到萨波尔先生的事务所里去的？

露 丝 不，是我自愿去的。

布洛克 有谁在场？

露 丝 有萨波尔先生，罗奇先生，我的丈夫，还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

布洛克 政府检查官，你的律师，你的丈夫和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有没有速记员在场？

露 丝 没有。

布洛克 你签了口供没有？

露 丝 在第二天早晨。

布洛克 事实上，虽然你在起诉书上是一个共谋犯，但是你并没有被捕，是不是？

露 丝 是的。

布洛克 讯问完毕。

法 官 好啦，你可以退席。

〔露丝离开证人席。〕

萨波尔 传哈利·哥尔德。

书记 哈利·哥尔德。（庭外应声传唤）

〔哈利·哥尔德走入证人席。

萨波尔 你被判过什么罪没有？

哥尔德 我被判过间谍罪。

萨波尔 你被判处什么刑罚？

哥尔德 在联邦反省院里呆三十年。

萨波尔 是不是你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号去过新墨西哥州阿尔布魁尔克格林格拉斯的公寓，并且拿出一个甜果酱盒子的一半交给戴维·格林格拉斯？

哥尔德 是的。

萨波尔 你是从哪里得到那个甜果酱盒子的？

哥尔德 从阿拉多利·雅可夫烈夫那里。

萨波尔 要你转告的口信是什么？

哥尔德 “我是从朱利叶斯那里来的”。

萨波尔 在你没有去访问格林格拉斯以前，你是不是另外在圣打非访问过什么人？

哥尔德 我去访问过克劳斯·福其斯博士。

萨波尔 这两次访问所得到的情报你都交给谁了？

哥尔德 交给雅可夫烈夫。

萨波尔 你们见面的暗号：“我是从朱利叶斯那里来的”，这你是怎样得到的？

哥尔德 雅可夫烈夫给我的。

萨波尔 讯问完毕。

〔布洛克表示他没有问题要提出。

法官 你可以退席。

〔哥尔德走出法庭。

萨波尔 法官阁下。政府方面停止作证。

法 官 布洛克先生，被告方面是不是准备好啦？

布洛克 是的，法官阁下。朱利叶斯·罗森堡。

书 记 朱利叶斯·罗森堡。

〔朱利叶斯走入证人席，书记递给他一本《圣经》。

书 记 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宣誓说真话，全说真话，不说谎话？

朱利叶斯 我宣誓。

布洛克 罗森堡先生，你多大年纪？

朱利叶斯 三十三岁。

布洛克 你在那里出生？

朱利叶斯 我是在纽约出生的。

布洛克 你结过婚没有？

朱利叶斯 我是和伊斯尔·罗森堡结婚的。

布洛克 你的职业是什么？

朱利叶斯 我是个工程师。

布洛克 直到你被捕为止，你是不是和你的家眷同住在纽约卡波卡区的一个公寓里？

朱利叶斯 对了，从一九四二年起。

布洛克 在你被捕的时候，为公寓的房子你要付多少房租？

朱利叶斯 每月五十块钱。

布洛克 好，在那个公寓住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要添置些新的家具呢？

朱利叶斯 只有一次，买了一件新的家具。

布洛克 是什么？

朱利叶斯 是一张活动桌子。

布洛克 你是在哪里买的？

朱利叶斯 在马塞公司买的。

布洛克 你买那张活动桌子花了多少钱？

朱利叶斯 大约是二十一块钱。

布洛克 好，在一九四〇年你是不是在美国政府里得到了一个职位？

朱利叶斯 是的，我曾经被委派到陆军信号队去当副工程师。

布洛克 现在我要你集中注意力回想一下戴维和露丝·格林格拉斯的证词上所提到的一些事，你有没有要求过格林格拉斯夫妇，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去取得有关美国国防的情报？

朱利叶斯 没有。

布洛克 你有没有从格林格拉斯夫妇或者是其他任何人那里得到过有关美国国防的情报？

朱利叶斯 没有。

布洛克 你和格林格拉斯夫妇之间有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牵涉到一个甜果酱的盒子？

朱利叶斯 没有。

布洛克 证人哈利·哥尔德在这个法庭的证人席上出现以前，你见过他没有？

朱利叶斯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

布洛克 你的妻子有没有用打字机打过从格林格拉斯夫妇那里来的文件？

朱利叶斯 没有这回事。

法官 你的妻子会打字吗？

朱利叶斯 她会。

法官 你家里有一个打字机吗？

朱利叶斯 有的。

布洛克 当戴维·格林格拉斯一九四五年九月在这里度假期的时候，你给过他两百块钱没有？

朱利叶斯 没有给过。

布洛克 现在我给你看一件证物——一张包过四千块钱的纸，你是不是曾经把这张纸交给戴维或者是露丝·格林格拉斯？

朱利叶斯 没有。在这次审判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张纸。

布洛克 你有没有帮助过或者说你要帮助什么学生到大学里去读书？

朱利叶斯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事情。

布洛克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九五〇年。你有没有劝过格林格拉斯夫妇离开美国？

朱利叶斯 没有。

布洛克 好，一九四九年格林格拉斯退出你们合伙的生意的时候，你是不是因为股票过户的事曾答应给他一笔钱？

朱利叶斯 是的，一千块钱。

布洛克 你是不是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一号从你的存款中取出了一千块钱，付给你以前的合伙人戴维·向英，偿还你欠他的账？

朱利叶斯 我付过这笔钱。

布洛克 付掉这一千块钱以后，在你的银行户头上还有数目可观的现款吗？

朱利叶斯 没有了。

布洛克 好，这是一九五〇年五月的事。在这个月的下半个月你看见过戴维·格林格拉斯吗？

朱利叶斯 是的，我看见过他。大约在五月十五号左右，有一天早晨戴维跑到我的工场里来说：“我要和你到外面的公园里去谈谈。”他坚持要我到外面去。到了外面他也不谈，后来我们就走到对面的汉弥登·菲士公园。

布洛克 告诉我们，你们谈的是些什么。

朱利叶斯 戴维对我说：“朱利，你一定要替我想法子弄两千块钱，我马上需要这笔钱。”我说：“戴维，你要知道，你不能从石头里挤出血来。我实在没有这样多的钱。你要这笔钱干什么？”他说：“我需要钱，不要问我干什么。”

布洛克 他很着急吗？

朱利叶斯 他非常着急。以后他又说：“好，如果在这一方面你不能帮忙，你总可以替我做另外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只要是我能够做得到的，我一定帮忙。”他说：“那就请你去问问你的医生，到墨西哥去需要打什么防疫针。”我说：“戴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这样着急？”他说：“你不要管是什么，你就替我去办这件事好了。”

布洛克 后来你到医生那里去打听过没有？

朱利叶斯 我去打听过。

布洛克 在这以后你和戴维又谈过话没有？

朱利叶斯 几天之后，我去上班的时候，就顺便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将近五月底，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他说：“非常重要，我想看你，到我这里来一趟。”

布洛克 他很冷静吗？

朱利叶斯 他非常着急。

布洛克 后来怎么样？

朱利叶斯 我在大街上走着。他说：“朱利，我的情况糟糕透了。”我说：“戴维，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说：

“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可是我必需要有几千块钱的现款。”我说：“戴维，我凑不出这笔款子。”他说：“那好吧，朱利，这笔钱我非要不可，如果你不肯拿出这笔钱来，你可要后悔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直到在联邦拘留所里我才又看到他。

布洛克 你把这些经过都告诉了你的妻子吗？

朱利叶斯 是的。

布洛克 你的同案被告摩顿·苏贝尔有没有向你泄露过任何有关美国国防的情报？

朱利叶斯 他没有。

布洛克 你有没有从俄国政府或者任何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任何祝贺或者礼物？

朱利叶斯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

布洛克 你曾经和任何俄国人相识吗？

朱利叶斯 没有。

法官 你有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俄国的和美国的经济制度的好坏？

朱利叶斯 这个，法官阁下，如果你允许我照我自己的说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法官 说吧。

朱利叶斯 首先，我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但在我和朋友们

一般的交往中，我们曾经谈到过象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两种制度都有长处——我这样说是以我所能读到的材料和我自己的判断为根据的。我衷心拥护我们的宪法和民权条例。我始终忠心于我的国家。

法 官 你愿意替国家作战吗？

朱利叶斯 我愿意。同时在讨论到其它政权形式的时候，我感觉到苏联政府改善了他们国内一向被压迫的人的境遇，在扫除文盲方面已有很大的成绩，做了很多建设工作，建立了很多开发富源的工程。希特勒那个野兽曾杀死了六百万和我有共同信仰的人，而我觉得在消灭希特勒方面他们贡献了大部分的力量。这一点使我极为感动。

法 官 和我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比较起来，你是不是赞成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

朱利叶斯 法官阁下，我不是这一类问题的专家，我没有发表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言论。我认为如果英国人要有一个皇帝，那是英国人的事情。如果俄国人需要共产主义，那是俄国人的事情。如果美国人愿意要我们的政治制度，那是我们的事情。

布洛克 你是不是赞成用武力和暴动来推翻政府？

朱利叶斯 我不赞成。

布洛克 你是不是赞成一个人从事间谍活动来危害他自己的国家？

朱利叶斯 我不赞成。

布洛克 讯问完毕。（向萨波尔）复讯吧。

萨波尔 罗森堡先生，你是不是担任美国政府的职务直到一九

四五年二月为止？

朱利叶斯 是的。

萨波尔 你是被辞退的吗？

朱利叶斯 不错。

萨波尔 政府告诉了你，把你辞退是为了得到报告，说你是共产党员，是不是这样？

朱利叶斯 是的。

萨波尔 很好。你刚才说过你感觉到苏联政府改善了一向被压迫的人的境遇。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

朱利叶斯 那只是在报纸上所看到的。

萨波尔 你看到过什么？

朱利叶斯 在报纸上看到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准和居住环境都比在沙皇时代好了。

萨波尔 这你是在什么报上看到的，《工人日报》？

朱利叶斯 有时候从《工人日报》上看到。还有《纽约时报》。

萨波尔 还有别的报纸吗？

朱利叶斯 《先驱论坛报》；《世界电讯报》。

萨波尔 你是经常看《工人日报》的，是不是？

朱利叶斯 不，并不经常。有时候看看。

萨波尔 “建立了很多开发富源的工程”。请你把这些工程告诉我，好不好？它们在哪里？是些什么？

朱利叶斯 我不是每件事情都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造了一些大水闸。

萨波尔 你把水闸当作开发富源的工程吗？

朱利叶斯 是的，水力发电站；工厂——

萨波尔 这些水闸储藏在哪里？

朱利叶斯 萨波尔先生，我不懂你问的什么？

萨波尔 嗯，老实讲，我也不懂你说的什么。

布洛克 请庭上注意，我反对律师和证人进行这种闲谈。

法 官 你不要多话。

萨波尔 你以前见到过这个吗？（举起一个募捐罐子）你记得这是那些侦探在逮捕你的时候从你家里拿出来的吗？

朱利叶斯 不错。

萨波尔 这是一个募捐罐子，可以同意吧？

布洛克 可以同意。

萨波尔 陪审团的诸位女士，诸位先生，这个罐子上的字是：“救救西班牙共和国的孩子们”。讯问完毕。

法 官 你下去吧。

〔朱利叶斯离开证人席。〕

布洛克 传伊斯尔·罗森堡。？

书 记 伊斯尔·罗森堡。

〔伊斯尔·罗森堡走入证人席；书记递给她一本《圣经》。〕

书 记 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宣誓说真话，全说真话，不说谎话？

伊斯尔 我宣誓。

布洛克 你是结过婚的？

伊斯尔 是的。

布洛克 和谁？

伊斯尔 和朱利叶斯·罗森堡。

布洛克 你有孩子吗？

伊斯尔 我有两个孩子。密契尔·亚伦·罗森堡，八岁，罗勃脱·哈利·罗森堡，四岁。

布洛克 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里？

伊斯尔 现在他们在布朗赫区的一个临时收容所里。

布洛克 你在七个月前被捕，在你被捕之后，你看到过他们吗？

伊斯尔 没有，我没有看到过他们。

布洛克 证人的证词中提到你们的家具中的一张活动桌子，请你告诉我们，这张桌子是从哪里得来的？

伊斯尔 是我丈夫从马赛公司买来的，马赛公司把它送来的时候，我在家里。

布洛克 好，罗森堡太太，你用打字机打过任何有关我国国防的文件没有？

伊斯尔 我没有打过。

布洛克 你曾经想劝格林格拉斯夫妇或者是旁人去从事间谍活动没有？

伊斯尔 我没有。

布洛克 你和格林格拉斯夫妇之间曾经有过任何一件事关系到一个甜果酱盒子吗？

伊斯尔 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事。

法官 你住的公寓里有没有一个甜果酱的盒子呢？

伊斯尔 这，有的。

布洛克 你认识什么俄国人吗？

伊斯尔 我从来没有认识过。

布洛克 你有没有收到过俄国政府或者是任何俄国人送的表啊，或者是其它的礼品？

伊斯尔 没有。

布洛克 你的丈夫有没有向你提到过他在做间谍工作？

伊斯尔 他没有做这种事。他不可能向我提到这样的事。

布洛克 在戴维被捕以后，你和露丝·格林格拉斯谈过什么话没有？

伊斯尔 谈过，我在我母亲家里看到露丝，我说：“露丝，有些事我想要知道一下，你和戴维是不是当真和这件可怕的事搅在一起啦？”当时她陡然生起气来，她说：“你怎么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来？他没有罪，当然我也没有罪，并且我们已经请了一个律师来打官司，因为我们没有犯罪。”

布洛克 这就是你和她最后的一次谈话吗？

伊斯尔 对了。

布洛克 讯问完毕。（向萨波尔）请你复讯吧。

萨波尔 罗森堡太太，我这里有一个文件请你验明一下，这是不是你的签名？

伊斯尔 （看着那折起来的文件）是的，是我的签名。

布洛克 萨波尔先生，让我看看。我反对提出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牵涉到的所谓共产主义与本案毫不相干，因此我反对把它当作证据提出来。

法 官 我允许把它提出，驳回异议。

布洛克 法官阁下，异议保留。

萨波尔 诸位女士，诸位先生，这是为了共产党的候选人彼得·加西奥在一九四一年竞选纽约市参议员的一个提名申请书，而被告伊斯尔·罗森堡在这上面签了名。好，罗森堡太太，你在一九五〇年五六月里拍过护照相片吗？

伊斯尔 不是护照相片。我们经常拍家庭相片，从来没有拍过护照相片。

萨波尔 讯问完毕。

法官 证人退席。

布洛克 被告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停止作证。

法官 政府方面有无辩驳？

萨波尔 法官阁下，还有一个简短的作证。传朋·司奈得。

书记 朋·司奈得。（庭外应声传喚）

〔朋·司奈得走入证人席。

萨波尔 司奈得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

司奈得 摄影师。先生。

萨波尔 去年五六月里，有没有一家人，一对夫妇和两个小孩到过你那里？

司奈得 有的，先生。

萨波尔 现在，你看到那两个成年人在法庭上吗？

〔证人指出罗森堡夫妇。

法官 被告伊斯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已被认明。

萨波尔 你替他们做了那一类的事？

司奈得 洗印了三打相片，护照相片的尺寸。

萨波尔 （向布洛克）你来讯问吧。

布洛克 你在报纸上看见过罗森堡先生或者是罗森堡太太的相片没有？

司奈得 看见过，昨天晚上他们登出了罗森堡太太的相片。

布洛克 你的舖子就在法院的对面，是吗？

司奈得 是的。

布洛克 你说你替罗森堡一家人照过相，你照的是不是他们的

合影？

司奈得 两个孩子和这个女人——罗森堡太太。

布洛克 他们是照在一起的吗？

司奈得 是的，我要那个大的孩子站在她的旁边，那个小的坐在她的膝头上。

布洛克 你所拍的那些相片都是同样的尺寸吗？

司奈得 是的。

布洛克 好，这真是些颇不平常的护照相片，一个女人的膝头上坐着一个小孩子。那些底片在哪里？

司奈得 我们不保存底片。

布洛克 连一张都不保存？

司奈得 是的。

布洛克 你做买卖记不记帐？

司奈得 不记帐。

布洛克 你能不能拿出任何记录来证明因为你给他们拍过照片收过他们的钱？

司奈得 没有。

布洛克 你舖子里有什么发票没有？

司奈得 没有。

布洛克 没有其他问题。

法 官 证人退席。

〔司奈得离开证人席。〕

法 官 还有其他证人吗？

萨波尔 没有了。这是政府起诉的案件。政府方面停止作证。

布洛克 被告方面停止作证。

法 官 萨波尔先生，请你就开始向陪审团作最后发言，好吗？

萨波尔 庭上，陪审团的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大陪审团已经决定对三个被告起诉，控告他们和其他的人约好将有关美国国防的情报传达给苏联。让我们设想这里有一个车轮。这个轮子的中心就是罗森堡，他象章鱼伸出触角那样向外发展，从罗森堡到戴维·格林格拉斯，到伊斯尔·罗森堡，到露丝·格林格拉斯；从罗森堡到哈利·哥尔德，到雅可夫烈夫。他们获得了情报，把情报供给出去。所有这些触角都走向一个核心——苏联。

让我简略地回顾一下本案的证据。罗森堡夫妇和苏贝尔从他们大学时代起就有了联系，这种联系是依靠一个共同的锁链维持住的——这个共同的锁链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忠诚。我们现在知道罗森堡夫妇曾劝诱戴维·格林格拉斯参加这个阴谋，从他那里得到关于原子弹的秘密，而把这些秘密转给苏联政府。

本案的问题使得某些人破除了一般的家庭情面，但是很明显，家庭道义的破坏，是一个做姐姐和一个做姐夫的唆使一个美国军人去做那种卑鄙无耻的事来背叛自己的祖国。格林格拉斯夫妇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中间所作所为是不可宽恕的。但是格林格拉斯夫妇与罗森堡夫妇是有区别的。格林格拉斯夫妇为了弥补他们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已经从实招认了。而罗森堡夫妇却一味抵赖来加重他们的罪。

你们已经听到罗森堡夫妇拍好了护照相片，准备象他们的同谋者摩顿·苏贝尔那样逃到外国去。你们

已经听到苏贝尔是怎样地把爱力却引到这个圈子里来，以及爱力却自己曾怎样把资料交给罗森堡。

最后，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一切证据已经明确地表明共产主义是和本案有极重要的关系的，因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使这些人产生一种动机，给他们一种启示，他们才因而进行了那些现在已完全得到证实的可怕的活动。

这里所控告的是一种最严重的背叛美国的罪行，在你们面前的这几个被告都参加了这个间谍活动，盗取自己国家的机密来为一个外国势力服务，而在今天，这个外国势力正力图把我们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在美国法庭上的被告从来没有象这三个被告这样不值得同情的。他们每一个人的罪状的成立是无可怀疑的。我深信你们会根据在法庭上提出来的证据作出唯一的评决……罪状完全成立。

法 官 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 庭上，陪审团的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你们都是纽约的市民。我们都是世故很深的人。而且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丝毫偏见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要求你们，请不要先对这个案子下结论，因为你们可能有一种偏见厌恶某种政治思想。这些被告所以被控告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共产党员，他们是被控告犯了间谍共谋罪……我们大家知道这是我们法律上的最严重的一种罪行。如果由于你们觉得他们是共产党员，而你们是不喜欢共产主义的，因而就定他们有罪，那末，我对你们说，你们就不是根据他们所被控告的罪

来判决他们了。我在这里，是代表着朱利叶斯·罗森堡，伊斯尔·罗森堡和摩顿·苏贝尔这三个被控犯了特殊罪行的美国公民的，我现在要求你们照你们希望别人用来审判你们的那种正当方法来审判他们。

让我们现在来好好分析一下那些事实。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所有的物证，三十二种证据。所有的这些证据，除其中的两件以外，全都与被告毫无关系……没有字据，也没有指纹。至于那两件证据怎么样？这是其中的一件。（他举起那个募捐罐子）这是一个白铁罐子。没有问题，这是从罗森堡的家里拿出来的。这是政府为要把这个罪名加在罗森堡夫妇的身上所交出来的唯一的物证。这个罐子，空空如也……和罗森堡的案件一样。我们还有另一个证据，一个提名申请书，上面有一九四一年伊斯尔·罗森堡的签名。你或我都可能不喜欢彼得·加西奥的政治见解，但仅仅因为如此，这件事就能把伊斯尔·罗森堡和间谍共谋罪扯在一起吗？

联邦调查局进行侦查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象这样一个重要案件他们毫无疑问会不择手段地找出一些证据以便把罗森堡夫妇扯到这个案子里来的。

因此，现在这个控告罗森堡夫妇的案件，仅仅是根据口头的证据，也就是从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证据。啊，你们在生活中可能碰到过某些人，你们能够完全相信他们，同时，你们在生活中也可能碰到过某些人，尽管他们对着成千本的《圣经》宣誓，而你们也仍不会相信他们。被告有权利希望你们本着你们在生活中

的经验来判断在此作证的这些证人。

你们知道，你们能够教会一只鸚鵡上来讲一个故事，但是，你们不会相信一只鸚鵡。你们能够教会任何人……任何人在这里讲一个故事。这并不等于你们能够相信他。

现在，让我们拿戴维·格林格拉斯来说。任何一个愿意出庭作证以陷害自己的亲骨肉，自己的姐姐的人，是令人讨厌和令人恶心的。他是人们所见到的最最低级的动物。他站在那里时是怎么一个样子？他在那里嘻嘻地笑着，我问了他一句话，好把这句话在审判记录上照录下来：“你觉得你在发笑吗？”你们知道我所得到的回答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并不怎么样觉得”。请听听他的回答。“并不怎么样觉得”。不错，可能有些人很欣赏私刑拷打那种场面。但是，我不相信你们曾在任何书上读到过或在生活经验中碰到过一个带着满面笑容来埋葬他自己的亲姐姐。

请告诉我，你们会相信这种人吗？我要知道，也要你们知道，谁在这里陷害罗森堡夫妇。他很傲慢，他是那样傲慢。他觉得有美国政府在替他撑腰。他有权利来傲慢。再说露丝·格林格拉斯吧，她是那样浓妆艳抹，神气十足的到这里来的，她打扮得那样漂亮，充满了热情，完全象一张留声机的唱片。

露丝·格林格拉斯在这里承认她参加过那个阴谋。可是她从来没有被捕过，也从来没有人控诉过她。露丝·格林格拉斯是脱身了。她把她的的大姑子拉进去而自己则溜走了。这就是格林格拉斯夫妇为了他

们自己所搞的一套把戏。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格林格拉斯夫妇的阴谋。格林格拉斯估计……也许有人帮着他在那里估计……如果他能够在美国咬出一个人来，他就能减轻他的罪状，而坐在那边的那个人（他指着朱利叶斯）就是一个目标，因为他曾经被认定是个共产党员。这个人是一个理想的靶子；据说这个可怕的间谍拿出了成千成万的金元，用俄国人的钱来培养学生。事实上他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你们对一个暴徒的概念是这样吗？一个住在卡波卡区的公寓的人，每个月五十块钱的房租，老婆自己打扫屋子，境况非常困难，逼得要举债度日。这种情形与你们心目中的那个接受外国津贴的人符合吗？

有好些人被牵连到这里面来。哈利·哥尔德，一个招认不讳的间谍！但是哥尔德从来没有看见过罗森堡，从来没有和他会过面。有人接了他“我从朱利叶斯那里来的”这样一个暗号。可是，每一个承认参加这种阴谋的人，都自认他们使用着各种不同的假名。而现在忽然间他们却要你们论定这个朱利叶斯用的是真名。

现在我来谈谈爱力却。爱力却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知道他可能因那个忠诚宣誓书的事被控以伪证罪。你们能不能相信有一个人，他会忽然走到一个已隔了六年不曾见面的普通同学家里，在一小时之内就向他提议，叫他去做间谍工作？这种说法近情理吗？至于摩顿·苏贝尔整个的案子是根据爱力却的作

证……也就是这个一心只想保全自己的可耻的家伙。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审判的卑鄙粗俗的一部份……这个靠不住的好莱坞的摄影师。这个人名叫司奈得，他走上证人席作证说，他替罗森堡一家人拍过护照相片。不错，伊斯尔和她的两个孩子拍过一张相片，一个坐在她的膝头上，一个站在她的旁边。这是一张护照相片吗？

好，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你们在证人席上也看到过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你们有机会把他们研究过一番。我要你们把他们和格林格拉斯夫妇比较一下。请你们问问自己：“他们象是做间谍的人吗？”

这个案子显然将变成一个很重大的案子。审判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还将有一百一十八个证人，包括象乌来先生那样有名的原子科学家在内，到这里来作证。

法 官 布洛克先生，你发言的时间已经完了。

布洛克 那么，我来极简单地做个结束。我们要求你们多想一想再来决定这个案子。我们确信如果你们肯那样做的话，你们除了判定被告无罪外再不可能得到任何其它的结论，那么，你们也同时等于是向全世界表明，在美国，一个人是能够得到公平审判的。

法 官 现在陪审团退席，会商裁决。

〔灯光暗下来。灯光再亮的时候，被告都站了起来，陪审长已经走进法庭。〕

书 记 陪审长先生，你们有了意见一致的裁决吗？

陪审长 有了。

书 记 请说吧。

陪 审 长 我们，陪审团认为朱利叶斯·罗森堡，伊斯尔·罗森堡，摩顿·苏贝尔……犯了所控告的罪。

法 官 诸位陪审员，我向你们表达深切的谢意。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你们的裁决是正确的。现在我开始进行宣判。

本案所判各罪是以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为依据的。我们国家正在向一种完全和我们不相同的制度作殊死的斗争。而被告们却情愿信仰俄国的哲学：否认上帝，否认个人尊严，不为自由服务，而到处去侵略自由的人们。

本庭认为你们的罪行有甚于谋杀。你们把原子弹交到俄国人手里，你们这种行为，已经产生了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造成了五万人的伤亡，而且谁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将要为你们的叛逆行为付出代价。的确，由于你们这种背叛祖国的活动，你们无疑已经改变了历史的趋向，使我们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

摩顿·苏贝尔，由于从本案的证据看不出你的活动与原子弹计划有关，我承认在本案中你的罪行是比较轻的，因此，本庭判你三十年有期徒刑。

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你们是这个阴谋案件中的主谋者。如果我对你们宽大的话，将违背我国人民所赋与我的庄严的和神圣的信托。本庭对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的判决是……（灯光开始暗下）你们被判处死刑，你们将依法处决。

——幕 落

第三幕

第一场

纽约的一个公园，灿烂的阳光。人们在散步，有的站着在听军乐队演奏一个苏萨进行曲的末一段。左边有一个卖报的孩子拿着一种以“朝鲜，美军伤亡惨重”为标题的印刷品，喊着：“号外”。

隔了几分钟，萨姆·巴罗走进。他是来会一个女人的，他看看表，四面张望。

当进行曲奏完的时候，威利·麦基太太——一个年轻的黑种女人——和索非亚·罗森堡老太太带着轻便讲台走进，他们把讲台支起。麦基太太登上讲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麦基太太 六个月以前我的丈夫被处死啦！（人们，包括萨姆·巴罗在内，带着惊异的神色转向她们）你们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威利·麦基。每一个善良的、站在南方私刑法气氛之外，研究过他的案子的人，都深信他是无罪的，深信他是伪证和诬告的牺牲者。他现在已参加到那些因为皮肤颜色的不同或是政治见解的不同而丧失了生命和自由的人所组成的队伍里去了……那是约翰·勃朗的队伍，是萨可和樊泽蒂的队伍，是汤姆·木雷的队伍，是史葛脱斯波洛案子中的那些人

的队伍。（群众表现出从感动的同情到窘迫的敌视等各种不同的反应）

今天，另外两个美国人，伊斯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两个小孩的父母，在死牢里等着处决，他们是冤枉的。我们国家里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要想使我们卷入一场世界大战里去，罗森堡夫妇要和平，而且敢于说出了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他们所犯的罪。为了这个罪名，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把他们判处死刑，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你我同样要和平的人吓得不敢再出声了。但是我相信善良的美国人一旦明白了真相之后，就会起来要求制止这类事情，要求保全他们的性命的。我要求大家看看罗森堡夫妇案子的真相，（她对大家做了一个手势，指着正在发传单的罗老太太）并且把真相告诉你们的朋友。我们千千万万的人已经相信罗森堡夫妇是又一起被诬告的无辜的牺牲者。如果你们也同样地相信，那末，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动员一切力量来使他们的案子得到重审……趁现在我们大家还来得及的时候。

〔一个警察走进，走向麦基太太。

警察 你不能在公园里开会……解散！（向群众）解散！

〔大多数人走开，警察站在一旁舞着警棍，麦基太太收起讲台。当人们走开的时候，罗老太太看见萨姆·巴罗站在左边，向他走去。

罗老太太 萨姆·巴罗先生，你不是朱利的邻居吗？

巴罗 （不安）是的，您好，老太太。

罗老太太 朱利不是说你是在码头上工作吗？我知道你是愿意

幫助他們的。你想你可以拿這些傳單散給在那邊工作的那些人嗎？（她把一卷傳單遞給他，他猶豫了一下，勉強收下）

巴 罗 这个，是的……我想可以吧。

罗老太太 谢谢你，我要走了，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巴 罗 再見，老太太。

〔罗老太太走回，幫着麦基太太帶着講台下場。

〔一个女人走進。

女 人 （向巴罗）哦，你在这里，我到处在找你……走吧。我们太迟了……你拿着什么？

巴 罗 （猶豫地）哦，没有什么。（很不安地看了看手中的傳單，向四面張望，看罗老太太是否在注意他，然后把傳單偷偷地丟到一个廢紙簍子里，帶着那个女人下場。同时燈光暗下来……）

第 二 場

……燈光亮起來，照着一個小型的電話接線台，兩個女接線生在那里照應。

鈴聲……

接線生甲 白宮……对不起，总统沒有空。請你告訴我什么事？請等一等……（她按了一個電鈕）……高其先生，哈罗德·烏來先生打來的電話，你接嗎？他說他是原子能計劃的主持人……（向來電話者）我給你接到总统的一位秘書那里……（她插了一個插頭）……（向接線生乙）你知道关于罗森堡夫婦的事嗎？

接线生乙 今天早上外面有些示威的人抬着关于罗森堡夫妇的标语牌。他们不就是那些俄国间谍吗？

接线生甲 有人要和总统亲自讲话，要求对他们宽大，天哪，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

〔铃声……

接线生乙 白宫……我可以把你接到总统的一位秘书那里，可是现在正占着线……（向接线生甲）这好象是今天早上人人都在谈论的问题……（向来电话者）我正在替你接过去，请你等一等。

〔铃声……

接线生甲 白宫……是的，贵姓？爱因斯坦？对不起，怎么拼？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三 场

……灯光慢慢地亮起来，照着在台右边的伊斯尔的牢房。她正坐着写信给朱利叶斯。

伊斯尔 （读她所写的信）

最亲爱的朱利：

整个下午都在断断续续地下着濛濛的细雨。我坐在院子入口的一张椅子上，闻到一阵阵不知道从哪里吹来的花香，看着被雨点打湿了的麻雀宁静地啄食我撒给他们的面包。每当雨停的时候，我就忧郁地漫步走去看看那些从水泥缝里长出来的青草……我的心为孩子们疼痛。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懂事了，不管我怎样

想抑制自己，脑子里还是不停地想象到他们的恐惧。然而，如果我们能在想到我们将被处决的时候而不感到恐惧，他们也会不感到恐惧的。让我们不要害怕，他们也就不会害怕了。

亲爱的，带给你我所有的爱。

伊 斯 尔

灯光慢慢地暗下……

第 四 场

……灯光从台的左方亮起来，照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夫累得·文生的办公室。他和考夫曼法官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布洛克站着对他讲话。

布洛克 文生法官，我提请考虑：对于本案审讯，我们中已经有很多人表示重大的怀疑……请考夫曼法官不要见怪……加上现在又得到了新的证据，我认为这已经有十足的理由准许重审。

文 生 布洛克先生，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谈过，我曾经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身分告诉过你，你的诉讼委托人所受到的是公平和正确的依照法律的审讯，对于这一点我已完全满意。最高法院没有任何理由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

布洛克 据我了解，道格拉斯法官，法兰克佛特法官和白赖克法官都曾经表示过异议。

文 生 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多数成员的决定。这你是知道的。

布洛克 文生法官，请你听一下为什么要重审的理由，首先是那张桌子，那张活动桌子，这件案子里的主要的证物。政府的证人宣誓说这是俄国人送的礼物，上面有一个陷下去的地方是照小型胶卷用的。这张神秘的桌子！罗森堡夫妇说这张桌子是他们花二十块钱从马塞公司买来的，而萨波尔先生说他们撒谎。

考夫曼 布洛克先生，你现在不是在开会演说。

布洛克 考夫曼法官，为什么不把那张桌子拿到法庭上来？

考夫曼 据我了解，那个时候那张桌子不在政府手里。

布洛克 可是我这里有证据，在朱利叶斯·罗森堡被捕之后，这张桌子放在他的公寓里有三个多月。为什么政府没有想到它的重要而把它没收呢？那是因为格林格拉斯夫妇是在过了好久之后才编出这个桌子的故事来的！甚至在这以后，政府追究了它的下落没有？……这样重要的一件证物？

文 生 布洛克先生，关于那张桌子的事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

布洛克 可是这张桌子现在被一个新闻记者罗森堡的亲戚家里找到啦！是怎样的一件东西呢？是在一九四四年从马塞公司买来的价值二十块钱的一张桌子。完完全全和罗森堡夫妇所说的一样。而且马塞公司已经认出了这张桌子。

文 生 仅仅一个证据不足以构成重审的理由。

布洛克 现在已经证明格林格拉斯夫妇在宣誓的时候说了谎话，这个理由还不够充足吗？

文 生 布洛克先生，你现在不是在这里讯问一个证人。

布洛克 而且我所要说的还远不止这些。

文 生 哦？

布洛克 我这里有一张联邦调查局的侦探约翰·马丢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作的一个证明书的照片。在这上面他承认在摄影师司奈得到法庭上来作证的前一天，他就曾经把这位摄影师带到法庭上来，并且说司奈得曾看到朱利叶斯·罗森堡在证人席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司奈得在审判的时候的口供。他宣誓说从罗森堡夫妇到他铺子里照相的那天起，直到他作证的那一天止，在这期间他从没有见过他们。这证明司奈得犯了伪证罪。

文 生 这一点无关紧要。证人可能忘记了。

布洛克 他会忘掉他在前一天被带到法庭上来过？我这里还有审判前后在报纸上发表过的无数文件的照片，这些文件公开宣称被告曾犯下各色各样的丑恶罪行，但一直都逍遥法外。这些文件无疑将会引起陪审员的偏见，而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构成重审这件案子的充分的理由。

文 生 布洛克先生，你忘了在我们国家里言论是自由的，我们无法控制。

布洛克 文生法官，我说的是政府新闻局发的稿件，政府发的新闻！其次，我有一些从好多国家送来的由著名科学家签署的证明书，这些证明书认为象格林格拉斯这样一个不懂科学的人，能够画得出相当精确的原子弹机械结构图，并且隔了四年半的时间还能记得，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笑的。

考夫曼 他们考试过格林格拉斯没有？

布洛克 没有，没有当面考试过。

考夫曼 那末，他们就没有资格来判断他的才能啰。

文 生 布洛克先生，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有理由来建议重审这件案子。

布洛克 那末，我要请你看看这两个文件。

文 生 （审看文件）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文件？

布洛克 从罗奇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是格林格拉斯夫妇的律师。

考夫曼 是罗奇先生给你的吗？

布洛克 不，不是他给我的。

文 生 那末你怎么得到的呢？

布洛克 我要请你先看看，这第一个文件是戴维·格林格拉斯自己所写的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对联邦调查局的谈话。请你看下面的第三段。他说在哈利·哥尔德来访问的时候，他使他的妻子走开。现在来看审判记录：露丝·格林格拉斯宣誓说当时她在场。戴维也宣誓说是这样……他们彼此串通说谎，在作假证。

考夫曼 好啦，布洛克先生，我们已经让你说了不少话了……

布洛克 还有，戴维·格林格拉斯在审判前的谈话里说：“我不知道是谁派哥尔德到我这里来的。”但在审判的时候他却说哥尔德向他说：“我是从朱利叶斯那里来的。”在这里我还要附带地讲一下，我们现在已知道有一位克劳斯·朱利叶斯·福其斯博士，他的确曾派遣哈利·哥尔德去过。这位博士在他的朋友中间用的是朱利叶斯这个名字。这个谈话里有好多和格林格拉

斯在审判中的证词相矛盾的地方，这不过是其中的两点。

考夫曼 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个文件不是假造的？

布洛克 这里有一个笔迹专家的证明书。证明这些文件是戴维·格林格拉斯写的。

文 生 布洛克先生，我总想知道，你从哪里……

布洛克 现在，请看另一个文件；一个备忘录，上面写的日子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记的是露丝·格林格拉斯对她的律师罗奇先生的谈话。在第三段，谈到她的丈夫的时候，她说他一向有一种神经不健全的征象。有时候他会神经错乱，有一次得了流行性感冒，他光着身子跑到过道里乱叫乱嚷，她从十岁起就认识他了。她说他会对一些事情胡乱发些议论，尽管完全不是那回事！尽管完全不是那回事！

文 生 布洛克先生，你是不是要我接受这个作为证据？

布洛克 是的，作为重审这件案子的证据。

文 生 那末，你必须告诉我，你是怎样得到这些东西的。

布洛克 这我恐怕办不到。

文 生 取得这件文件，有没有得到罗奇先生的允许？

布洛克 这我不知道。法兰克法官曾经在最高法院说过，如果格林格拉斯的口供靠不住的话，对于罗森堡夫妇的判决就不能成立，文生法官，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这个新的证据将会使任何法庭认为格林格拉斯的口供是靠不住的。

文 生 布洛克先生，请你先告诉我——我正式地问你——你是怎样得到这些文件的？

布洛克 这些文件是从法国寄给我的。至于是经过谁的手，是怎样从罗奇先生的事务所跑到法国去的，我不知道。

文 生 既然如此，我不能承认这些文件生效。并且我认为象你这样有地位的律师竟会纵容这种看上去颇象是从一个同行的事务所里偷窃文件的行为，这是一件很成问题——不可原谅的事……

布洛克 法官阁下，我的诉讼委托人已被判了死刑，一天一天，愈来愈走近刑场了。而我知道他们是无罪的。

文 生 （起立）布洛克先生，我必需告诉你，由于你公开发表演说对罗森堡案件的审判加以毁谤，你已经犯了侮辱法官的罪，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布洛克 你是不是准许重审呢？

文 生 不，我不，同时我深信我的同事会支持我。你的这个证据毫无法律上的价值……我很惊讶……我很奇怪，象你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会这样地把偷来的文件拿到我面前来。这对于你和你的委托人都没有好处。

布洛克 我要求你让陪审团来听听。

文 生 不。

布洛克 那末……

文 生 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布洛克 你是不是确信罗森堡夫妇得到了公平的审判？你有没有看过审判记录？

考夫曼 布洛克先生，我必须劝告你……

文 生 我用不着看，我完全信任考夫曼法官，就是这样……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五 场

……灯光亮起来，照出靠着码头的一条街道。几个人陆陆续续地走进，拿着标语牌，牌上写着：“圣母的慈悲”、“援救罗森堡夫妇”、“罗斯福夫人说：援救罗森堡夫妇”，此外更有一些类似的标语，上面提到罗马教皇、爱因斯坦和法国总统等。示威者中间有罗老太太和麦基太太。在最后一个示威者上场的时候，有一个警察，挥着警棍，站在旁边看住他。这个示威者远远地落在其他人的后面。一个女人向他走去，把自己的脸向他凑过去。

女 人 你知不知道我对罗森堡夫妇是怎样的看法吗？（他不理睬她。她吐一口唾沫在他的脸上，然后，深怕旁人听不清楚地）我要看他们烧死，我每天都在祷告上帝，愿总统把他们烧死掉。

〔一个男人加入进来。

男 人 你这个混帐的共产党员……你们是在屠杀美国的白人青年……

女 人 让他们都烧死，让他们坐电椅！把他们送回俄国去！

男 人 （用肩把那个示威者推在一旁）让开人行道，你这个肮脏的东西！（警察注视着）

女 人 （用手提包向那个示威者的脸上打去，向警察）喂，你！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你不敢碰他们吗？（警察显得不安）

男 人 我看你应该到朝鲜去！

警 察 （走上前）走，走，散开！

〔萨姆·巴罗穿着工人服走进，站在一旁看着。〕

男 人 他妈的！我不能让这个混蛋把我挤到人行道外面去啊。

警 察 （向示威者）我想我说过了，你们只能在大街上行走。

示威者 我们是在大街上。

女 人 还会扯谎，你这个下流东西。（她对他举起拳头，向警察）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起来？

男 人 我们纳税是为的什么？连警察都这样饭桶。

警 察 （抬高他的声音）走开！让开！

女 人 （站在那个示威者的面前）你想把我推到人行道外面去……来吧！

示威者 （想通过）请你让一下路，太太。

女 人 （她的面色发白，沉下脸）不要碰我！

警 察 好啦，够啦，这些标语引起来的麻烦已经够了。

〔他抓住标语牌，想把它拉倒；示威者抵抗着。警察从他的手里把标语牌夺过来，掷在地上，示威者带着的一捆传单掉在地上，撒满一地〕

警 察 我和你们说过我要对你们不客气的。（他粗暴地把那个示威者带出场。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随同出场）

〔萨姆，始终站在一旁，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上前捡起一些传单，看了一眼，把传单放进衣袋里，灯光迅速地暗下来……〕

第 六 场

……灯光亮起来，照出朱利叶斯坐在台右的牢房里，
读着一封伊斯尔的来信。

朱利叶斯 （读信）

最亲爱的朱利：

你的来信太可爱了。

我们怎能忘记早年我们在一起过的那些动荡、奋斗、欢乐和美丽的日子呢？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向我求婚，我把你当作我心上所最爱的人而答应了你的吗？

对于一个复杂而冷酷的社会向我们所提出来的似乎不能解答的那些哑谜，我们曾经在一起追求它们的答案。这些答案已经经过了时间和不同情况的考验，对于所有和我们一样的敢于面对现实，研究问题的人，这些答案仍然是正确的。

是的，正是由于我们曾毫不犹豫地宣扬这些答案，今天我们才坐在这渐渐监狱里，等待着我们所料想不到的更多的苦痛、悲哀和空虚。然而，为了美国的民主、正义和友爱，为了和平、面包和幸福的生活，为了孩子们的欢笑，我们将庄严地、骄傲地、并怀着自信在上帝和人类的面前以问心无愧的心情在这里坚持下去，直等到真理唤醒了整个善良的人类来把这个屠场的大门打开！

曾经有过一个聪明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发

现了人格的不可毁灭而感到惊异。亲爱的，我们将证明他是对的；这样，将会使其他的人相信他们的人格也是不可毁灭的，也将会使人们为了保护我们和保护他们自己而团结起来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

你的伊斯尔

灯光慢慢地暗下……

第七场

……灯光亮起来，照在电话接线台上。

铃声……

接线生甲 白宫……我把你接到总统的一位负责罗森堡案件的秘书那里。（她插了一个插头）

铃声……

接线生乙 白宫……对不起，罗斯福夫人，总统没有空……我把你接到一位秘书那里，他是负责……（她插了一个插头）

接线生甲 白宫……请你等一等……所有的线都占着啦……你是澳洲，悉尼？……请等一会，让我想想办法。

接线生乙 白宫……是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你说吧……英国，伦敦？是的……是的……运输和什么工会？好……

接线生甲 白宫……我把你接到一位秘书那里，他是负责……

接线生乙 法国总工会……是什么地方？法国，巴黎？是的……是的……你说代表五百万法国工人，是吗？谢谢你……

接线生甲 白宫……不行，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我不能从电话里再收电报啦……谁拍来的？法国总统？……你说的

是真正的法国政府吗？你最好是把这个电报念给一位
· 秘书听……（她插了一个插头）

接线生乙 白宫……波尔托·利卡？……（向接线生甲）哦，
这是门房打来的……外面有三大车电报。

接线生甲 白宫……又是大西洋的长途电话？……梵蒂冈……
请稍等一会……（向接线生乙）他在哪里，你知道吗？

接线生乙 谁？

接线生甲 艾老头子。

接线生乙 他去练习高尔夫球去了。

接线生甲 这里有教皇的秘书打给他的电话，他呢，练习打高
尔夫球去了！

接线生乙 那死刑已定在明天执行，他不愿意再接电话了。

接线生甲 他得接这个电话，即使需要我自己去把他找回来。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八 场

……灯光亮起来照着台左方文生的办公室。文生正在
对布洛克讲话。

文 生 布洛克先生，自从审判以来，你已经有了两年多的时间提出这些法律上的论点。我认为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那死刑已定在明天，六月十八号执行。

布洛克 六月十八号恰恰是他们结婚的十四周年纪念日。

文 生 布洛克先生，你不是在暗示政府方面是有意这样做的吧？如果法律程序要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的话，法律就

成为一纸虚文啦。

布洛克 那末，就根据法律程序，我再一次要求你准许重审罗森堡夫妇和苏贝尔的案子；现在剩下来的时候已经不多了，我要求你召集你的最高法院的同事……

文 生 我已经宣布最高法院休会了……

布洛克 （慢吞吞地）你已经宣布最高法院休会了……

文 生 这是他们每年的例假。以后的事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可以作主。据我所知，总统已经拒绝了你的宽赦请求。

布洛克 文生先生，你和我都明明知道总统除了听到政府的顾问们所作的一些报告以外，他对于这件案子什么都不清楚。我要求你再召集最高法院开会，这样可以……

文 生 我已经说了不可以，这不能算是一个答复吗？

布洛克 文生先生，现在只有十二个钟头……十二个钟头以后你就要谋杀掉两个无罪的人。

文 生 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 我说的是谋杀……依法的谋杀！

文 生 （起立）也许你乐意知道我的同事中已经有人提议取消你的律师资格。他们认为你不配享有在美国法庭上出庭的权利。

布洛克 那么，现在是轮到我头上来啦。

文 生 好啦，就罗森堡夫妇来说，这件案子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让你用尽了法律范围之内的一切方法。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你什么方法都试过。在法律上你是失败了。

布洛克 不然，昨天有两个费城的律师提出来一个论据，我相

信这个论据无论如何粉碎了本案中所判死刑的法律根据。我们的诉讼委托人是根据一九一七年的间谍法被判决的，这个间谍法上面有死刑的规定。实际上，这次法官判以死刑的理由是罗森堡夫妇所犯的罪牵涉到原子弹的秘密。但是关于原子弹的秘密的问题，在一九四六年的原子能法里面另有明确规定，根据原子能法的规定，最重的刑罚是二十年徒刑！本案的判处死刑是不合法的，我们已经向道格拉斯法官提出了这个论据，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当中只有他看过审判记录。

文 生 （大声叫嚷）这个论据是空洞的，诡辩的，和你的其它论据一样！我实在不耐烦啦……（电话铃响；文生拿起听筒）哈啰，是的，我就是……是的，我已经听说过……绝对不行！！你已经怎么啦？（然后缓慢地）哦，我懂了……（他放下听筒）布洛克先生，你一定很高兴，道格拉斯法官已经答应延期执行。

布洛克 请问现在你准备怎么样？

文 生 我准备今天下午重新召集最高法院……

灯光迅速地暗下……

第 九 场

……灯光慢慢地亮起来，照着台右的伊斯尔的牢房。
本内特走进，伊斯尔正在写东西……

本内特 罗森堡太太吗？我叫本内特，我是联邦监狱的监狱长。

伊斯尔 有什么事吗？

本内特 我已经叫人请你丈夫去了，可是在他没有来以前，有一件事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首先我要告诉你今天下午法院的决定。

伊斯尔 怎么样呢？

本内特 最高法院已经撤销了道格拉斯法官所许可的延期执行。

伊斯尔 是这样的。

本内特 然而，司法部长吩咐我来通知你们，政府现在准备对你们减刑。

伊斯尔 （起立，不敢相信）是吗？

本内特 有一个条件。

伊斯尔 （坐回去，冷淡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

本内特 那就是你愿意来协助政府进行调查工作。

伊斯尔 我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我们只知道我们两个是完全清白无罪的。

本内特 （缓慢地）你总知道一些事情吧？

伊斯尔 我怎么能够呢？你要我编出一堆谎话，来陷害更多的无辜的人……这就是你所需要的吗？

本内特 不，不，当然我们不是要你说谎。但是现在……（和蔼地）譬如说，某一家有一个人他自己可能并没有积极地参加……某种活动，但他仍可以知道家里其他的人的某些活动的。

伊斯尔 你这是在暗示说，我可以陷害我的丈夫来保全我自己的性命。

本内特 不，不，我不喜欢“陷害”这种字眼，用这个字眼是

不恰当的。我们不过是要得到真相。你要知道，根据我的经验，一个明明知道自己犯了罪的人有时候会声辩他是无罪的。你同意不同意？

伊斯尔 我不怀疑这样的事是有过的，但是我诚恳地告诉你，我们所以这样坚决，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犯罪。
〔本内特对她望了一会，不知道怎样再谈下去，于是站起来走向牢门。

本内特 （向后台）把罗森堡先生请进来。（看守人打开牢门，朱利叶斯走进）……罗森堡先生，你的律师把最高法院的决定和司法部长的表示告诉了你没有？

朱利叶斯 他已经告诉我了。

本内特 这样，我们必需回到宽赦的问题上来。我已经和你的太太谈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得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每个人都应该各自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作出决定。你们已请求宽恕——请求赦免。当局是愿意宽大的……如果你，在你这方面，愿意把你以前所隐瞒的间谍情报揭露出来。（很快地）现在我要你的答复，要你自己的答复。

朱利叶斯 本内特先生，我只能重复两年前我们在审判时所说的话。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无罪的，因此我们没有情报可以揭露。我们受到错误的判决，应该得到宽赦，还有比这个理由更充足的吗？

本内特 得啦，得啦，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你说你从来没有伤害你的祖国；你说你热爱你的祖国，是吗？

朱利叶斯 （肯定地）是的。

本内特 你们的案子已经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是的，老实

说，这是美国的敌人煽动起来的一个世界性的运动——美国的荣誉已经受到了损害。只要你们说一句话，就可以制止这些攻击，就可以对国家有所贡献，我们也就可以减轻你们的罪。

朱利叶斯 不对，本内特先生，美国荣誉遭受损害的事，是这些制造这件司法阴谋的人所造成的，不是我和我的妻子。我们的确热爱美国，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接受这个不道德的条件来侮辱我们的国家。

本内特 罗森堡太太，政府方面极想表示宽大；想想吧，只要你同意略与政府合作，事情是有办法的。

伊斯尔 假如政府愿意宽大的话，它可以根据新的证据允许重审我们的案子。是不是他们害怕有好多丑事会暴露出来呢？

本内特 这么说，你们是不想同我谈什么了啰。

朱利叶斯 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和你谈，除了拒绝你的提议。

本内特 （向出口走去）好吧，（向台内）布洛克先生……我祝你们两位……再见。

〔本内特下场。朱利叶斯奔向伊斯尔，拥抱她。布洛克走进。〕

伊斯尔 曼尼！

布洛克 他把情况告诉你们了吧？

伊斯尔 准备在什么时候？

布洛克 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在今天晚上——八点钟。（赶快地安慰他们）但是我们正在不顾一切地要求总统行使宽赦权，艾森豪威尔似乎连有关本案的文件都完全没有看过。现在我就要坐飞机到华盛顿去作最后的努

力，亲自去见他。此刻，世界上所有的善良的男人和女人都在那里尽他们的力量，他对我们不能金不避。

朱利叶斯 这很难说。似乎他们很害怕让我们活下去。

布洛克 我既是你们的律师……我应当提醒你们本内特的提议，司法部长也曾有电话给我。有一根从这里直通华盛顿的电话专线老是接在那里直到最后的一秒钟，假使你们改变主意同意供给他们一套材料……告诉他们所需要的一些名字……

朱利叶斯 曼尼，不要让人家来误会我们。我们并不情愿作为殉道者而死。我们要活下去！但我们不能不惜任何代价的！政府所要的代价太高了。

布洛克 那末，我就得要走了。

伊斯尔 两个孩子，密克和罗比——拜托你啦。

布洛克 他们将永远不会缺少什么，除了……喔，让我们不要谈这些好象是毫无希望的话。

伊斯尔 希望总是有的。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曼尼，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朱利叶斯 你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母亲……安慰她……

〔他和布洛克握手，布洛克吻了一下伊斯尔的脸，然后情不自禁的拥抱朱利叶斯——连忙地转身走出。〕

伊斯尔 朱利，怎么样……？

朱利叶斯 （拉着她的手）伊斯尔，你怎么样……？

伊斯尔 我正在写一封信给密克和罗比，为的是倘若……让我们一起来把它写完吧。

朱利叶斯 （拿着信在念）“你们迟早会相信生命是宝贵的。

不要难过，直到现在，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一点还是深信不疑的，就是在刽子手的面前也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

伊斯尔 （接下去）你们在生活中一定会知道，善良是不可能
在罪恶中真正成长起来的，自由以及组成一个真正美
满生活的一切，有时候是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才能得
到的。

朱利叶斯 因此，不要难过，我们很镇静，并且深深地了解，
文明还没有进步到不需要牺牲生命来保全生命的阶
段。我们感到快慰，因为我们深信其他的人会来继续
我们……我们何尝不想和你们快乐地过一辈子……但
是永远记住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良
心。

伊斯尔 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你们，我们用全力来吻着你们……”
〔灯光已经慢慢地暗下来，只剩下下落的太阳从铁窗
射进来的光亮。最后阳光也暗下来。〕

第十场

……灯光亮起来，照在布洛克的身上。布洛克穿着礼
服，站在公墓场上。他摘下他的帽子。

布洛克 现在我在这坟墓的旁边，不是以罗森堡夫妇的律师的
身份来讲话，固然做他们的律师对任何人都是一件莫
大光荣的事。我在这里感觉到我是一个丧失了一个兄
弟和一个姊妹的人……如同大家一样。

然而，现在不是我们悲伤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要

我们这样做。他们受了伤害，但是没有示弱；他们受了酷刑，但是没有屈服。他们的勇气鼓舞了千百万人勇敢地站了起来和压迫与残暴作斗争。

伊斯尔和朱利叶斯对你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你们决不会辜负他们的。他们深深地知道如果他们死了，人们会了解他们是为什么死的。他们也深深地知道他们的死会引起人们来和置他们于死地的这种暴行作斗争。

〔灯光慢慢地暗下来，台上完全黑暗，隔了片刻。〕

——幕落

十二镑钱的神情

(独幕话剧)

[英国] 杰·马·巴普著

(原文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的
“The plays of J.M. Barrie”, 1928。)

剧中人物 哈利·西摩斯“爵士” 凯 蒂

西摩斯夫人 汤摩斯

如果方便的话(象人们请你开支票时所常说)你须设想这出戏的场面是布置在您的府上;哈利·西摩斯就是阁下。房间里的装饰可能浮华了一点,你如果在这样那样粉饰的细节上挑剔,那么,我们宁可把房间重新装饰,也不能让你借口摆脱您不是哈利·西摩斯。我们有意思把他说成是一个企业家,但是(为了不让你摆脱)我们只要提起笔来一涂,就可以把他换成一个皇家法律顾问,名医,国务大臣,或者任何你所愿意的那种人。^①我们想象他是一个粗红脖子圆滚滚有趣的胖子,万一你知道他是一个瘦子,我们也可以放弃这一点。^②

这是在你事业中那样的一天;
正当每件事似乎都极端顺利的时候

^①这是作者一种幽默的说法,社会上各界人士中都有象西摩斯这样的人。

^②这一节短文是不是给了你这样一种印象:这位西摩斯仁兄大概就是这出戏的主角了,他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呢?

候，每件事都搞砸了。

哈利的事情是一个女人搞糟了的。她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她并不钦佩他。当然，他把她赶走了，不久也就依然故我，但是他的一个上午可被她毁了。这就是本剧的情节，也就足够了。^①

哈利在几天之后就要接受爵士勋位。^② 我们一见到他的时候，正是他在他的温柔乡中，他的坎新敦（或者是威斯特明斯特吧？）家中和他的妻子演习授勋的仪式。他们已在这上面花了整个早晨，一项赏心惬意的从事。西摩斯太太（我们只能最后一次这样健而不虐地称呼她了）身着朝见礼服，扮作就要封她丈夫爵位的皇上，坐在王位上。她肩膀上的珠宝煌煌地宣告她丈夫对她的慷慨。^③ 她必然是一个非常自豪而幸福的女人，然而她竟愁眉不展，畏畏缩缩，好象有一个她所怕的人就在她的身旁。^④ 她拍手作为对哈利的一个信号。他漂亮地一甩腿鞠躬走进。他的服装还不齐全，佩挂的宝剑和正式用的长袜都尚未送来。他先用一只脚向前跨出，然后慢慢

①以上两节短文概括地说明了本剧的情节。

②这是故事的缘起，作者用了差不多是哑剧的形式，表演了授勋的仪式，引起观众的兴趣，以后才在剧词中说明。

③妻子所望于丈夫者，不惜在她身上花钱乎？“慷慨”一词，微词也。

④一开始就说明了做西摩斯的妻子，难乎其为妻也

地把另一只并上去，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前滑行，走到他妻子的面前，一膝下跪，庄严地把她的一只手举到他的嘴唇。她用一把裁纸刀拍了一下他的肩，嘎声地说：“起来，哈利爵士。”他起立，鞠躬，在房间里滑行到这里那里，在各项家具的前面下跪，从每项家具的前面站起来一个爵士。①这是一场辉煌的家庭排演，而哈利觉得他是如此的庄严，好象他知道对方皇家也在作同样的演习。②

①把他的得意忘形描绘得淋漓尽致。

②痰迷心窍得可笑。

爵士 （沾沾自喜地）这就差不多了吧，怎么样？

夫人 （松了一口气③）我看好极了。

③阿弥陀佛。

爵士 可是够不够庄严？

夫人 喔，非常庄严。等佩上宝剑，④还要更庄严些。

④为剧末夫人送宝剑上场张本。

爵士 宝剑会增加气氛。其实也就只有短短的五个动作（边说边演）——滑行——下跪——吻手——拍肩——退下去一个爵士。时间虽然短促，但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仪式。（和善地）有什么建议吧？

夫人 没有——喔，没有。（看见他停下来吻一个靠垫的穗子，神经质地）你

是不是认为要练习到差不多超过十全十美，你才练习够了？

〔他本兴高采烈，但象这样无聊的批评，任何人也会受不了的。①〕

爵士 我不是这样。不要胡说八道，等向你请教的时候，再发表你的意见。②

夫人 （羞辱煞）我很抱歉，哈利。③

（一个典型的近身男仆走进，递上一张卡片）“弗罗诺打字经理处。”

爵士 啊，对了。我打了电话给他们，要他们派个人来。我想是个女的吧，汤摩斯？

汤摩斯 是的，哈利爵士。④

爵士 把她带到这里来。（他最近才变成一个拘守礼节者⑤）噢，汤摩斯，严格地说，你知道，在星期四之前，我还不是哈利爵士呢。⑥

汤摩斯 请您原谅，老爷，可是对我们下边的人来说，这是多么称心的一件事。

爵士 （好脾气地）啊，下边他们很喜欢，是么？⑦

汤摩斯 （不拘束地）尤其是那些娘儿们，⑧哈利爵士。

爵士 你说得很对。你可以把她带进来，

①客观描写剧中人的心理，是本剧作者的一种独特作风。这类注解能帮助演员对剧中人物的性格、说话时的感受和情绪有更深刻的体会，更能处处体贴入微。这类注解通篇皆是，以质不再枚举。

②混蛋！不是你向她征求意见的么？

③以上仅仅八次对话，已把两人的夫妻关系——丈夫的专横，妻子的屈辱，写得清清楚楚。

④从一个极简单的称呼“爵士”引出大段文章。

⑤人家提前叫我爵士，我说我还不是爵士，“爵士爵士”实在悦耳！

⑥说明了封爵之事，同时说明了戏开始时的演习场面。

⑦岂止下边的人喜欢，天下的人都在喜欢！

⑧为爵士谈他的男女哲学张本。

汤摩斯。（汤摩斯走出，去执行他的重大任务）你可以告诉那个女人要她做什么，艾美，我去换衣服。（他谦虚得很，不愿替自己夸耀，宁可在家中安顿一个妻子替他来做这样的事^①）你可以告诉她有关我的那些事，这类事由你嘴里说出来好得多。（快乐地微笑）你听见汤摩斯刚才所说的了：“尤其是那些娘儿们。”他说对了。荣华富贵！女人比男人更喜欢。也应该这样。因为夫荣妻贵。^②你就是夫荣妻贵，西摩斯夫人。没有一个女人会看见你这件礼服而不羡慕出病来，我了解她们。让我们所有的女朋友来看看，一定会使她们一个星期不舒服。

〔这些快乐的情绪把他轻松愉快地送下场。一会，那位捣乱分子^③被带领上场。她仅仅是一个打字员，穿得非常雅致，但在这上面只花费了少得可怜的钱。她手里提了一架打字机，竟象是她的一个朋友那样而不是她靠此谋生的招牌，实际当然是。她的眼睛明亮；在和西摩斯夫人奇特的对照下，她的态度从容

①让妻子替他夸耀，不用自己吹牛，实在谦虚！

②西摩斯的哲学，本剧的主题。

③这是一顶“帽子”，加得好，和上文所说哈利的东西是一个女人搞糟的呼应。

而有自信心。

凯蒂 （有礼貌地，但照规矩应该让对方先开口^①）早安，太太。

夫人 （一味神经质，竟未注意到这个打字员先开口的冒昧）早安。（初次印象，她倒还喜欢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尽管这是不值得一提的——也还喜欢她。西摩斯夫人有一个替她扣钮扣、解钮扣的侍女，可能还有一个伺候这个侍女的侍女，然而她似乎竟带着微微的羡慕，看着这个自己的事由自己作的女人）这是一架打字机么？^②

凯蒂 （安排打字机，准备工作）是的。
（没有说：“是的，太太”，照说应该这样）我想如果我是在这里工作，我可以把这脱了；脱了我可以工作得方便些。（她说的是她的帽子）

夫人 当然可以。（可是帽子早就脱了）请原谅我穿着这身礼服。在这星期之内我就要朝见，我是穿起来试试。（她的口吻不象真是道歉，她还在想念她那身礼服的荣耀，流露出那样的神情，好象还不能绝对地肯定这是荣耀）

①以下是作者描写他的英雄，主要的是描写她没有自卑感，与爵士夫人的态度对比。话剧中对剧中人物的多加描写，对读者和演员都有很大的好处，这是本剧作者的作风，也是中国弹词艺术的特点，值得今后的话剧作家学习。

②与剧末夫人问打字机价钱呼应。

凯蒂 这件礼服美得很，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她坦率地称赞这件礼服。大概她自己也有她的最好的、次好的：她的这一类东西）

夫人 （流露出因礼服而骄傲的兴奋）是啊，非常美丽。（礼服的美丽鼓起了她的勇气）请坐。

凯蒂 （她是你不请也会自己坐下来的那种女人）我猜想是有一些文件要我抄打吧？我不知道详细情形，他们只给了我这里的地址，派了我到这里来，其它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夫人 （竟象一个仆人那样的自卑^①）喔，不是我有什么事要烦你，是我丈夫的事，他要烦你的并不是抄打什么。（得意起来，因为哈利值得使她骄傲）他有若干封信须要答复——上百封的信——贺信和贺电。

①作者写夫人是如此。他要演员体会。

凯蒂 （看作这不过是日常工作罢了^②）是么？

②这个注解是作者指示演员用什么口吻说出下面的“是么？”她的心思只在有上百封信须要答复，贺什么对她没有产生深刻的印象。

夫人 （记得哈利要每一个做妻子的能尽她的义务）我的丈夫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就要封为爵士。（停顿，但凯蒂并没有吓倒）他的封爵是因为他有贡献于——（考虑该怎样说）——因为他有贡献。（她觉得

她这样说对哈利称赞得不够)在这方面他会解释得比我好得多。

凯蒂 (一本正经地谈工作)而我是来替他答复这些贺词的,是么?

夫人 (担心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①)是的。

凯蒂 (爽快)这类工作我倒略微有点经验。(开始打字)

夫人 不过你要先知道他说些什么,你才能开始。^②

凯蒂 只打出一个稿样。不是一件照例的事么?

夫人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观点)有这种照例的事么?^③

凯蒂 喔,有。

[她继续打字,西摩斯夫人注视着她那灵巧的手指,呆住了。这个无用的女人眼看着这个有用的,叹了一口气,而说不出为什么。^④

夫人 你工作得多快!一个人能做一点事而能做得好,一定是很愉快的。●

凯蒂 (感谢地)是啊,是很愉快的。

夫人 (又记起使她高贵的来由)不过,对不起,我想这稿样不会有什么用的。我的丈夫要我对你说明,这是和平常不同的事。他丝毫没有去追

①与以后打字员对这项工作竟那样轻而易举对照。

②对呀,我也同样不解。

③夫人的天真幼稚,和打字员的精明人情世故,处处对比。

④男人无情,女人无用,是本剧的主旋律。

⑤作者对夫人的态度是同情的。他从她受屈辱写起,然后层次分明地写她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逐渐失去信心:先是羡慕自己的事由自己做的人,以后羡慕人家工作得那么快的灵巧手指,相信一个人能做一点事而且能做得好是一件愉快的事,直到最后她问打字机的价钱。

求这个光荣。对于他，这件事完全是一个意外——

凯蒂 （她是一个讲实际而不是卖弄讽刺的人^①）这正是我所写的。^②

夫人 （对于讽刺她是一堵死墙）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凯蒂 我不过是猜想。

夫人 这是照例的事？

凯蒂 喔，是的。

夫人 他们都不追求？

凯蒂 这我可不知道。他们总是教我们在信上这样写。

〔目前对于她，就信来说，最重要的只是每一百封信十个先令。〕

夫人 （转到更有把握的理由）我应该向你说明，我的丈夫不是一个计较爵位的人。只要他能做他份内应做的事，他——

凯蒂 对，这我已经在信上这样说了。^③

夫人 你已经这样说了么？不过他还要大家知道，他原想不接受这个爵位，如果不是为了——

凯蒂 这我也已经写上了。^④

夫人 什么？你已经写上了？^⑤

凯蒂 （读信稿）“我实在曾想请求容许我不接受这个爵位，如果不是为了

①正是因为她讲的是实际，才能使天真的夫人睁开眼睛。

②第一次教她睁开眼睛。

③第二次教她睁开眼睛。

④第三次教她睁开眼睛。

⑤我也急于想知道。

我要讨我妻子的欢喜。”

夫人（重重地）不过你怎么会知道是这样的？

凯蒂 是不是这样呢？①

①问得妙。用不着答复。

夫人（有权提出问题的到底应该是她）他们都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接受爵位的么？

凯蒂 这是他们要我们在信上写的。

夫人（不经心地）你好象很了解我丈夫似的。

凯蒂 老实说，我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夫人（无意之间显示了她了解她的丈夫）呢，这他可不会喜欢的。②

②知夫莫若妻。

〔正是在这一当口，哈利，换了便服，那样满面笑容、兴高采烈地二次出现，以至于我们为他捏一把汗。不过这位讨厌的凯沙琳③也将大吃一惊。

③凯沙琳是凯蒂正式名称，大概是因为前面用了个恭维的形容词，不得不客气一点吧？

夫人 她就是那位女士，哈利。

爵士（抖出衬衫硬袖）好，好，早安，亲爱的。

〔接着是他们彼此相视，而目瞪口呆，凯蒂吃惊之余，好象感觉到这个局面带来幽默的一面，可是哈利却即刻沉下脸来。

夫人（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刚才我正在

想要向她说明——

爵 士 唉，——什么？（自制^①）用不着你管了，艾美。有什么事我会对她讲。

〔西摩斯夫人怀着极端恐惧的心走出，不知道她怎样已经触怒了她的老爷。哈利接着对付这不速之客。〕

爵 士 （含着十足的鄙视）是你！^②

凯 蒂 （竟象是和他同意）是我，真有趣。

爵 士 你竟这样地无耻，敢走到这里来！

凯 蒂 请相信我，这对你固然是意外，对我也同样是意外。我是通过正常职业手续，被派到这里来的。他们只给了这里的门牌号数，没有告诉我姓名。

爵 士 （摧毁她）通过职业手续！堕落到做一个——打字员！

凯 蒂 （未被摧毁）简直不堪设想！

爵 士 毫无疑问，经过比这更糟的痛苦。

凯 蒂 （含着酸苦的回忆）糟得多的痛苦。^③

爵 士 （天啊，粗暴地笑）恭喜你！

凯 蒂 谢谢你，哈利。^④

爵 士 （看她没有沮丧，他恼了，谁也会恼的）唉，你称呼我什么，女

①加注这个“自制”，使演员体会前面那个“什么？”应该怎样说，后边的话应该怎样改换口吻。

②剧中有不少奇峰。这是第一个。从这里开始，到凯蒂下场为止，是爵士和凯蒂两人的场面，是本剧的骨干，差不多全是对话和表情，很少动作，戏的妙处全在对话巧妙的针锋相对。

③你知道她说的是什
么？

④又是仅仅由一个称呼引出以下洋洋大观的妙文，结构巧妙之至。

士？

凯蒂 不是哈利么？天啊，我几乎忘了。
爵士 哈利不是你叫的。对不起，我姓西摩斯。

凯蒂 对，我还没有忘记，过去也还是我的姓呢，^①你看。

①直到这里才点出两人的夫妇关系，行文何等婉转曲折。

爵士 （最好的态度）过去是，可是以后你把使用这个姓的权利丧失了。

凯蒂 一点也不错。

爵士 （幸灾乐祸地冷眼察看）一看到你来到这儿的时候，我非常气忿，但仔细一想，很高兴。（从他道德本性的深处出发）这中间存在着残酷的报应。

凯蒂 （同情地）肯指教指教么？

爵士 你知道你是被派到这里来做什么的么？

凯蒂 我正在领教。你已经被封爵士，我是被叫来替你答复贺词的。

爵士 不错，不错。今天你来到这儿是来伺候我的！

凯蒂 我，本来可以当西摩斯夫人的。^②
爵士 不是当西摩斯夫人，而是当她的打字员。她有四个听差的。啊，我很高兴，你看见她的时候，她正穿着朝见礼服。

②再一次向观众说明她是西摩斯的前妻。

凯蒂 我妄想她会不会让我替她洗洗衣服，哈利爵士？

〔她这样的无赖，使他作呕。

爵士 （庄严地）你可以走了。①一想到象你这样的人和我天真的儿女只隔着几步楼梯——

〔他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她脸上出现了新的神情。

凯蒂 （慢吞吞地）你有儿女？

爵士 （得意地）两个。

〔他不解为什么她回答得这样慢。

凯蒂 （竟报之以无礼）这样好的数目。

爵士 （更逼近一步）都是男的。

凯蒂 事事如意。他们都很象你么，哈利爵士？

爵士 （益发夸耀）他们都非常象我。

凯蒂 这太好了。

〔就连在这样的问题上她都这样的撒野。

爵士 请走吧？②

凯蒂 唉咳！我怎样向我的老板交代呀？

爵士 这与我无关。

凯蒂 对西摩斯夫人你怎么说？③

爵士 我可以自负地说，不管我说什么，西摩斯夫人不会有什么话说的。

〔她微笑了，天知道为什么，除非

①他几次要把她赶走，行文极有曲折。这是第一次。

②第二次赶她走。

③问得好。这与你有关了吧？不仅问得好，这一问引出爵士说出他对待妻子的态度。

从她的下一句话得到解释。

凯蒂 仍然是一个原封未动的哈利。

爵士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凯蒂 只是说，你仍然自信你对于两性的关系有深刻的了解。

爵士 （他原来轻视她的品行，现在同样地轻视她的智慧）我相信我了解我的妻子。

凯蒂 （没有希望搞得通）也许是这样吧。不过我记得当我是这位女人的时候，你也以为你很了解她的。

〔他认为他是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指门下了逐客令。她可不是就这样容易败下阵去的一个女人。〕

凯蒂 好吧，再见，哈利爵士。你不按一下铃，教你的那四个听差的领我出去么？①

〔可是他犹豫了。〕

爵士 （情不自禁地）既然你已经来到这里，不妨把我想知道的对我说说。

（很想不要问得如此急切）告诉我，那个男的是谁？②

〔这个陌生的女人——现在很清楚了，对于他，她一直是陌生的——宽容地微笑了。〕

凯蒂 你始终不知道他是谁？

①绝妙的讽刺，与上文呼应。这种前后呼应的话剧结构起微妙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话剧的结构比作骨干，这种呼应是贯通骨干的神经。这也是中国文艺的一种传统的手法，在中国古典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呼应的例子甚多。

②这一发问是所谓弄军突起，引出下面的大段文章。

爵士 我始终不能肯定。

凯蒂 (回忆地) 我料想这会 使你烦恼的。

爵士 (讥诮地) 显然很快他就把你丢了。

凯蒂 非常快^①。

①一直故弄玄虚。

爵士 我早就可以告诉你会是这样的。

(可是她依然坦然微笑地观察他。这个受窘的男人不得不恳求了)
他是谁? 已经十四年了, 现在对你我都没有什么了。凯蒂, 告诉我, 他是谁?

[这是他第一次流露天真, 也许因为如此。她不愿意伤害他。

凯蒂 (慈爱地摇头) 最好不要问。

爵士 我一定要问。告诉我。

凯蒂 不告诉你比告诉你对你更厚道些。

爵士 (强烈地) 是这样, 啊, 一定是我亲密朋友中的一个。是不是班纳德·罗杰? (她摇头) 可能是一个现在还常到我家里来的人。

凯蒂 我想不会。(回忆) 十四年! 那天夜晚你一回到家就看到我留下的那封信?^②

爵士 (不耐烦地) 是的。

凯蒂 我把它靠在酒瓶上, 我想你一定会

②留信的事是这样写法的: 先问他怎样看见, 然后才写怎样留下。

看见。那是和现在这一间差不多的屋子，家具布置得同样考究。这一切如何地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你看见我吧，哈利，戴着帽子，穿着大衣，把信放在那里，最后一次向屋子里的各处看看，然后偷偷地走出，深更半夜，去会见——

爵士 谁？

凯蒂 他。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除了那滴达滴达的钟声，到了将近半夜，你一个人回到家来，拿起——

爵士 （粗声粗气地）不是一个人。

凯蒂 （她想象的情景破灭了）不是么？
喔，（悲叹地）你看，这多年来我一直想错了。（她琢磨他的脸色）我相信发生了有趣的事吧？

爵士 （咆哮地）讨厌得要命的事。

凯蒂 （诱劝地）请告诉我。

爵士 我们不谈这个。那男的是谁？当然，做丈夫的有权知道他的妻子是和谁私奔的。①

凯蒂 （这个嘴上可恶地毫不让人的人）当然，做妻子的有权知道她的丈夫是怎样经受的。（从女人爱讨价还价的脾气得到启发）来一个公平交

①直到现在才明说私奔。你熬得住吧？

易吧，你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我告诉你他是谁。

爵士 你愿意？那很好。

〔这是第一次他们有了一个共同之点，他不自觉地坐到火炉前她的身旁。他的心愿全在要告诉她什么，但是她，由于女性的敏感，觉得两个人坐得靠近了。〕

凯蒂 (不兴趣地)竟如同从前那样了。①

(他即刻悻悻地离开)说下去吧，哈利。

①加上这类插局，行文就不呆板，值得学习。

爵士 (怕说出对于一个男子汉不利的事)好吧，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是在俱乐部吃晚饭。

凯蒂 嗯。

爵士 贾克·兰姆开车送我回家。车上还有莫比特·格林，我要他们回到我家里聊几分钟。

凯蒂 贾克·兰姆和莫比特·格林么？我想我记得他们。贾克是议会议员。②

②目的不在说明西摩斯朋友之中有一个议会议员，仍然是作者唯恐行文太板。

爵士 不对，那是莫比特。他们一同来到我家里——(忽然惊骇起来)——是他吧？③

③又来一个奇峰，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眼前谈的是私奔之事，话题不能离题太远；另一个是这一段对话略长，中间有这一变化，就不觉单调。

凯蒂 (被弄糊涂了)谁？

爵士 莫比特。

凯蒂 什么？

爵 士 那个人。

凯 蒂 哪个人？（懂了）喔，不对，刚才你不是说他是和你一起回家的么？

爵 士 可能是故弄玄虚。

凯 蒂 喔，不是。说下去吧。

爵 士 他们进来是继续我们在俱乐部的谈话。

凯 蒂 显然是极有趣的谈话。

爵 士 那天晚报上登的全是一个伯爵夫人和一个小提琴家私奔的新闻。她的名字叫什么啦？

凯 蒂 这有关系么？

爵 士 没有关系。（伯爵夫人就此结束）我们是在讨论这件事，而——（做起苦脸）——而我未免过分热烈地——

凯 蒂 （越听越有滋味）我开始懂了。你曾这样说了，假如一个丈夫不能管束他的妻子而让她跟人家逃了，那是活该。这是你一向爱谈的得意题目之一。啊，哈利，承认是这样。

爵 士 （酸楚地）可能差不多是这样。

凯 蒂 而家里那封信一直在那里等着你，除了屋子里那只钟，你们谁也不知道。哈利，你肯这样地告诉我，太可爱了。（他的脸色一点也不可爱，

这个没文化的女人用错了形容词)我忘记了我在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爵士 (粉碎她)我也忘了。不过信我还保存着。

凯蒂 (未被粉碎)让我再看看。(她看到他的视线转向书桌)

爵士 我愿意把它当一件礼品送给你。
(这封有关命运的信,已被埋葬了的东西,重新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拿了出来)

凯蒂 (接信)是的,就是这封信。哈利,你是怎样地把它捏在手里揉了又揉过的呀!①(读信,不是没有带着好奇心)“亲爱的丈夫——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我走了。我是人们所说的私奔了。我不想替自己辩护,也不想解释,因为我的辩护,你不会接受的,我的解释,你不会了解的。这对你是一个小小的打击,仅仅是对于你自尊心的打击;使你惊奇的是任何一个女人能愚蠢到这样程度而情愿离开象你这样一个男人。属于你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有带走。祝你幸福!你的忘恩负义的凯蒂。②再者:你不必

①在读信之前加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好文章,也是好结构。

②好信,文简、意尽、情深。

费心去找出他是谁。你会这样作，但你是不会成功的。”（她把这件令人作呕的东西折起）真的可以送给我么？

爵士 真的可以。

凯蒂 （厚脸地）想不想留下一个打字副本——？

爵士 （用他一向吓唬他租母的声音）不要胡说！（难过）我最后不得不拿出来让他们看。

凯蒂 我可以想象贾克·兰姆欣赏它的滋味。

爵士 一个穷光蛋牧师的女儿。

凯蒂 我不过是如此而已。

爵士 我们把你们两个到处找遍了。

凯蒂 雇用了私家侦探？

爵士 他们没有能找到你们丝毫踪迹。

凯蒂 （微笑）没有么？

爵士 但是法庭上批准我采用登广告的方式对一个无名氏起诉，我获得我再结婚的自由。

凯蒂 我看到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听到关于你的事。

爵士 （字字打击她）我毫不耽搁地再结了婚。

凯蒂 人们说，做丈夫的总是这样恭维他

的前妻的。

爵士 （暴躁地）我就是这样做给他们看的。

凯蒂 你很快就让他们看到，假如有一个女人是傻瓜，你还可以从篮子里挑选到一个最好的。

爵士 咳，我就是这样做的。

凯蒂 （使他言归正传）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爵士 我怀疑每个人——甚至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象是要掐住他的喉咙，叫喊：“原来是你！”

凯蒂 你的本能告诉你，你对我那样地好，我看中的一定是另外一个和你一样的人。

爵士 我曾经想过，不可能不是为了金钱，因此必然是相貌——一个小白脸。

（他注视着她，迷惑了）他一定有某些吸引人的地方能使你情愿放弃你在我这里享受的一切。①

①利令智昏。

凯蒂 （把他看成傻子一个）可怜的哈利。

爵士 这件事情经过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我会看出你的变化。

凯蒂 你会？

爵士 象我这样深刻地了解你。

凯蒂 你这个令人吃惊的人。

爵士 到底是谁？快说。

凯蒂 你一定要知道？

爵士 你答应了的。说话要算数。

凯蒂 如果非说不可——（她虽然是作出这件事的一个罪人，但我们得承认，在这一点上她实在不愿意使他难受）我后悔我答应了你。（注视着他）没有谁，哈利，实在没有。①

爵士 （站起来）如果你以为你可以这样耍骗我——

凯蒂 我对你说过，你不会喜欢的。

爵士 （急躁地）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凯蒂 这我承认，但这是真的。

爵士 你的信证明你是在说谎。②

凯蒂 这是我故意那样写的。我懂得，如果我说实话，你要想得到再结婚的自由，会有困难；我既然得到了我的自由，也应该让你得到你的自由，那才算公平。因此我在向你告别的信上，我用了那样的词句，它的意思可以照你所想的那样解释。我知道法律会支持你的意见，因为法律，和你一样，哈利，对于女人有深刻的了解。③

爵士 （自己想弄通）我还不能就这样相

①你想到是这样一回事么？我没有。

②这一点非提不可。

③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嘲笑。

信你。

凯蒂 （体贴到他的内心）这样看法也许对于你最好，没有象承认事实那样丢脸。不过我就只有你一个。（总结她的一生）有你已经够了。①

爵士 那到底是什么疯癫的冲动——

凯蒂 不是冲动，哈利，是经过一年的考虑。

爵士 （迷乱了）一年？照你这样说，人们会以为我对你不是一个好丈夫。②

凯蒂 （悲悯地微笑）依照你的看法，你是一个好丈夫。

爵士 （坚决地）我相信是这样。

凯蒂 一个正人君子，有说有笑，居然还是一个慈善家。

爵士 （有可靠的根据）所有的女人都羡慕你。

凯蒂 你是多么喜欢人家羡慕我！

爵士 我是把你沉浸在穷奢极欲的享乐之中。

凯蒂 （作出她惊人的启示）正因为如此。③

爵士 （茫然）什么？

凯蒂 （她现在可以心平气和了，因为一切已成过去）你是怎样满面笑容地

①作者尽管这样写，恐未必愿意把这样一个令人可爱、可敬的女人写成变为一个“男性憎恨者”吧？如果她真是这样，我要替天下男子呼冤矣。

②啊，太好了！

③一针见血。

看着我坐在丰盛的筵席的主位上，
带着珍贵的珠宝，置身于胖得臃肿
的客人之间！

爵士 （代抱不平地）他们没有那样胖。

凯蒂 （题外的枝节）除了那些很瘦的，
都是。太多的珠宝不是使女人奇
胖，就是使她们奇瘦，哈利，你注
意到没有？

爵士 （高声地嚷）我没有。（还值得再
和她争论么？）那时候所有社交场
中的名流全是我们的客人，不仅是
商业家，还有政治家，画家，作
家——

凯蒂 尽是些飞黄腾达的人。喔，一面大
吃大喝，一面高谈阔论着谁是一帆
风顺，谁在走下坡路，新住宅的造
价，新式汽车，金边汤盘，谁就要
封爵位。

爵士 （不妨指出，他的话从头到尾令人
无从回答）谁能比得上我，因而
你？

凯蒂 因而我！喔，哈利，你，以及你的
宗教。

爵士 （当真地）我的宗教？我从来不是
一个爱谈宗教的人，不过，——

凯蒂 呸，哈利，你的宗教，一向是什

么，现在是什么，以至于到你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之后是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这是她从生活得到的体会）一个人一生所最感兴趣的事就是他的宗教，而你的呢，就是成功得法。

爵士 （引用从晨报上读到的文章）野心——是高尚的人所难免的弱点。

凯蒂 高尚的人！

爵士 （最后领会了她在说什么）你不是说你的离开我是由于我的成功得法吧？

凯蒂 是的，就是由于这个。（她现在使他看出了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不能忍受。如果你也偶然有一两次失败——可是你的成功逼得我透不过气来。（坚定而有感情地）我的强烈的愿望是把它结束，而能和倒霉的人在一起。①

①让我们向这个高尚伟大的人致敬！

爵士 （以牙还牙）这样的人很多。

凯蒂 可是在我们中间没有。等到他们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他们了。②

②羞与为伍乎，自惭形秽乎？其看不到则一也。

爵士 （不放松地）我告诉你，我的身价是二十五万镑。③

③与十二镑对照。

凯蒂 （没有失色）这是你对你自己的估

价。我可以告诉你，你对我的价钱：不多不少十二镑。我拿定了主意，如果我能先证明我有凭自己的劳力赚十二镑钱的骨气，我就能投到这个世界里独立谋生；后来等到我一有了十二镑钱，我就离开你了。①

爵士 （在天秤的等盘中衡量）十二镑！

凯蒂 这就是你对于一个女人的价值。如果她没有本领赚到，她就得依赖你。

爵士 （回忆到大概是一个牧师家的花园）在你和我结婚的时候，你对于我的估价不止这些。

凯蒂 （她也看到这个花园）啊，那时候我还没有深知你。只要你真象一个男人，哈利。

爵士 一个男人？你所谓一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凯蒂 （离开花园）你没有听说过么？他们是好样的。每个女人都不甘心向自己承认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当她结婚的时候，尽管她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她总模糊地向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同时担心有堕落的可能。她知道她的前途是她的丈夫。

①尊敬的夫人：你逃脱了封建主义丈夫的凌辱了，能逃脱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么？你大概是“在魔鬼与深渊之间”，宁可选择深渊吧？

如果丈夫有某些优点，她就从她身上的优点把它发现出来，他们就共同努力去克服那些缺点。所以，我并不是那样心甘情愿地放弃你的。我设想出种种理论来解释你。你的冷酷无情——我说你没有温情主义。你的粗暴——我说这是和坚强意志分不开的。你对弱者的鄙视——我叫它英雄气概。你的缺少理想是你能看透一切。你对女人的卑鄙看法——我只当作可笑而已。喔，我曾紧紧地抓住你，企图挽救我自己。但我终于不得不把你放弃。你只有一个性格，哈利，成功第一。这个性格在你身上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把你其它的性格一齐淹没了。

爵 士 （不愿离开正题）你是怎样赚到你的十二镑的？

凯 蒂 这差不多费了我六个月的时间，但我是规规矩矩地赚到手了。（她把手指放到打字机上，爱护得如同不少女人爱护一朵玫瑰花那样）我学会了这个。我先是租了一架，自己练习。通过朋友，我得到一点工作。用我最初得到的十二镑钱，

买了我的打字机。这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要顾虑了，我就走了。

爵士 这一切发生在我的家里，在你生活得极其奢华的时候！（她点头）天啊，你真坚决。

凯蒂 （干脆地）天啊，我是这样坚决。

爵士 （瞪视）这说明你是怎样地恨我。

凯蒂 （他用了这个幼稚的字，她微笑了）一点也不——在我看到我有逃脱办法之后。从那时起，我只觉得你可笑，哈利；我甚至于替你可惜，因为我看出你无法摆脱你自己。成功竟是你致命的天赋才能。

爵士 喔，谢谢你。

凯蒂 （亲爱的台前朋友们，她也许在想到你我）是的，在你最成功的那些朋友中有些是看到这一点的。其中有一两个有时看上去很悲伤，似乎他们想到如果不那样得法，可能有所成就。①

爵士 （亵渎神圣是他所最痛恨的）现在和你在一起的那一群倒霉的伙伴——他们是什么？不过是些想成功而失败了的家伙。

①资本主义制度下，高贵的女人固然无用，其实得法的男人因无所成就而应归入无用之列者比比皆是。

凯蒂 对啊，他们努力，但他们失败。②

②非其罪也。

爵士 他们将永远失败。

凯蒂 永远。可怜虫——我这样说他们。
可怜虫——他们也这样说我。这样
我们就有了人对人的同情心。① 这
是我为什么永远不讨厌他们。

①爵士阁下所缺者此
耳。

爵士 （直截了当地）噢！凯蒂，告诉
你，我还会赚到五十万镑呢。

凯蒂 我肯定你会。你渐渐地大腹便便
了，哈利。

爵士 不，我没有。

凯蒂 那个胖老头子在我们宴会上常打瞌
睡的，他叫什么啦？

爵士 如果你说的是威廉·克纳克里爵
士——

凯蒂 就是他。威廉爵士，在我的心目
中，是一个赫赫成功者的典型。他
是如此地成功，使他非常非常地发
胖；他在椅子上是这样地坐着（她
把两手向前合拢）好象抱住他一切
的成功。这就是你努力的目标，哈
利。这个目标你会达到，同时得到
你的五十万镑。

爵士 （他无疑地已经太有耐性了）请你
走吧。②

②第三次赶她走。

凯蒂 （带手套，肮脏东西）但不要让
我们不欢而散。你看我现在的样
子，和以前在你的舒服的马车里滚

来滚去、毫无生气的那个人比起来怎样？

爵士 （傲岸地）我忘记你是怎样，我只知道你永远不配替现在的西摩斯夫人掌灯。

凯蒂 这是她的画像吧，不是么？

爵士 （又抓住一个机会）身上着的是结婚的礼服，是一个宫廷画家画的。

凯蒂 （缺德地）一个爵士？

爵士 （受了愚弄）是的。

凯蒂 （她喜欢西摩斯夫人：她的冒昧之处）这是一个很美的脸。

爵士 （带着所有权的骄傲）到处公认的一个美人。

凯蒂 她的眼睛含有愉快的神情，有一个有个性的下巴。

爵士 （象拍卖似的）人人知道她有智慧。

凯蒂 画这幅画的时候，她是有前途的。并且是一个秀外慧中的脸。（忽然对他怒恼起来，这是她在剧中第一次这样，也是最后的一次）喔，哈利，你这个全无心肝的人！①

①又是一个奇峰。

爵士 （大吃一惊）唉，什么？

凯蒂 这个可爱的人，很可能成为一个高贵的妻子和母亲，——可是几分钟

之前，我看到的竟是一个委靡不振、算不了什么的女人，对于我，我可以宽恕你，因为我逃脱了，但对于这个可怜的、绝望的人，喔，哈利，哈利。

爵 士 （指挥她向门走）我要谢谢你——假定世界上有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感到骄傲，对她婚后的生活感到幸福，这个女人就是西摩斯夫人。^①

①痴人说梦。

凯 蒂 我怀疑。

爵 士 那么，你大可不必。

凯 蒂 （缓慢地）如果我是一个丈夫——这是我对所有做丈夫的忠告——我要时常冷眼观察我的妻子，看她眼睛里是不是出现了十二镑钱的神情。^②两个儿子，你是说，都很象你？

②好忠告。点题。

爵 士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凯 蒂 （眼光闪闪）我不过想到有这样两个女孩子，长大了——可爱的漂亮的好姑娘，她们生来是配给那些不得法的人的呀！好了，再见吧，哈利爵士。

爵 士 （恐怕是暴露了一点点人性的弱点了）说，你很后悔。

凯蒂 为了什么？

爵士 你离开了我。说，你痛心地后悔。你知道，你是这样^①。（她微笑摇头 他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他宣布她的罪状）你把我的一天都毁了。

①至死不悟。

凯蒂 （鼓励他）真对不起，不过这是一根针轻轻地刺了你一下，哈利，我料想在你正得意的时刻，你发现有一个老朋友——不认为你有出息，会对你是一个小小的打击，但是你一会儿就会忘记的，谁在乎一个打字员的意见？

爵士 （被鼓励了）没有人。一个打字员，每星期十八个先令。

凯蒂 （自负地）我一点也不在乎，哈利，我赚到一倍呢。

爵士 （干脆地）了不起！
〔一个胆怯的敲门声。〕

夫人 我可以进来么？

爵士 （竟请求似的）这是西摩斯夫人。

凯蒂 我不会说出来的。她要先敲门才敢走进她丈夫的屋子！^②

爵士 她不是这样。（证明他是溺爱妻子的）请进，最亲爱的。

〔最亲爱的走进，带来了宝剑。她应

②这个精灵鬼，什么也逃不了她的注意。同时话题转到西摩斯夫妇的关系上，也是好结构。

- 该有脑筋。当这个讨厌的人还在场的时候，不应该把它拿来。①
- 夫人（以为她这样的前来会受到欢迎的）哈利，宝剑送来了。②
- 爵士（现在还无暇玩赏）喔，好了。
- 夫人可是我以为你急于想用它练习练习的。
- 〔那个讨厌的女人微笑了。他宁愿他没有去观察她笑了没有。〕
- 爵士（严厉地）放下。③
- 〔西摩斯夫人红着脸把宝剑放在一旁。〕
- 凯蒂（带着她那令人难堪的礼貌）这是一把非常美丽的宝剑，如果我可以这样说。
- 夫人（得到了帮助）是的。④
- 〔这个人以为她能使他做错事，她这样想的么？他将向她表明。〕
- 爵士（一只眼看凯蒂）艾美，你脖子上唯一的需要是更多的珠宝。⑤
- 夫人（发抖）更多的！
- 爵士几串珍珠。我会去办的。对于我，这点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凯蒂隐藏了她的愤慨而不再多说了，因此，最好请她走。他按铃）我不再耽搁你了，小姐。
- ①这是作者揣摩西摩斯当时的心理，他揣摩对了，下边西摩斯的讲话可以证明。因此对夫人来说真是冤哉枉也，她不知道这位打字员是这样一个人啊。
- ②和剑的开始头尾呼应。
- ③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 ④注意，以下夫人的讲话，作者说她有专说错话的倾向，是的，她确实句句说得不对头，而又确实句句说得很对头。这剧末短短的场面似乎平淡之至，实在韵味无穷。
- ⑤孺子不可教也。

凯蒂 谢谢你。

夫人 就走么？你工作得很快。①

爵士 这个人不合适，艾美。

夫人 我很抱歉。

凯蒂 我同样抱歉，夫人，这是无可奈何的。再见，夫人——再见，哈利爵士。（她象是行了一个轻率的礼，然后由汤摩斯领出。她走了以后，屋子里的空气新鲜了。哈利即刻感觉到这一点）

夫人 （她有专说错话的倾向）她看上去象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爵士 （家主的架子）我一点也不喜欢象她这样的女人。

夫人 （温顺地）当然你最了解。（这才是正当的女人）

爵士 （很想从她得到旁证）天啊，当她听到我说要给你成串珍珠的时候，她显得那样的不自在。

夫人 她这样了么？我没有注意到。我料想是这样吧。

爵士 料想。我把女人看透了，不会弄错的。

夫人 是的，喔，是的。

爵士 （奇怪，这样自信的人会问这个）
艾美，我很了解你，是不是？你心

①话剧中的对话首先要说得对，即能设身处地，说得合情合理。其次才说得上说得好和说得妙。夫人说的这句话是十分自然的，设身处地合情合理的，不是怎样好、怎样妙，而是一个说得对的好例子。你想想吧，她没有和我们一道看戏呀。

里在想什么，我看得清清楚楚，象看一本书那样，唉？

夫人 （有点紧张）是这样，哈利。

爵士 （高兴地，但带着试探的眼光）你的境遇和这个倒霉的可怜虫的比起来，多大的差别！

夫人 是啊，不过看上去好象她很心满意足的样子。

爵士 （顿足）假装出来的呀。你说什么？

夫人 （胆怯地）我没有说什么？

爵士 （发脾气，冲口而出）人们会以为你在羡慕她。

夫人 羡慕她？喔，不——不过我觉得她那样有生气。那是当我看她在她打字机上工作的时候。

爵士 有生气！那不是生活。有生气的是你。（不客气地）我很忙，艾美。
（他在他的书桌前坐下）

夫人 （循规蹈矩地）很抱歉，我这就走，哈利。（没头没脑地）它们的价钱很贵么？①

爵士 什么？

夫人 那些打字机。②

〔她走了之后，她那句话中可能有的含义使他吃惊。帷幕把他从我们面

①十二磅。

②话剧的结尾是极其重要的。怎样结尾当然要看个别的剧本结构。

前隐蔽了，但我们相信不久他又会坦然无事的。我们有足以自慰的感觉，你和我，在我们的身上闻不到一点西摩斯气味。①

一般地说，目前中国新剧多喜欢用热闹的高潮场面结束，象本剧这样余音袅袅的结尾似不多见。

①这是作者幽默作风又一次的表现，他是不是在说：“剧完了，朋友们，想想吧，你在某些方面是不是和西摩斯先生一样？”

译批《十二镑钱的神情》后记

请君入瓮

中国有句俗话，可能不十分正确，更可能十分不正确，那就是“是非只为多开口”。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一个话剧语言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主要的是谈话剧语言，但也联系地谈到个人经验以及如何帮助青年剧作家提高他们创作的艺术水平。我在这两方面都讲了几句话。在谈到个人经验时，我说我年轻的时候爱看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西厢记》等等；看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不仅爱看本文，并且爱看金圣叹在这些小说上的批语。金圣叹的立场和品行是有问题的，他篡改原著，歪曲作者的思想，当然不可为训。但他对于文学艺术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例如他竭力推重民间白话文学。他的批语有好有坏，总的说来，对增加我对文学艺术的领会和欣赏能力，我从这类批语中获益不少。其次，在谈到如何帮助青年剧作家提高他们的创作艺术水平时，我说方法甚多，起码的是多读古今中外的名著。于是我结合了这两项意见，作了一个具体的建议：由前辈剧作家、剧评家每人选一篇话剧名著，不分古今中外，加上观点、立场正确的金圣叹式的批语和解释；先来十篇，如果受到青年剧作家的欢迎，再来十篇。我并且还说，虽然前辈剧作家和剧评家们都很忙，但每人只选一篇，应该不太困难。几天之后，承蒙戏剧家协会两位同志不弃，登门拜访；

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在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那个选评名著的具体建议如何如何地好，接着就对我来了一个“请君入瓮”。你想，言犹在耳，我除了乖乖地接受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办法呢？结果就是这篇英语汉译的独幕剧本。话得说回来，当我在瓮中被“折磨”的时候，也曾想到，这对我也有好处，使我在翻译文艺作品的技术上得到一次锻炼；如果这个汉译剧本得到年轻人喜爱，对青年剧作家能起启发作用，从而使我感觉到在这样小小的一件工作上我对他们作出了区区贡献，那竟可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男人无情、女人无用

本剧作者是极负盛名的近代英国的小说家兼剧作家，在话剧方面他有非常优美的特殊作风。他一八六〇年出生。他的这个独幕剧一九〇二年发表，背景是当时英国的社会。大英帝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人是公认的西方国家中比较守旧的；因此直到现在还保存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天佑我后！授勋封爵，津津有味。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现象和后果是人们所熟知的：资本家对劳动人民是尽量地榨取剥削、奴役压迫，毫不留情；对同行同业是尔虞我诈，排挤、垄断，也毫不隐讳地认为是你死我活的勾当。成功者对失败者，得法者对倒霉者，能寄予同情么？因此，如果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种人对人的同情心却与人剥削人的制度是势不两立的。讲到男女关系，美其名曰“平等”，拆穿了不客气地说，女人是男人的玩物，客气地说，是社交装饰品，是男人生活以及传宗接代所必需。资本家有的是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丈夫是一个资本家，老婆就是

一个阔太太，可以养尊处优，不事劳作，因而也就轻视劳作。封建制度下夫荣妻贵的教条，自然而然地被保存了下来。夫荣妻贵，阔太太、贵夫人，哪个女人不高山仰止，景行望之呢？至于那些终日弯腰屈背、手足胼胝的可怜虫，只好自叹命苦了。本剧的主题思想，如果我的体会不错，就是作者对这种男人无情、女人无用的不自然的、可悲可恨的现象提出他强烈的反抗。至于说作者是仅仅反对这种现象，还是反对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制度，我不敢妄断。但有一点不妨说明，作者至少不反对封爵制度，在他发表了这个剧本之后，他接受了爵士的勋位。他的封爵是对他在文学艺术上贡献的褒奖，在这一点上他是可以受之无愧的。至于他在剧本中把男主角描绘成贾宝玉所说的“禄蠹”，一个大男人主义者，那是夫荣妻贵教条下的自然产物，属于上述的主题思想之内。

向弹词艺人学习

一个弹词艺人在表演的时候，他用两种不同的口音，一种我姑且把它叫作“比拟声”，另一种叫作“自家声”。当他在表演中模仿戏曲中各种人物的口音，男女老幼，或唱或说，或哭或笑；模仿飞禽的声音，鸡鸣狗吠，虎啸狮吼；各种自然现象的声音，风萧萧、雨滴滴，以及其它日常生活中现象如敲门、拍桌、鼓掌等等，这一切都属于我所说的比拟声。当他描写人物的服装、相貌，外表的动作、态度，内心的思想、感情，叙述故事的发展，说明故事的情节，以及夹叙风景环境等等，这一切都属于我所说的自家声。因此我们竟可以这样说：当弹词艺人用比拟声时，他是在演话剧、演歌剧、演口技；当

他用自家声时，他在——做什么？他是在写散文、小说呀！这散文、小说部分是弹词艺术的特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话剧作家应向弹词艺人——应该说弹词作家学习。那就是说，在剧本中，除了话剧的对话之外，应尽量地增加这散文、小说部分。这不仅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使演员对剧中人物的个性有更深刻的了解，知道一句话应该怎样说，一个动作应该怎样作。

相当于弹词艺人的两种声音，话剧剧本在印刷上常用两种字体，一种是普通字体，另一种是某种别体（例如西文用意大利字体，中文用仿宋体）；普通字体相当于弹词的比拟声，用于剧本的台词，别体相当于弹词的自家声，用于作者对演员的“舞台指示”和说明。在古老的剧本中指示甚少，在近代的剧本中才逐渐加多。本剧作者在这方面比较突出，在相当多的对话之前、之后，都有指示或说明。更必须指出的是他的这类指示或说明不全是主观的、直接的，而是客观地、间接地说明剧中人物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而作者的褒贬、讽刺、幽默就含蓄于这些说明的字里行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我的意思。剧中的男主角是一个趾高气扬的爵士，他要把临时雇来的他看不起的一个女打字员（他的前妻，因看不起他而逃走的）赶走，作者是这样写的：

爵士 （他无疑地已经太有耐性了）请你走吧。

凯蒂 （带手套，肮脏东西）但不要让我们不欢而散……

括弧里的“肮脏东西”的说明是作者客观地描写爵士鄙视这位女打字员，因而也鄙视她手上所带的也许仅仅是旧了一点或质料差一点的手套，而不是作者自己对这手套的意见。

这是本剧作者的优美作风，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剧作家，从

作者的这项特点得到启发，从而向我们传统的弹词艺术学习；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弹词艺人重视他们弹词中的“散文、小说”部分，尽量地提高这部分的艺术水平。

翻译诗和翻译剧本哪个比较困难？

有人认为翻译一首诗、一个剧本，比自己写一首诗、写一个剧本还要困难。你可能不同意这个意见，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自己的创作大不了写得不好而已，不会发生错误，而翻译是可能译错的。如果有人问我：翻译一首诗和翻译一个剧本哪个比较困难，我这个诗盲可以毫不犹豫地答复：翻译剧本比较困难。你可能更不同意这个意见而认为荒谬。好，请听完了我的诉苦之后，您再驳斥。设想台上在用汉语演一出外国戏，台下的观众是中国人，我们希望观众对他们所听到的台词作何感想呢？是觉得外国人在说纯粹的中国话好呢？还是觉得外国人在用汉语词汇说他们本国话好呢？我这样说，你可能觉得太微妙了，请容许我解释一番。让我从最简单的一个没问题的词说起，英文里有一个告别词“Good-bye”，汉语里有一个“再见”，把“Good-bye”说成“再见”，真是半斤八两，毫厘不差。但台词中不能尽是“Good-bye”，可能还有一个同样简单的见面词“Good-morning”，困难就开始发生了。如果把它译成“您早”，这就是英国人在说汉语，观众可以接受，因为这个汉语词还不属于过分民族化的词汇，听上去不觉得别扭。如果你把它译成“早安”，观众也可能接受，因为尽管这不是一般的汉语，观众可以默认英国人是这样说；这样还可能比说纯粹的汉语更好些。如果你把它译成“早上好”，那

恐怕就只有殖民地人民常和西方传教士在一起的人才能接受吧？再说一个普通家人称呼、剧本中出现多次的“My wife”，怎么翻？译成“我的爱人”？不但过分民族化而且也过分现代化了，当然不可。“我的妻子”、“我的女人”、“我的老婆”、“我的太太”、“内子”、“贱内”、“拙荆”、“我孩子他的妈”？这就很伤脑筋了吧？最后，英语里有“Madam”一词，是对女人的一种尊称，不管年老年少，已婚未婚，一律通用。如果你把它译成“夫人”或“太太”，你就肯定她有丈夫，中国的一个小姐听了就不舒服；如果把它译成“小姐”，你就肯定她没有丈夫，西方已结婚的女子听了就不高兴。如果译成“女士”，它不表尊敬，译成“你家”，尊敬的意思表出了，那就变成英国人在说中国湖北话了。一个简单词的翻译困难尚且如此，至于句子，要译出它的意思，译出它的口气，译出它的韵味，谈何容易！你是聪明人，用不着我多说了。

在下说了，译剧本比译诗更困难，现在听了我的诉苦之后，阁下能同意么？

有求必应

即使仅仅为了做好翻译工作，一个人也应该多交益友。译完了这个剧本之后，我曾向我的老朋友唐钺、陈翰笙、杨肇燠三位先生请教，承他们有求必应地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尤其杨肇燠先生曾和我一同对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一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和润色。在这里我向他们同致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读者指正仍然存在于译文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

上了锁的箱子

(独幕话剧)

〔英国〕约翰·梅斯菲尔德著

剧中人物：①

托德·格地（农民）

维格地斯（托德的妻子）

杜罗尔夫

士兵（英齐尔德的卫兵）

英齐尔德（贵族）

景：冰岛。一间屋子。一张可当凳子用的箱子，一张桌子等等。

〔维格地斯在一块布上刺绣。

维格地斯 （唱）我心爱的人淹死在劳兰，
不在了。哎哟。

我心爱的人淹死在劳兰，

劳兰不见了。

〔托德·格地走进。

怎么样，托德，我希望你的买卖做得好。（唱）

他的头发冰冷的缠着海藻，

不在了。哎哟。

他的头发冰冷的缠着海藻，

劳兰不见了。

来，挨着火炉坐下来，好吧？

（唱）

喔，我心中的爱人淹死在劳兰，

不在了——

托 德 看老天爷的份上，不要这样。②

维格地斯 不要怎样？

①本剧有九个场面，四个主要人物。第一场中，作者写维格地斯和托德两人的性格和他们的夫妇关系，在他们两人的对话中，介绍了剧中其他两个人物，杜罗尔夫和英齐尔德，叙述了在开幕前所发生的一件事。他用一种对比的手法，写托德一方面对妻子怎样傲慢、无礼、无理，另一方面，对贵族的欺侮，又那样懦弱、卑鄙无耻；写维格地斯一方面对丈夫那样体贴、恭顺，对贵族的欺侮又那样英勇、机智。

②为妻的刺绣、唱歌，等候老爷，老爷回府，软语温存，还要怎样？

托 德 这样春天的猫叫。①

维格地斯 春天的猫叫？

托 德 在我头痛的时候，我不许这样的叫嚷②——

维格地斯 对不起，在你头痛的时候，我唱了。我不知道你头痛。

托 德 我经常头痛。

维格地斯 对不起，托德。

托 德 不要对我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起。如果你真是这样地对不起，一顿好晚饭③早该做好了。可是，你看，事情老是这样。④

维格地斯 让我替你做去。

托 德 喔，现在我不想吃了，多谢多谢。我吃不下。为什么不在我一进来的时候，就替我做好？⑤

维格地斯 可是，托德。我亲爱的。

托 德 你要我再告诉你多少次，在我头痛的时候，不要对我来什么“我亲爱的”？

维格地斯 我很抱歉，托德。

托 德 如果你知道，这多么使我恼火。可是，你看，你要这样做，只是要我发疯。⑥

维格地斯 我不是这样，托德。

托 德 你要跟我顶嘴，顶吧。好，跟我顶

①无礼。

②做丈夫的威风。

③“晚饭”是本剧结构中的一串珠子，从剧的开始一直贯穿到末尾。

④托德的口头禅，用以表现他的个性，是剧作家常用的一种手法。

⑤真难伺候。

⑥胡说。

嘴。我看你还要往下说——，你看，事情老是这样。

维格地斯 托德！

托 德 唉，为什么我一进来的时候，晚饭还没做好？

维格地斯 你说你要回来得晚，要到七点半才吃晚饭。①

①有理。

托 德 你该知道，这次集市是不会好的。

维格地斯 这次的集市不好么？

托 德 喔，动动你的脑筋。动动你的脑筋，女人。

维格地斯 我动了，托德。

托 德 如果集市好，我现在会在这里？你分明知道我不会。

维格地斯 我很抱歉，托德。

托 德 （咆哮地）对啊，你抱歉没有更多的钱买你的首饰。（坐下）我累了。

维格地斯 让我替你把靴子脱了。（她拉下一只靴子，扔在地上）

托 德 喔，……看老天爷份上。我不是已经告诉你我头痛么？不，那一只我自己会脱。我累死了。

维格地斯 让我给你一点白兰地。

托 德 白兰地？在我头痛的时候？你知道白兰地几乎送了我的命。请你看老

天爷份上，不要管我。

维格地斯 你累了，托德。你累了。在这箱子上躺下吧，一直躺到吃晚饭。你累死了。

托 德 如果不是你的罗唆使得我快要发疯，我不会累的。让一次瘟疫把所有的老婆、所有的集市消灭得干干净净！

维格地斯 跟我谈谈集市的情形吧，托德，如果你不太累的话。

托 德 我已经跟你谈过了。

维格地斯 到的人很多么？

托 德 足够填满一个坟场。把他们埋掉一些，我才高兴呢。①

维格地斯 有什么新闻么？②

托 德 新闻？你要知道新闻干什么？

维格地斯 可是我喜欢听听发生了些什么事。大家在谈些什么？

托 德 谁在谈些什么？

维格地斯 集市上的人。

托 德 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这就是他们在谈的。他们在谈一件人命案子。

维格地斯 一件人命案子！

托 德 （嚷）一件人命案子。我在和你讲话，你能不能用心一点？我说是一件人命案子。你为什么不好好听？

①把你埋掉，他们还更高兴呢！

②从描写托德夫妇的借格转到谈集市的新闻，是第一场面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维格地斯 谁被谋杀了？

托 德 我没说谁被谋杀。

维格地斯 可是，刚才你说——

托 德 我没有说这一类的事。在海滩上发生了一场搏斗，一个人被杀死了。

维格地斯 什么人？

托 德 那个臭架子十足的家伙贺尔。^①

维格地斯 贺尔？英齐尔德的兄弟？

托 德 是的，是英齐尔德的兄弟。同时也是——
是一个笨蛋。^②

维格地斯 谁把他杀死了？

托 德 谁把他杀死，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维格地斯 没有。不过，我想知道。

托 德 你总是想知道，你想知道的事太多了。贺尔跟你有什么关系？

维格地斯 一点也没有。我的表弟是他的合伙人。^③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有关他的事。他们一天到晚吵架，^④就象两夫妻那样。

托 德 我认为你这话的意思是在说我。^⑤
好，我不知道是谁把他杀死的。可是，有一点我可知道。

维格地斯 什么呢？

托 德 我可怜做这件事的那个人。^⑥

维格地斯 为什么？

托 德 你到底有点脑筋没有，女人？

①作者向观众交代，托德对贺尔的印象很坏，这是他对贺尔的评价之一。

②他对贺尔的评价之二。

③开始提出表弟。

④说明搏斗不是无因。

⑤居然有自知之明。

⑥这句话实在是叙述贵族英齐尔德可怕的开始。作者叙述剧情力求不板，以下的几句对话是很好的例子。

维格地斯 为什么要可怜他？我不懂。

托 德 好，我懂。你以为象英齐尔德这样一个大人物会放过杀死他兄弟的人？

维格地斯 可是你说这是海滩上一场搏斗。^①

托 德 我说了。我说了。我说了。罗唆，罗唆。就说是一场搏斗，你以为象英齐尔德这样的一个人会让这个人逃脱么？他一定要到处搜查，把他逮住。这个凶手的命运是注定了。

维格地斯 太可怜了，我说。

托 德 活该，我说。活该。^②

维格地斯 到底是谁呢？我倒想知道。

托 德 不知道是谁。有两三个嫌疑犯。

维格地斯 我希望不是表弟杜罗尔夫。^③

托 德 啊。如果是他，他应该承担后果。

维格地斯 贺尔是一个很不好共事的人。我讨厌说一个死人的坏话；^④不过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坏家伙。

托 德 他是一个粗暴的醉鬼。^⑤

维格地斯 他曾经有一次用斧头对付杜罗尔夫。^⑥

托 德 啊，我可怜那个用斧头对付他的人。晚饭到底什么时候才有？还是要我在这里说一晚的空话？^⑦

①搏斗杀死对手，不同于谋杀；西方法律一向是原有自卫的，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

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独无。

③第一次提出杜罗尔夫的名字。

④她的教养比起她的贤夫婿如何？作者有意作此对比。

⑤托德对贺尔评价之三。

⑥说明杜罗尔夫在搏斗中的杀死贺尔，不能责备杜罗尔夫的“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⑦这是第一场面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维格地斯 你不进去躺一会儿么，托德？晚饭一会儿就会好。

托 德 我怎能进去躺下？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还得去看看那些短工。我不放心那些雇来的人。①

①富农剥削雇工，不言而喻。

维格地斯 我可以去看看他们，托德。

托 德 你？我连晚饭都不能依靠你，不要说看看那些短工。不行。我得自我牺牲。我头痛，累得半死。可是，你看，事情老是这样。我要做一件事，就得自己干。把我的靴子给我。

维格地斯 让我去，托德。我去把牛赶进去，并且把奶挤了。

托 德 把——我的——靴子——给我。我不在对你说么？不要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咳，（着靴子）我以为我一回来可以得到一点休息。可是，你看，事情老是这样。

（转身准备走出）还在那里瞪着眼做什么啊？做——晚饭——去。我料想，把我折磨到进了坟墓之后，你才高兴。你就是存心要把我弄得这样发疯。

维格地斯 我这就做去，托德。

托 德 你就是存心要把我弄得这样发疯。

你看，事情老是这样。（他走出）①

维格地斯 真不幸，我们没有生一个孩子，托德和我。大家都说，家庭里有一个小孩，他会使你大大地感到家庭生活的甜蜜。如果我们有一个小孩，他也许不至于象现在这样。②啊，的确。在我们恋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我必须把这桌子收拾一下。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小孩，他定会是两样的。这就是一个做妻子的所盼望的。除了说“喔，我头痛”，“喔，好象我不累”，再不说别的。我不过想知道那件人命案子。我们并不时常有人命案可谈。他竟把它说得象我们每天都有的事。啊，贺尔他被人杀死了。我一向就不喜欢这个人。我倒想知道是谁把他杀了。有一点可以安心。我的表弟杜罗尔夫不会去杀死一个人。即使对贺尔他也不会。他连一只苍蝇都不打死。我的表弟杜罗尔夫他不那样。他象一个顶可爱的孩子。（后门上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上帝保佑，消灾降福。

声音 让我进来。让我进来。维格地斯。

①剧作家安排人物的上场下场，必须自然。托德的下场，作者写得非常有姿，而不是要他走，就一把把他拉下场去。

②和以后她谢天谢地没有和他生一个小孩对照。

托德。

维格地斯 是谁啊？

声 音 开门！开门！看上帝的份上，让我进来。

维格地斯 进来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

声 音 开门。

维格地斯 （向门跑去）进来吧。是谁？

（杜罗尔夫走进）①杜罗尔夫。表弟杜罗尔夫。你好么？

杜罗尔夫 向后站站。不要和我亲嘴。②

维格地斯 怎么回事，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向后站站。不要碰我。

维格地斯 可是，我是你的表姊啊，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是的，可是你也许不再这样地高兴你是我的表姊，如果你听到出了什么事。

维格地斯 出了什么事，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有关贺尔的事。

维格地斯 他死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我把他杀死了，③ 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你，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他欺骗了我。喔，现在我不能来细谈这个。因此我们就打起来了。我把他打死了。是一场规规矩矩

①这是第二场面的开始。

② 一开门，就来一个奇峰，恰恰不是“开门见山”。

③在这之前，一再弯弓待发：“不要和我亲嘴”，“不要碰我”，“出了事”，“有关贺尔”，直到现在才明说出来。

矩的搏斗。我没有存心要打死他，上帝知道。

维格地斯 男人手里一拿起剑来，就丧失理智了。

杜罗尔夫 是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

维格地斯 我不责备你，杜罗尔夫。看起来好象男人不时地要你杀死我，我杀死你。不过现在你怎么办呢？

杜罗尔夫 怎么办？对了。

维格地斯 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要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他们知道是你做的么？

杜罗尔夫 英齐尔德这时候会知道了。

维格地斯 可是你知道英齐尔德是怎样的一种人。事到如今，他今晚就不会放松你。那么，你想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你不是我的表姊么，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当然，我是你的表姊。

杜罗尔夫 你不会把我丢开。你不会因此就把我当作一个坏人。我的意思是说这场搏斗是规矩的，是公平的。

维格地斯 当然我不会把你丢开。你是我的表弟。男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脑筋。至于他们手里拿着剑的时候——谁都会做出来的呀。①

①体贴关怀之至，不仅深明大义，而且洞悉人情。

杜罗尔夫 维格地斯，你肯帮助我么？

维格地斯 你是我的表弟，杜罗尔夫。我救你。可是不要这样浪费时间。你想藏在哪里？谁能隐藏你来违抗英齐尔德呢？连皇帝自己也难做到。隐藏你就是死。你准备往哪里去呢？想想啊，想想啊，你想往哪里去？

杜罗尔夫 我想你也许会把我藏起来。

维格地斯 我，杜罗尔夫？①

杜罗尔夫 你和托德。

维格地斯 和托德？②

杜罗尔夫 我想你也许会。

维格地斯 反抗英齐尔德？

杜罗尔夫 直等到我弄到一条船。只不过等到我弄到一条船。

维格地斯 违抗象英齐尔德这样一个人？

杜罗尔夫 我知道这是冒险，亲爱的。我知道这是冒险。③

维格地斯 你是知道的，杜罗尔夫，我的男人托德是没有多大勇气的。④

杜罗尔夫 时间不会很久的，亲爱的，我只要能藏一两晚就行了。

维格地斯 违抗英齐尔德，我们将会落得怎样呢？

杜罗尔夫 把他蒙混过去，亲爱的，这样我就可以溜到白老德佛斯，找到一条

①不即刻答应，文章有曲折，也合情合理。

②一个大问号。

③重复说明冒险，足见维格地斯的见义勇为。

④知夫莫若妻。

船。这不过一两晚的时间。

维格地斯 托德终究是托德。我又仅仅是一个女人，女人对于这类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啊。①

①是担心，不是推

杜罗尔夫 让我留在这里，维格地斯。你肯么？

维格地斯 我但愿我能想出一个办法来。

杜罗尔夫 还有其它什么地方我能去呢？

维格地斯 去？你不到任何地方去。②你就是留在这里，呆在你现在呆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所想的是英齐尔德和托德。③

②果断之至。

③她竟有两个人要同

杜罗尔夫 我的上帝，维格地斯，你真了不起。为了这个，我要和你亲嘴。

时对付。

维格地斯 喔，现在不要胡闹。这不是亲嘴的事。不，你不能老呆在这里。放开我的手，不然，我就要给你一记耳光。好吧，到这里来。我要把你关在羊栏里。赶快来，趁我的男人还没有回来之前。（正要从旁门走出）

杜罗尔夫 我只要把英齐尔德蒙混过去，亲爱的，赫鲁特老头子会帮助我弄到一条船。

维格地斯 首先把英齐尔德蒙混过去，我的朋友，然后我们再考虑船的事。来

啊。^①（两人一同下场）（另一个

①有条不紊之至。

旁门推开，托德再走进）^②

②第三场面的开始。

托 德 维格地斯！维格地斯，晚饭还没有做好么？嘿！太不成话了。这个女人在想些什么？维格地斯，我说。好象我单是头痛还不够，差不多焦急得要死还不够，还要我老等着吃晚饭。维格地斯！维格地斯！我说。（维格地斯走进）

维格地斯 什么事，托德？

托 德 什么事？晚饭，晚饭在哪里？究竟为什么晚饭还没有做好？

维格地斯 有一个人来看我，托德。一个客人。

托 德 一个客人，唉。谁邀请他的？

维格地斯 没有人邀请他。这位先生算是我的亲戚。

托 德 原来是一位先生。他要来折磨我多久？

维格地斯 我想留他在这里住一些时候，如果你不在乎的话，托德。

托 德 你知道我在乎。你和我同样知道，我家里不能接待生人。他们简直把我的家当作一个客店。只是不付一文房饭钱。我不干。^③我头痛得快
要发疯，这已经够受的了，偏偏还

③其苦衷也可知。

要来一个生人。可是，你看，事情老是这样。这个生人是谁啊？是个上等人么？

维格地斯 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刚才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托 德 一个亲戚？如果是个生人，我倒还可以不在乎，可是要接待一个亲戚。我还得对他客客气气。维格地斯，我实在认为你也该稍微替我想想。可是你看，除了对你自己，你就不替任何人想想。你们这些娘儿们总是这样。

维格地斯 时间不会很久的，托德。

托 德 我对你说，维格地斯。如果是一个上等人，他可以在这里住一宵，早饭前就走。如果是一个无赖汉子，或者闯下了什么祸事，我可不让他来到我的附近。我自己就要放出恶狗来对付他。

维格地斯 你不能这样，托德。①我已经让他进来了，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我答应了他可以在这里躲一躲。

托 德 躲一躲？

维格地斯 你懂么？他闯了祸。

托 德 闯了什么祸？他是谁？干脆一句话。

维格地斯 表弟杜罗尔夫。

①这是她对托德态度的转折点。在此以前她柔顺委曲，此后变得坚强。

托 德 杜罗尔夫？他干了些什么？他是一个懒惰的坏蛋，杜罗尔夫。

维格地斯 他不是。

托 德 他是，我说。不要跟我顶嘴。他干了些什么？

维格地斯 发生了一场……那是……那是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托德。

托 德 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你——你不是——在说——

维格地斯 在那海滩上。

托 德 不……不……不是跟贺尔？

维格地斯 是的。他把贺尔杀死了。①

托 德 英齐尔德的兄弟。

维格地斯 英齐尔德的兄弟。

托 德 你蠢到这样的地步，收容了他。收容了杀死贺尔的凶手，收容了杀死英齐尔德兄弟的凶手？

维格地斯 是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托德。

托 德 是——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英齐尔德的兄弟。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

维格地斯 他们是用剑斗的。

托 德 他在我的家里？在这里？杀死英齐尔德兄弟的凶手？你收容了他？他在哪里？②

①在说出这句话之前，注意经过了多少层次：“他可以在这里躲一躲”，“他闯了祸”，“他是谁？”，“一个懒惰的坏蛋”，“不要跟我顶嘴”，“是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在那海滩上”，最后还加添上一个“不……不……不是跟贺尔？”

②在提出这句问话之前之后，一再写托德的胆小如鼠，写英齐尔德确实可怕，都是为了衬托维格地斯以后抗拒英齐尔德的英勇。

维格地斯 暂时藏在屋子后面的羊栏里。那

是一个很好的隐藏地方，他们决不会到羊栏里去查看。①

①除非有内奸犹大的

指示。

托 德 我的脑袋象磨子城的七面磨子，在

那里不停地打转。在我的家里。

喔，我的脑袋。喔，我这个悲惨的

人。摆在我面前的是死。我单是头

痛还不够，精疲力尽地回到家来还

不够，还要英齐尔德来对付我。他

会把我的房子烧掉。他会。他会。

我知道英齐尔德。他会把我的房子

烧掉。他一定会发现。即使不烧我

的房子，也要把我杀死。他要罚我

交出成群的羊。我焦急得要命而吃

不到一顿现成晚饭，这还不够，还

要损失我的牲畜，②在我的床上被

②对于他，损失牲畜

比丧失表弟的性命更重要。

人杀死。但是，你看，事情老是这样。

样。

维格地斯 你自己决不会这样。可怜可怜不幸的杜罗尔夫吧。

托 德 可怜。让不幸的杜罗尔夫可怜我一点吧。我这个人完了。英齐尔德会

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拖来拖去。他

会用他粗大拳头捶我的肋骨。他

会。他会。我知道英齐尔德。而你

啊，却全不管这一切，收容一个凶

手。一个凶手。如果是杀死一个平常人的凶手，我还可以不在乎，可是他是杀死英齐尔德兄弟的凶手。

维格地斯 让我告诉你这不是谋杀，杜罗尔夫不是一个杀人的凶手。对于好多事情他象一个女人那样。杜罗尔夫是这样。我对你说过了这不是一件谋杀案子，是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

托 德 英齐尔德会这样说，是的，他会说。我要你的羊，他会说。还有那几条好牛，托德，他会说。是一场规规矩矩的搏斗，他会说，所以现在我把你烧死在你的床上，我知道英齐尔德，哎唷。哎唷。

维格地斯 唉，我才不愿意做一个爱哭的孩子呢。有好多比被烧死在床上更坏的事。① 来，做一个男子汉，托德，人们会以为你贪生怕死。②

托 德 喔，闭起你这张罗唆的嘴巴，看上帝的份上。哎唷。哎唷。

维格地斯 一切会顺利的，托德，看，我要做一餐好晚饭给你吃。

托 德 再过一会儿你会逼得我发疯。晚饭，只有英齐尔德的刀子是我将得到的晚饭。③ 闭起你那罗唆的嘴

①“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再一次从冰岛的一个农村妇女领教。

②他恰恰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③即使描绘一个万恶的坏人，也要写得不那样枯燥。

巴，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

维格地斯 很可能英齐尔德就会来到这里。①他不是一个站在路上老等着的人。他会象一只老鹰那样飞来。英齐尔德就是这样。

①开始转折。

托 德 喔，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维格地斯 怎么办？鼓起勇气来。只要不害怕，就没有危险。指着他的面孔，教他滚开。

托 德 现在也许他就来了。维格地斯，到门口看看。是不是他已经来了？

维格地斯 有一个人来了。是一班人，足足有一打人。

托 德 喔，我不应该死。我不应该。

维格地斯 做一个男子汉。他们来得很快。马上就要来到这里了。不错，是英齐尔德。我看到他的红色斗篷。他走在其余人的前面。咳，做一个男子汉，托德。不会出岔子。

托 德 喔！喔！

维格地斯 你能想出比羊栏更好的地方么？②

②再提“羊栏”，作者怕你健忘，也是为了说明维格地斯仍想争取托德。

托 德 喔！

维格地斯 喔，我为什么没有嫁给一个象样的男人？你想他不会去查看羊栏吧，所有的羊全在里面。我深信他

不会。

托 德 喔，杜罗尔夫可不必担心。我在想的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喔！

维格地斯 我奇怪你竟这样的不感到羞耻。①

①骂得好！

托 德 日子正渐渐地好过起来。明年我就能把罗伯的田地买进，②——

②富农吞并贫农的土地，不言而喻。

维格地斯 替可怜的杜罗尔夫想想吧。鼓起勇气来，你。英齐尔德看见你这副尴尬相，即刻就会起疑心。你的性命算得什么？我的性命算得什么？要紧的是我们客人的性命。

托 德 一个懒惰流氓的性命比我的宝贵么？现在他竟象是一个国王了。

维格地斯 托德，你自己先鼓起勇气来。杜罗尔夫在羊栏里很安全。英齐尔德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你客人的性命全靠你的神情怎样。不要垂头丧气，活象一个悲观失望的老鳏夫。把胸膛挺起来。装出一副叫人害怕的海盗面孔。这就要好得多。他们来了。（一阵敲门的声音）

托 德 喔，我是死定了。

维格地斯 喔，我真想把你摇撼一顿。为了杜罗尔夫，摆出你的架子。（一阵敲门的声音）进来。走去把门打

开，托德。

托 德 我不能，你怎么能要我去开门？

（一阵敲门的声音）

维格地斯 走呀，托德，去。把门打开，
你。

托 德 维格地斯。你不在乎。你去开门。

你的神经和我的不一样。①

维格地斯 快点，托德。开门是男主人的
事。

许多声音 里面的人开门。我们以法律的名
义命令你们开门。

维格地斯 既然这样，我得去开。（向门走
去）进来。进来。（英齐尔德和士
兵走进）②

英齐尔德 上帝保佑这里所有的人。谢谢
你，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我的男人今晚有点不舒服，英齐
尔德大人。

英齐尔德 真糟糕。什么倒霉的事啊，托
德？

托 德 啊。喔！

英齐尔德 （敏锐地看他们两人）我总以为
这里的生活是很安静的。没有斗
争，没有赌博，没有忧愁——

维格地斯 我的男人身子累坏了，英齐尔德
大人。就是那些集市把他累坏的。

①世界上竟有这样的
脓包。

②第四场面的开始。

他回到家，我一看他的神色就知道了。他全身都冷了，像是一个死人。这是神经上的毛病。（少停）我能替你作些什么呢，英齐尔德大人？你不请坐么？要不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们不常在这里看到你。可不是，我相信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自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十二个月了，不曾见到你。

英齐尔德 对了。我敢说你没有。（他向托德那里走去，在他的肩上给了他一捶）

托 德 哎唷，怎么了，英齐尔德？不要这样。

英齐尔德 我要和你谈谈，我的朋友。

托 德 谈——谈。喔，是的，是的。那个。是的，很好。

英齐尔德 （对他带来的人）出去，在门旁站着。在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之前，动也不要动。

一班人 是，是，老爷。（一同下场）

维格地斯 你的那些人喜欢不喜欢喝一点什么？你一定不是从羊岛一直来到这里的。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替你效劳呢，英齐尔德大人？也许你会让我知道。我的男人今晚有点不正常。

你是不是缺少人手收割庄稼？请告诉我是什么？

英齐尔德 谢谢你，维格地斯。我要在这里和托德谈谈。

托 德 我——我有病，很厉害，英齐尔德。是由于这样的天气。有什么事你告诉维格地斯好了。我的头！我的头糟得很。天气一潮湿，我的头就使我受罪。

英齐尔德 我知道这是什么。我自己的头也使我痛苦。不过我必须和你谈谈。也许你可以叫你的老婆去替我烫一点麦芽酒来。

维格地斯 你得让我在这里替你烫。厨房的火已经灭了。①

英齐尔德 我当然高兴，不过我的神经不能忍受麦芽酒烫出来的气味。它老是使我不舒服。（向托德）也许你可以叫你的老婆去——去欣赏落日。最美丽的落日，在外边。

维格地斯 对啊，在过去半个钟头，我们就一直在看。②

英齐尔德 原来如此。好吧，维格地斯，我必须在这里私下里跟托德谈谈。你可不可以到隔壁屋子里去呆一会儿？我不会让你等得很久。

①她可不是一个在敌人面前一赶就退却的人。

②答复敏捷巧妙之至。

维格地斯 当然可以，英齐尔德大人。唉，
我可不容许你和我的男人谈瑞贾危
克的那些烂婊子。他已经知道得够
多了。①

①大敌当前，谈笑风
生。

英齐尔德 我一个婊子也不提。（他呼唤一
个士兵）埃利克，伺候这位太太一
会儿。（私下向士兵）当心不要让她
离开这所房子。

维格地斯 我懂得你们这些男人。（她想法
使托德向她看）我会使他把你所说的
每个字向我重说一遍。（她若无
其事地走出）

英齐尔德 （旁白）唔，不能说你不是一个
妙人。（尖锐地）来吧，托德，我只
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杜罗尔夫在哪
里？②

②第五场面开始。

托 德 杜罗尔夫？

英齐尔德 唉？

托 德 你问的是哪个杜罗尔夫？

英齐尔德 你分明知道是哪个杜罗尔夫。

托 德 喔，你问的是后山的那个老头子杜
罗尔夫吧？啊，对了。那个胖子。
他——

英齐尔德 唉，托德。（向他瞪眼）

托 德 喔，那个年轻的杜罗尔夫。科尔欧
戴尔的那小伙子。他现在进学校

了。^①

英齐尔德 （拍桌子）托德。

托 德 不要这样，英齐尔德。别让人不知道怎样才好。

英齐尔德 杜罗尔夫在哪里？维格地斯的表弟，你的表弟，杜罗尔夫。

托 德 噢，哈，哈！那个杜罗尔夫！对了，那个懒惰的坏蛋，对了。

英齐尔德 对。那个杜罗尔夫。他在哪里？

托 德 我没有看到他，英齐尔德。

英齐尔德 我猜想你也没有听说到他吧？

托 德 没有。

英齐尔德 没有？靠得住？

托 德 没有。我是说对了，当然我听说到他。

英齐尔德 听说到他今天所做的事么？

托 德 我不知道他今天做了什么事。

英齐尔德 你听说到我的兄弟么？

托 德 你那可怜的兄弟，贺尔。我伤心得很。我难过透了。

英齐尔德 那就是杜罗尔夫做的事。

托 德 杜罗尔夫？

英齐尔德² 他现在在哪里？

托 德 你的兄弟？^②

英齐尔德 我看出了，你不愿意答复我。

托 德 你不要性急，英齐尔德。你竟这样

①不要怕把一个十足的坏人写得可笑，甚至有味，这不会削弱你对他的憎恨。相反，把一个坏人写得愈现实，你对他的憎恨也许还更加深刻。

②妙。

性急。你不给我一个机会。你想要知道什么？

英齐尔德 杜罗尔夫在哪里？

托 德 我没见到他，英齐尔德。我怎样会知道他在哪里呢？

英齐尔德 有人看见他走向这所房子。

托 德 走向这所房子？

英齐尔德 只不过一小时以前。

托 德 杜罗尔夫？

英齐尔德 少说废话，我的朋友。他在哪里？

托 德 我不知道，英齐尔德。我不知道。

英齐尔德 你这个扯谎的无赖，一只爬行的虫子。你这狗样的——我要把这剑鞘塞进你的喉咙。你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再说一句谎话，我拔掉你那撒谎的舌头。

托 德 不要，英齐尔德。不要。你在伤害人。不要这样，你这人。

英齐尔德 好。既然如此，不要再撒谎。

托 德 现在你伤害了我，我的喉咙要肿痛一个星期。

英齐尔德 对你的一个好教训。（一次停顿）
好了吧，杜罗尔夫是在这里。不是么？唉？

托 德 是的，英齐尔德。

英齐尔德 我预料到我们迟早会走到这一步。这就是有耐性的结果。所以他是在这里了。在什么地方藏起来了，是吗？

托 德 是的，英齐尔德。

英齐尔德 他藏在哪儿？

托 德 哦，这我可不能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了你，我就得离开家乡。谁也不再理睬我，如果我把这告诉你。

英齐尔德 这与我毫不相干。唉，好了，他在哪儿？

托 德 喔，我不能告诉你。

英齐尔德 唉？

托 德 我得离开我的农场。发点慈悲，英齐尔德。

英齐尔德 慈悲，唉？

托 德 我受不了。我身体不好，英齐尔德。我的头。

英齐尔德 看见我这把小刀么？

托 德 喔，不要，英齐尔德。英齐尔德，你不真想要这样。英齐尔德，我得离开我的家乡，如果我告诉你。

英齐尔德 放明白点，托德。在我走之前，我要得到杜罗尔夫，让我们彼此说开这一点。

托 德 喔，是的。英齐尔德。什么事我都

愿意替你做。什么话我都愿意对你说。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在哪里。我不能。我得离开我的家乡。

英齐尔德 唉，你无须告诉我他在哪里。不需要明说。你懂么？^①

托 德 喔，英齐尔德。

英齐尔德 让我们商量出一种办法。你不愿意你的邻居说你是个叛徒。这我明白。你不愿意我烧掉你的房子，或者把这把刀子插到你身体里去。这我也明白。好吧。你可以不声不响地把杜罗尔夫交给我。

托 德 我不能，英齐尔德。他们会知道。他们会知道。维格地斯会告诉他们。

英齐尔德 我不说你“出卖”了他。你这个傻瓜。

托 德 那应该怎样呢，英齐尔德？

英齐尔德 给我一点暗示，他在哪里，使我可以找到他。我来搜查屋子，假装是碰巧找到了他。来吧。

托 德 可是……

英齐尔德 来来来，看见这个口袋么？（拿出一个银袋）^②

托 德 看见了。

英齐尔德 听见么？唉？丁零。唉？丁零。

^①世界上有各色各样的坏人，托德是卑鄙无耻，英齐尔德是阴险毒辣。

^②继之以利诱。

他在哪里？

托 德 我不能。

英齐尔德 来呀。听！三个银马克。唉？只
须咬个耳朵。在哪里？来来来。

托 德 三个银马克！

英齐尔德 三个银马克。你用不着直说。听
见响么？

托 德 钱可不少。

英齐尔德 对你很有用处，唉？来来来，老
家伙，他在哪里？

托 德 让我掂掂它有多重。①

①该死！

英齐尔德 当然可以。拿去吧。来来来。就
在这里咬个耳朵。他在哪里？告诉
我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这只
箱子里？②

②提出箱子。点题。

托 德 不，不在箱子里。

英齐尔德 不在？箱子里放的是什么？

托 德 维格地斯的东西。

英齐尔德 那么，他在楼上？唉，楼上？

托 德 不。他不在楼上。

英齐尔德 在房子外面？唉？

托 德 （把钱袋放到桌上）英齐尔德。③

③迂缓一下。

英齐尔德 唉。好，怎么？

托 德 我把他藏起来了，你不跟我计较
吧？

英齐尔德 不，不。当然我不计较。

托 德 发个誓你不计较。你不要我罚款？
也不拿走我的牲口？①

①性口无恙，老婆不保了。

英齐尔德 只要你告诉我杜罗尔夫在哪里，
我就不计较。

托 德 你首先搜查房子，英齐尔德。做做
样子？②

②三个银马克开始说话了。

英齐尔德 对。我装做搜查房子。以后呢？

托 德 你看见那扇门么？

英齐尔德 对，对。以后呢？

托 德 你一定要从那个门走出去。不，
不。从这个门，然后在房子的周围
转转。

英齐尔德 是么？走向哪里呢？到草堆里
去？

托 德 不，不到草堆里去。

英齐尔德 到牛奶房里去？

托 德 你不妨到牛奶房里去看一下。

英齐尔德 还有其它什么地方，唉？

托 德 就在牛奶房的左边。

英齐尔德 去到牛棚里，唉？

托 德 不，不。然而你不妨到牛棚里去看
一下。

英齐尔德 还有哪里？

托 德 英齐尔德。③

③再顿一下。

英齐尔德 说吧。

托 德 你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发誓不对

任何人说是我告诉你的？

英齐尔德 当然不告诉任何人。

托 德 你可以数一数有多少羊。① 你懂
么？

英齐尔德 在牛奶房的左边，唉？

托 德 在牛奶房的左边。

英齐尔德 我一定把它们数一数。谢谢你，
托德。

托 德 你这就假装到楼上去看看吗？

英齐尔德 是的，现在我们可以让维格地斯
进来了。

托 德 不，不要让维格地斯进来，不。

英齐尔德 让她来好了，你这家伙。喂，这
儿来，埃利克。

埃利克 老爷。

英齐尔德 请那位太太进来。

埃利克 请那位太太进来，是，老爷。你可
以进来了，太太。（维格地斯走
进）②

维格地斯 啊哈，你们谈得很好么？

英齐尔德 不。也许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
好。今晚你丈夫的精神很差。请原
谅我一下。咳，来人。罗卜，贺斯
谷尔德。

士 兵 （走进）老爷。老爷。

英齐尔德 对不起得很，维格地斯。我必须

①该杀！

②第六场面开始。

搜查这所房子。已经得到你丈夫的
许可。我必须查看所有的房间。

维格地斯 搜查我的家，嗯！

英齐尔德 决不会不必要地把它搞乱。

维格地斯 搜查我的家，说得真好听！为什么你要搜查我的家？

英齐尔德 为了你的表弟，杜罗尔夫。

维格地斯 我的——表弟——杜罗尔夫。请问：为什么要找我的表弟杜罗尔夫？

英齐尔德 来，维格地斯。我很抱歉，现在不要让我们吵架。

维格地斯 吵架，为什么你要吵架？我决不让别人把我的家搞得一塌糊涂。

英齐尔德 他们不会使你受到任何损失，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不管损失不损失，我不容许任何人在我家的周围搜查。这样的无礼，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是我的家。不是杜罗尔夫的家。① 你为什么要找杜罗尔夫？

① 理直气壮。

英齐尔德 你知道得十分清楚，维格地斯，为什么我找杜罗尔夫。

维格地斯 （向托德）我在自己的家里被人侮辱！我奇怪你竟能坐在那里让你老婆受侮辱。至于你，英齐尔德，

不管你有多大的大人身分，你从来
不比一个在猪圈里长大的更懂礼
貌。你的这种行为我一点不感到意
外。至于你，托德，我替你羞耻。①
保护你的老婆，你这男人。不要让
这些混蛋把整个家都抄了。

①左敲右击，痛快淋漓。

英齐尔德 （向他的来人）你们上楼去。搜
查这房子里的每个房间。

维格地斯 你竟这样大胆欺侮一个女人！你
们这些高贵的人要使你们丢丢脸才
好。如果我是一个男子汉，你们就
不敢这样。

埃利克 我说，老爷。

英齐尔德 什么事？

埃利克 那只箱子，② 老爷。（指箱子）

②再点出箱子。

英齐尔德 箱子怎么样？

埃利克 我是想，他可能在这箱子里。

英齐尔德 喔，不要胡说。上楼去。（他们
一齐跑上楼）（向托德）你也来，
托德。要不然，丢了什么东西，你
要怪我们的人。

托 德 （旁白）让维格地斯去，英齐尔
德。把维格地斯带走。③

③做贼心虚。

英齐尔德 （看维格地斯）不，她一点也不
疑心。你来。

托 德 对了，我想她不疑心。对了，她一

一点也不疑心。

维格地斯 你往哪里去，托德？

托 德 跟英齐尔德同到楼上去。

维格地斯 我是嫁给一个男子汉的吗？还是嫁给一只脑子有病咩咩叫的老绵羊的？你把自己当做一个 人 么，托德？（旁白）英齐尔德打算干什么？

英齐尔德 来，托德。来呀。

托 德 （向维格地斯）去做好晚饭，不要站在那里。（跟着英齐尔德下场）

维格地斯 做好晚饭。做好晚饭。他要干什么？托德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暗示？他要去搜查羊栏的。当然他要搜查羊栏。一会儿就会到羊栏去。我为什么把他藏在羊栏里呢？为什么我竟把他留下呢？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一会儿他就要下来了。这一口袋的钱是怎么回事啊？^①这一口袋钱是怎么回事？托德把他出卖了。这是血腥钱，我明白了。我怎么办呢？喔，上帝啊！我怎么办？

托 德 （在上面）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唉，托德。

托 德 好了，没有什么。我不过要知道你是不是在那里。^②

^①钱袋使她立刻起了疑心，机伶之至。

^②他还怕维格地斯把杜罗尔夫放走，该死该杀。

维格地斯 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只有这一线希望。只有这一线希望。（她轻轻地、敏捷地从屋子里跑出去。在两秒钟之内，领着杜罗尔夫走回。①楼上有声音和喧哗）

①敏捷之至。

维格地斯 不要则声，不要则声，不要咬耳朵。

杜罗尔夫 要怎样呢？

维格地斯 不要咬耳朵。

托 德 （在上面）维格地斯，你还在那里么？

维格地斯 我还在这里。你到箱子里去，杜罗尔夫。钻进箱子里去。（她打开箱盖）②

②果断之至。

杜罗尔夫 （吻她）③ 再见，万一，维格地斯。

③吻得好。

维格地斯 你这个傻子。钻进去。我要把你锁在里头。不要打喷嚏，看上帝的份上。如果想要打，咬紧你的上嘴唇。只有这一线希望，杜罗尔夫。

（她把他锁在箱子里，拿走钥匙。然后急忙地，轻轻地把面包和啤酒放在桌上，象是开晚饭的样子）④

④从容不迫之至。

（英齐尔德、托德和士兵再一同走进）

维格地斯 啊，大人，你碰巧找到我的表弟

杜罗尔夫没有？

英齐尔德 我还没有搜遍呢。

维格地斯 还没有么？你不妨到厨房里的碗橱里去看看。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这样做。或者炉子里，对了，英齐尔德，看看炉子。托德，告诉他，炉子在哪里。

英齐尔德 （向几个士兵）到厨房里去，看看炉子，你们。其余的人跟我一道来。我们一定要到农场上去到处看看。

维格地斯 不要惊动你的那位令兄。

英齐尔德 令兄？

维格地斯 那只毛驴。①

①风趣之至。

英齐尔德 啊，你太俏皮了，维格地斯。好吧，我说，最后笑的才是笑得最得意的。（和士兵一同走去）

维格地斯 托德。托德·格地。②

②连名带姓，拖地当作金石声。

托德 唉，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这里的这一袋子钱是怎么回事啊？

托德 一袋子钱？

维格地斯 这里的这一袋子钱。是怎么回事？

托德 是我从集市上带回来的。

维格地斯 没有这回事。

托 德 喔，不对，不是那样。

维格地斯 那么？

托 德 那么，我猜想，英齐尔德进来的时候把它放在那里的。

维格地斯 你亲眼看见英齐尔德放在那里的么？（旁白）喔，我在想些什么？

托 德 看老天爷的份上，不要罗唆了。听！

维格地斯 什么？

托 德 我好象听到院子里的声音。有叫喊的声音。

维格地斯 我的上帝。有叫喊的声音。（他们向门走去）

托 德 我希望他们找不到他。①

①违心之言。

维格地斯 感谢上帝，我已经为他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喔，老天爷使他们瞎了眼吧。②

②从这里起，她一味装假，使托德对她不怀疑心。

托 德 我担心他们一定会找到他。刚才那一声叫喊是什么？

维格地斯 我的上帝。他们很勇敢，可不是，十三个对一个？③

③讽刺得妙。

托 德 那么，你听到的是一种叫苦的声音吧？

维格地斯 可怜的杜罗尔夫。可怜的杜罗尔夫。

托 德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是啊，愿上帝也这样帮助你，就
如同你帮助杜罗尔夫那样！①

①再一次讽刺。

托 德 是啊，我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我
一想到就会感觉到愉快。

维格地斯 对了，托德。我想你会这样。我
希望你会这样。②

②又一次讽刺。

托 德 可怜的家伙。

维格地斯 可怜的杜罗尔夫。

托 德 不要难过了，维格地斯，我们全都
会死的。啊，啊！不要站在门口。
到这里来。（外边叫喊）

维格地斯 （掩盖起她的眼睛）喔，我亲爱
的，我亲爱的。喔，杜罗尔夫，棕
色头发的小杜罗尔夫。

托 德 好了，好了。现在一切都过去
了。③

③真的一切都过去了
么？是心虚者的自慰
吧！

维格地斯 喔，我的杜罗尔夫，我的表弟杜
罗尔夫。

托 德 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不要难
过了。你这样哭哭啼啼刺激我的神
经。④

④心神甫定，又恢复
了丈夫的威风。

维格地斯 你有棕色的头发，杜罗尔夫。美
丽的头发你有。喔，我的孩子。我
可怜的表弟。（外边叫喊）

托 德 （旁白）他们把他抓住了。他们把
他抓住了。（他搓手）我们注定总

要死的。① 可怜的杜罗尔夫。可怜
的家伙。他这样年轻。

① 丧尽天良。

维格地斯 阳光暖和的早晨，看到他走过山
头，多么令人称心悦目啊。喔，杜
罗尔夫，女人看到你真是眼福不
浅。你象一只雄狮那样庄严。你象
一个王子那样清秀。喔，我的孩
子，我可怜的表弟，我的爱人，我
心上的宝贝，杜罗尔夫！

托 德 他这样年轻，这样有前途的一个青
年人，突然死了。生命原来就是短
促的。他这样年轻。懒惰、坏脾
气的、酗酒的无赖。教你早死是件好
事。（外边更多的叫喊）

维格地斯 他有柔软的棕黄头发，里面点缀
着金色的线条，就象灿烂的鸟儿的
羽毛那样。现在染上鲜血了，染上
鲜血了，染上鲜血了。

托 德 染上鲜血了。喔，喔，天啊！

维格地斯 喔，年轻的人，喔，西方的宝
贝，喔，苍白、清秀、俊美的杜罗
尔夫！你是长眠在冬天的枯草下，
一个凄凉的新娘子的坟墓中。

托 德 看老天爷份上，安静下来吧。②

② 心里怎能安静？

维格地斯 一个凄凉的坟，一个孤单的坟，
一个纯洁的坟。

托 德 你可不能浪费我们的被单盖在他的尸体上，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维格地斯 三枝白蜡，冷静静地立在风前，三个火焰，流着蜡泪，你却悄悄地长眠在它们下面，杜罗尔夫。

托 德 维格地斯，你要把我逼成一个疯子么？不要多说了。

维格地斯 美丽的杜罗尔夫。游泳、划船，在青年人的队伍里你是一个皇帝。没有人驾船能赛过你。皇后也从来没有为了比你更可爱的情人蓬松了她的头发。你有礼貌，你很善良，你身强貌美，你很勇敢；如今你长眠地下，羊群在那里吃那绿草的嫩芽。

托 德 唉，维格地斯。有了这一点点表衷心意就够了。杜罗尔夫已经死了。这里英齐尔德回来了。不要则声了，看老天爷份上。（英齐尔德和他的人再走进）^①

①第八场面的开始。

英齐尔德 我要跟你算账，托德。

维格地斯 把我的死人还给我，把我的死人给我。你们这些屠夫，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人！

英齐尔德 你听见没有？

维格地斯 十三个对一个！十三个对一个！

你们这些屠夫！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人！把我的死人还给我，把我死了的亲人还给我。你们这些懦夫！你们这些懦夫！

英齐尔德 你这是怎么回事，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让我看看这孩子死了的面孔。你们这些屠夫。喔，漂亮白皙的面孔，喔，白面孔染上了鲜红的血。喔，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杜罗尔夫。

英齐尔德 他的面孔是会发白的。如果我逮住他，那是毫无问题的，维格地斯。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托德，我要拧掉你的耳朵。

维格地斯 我死了的孩子在哪里？你们这些狗。你们这些屠夫。领我到他的尸首那里去。

英齐尔德 你死了的孩子？没有死了的孩子。

维格地斯 没有死；喔，天啊！（假装昏厥）

托 德 什么？

英齐尔德 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你这个爬着走的混蛋。你这个野狗。你这个犹太。你把他怎样了？

托 德 把他怎样了？

英齐尔德 把杜罗尔夫，唉？他在哪里？

唉？你把他怎样了？

托 德 我什么事也没有做，英齐尔德。什么也没有做。

英齐尔德 不要对我说你什么也没有做。

托 德 我没有把他怎样。

英齐尔德 你这个扯谎的混蛋，你敢坐在那里说你没有把他放走么？

托 德 我没有把他放走。

英齐尔德 你扯谎。

托 德 我怎么能把他放走呢？

英齐尔德 怎么？我怎知道你是怎么？不过我会知道是怎么，我要活活地把你身上的皮剥掉，把你腌起来。我要——我要——

托 德 喔，不要。英齐尔德，我赌咒——我赌咒我以为你已经把他逮住了。

英齐尔德 我对你说，你把他放跑了。

托 德 我没有，英齐尔德。

英齐尔德 （向他带来的人）看看他。看看这个扯谎的人。我来到这里来找这个扯谎的人，我对他说我要杜罗尔夫。他奉承我，向我哭诉，舔我的靴子。这样我才能象一个慈父那样和善地对他讲话。我一向和善，象一个慈父。我太和善了。他奉承我，

对我哭诉，求我不要打他。只要你不伤害我宝贵的皮肤，他说，我愿意告诉你杜罗尔夫在哪里。^①

①一点没有冤枉他。

众 人 听听，他出卖了他。他说出杜罗尔夫在哪里，他还要钱。钱就在那桌子上。三马克银钱，一分也不少。钱就是再少一点，他也会出卖他的亲娘！你会不会，唉？

托 德 我不会。

英齐尔德 你知道你会。三马克银钱你眼红。于是你就告诉我到羊栏里去找。

众 人 奸诈的畜生。他自己的亲表弟。他自己的亲表弟。

英齐尔德 后来，当我在错误的地方搜索的时候，他偷偷地把他的人放跑。现在他还想要我出三个银马克。

众 人 老爷，让我们把他绑在牛尾巴上，赶着他走。

英齐尔德 所以你愿意出卖你的表弟，你愿意的不是么？现在你又想反悔？

（向他走去）你把杜罗尔夫弄到哪里去了？唉？

托 德 他原来是在羊栏里的，在我告诉你的地方，英齐尔德。他是在那里的。真的。他是在那里的。

英齐尔德 喔，原来在那里，是么？他现在在哪里呢？我想，到奥拉夫那里去了吧？

托 德 他可能是到奥拉夫那里去了。

众 人 奥拉夫那里很可能是他去的地方，我们最好马上就在那里去。

英齐尔德 上帝保佑你，托德，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你懂么？我毫不含糊。那就走吧。

某 人 你还没有看看那只箱子呢，老爷。①

英齐尔德 喔，对了，那只箱子。（他试开箱盖）钥匙在哪里，托德？

托 德 问维格地斯。

英齐尔德 这只箱子的钥匙在哪里，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这只箱子的钥匙，嗯。你是什么人要我的钥匙？我不允许你翻我的箱子。你和你的狐群狗党已经在这里做够了坏事，你得不到钥匙。少说废话。

英齐尔德 来来来，钥匙。

维格地斯 我告诉你了，你得不到这把钥匙。

众 人 把它撬开来，老爷。②

某 人 不要管这箱子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杜罗尔夫会在奥拉夫平安无事。

①最后还再来这样一个转折，引出以下本剧的一个高峰。

②替杜罗尔夫捏一把汗。

英齐尔德 把钥匙给我。

托 德 交出钥匙，赶快。①

①比摇尾乞怜的狗还要下贱。

维格地斯 我告诉你，你得不到这把钥匙。

你们已经把我的家都抄了。滚出去，滚。

英齐尔德 交出你的钥匙，赶快，维格地斯。

维格地斯 好，拿去，倒你的霉去吧。（把钥匙扔在地板上）在这儿，打开吧。②

②全凭此“空城一计”，孤注一掷。

英齐尔德 （退还钥匙）谢谢你，我所要的不过如此。唉，托德，把那一袋子钱还我。

托 德 喔，英齐尔德，你已经给我了。③

③居然还想得到报偿！

维格地斯 交出去，托德。交出去，你这个犹太，你。你不要以为我准许在我的家里留下这种血腥钱。交出去，快点。（众人走出，在门口观望）

英齐尔德 好了，走吧。

维格地斯 （取了钱袋）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说，英齐尔德。我说，拿走你的钱，滚出我的家。（她逼他退到门口）拿走你肮脏的血腥钱。

（她将钱袋向他的脸上扔去，并把他赶出去。她看着他们走）到奥拉

夫那里，去找另一个犹太人。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大人阁下。（她转身开了箱子上的锁，然后，并没有打开箱子，她转身向托德看。托德走到门口，往外看。又走回来，坐在箱子上。维格地斯退走离开他）①

①第九场面的开始。

托 德 唉，他们走了。（停顿）他们走了。（没有得到答复）我跟你说话，你不能回答么？

维格地斯 我能。我能回答。听我说，②托德·格地。从今以后，你我分离。你接受钱，出卖杜罗尔夫，你的客人，我的表弟。我一向知道你是个小人。我现在知道你卑鄙龌龊，是个懦夫，是一条狗。③上帝饶恕我，我曾经爱过你。啐，我让你吻过我。我曾拥抱过你。好了。好了。好了。拿去。（她把结婚戒指扔给他）现在我们分离，我的老爷。④感谢上帝，我幸而没有替你生孩子。⑤

②我洗耳恭听。

③骂得淋漓尽致之至。

④中国封建时代，丈夫可以休妻，西方妻子可以休夫，太好了！

⑤沉痛之至。和上面说可惜没有生孩子对照。

托 德 （神经质地笑）我头痛。我不能——哦——（箱盖升起。托德从上面跳下来。杜罗尔夫出现）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杜罗尔夫！

托 德 杜罗尔夫，我不是有意——我发誓
我不是。我不是有意。那只是开个
玩笑。我要解释。

杜罗尔夫 托德。呸。你不值得一揍。

托 德 喔，杜罗尔夫，你可以——我情愿
把我的钱给你。所有的钱。

杜罗尔夫 呸。维格地斯，亲爱的，他们到
哪里去了？

维格地斯 他们走了，杜罗尔夫。现在我们
可以偷偷地到白老德佛斯去了。十
分安全。来。来。我们一道走。我
的朋友。（他们转身走）

托 德 上帝太不仁慈了。

——幕 落

（修改稿）

译批《上了锁的箱子》后记

富农和贵族

天下乌鸦一般黑。封建时代的富农，不管是在东方亚洲各国，或者是在西方欧洲的冰岛，都有他们的本性：剥削雇农的劳动力，吞并贫农的土地，拥护统治阶级。他们有三怕：怕权贵而又怕革命，怕吃官司。至于是不是还怕老婆，或者，相反的，专横粗野地欺侮老婆，甚至卑鄙无耻，丧尽天良到出卖老婆的亲人如同本剧中的托德·格地那样，那倒未必尽然。

天下乌鸦一般黑。封建时代的贵族，不管是在东方亚洲各国，或者是在西方欧洲的冰岛，都有他们的本性：作威作福，鱼肉平民。至于是不是还阴险毒辣如同本剧中的英齐尔德那样，那倒未必尽然。

描绘这两类乌鸦的黑色，应看作是本剧的主题。至于作者同时在剧中描绘了一个英勇机智，敢于抵抗压迫的女英雄维格地斯，不过作一个对比而已。

箱子和柜子

有人说，英文Chest应译作柜子，只有柜子里可以藏人，有中国戏《柜中缘》作证。有人说，应译作箱子，箱子里也可

以藏人，有中国戏《打棍出箱》作证。我说，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有无中国戏作证，而要看这项家具在本剧中的作用。如果柜子总是竖的，上面不能坐人，它就不能是柜子。如果箱子总是短的，上面不能睡人，它就不能是箱子。如果柜子也有横的，箱子也有长的，它就可此可彼。

本家和亲戚

英文的Cousin可以是堂兄弟、堂姐妹，也可以是表兄弟、表姐妹，那就是说，可以是本家，可以是亲戚，可以是男，可以是女，可以比较年长，可以比较年幼。就本剧而言，从代名词的性别可以断定它是男性，从台词和剧情可以断定它是比较年幼。但无论是从剧中人物的姓名或者是从台词和剧情，无法断定它是本家还是亲戚；译作“表弟”，是我的假定。

“他”和“她”

英文代名词的性别给了我上述的方便，但也给了我以下的困难。本剧中有以下的几句对话：

维格地斯 I've had a visitor, Thord. A guest.

托 德 A guest, eh. Who invited him?

维格地斯 No one invited him. He's a sort of relation of mine.

托 德 So it is a he.

英文的Visitor、guest以及其它一般的名词，没有性别，因此第二句中的him只是托德的假定。在第三句中维格地斯

把客人的男性肯定了下来，于是有托德所说的第四句。现代汉语用“他”和“她”表示性别。但这两个字只有字形上的分别，读音则完全相同，那就是说，性别只能从字形上看出，不能从耳朵里听出。因此，如果把第三、第四句的代名词都直译作“他”，而不从语音上表示性别，译出的句子，听起来就无意义。不得已，我把第三、第四句中的he意译作“这位先生”，不是巧译，而是苦译。

本剧故事的时代和本剧的风格

本剧作者生于一八七八年，是英国杰出的一位作家，除戏剧外，其它文艺方面的著作也颇为当代所推重。从一九三〇年起，他是英国的桂冠诗人。他的这个短剧取材于 *Laxdaelsaga* 中所记载的一千多年前发生于冰岛的故事，封建时代的气味甚浓。剧本的特色是朴素、踏实、紧凑、有力。作者没有在剧中讲道德，说仁义，而是用极简单的对话，让你从这些对话中、憎爱他所谴责的和他所颂扬的人物。在本剧中，他用了不少的重复句子，使你有阅读、倾听诗歌之感。

一九六三年五一节

一代天骄——拿破仑

(独幕话剧)

〔英国〕萧伯纳 著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北意大利从洛迪到米兰路上的塔伐查奴地方。下午的太阳宁静地照耀着伦巴迪的平原，对阿尔卑斯山礼遇有加，向人烟稠密的市井广施恩惠，不计较乡村的猪牛向它借以取暖，不介意教堂对它的冷落怠慢，但对两群为害的蝼蚁，却深恶痛绝地鄙视，那就是法国的和奥地利的军队。两天前，在洛迪，奥地利军队企图阻止法国军队从那里一条狭窄的桥上通过；但法国军队在一个二十七岁的不懂战术的将军^①，拿破仑·波拿巴的指挥下，向那受炮火扫荡的桥上冲去，配合着猛烈的炮轰，将军亲自动手放炮。^②炮轰是他的特长，他在旧政权时代受过炮兵训练，在军事技术上，他把推卸责任，虚报旅费，欺骗军官，以及用炮弹的响声和烟雾使战争有了威严，如同所有军事肖像画所描绘的那样，全学到了家^③。然而他是一个有创见的观察家，自从火药发明以来，他最先懂得，如果一个炮弹打中一个人，就能把这个人打死^④。他不仅能彻底地掌握这项惊人的发现，而且在利用自然地理的形势和计算时间

本剧作者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协会的四大台柱之一。太阳在他的心目中一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①现代人都把拿破仑看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作者对他的评价却与众不同，首先就说他不懂战术。

②拿破仑以善于利用他那个时代的新武器，大炮，几乎是所向无敌，他亲手放炮还可能以此自豪，而在本剧中却受到在军事技术上比他高明的一个下属的轻视和批评。

③学习成绩单上的评语一定是“品学兼优”！

④在这一点上，作家给他的评语是“惊人的发现”！

与距离上有非凡的才能。他的工作能力十分充沛，并且对于一般人本于人类天性怎样对待公家事务，他有清楚的、现实的了解^①。在这方面，他在法国大革命中已经得到完全的验证。他能想象而没有幻觉，有创造力而没有宗教、忠诚、爱国心或任何这些普通的概念。不是他不可能有这些概念，正相反，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囫圇吞枣地把这些普通概念全懂得了，而现在，由于具有敏锐的戏剧才能，他能用演员和舞台经理的手法，非常巧妙地运用它们。再说，他绝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而是经受了种种的折磨：无钱的没落的名门世家的变迁，有志想成一个作家的一再失败，趋炎附势而被拒绝的羞耻，身为军官，由于不称职和不诚实所遭受的谴责和处分，竟是如此的侥幸，使他能免被革职。上述种种，如果不是由于当时贵族流亡国外，把一个即使最流氓气的少尉上升到一个将军的价值，他早就被轻蔑地从军队里清除出去了。这些折磨粉碎了他的自尊心，逼得他完全依靠自己，并且了解到凡是不能用强力取得的东西，世人是不会奉送给象他这种人的。在这一点上，世界上的人还不能超脱他们的懦弱和愚蠢，因而这个政治垃圾的残忍的炮手，就使他自己变成有用了；的确，即使在现在，还不可能生活在英国而不

①作者是说他知道人类的弱点而也知道怎样利用。

有时感觉到，英军没有象被儒利乌斯·凯撒征服那样被拿破仑征服，这对英国是多大的损失。

然而，在一七九六年五月的这个下午，对他来说，他还很年轻。他不过才二十七岁，最近才变成一个将军，其原因一部分是利用他的老婆去诱惑总裁^①（那时统治法国），一部分是如上所说，由于贵族的流亡国外而缺少军官，一部分是他有那种才能，对于一个国家中的道路、河流、山岭、溪壑了如指掌，更大的部分是他对于用炮弹来杀人的效率有信心。他的军队，就纪律而言，会使某些现代作家目瞪口呆。这些震惊于拿破仑后来当了皇帝的显赫威势的人，以至于当下面这出戏在他们面前演出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肯相信^②。不过这时候的拿破仑还不是“皇帝”，他才刚刚得到“小班长”的绰号，正走向能靠他的勇气在士兵中间产生影响的阶段。他还没有达到能依照正规的军队方式，用九条鞭把他的意见强加于士兵的地步。法国大革命的未被镇压下去，仅仅是由于那时皇家的习惯，把士兵的军饷至少拖欠四个月。大革命把这一习惯尽可能地变成另一习惯，那就是根本不发饷，士兵们得到的只是诺言和他们爱国心的恭维；这是和普鲁士式的军法不相容的。所以拿破仑向阿尔卑

①这是这出戏的背景，作者绝不怕褒扬偶像。

②这是一出历史剧，拿破仑是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作者不得不把他的出身、他的性格、他的起家交代清楚，否则，的确难于使现代人相信这出戏中的故事有历史上的事实根据。

斯山进军的时候，他所率领的是没有钱的、服装褴褛的士兵，因而对于纪律不感兴趣，尤其是在那些暴发户将军之下。这种情况对于一个理想主义的军人会使他受窘，对于拿破仑却可抵一千尊炮的价值。他曾对他的军队说：“你们爱国，你们勇敢，但你们没有钱，没有衣服，吃的是悲惨恶劣的伙食。这些东西意大利有的是，在把抢劫老百姓当作是士兵的自然权利的一个将军的率领之下，一支忠心的军队，不仅可以得到这些东西，还可以得到光荣，我就是这样的将军^①。往前走啊，孩子们！”结果完全证明了他没有做错。他的军队征服了意大利如同蝗虫征服了塞浦路斯岛那样。他们整天打仗，通宵进军，走不可能的远距离路程，在不能相信的地点出现。不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背包里带着一根元帅的指挥棒，而是希望明天可以在那里带着至少半打银叉^②。

有一点必须了解，法国军队不是对意大利人作战。法国军队来到意大利是把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征服者的专制下解放出来，送给他们共和制度；因此，在偶然抢劫他们的时候，不过是自由处理朋友已失去的财产，这些朋友照说应该感激，也许会这样做，如果忘恩负义不是尽人皆知的这个国家的缺点。和法国军队打仗的奥地利人是彻底的文明的

①不掩耳盗铃，倒也痛快。

②不仅士兵自由处理朋友的财产，拿破仑也替法国政府掠夺了大量的意大利财产，这就是作者所说，人说意大利人忘恩负义所忘之“恩”和所负之“义”。

正规军，有好的纪律；指挥是有教养的人，既受过军事教育，也深通兵法；最高级的将领贝奥留，运用的是传统的兵法，遵循维也纳的命令行事，却被拿破仑打得落花流水^①；拿破仑的行事是自出主张，鄙弃职业上的先例或来自巴黎的命令。即使和奥地利人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法国人所需要做的只是等到，比方说，^e奥地利人由于习惯回营喝下午茶的时候，再从他们手里赢回来；这方法以后曾被采用于马伦果而获得辉煌的胜利。整个地说，由于他的敌人受了种种不利条件的限制，奥地利政治家风度，传统的将军风度、维也纳贵族社会结构的危机，拿破仑发现了他用不着创造英雄奇迹就可以变成不可抵抗的了。然而世人喜欢奇迹和英雄，根本不能了解军队是怎样作战，如同了解书本子上的军事学问或维也纳客厅里的社交学问那样；因此已经开始创造这位“皇帝”，从而使得百年以后的那些浪漫主义者对于现在所叙述的在塔伐查奴的这个小小的戏剧场面难于置信，如上文所说。

①绅士一向斗不过流氓。

塔伐查奴最好的住处是一个小客店，是旅客们从米兰到洛迪路上所达到的第一所房子。它的位置在一个葡萄园里，主要的一间屋子是夏天避暑的一个愉快的藏身之处；屋子后面对着葡萄园的部分敞开得那样地宽

阔，几乎构成一个走廊。胆大的孩子们经受了最近几天的警报、迁徙以及六点钟法国军队的入侵，知道法国军队的司令住在这间屋子里；既死活地想从屋子前面的窗户向里面窥视一下，又要命地害怕那个放哨的军官。他是一位年轻而有身份的军人，嘴上没有天生的胡子，而只有一个十分凶狠伪装。那是由他的军曹用黑鞋油涂在他脸上的。由于他身上穿的厚军服的设计，和当时一般的军服相同，只是为了检阅而没有丝毫关心到卫生和舒服。他在太阳之下汗流浹背，油涂的胡子一条条地流到他的下巴和脖子上，某些部分已变成干硬的漆片，边缘上破裂成奇形怪状的山峰和深谷，使他的这种形象在百年后的历史眼光中显得说不出地可笑；而在当时北意大利孩子们的心目中不仅荒谬可怕，并且觉得这位军官，如果为了打破守卫工作的单调，把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叉在刺刀上活生生地吃掉，那是再自然没有的事了。尽管如此，却有一个品行不端的青年女子，以为她对士兵有权利可以随便的那种天性已经在她身上发了芽，的确曾从最安全的一个窗户向里面窥看而被放哨的军官一瞪眼和“卡答”一声扳机枪的响声吓跑了。现在她看见的一切她以前都已看到过：屋子的后面是一个葡萄园^①，一个旧葡萄榨汁器和一辆马车放在葡

①从女子眼中写布

景。

葡萄藤的中间，紧靠她右边的一个门通到走进客店的过道；房东最好的一只碗橱放在同一边较后的地方，正在作开饭的一切准备；在屋子的另一边是一个壁炉，靠近它的是一张睡椅；在壁炉和葡萄园之间有另一个门通向内室；屋子的中央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米兰洋葱鸡肉、乳饼、葡萄、面包、菜包肉片，装在柳条筐子里的一长瓶葡萄酒等丰富食品。

房东，纠色勃·格兰地，也不是什么稀奇人物。他是一个黑黝黝的、活泼、机灵而愉快，有黑的卷发、圆头、笑嘻嘻的，年纪四十岁的小个儿，一个生成的好主人。今天下午他特别高兴有这样的好运气来接待法国军司令这样一个客人，好保护他不受士兵的放肆，居然夸耀地带上了金耳环，否则他会把它们和他的银盘子陈设一齐藏到葡萄榨汁器的里面去。

拿破仑坐在桌子面对着他的一边，他的帽子、佩剑、马鞭放在睡椅上，他是第一次看到。他勤恳地忙碌着，一面用餐，发现了怎样把各样菜一齐吃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完事（这一习惯是他垮台的开始），一面看地图，凭记忆加以改正，不时地从嘴里拿出葡萄皮，用大拇指把它当作标签，贴在图上，标出军队驻扎的地点。他面前放着供他使用的一些

文具和盘子、佐料瓶架乱混在一齐；他的头发有时浸在肉汁卤子中，有时浸在墨水里。

纠色勃 阁下要不要……

拿破仑 （专心致意于地图，但也机械地用右手向嘴里塞进吃的东西）不要讲话。我有事。

纠色勃 （十分好脾气地）阁下，我遵命。

拿破仑 拿点红墨水来。

纠色勃 哎呀，阁下，没有。

拿破仑 （带着科西嘉^①人的幽默）拿什么东西杀了，把它的血拿来。

纠色勃 什么也没有，除了阁下的马，那位放哨的兵，楼上的那位女士^②，和我的老婆。

拿破仑 把你的老婆杀了。

纠色勃 （露齿笑）情愿之至，阁下；不幸的是我力气不够，她会把我杀了^③。

拿破仑 那也同样地好。

纠色勃 阁下过分抬举我了。（伸手去够长颈瓶）也许一点葡萄酒可以对付地使用。

拿破仑 （连忙保护长颈瓶，十分认真起来）葡萄酒！不，这太浪费了。你们全是这样，浪费！浪费！浪费！

（他用叉子当笔，用肉汁卤子在图上作记号）收去。（他喝干了他的葡

^①科西嘉岛是拿破仑的家乡。

^②楼上的那位女士是本剧的两个主角之一，作者是在这种幽默的对话中轻轻地把她提出，这种手法值得欣赏。这是第一次提出。注意经过多少次的渲染、宣扬、鸣锣开道之后，才让她上场。

^③不仅对话饶有风趣，亦且让剧中人描绘自己。

萄酒 把坐的椅子向后一推，用布巾揩了嘴，伸直了腿，往后靠着，但依然皱着眉头思索）

纠色勃 （收拾桌子，把桌上的东西放到碗橱板面上的一个托盘中）人都离不开他的本行，阁下。我们开店的有的是便宜的葡萄酒，多糟蹋一点葡萄酒，在我们是不当作一回事。你们当大将军的有的是便宜的血，多糟蹋一点血，在你们也是不当作一回事。不是这样吗，阁下？

拿破仑 血一文不值，葡萄酒要花钱买的呀。（他起身，走到壁炉前）

纠色勃 他们说你对什么都爱惜，除了人的生命是例外^①。

拿破仑 人的生命是唯一的一件东西他会照顾自己的，我的朋友。（他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置在睡椅上）

纠色勃 （称赞地）啊，阁下，在你的身旁，我们都显得是何等愚蠢的人！怎样能找到你成功的秘诀，那就好了。

拿破仑 那你要把你自已变成意大利的皇帝，唉？

纠色勃 太麻烦了，阁下，我把这全让你。并且，如果我变成了皇帝，我

^①作者是把拿破仑认成一个自私自利的野心家，一个草菅人命的暴君，此其一，这里是先由店家口中点出。

的店将怎样呢？我替你开了这样一个客店，这样伺候你，你看着我，你多么愉快！唉，当你做了欧洲皇帝来统治我国的时候，我看着你，我也会很愉快的呀。（他一面随便地聊天，一面收拾桌布，而没有拿去地图和墨水壶，两手拉着桌布的角，口咬住桌布一边的中点，把它折叠起来）

拿破仑 欧洲的皇帝，唉？为什么仅仅欧洲呢①？

①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狼子野心。

纠色勃 是么，为什么？全世界的皇帝，阁下，为什么不呢？（他把桌布叠起来，卷起来，用每一步手续加强他的语气）人和人彼此一样（折），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彼此一样（折），这一次打仗和另一次打仗彼此一样（折到最后的一次，他把桌布向桌上一拍，熟练地把它卷起，补充一句，当作结论）征服一个，征服整体！（他把桌布放进碗橱的一个抽屉里）

拿破仑 为整体统治，为整体打仗，在每个人的主人的虚名之下，作每个人的仆人②。纠色勃。

②说得漂亮，无奈口是心非。

纠色勃 （在碗橱那里）阁下。

拿破仑 我禁止你在我面前谈论我。

纠色勃 （走到睡椅搁脚的一头）请原谅，阁下和其他那些大人物竟是这样地不同。这是他们最爱谈的题目。

拿破仑 那末，就谈谈他们其次所爱谈的题目吧。不管它是什么。

纠色勃 （满不在乎地）很愿意，阁下。不知阁下曾否碰巧看到楼上那位女士一眼^①？（拿破仑即刻把身子坐直，以那样的兴趣看着他，证明了店家的言外之意完全正确）

拿破仑 多大年纪？

纠色勃 正好的年纪^②，阁下。

拿破仑 你是说十七，还是三十？

纠色勃 三十，阁下。

拿破仑 漂亮么？

纠色勃 我不能用阁下的眼光看，每个人必须自己去判断。根据我的看法，阁下，她是一个模样生得秀美的女人^③。（奸滑地）要不要把她吃点的桌子安排在这里^④？

拿破仑 （粗率地，站起来）不，这里什么也不要安排，直等到我在等着的那位军官到来^⑤。（他看了看表，开始在壁炉与葡萄园之间来回走动）

纠色勃 （深信不疑地）阁下，相信我，他

①如果明说大人物其次所爱谈的是女人，那就是拙笔；他接下去就直接谈女人，让你自己去作结论，对话灵活之至。

这出戏写的是一个将军和一个女人。这里从谈将军转到谈女人，看作者是怎样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结构巧妙之至。第二次提到楼上的女士。注意作者对于这位楼上的女士，经过多少次的渲染、宣扬、鸣锣开道之后，才让她上场。

②由店家的口中首先写她的年龄。

③再由店家口中写她的相貌。

④把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店家写得活灵活现。

⑤顺手提出剧中另一角色，和前面提出楼上的女士的手法相同。

被那些该死的奥地利人俘虏了。如果他没有失去自由，他不敢让阁下这样等他。

拿破仑 （从走廊阴影的一头走向）纠色勃，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的脾气会发作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非把你和你全家，包括楼上的女士^①，一齐绞死，不会使我满意。

^①第三次提出楼上的女士。

纠色勃 我们都会很高兴地任凭阁下安排，除了楼上的女士，我不能代她讲话；不过没有一个女人能拒绝你呀，将军。

拿破仑 （不称心地，重新开始走动）嗯！你再也不会被绞死了。绞死一个不反对被绞死的人，太没有意味了^②。

^②我看京剧《打严嵩》时，对于严嵩的挨打一向不感兴趣，严嵩不但不反对挨打，还恳求挨打，实在乏味。

纠色勃 （同情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无意味的事了，阁下，有么？（拿破仑再一次看表，显然有点焦虑）啊，谁都可以看出你是个大人物，将军，你能等待。如果是一个班长，或者一个少尉，不消三分钟，他就要赌咒、冒火、发狠、把房子闹翻了。

拿破仑 纠色勃，你的恭维真叫人受不了。走开，到外边说去。（他再在桌旁坐下，双手托住下巴，伸出两肘，

压在地图上，带着愁闷的表情，注视地图）

纠色勃 情愿之至，阁下。我不再打搅你了。（他取了托盘，准备走出）

拿破仑 他一来到这里，就叫他即刻来见我。

纠色勃 即刻，阁下。

一个女人的声音^① （从客店较远的某处呼唤）。纠色——勃！（声音富有音乐性，最后两个音节组成上升的音程）

拿破仑 （一惊）。什么？什么？

纠色勃 （把托盘的一角搁在桌边，身子前俯，使他能说得更亲密些）。那位女士^②，阁下。

拿破仑 （茫然）啊。什么女士？哪个女士？

纠色勃 那位奇异的女士，阁下。

拿破仑 什么奇异的女士？

纠色勃 （耸了耸肩）谁知道呢？她比你早来半个钟头，坐了包格托金鹰驿站出租的一辆马车来到这里。竟是单身一个人，阁下。没有仆人。一只提包和一只箱子，如是而已。赶车的说，她有一匹马——一匹军装的战马，留在金鹰^③。

①在京剧《苏三起解》中，苏三在出场之前，先在后台唱一声“苦哇！”同样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目的是使你注意，京剧、话剧剧种虽异，手法则一。

②第四次提出女士。

③从店家口中详尽地叙说奇异女士的奇异之处。

拿破仑 一个女人带着一匹战马！太离奇了。

那位女人的声音 （这次声音最后两个音节组成一个紧急下降音程）纠色勃！

拿破仑 （起立静听）这是一个有趣的声音。

纠色勃 她还是一个有趣的人呢，阁下①。

（叫）来了，女士，来了。（他向内门走去）

拿破仑 （用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臂）不要走，让她到这里来。

声音 （不耐地）纠色勃！！

纠色勃 （恳求地）让我走，阁下。客人呼唤，店家就得前去，这与一个当店家的名誉有关。现在我把您作为一个军人，求您。

男人的声音② （在外边，客店的门口，高声地嚷）唉，来人啊。喂！店家。你在哪里？

〔有人在过道上用马鞭的把柄敲打板凳。

拿破仑 （忽然再变成一个司令官，把纠色勃推开）他到底来了。（指着内门）走。做你的事去；那位女士在叫你③。（他走到壁炉前，背对壁炉，显出严肃威武的神情）

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店家。

②剧中人物的上场下场最要安排得好。这里拿破仑拉住店家不放，要他让那位女士前来，你以为这位女士就要上场了么？不，上场的偏偏不是那有趣的女人而是一个来势汹汹的军官，这是中国文艺作品中的所谓“欲擒故纵”的手法。

③真讲道理！

纠色勃（屏息地赶快拿起托盘）是，阁下。

〔匆匆地从内门走出。

男的声音（不能忍耐地）这里的人都睡着了么？（壁炉对面的门被踢开，一个满身尘土的少尉冲进屋子^①。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傻瓜，有贵族的白皙、娇嫩、干净的皮肤和由这种根基所产生的信心，而这项根基丝毫没有为法国大革命所动摇。他有一个滑稽的厚嘴唇，两只敏锐而轻信的眼睛。一个固执的鼻子，响亮而自负的声音。一个青年，不知畏惧、不讲尊敬、没有幻想、没有理智、无希望地能感受拿破仑的或其他的思想，惊人的自私，突出地胜任于闯进天使不敢落脚的地方；然而他有强烈的青春活力，把他投入复杂的事务丛中。目前他恼怒得七窍生烟；一个仅能从表面观察事态的人一定认为这是由于客店人员对他招呼不周，但有敏锐眼光的人可以看得更深一层，看出他是义愤填膺，说明他是在道义方面受了更永恒、更深重的伤害。看见了面前的拿破仑，他的讶异足够使他自检

①少尉的上场，写得何等有声有色！

而敬礼，但他的态度没有显示出任何马伦果和沃斯托利茨，滑铁卢和圣赫勒拿^①。或者德拉罗什和梅松尼埃所作的拿破仑画像所给予人们那种自发的感觉象现代教养人不知不觉地所希望于他的那样)

①拿破仑打仗以及被放逐的地方。

拿破仑 (严厉地) 啊，先生，你到底来了。给你的训令是：我六点钟来到这里，一到这里就看到你带着我巴黎的信件和公文等候我。现在是七点四十分。你是大家认为是一个善于骑马的人而被派遣来担任这项任务的，并且给了你军营里最快的一匹马。你却步行来到这里，迟到了一百分钟，你的马到哪里去了^②？

②提出马。

少尉 (不高兴地说去手套，把它和帽子、马鞭一齐扔在桌上) 啊！哪里去了，唉？这正是我想知道的^③，将军。(有感情地) 你不知道我是怎样喜欢那匹马呀。

③④⑤三种不同的答复，同样的妙。

拿破仑 (恼怒讥讽地) 是这样，唉！(忽然焦心起来) 信件公文在哪里？

少尉 (郑重地、若无其事而高兴地有惊人的消息) 我不知道^④。

拿破仑 (不能相信他的耳朵) 你不知道！

少尉 不比你更知道^⑤，将军。现在我料

想，只会受到军事审判。好，我不在乎军事审判，将军；不过，（带着庄严的决心）我对你说，将军，只要我抓到那个外貌天真的小伙子①，我会毁坏他漂亮的面孔，那个笑里藏刀的小骗子。我要把他弄成够你瞧的样子，我要——

①第一次提出“小伙子”。

拿破仑 （从壁炉走到桌子）什么外貌天真的小伙子？先生，把你的精神振作起来，好不好？说清楚有关你的事情。

少尉 （在桌子的对面，面向着他，拳头压在桌上）啊，我没有什么呀，将军；我完全准备好了说明我自己的事情。我会使军事法庭充分了解这不是我的过错。人家利用了我善良的天性，我不感到可耻。但是尽管我是尊重我的司令官的，将军，我再对你说一遍，只要我再看见了那个撒旦的儿子，我要——②

拿破仑 （恼怒地）你已经这样说过了。

少尉 （挺直起来）我再说一遍，只要我抓到他。等着瞧吧，别的话不用多说了。（他坚决地弯曲了两只手臂，呼吸紧张，紧闭着嘴唇）

拿破仑 我是在等着，先生——等着你的解

②将军回信件和公文，他的答复是一片“小伙子”、“小骗子”，文不对题得妙。文不对题只是表面，描写当时少尉的情绪和心理，完全对题。

释。

少尉 （深信不疑地）在你听了我所遭遇的事，将军，你会改变你对我的态度。

拿破仑 你没有遭到任何事，先生，你仍然活着而没有残废。那些委托给你的信件到哪里去了①？

①你以为现在少尉总得回答这个问题了吧？

少尉 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事！！喔呵！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吧。（摆出姿势，把他的消息来压倒拿破仑）他发誓跟我结成永久的兄弟友谊，这算不得什么吧？他说他看到我的眼睛即刻使他想起他姐姐②的眼睛，这算不得什么吧？听了我和安迦利沙离婚的故事，他哭了——真正的哭了，这算不得什么吧？他付了两瓶葡萄酒的帐，虽然他自己只吃了葡萄和面包，也许你认为这也算不得什么！他把他的手枪、他的马、他的公文——极重要的公文——交给我让我带走，（看见拿破仑变成简直象发了痴，胜利地）这算不得什么吧？

②第一次提出姐姐。

拿破仑 （惊讶得发了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③？

③上一节的台词太长，单讲结构，也须要停顿一下。

少尉 （认为理由很明显）证明他对我的

信任啊。（拿破仑确实没有吓得嘴巴合不上来。但关节神经失去知觉。少尉带着真诚的愤慨往下说）我是值得他信任的呀；我忠实地把这些东西带了回来。可是你相信么，——当我把我的手枪、我的马、我的公文托付他——

拿破仑 （冒火）为什么你活见鬼要这样做？

少尉 为什么，当然是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他辜负了我的信任——滥用了我的信任——始终没有回来。这个贼！这个骗子！这个无心肝的、阴险的小混蛋！我料想你要说这算不得什么^①。不过你看吧，将军，

（利用桌子用拳头加重他的语气）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对奥地利人的这种侮辱不计较，拿我个人来说，我告诉你，只要我抓——

拿破仑 （用脚跟着地转身，再愤怒地来回正步走动）对，你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了。

少尉 （兴奋地）不止一次！我要再说五十次；并且，我不仅是说，我还要做，你会看到的，将军。我要证明我对他的信任，我会的。我要——

①再回到“算不得什么”作结束，是大章法。

拿破仑 好吧，好吧，先生，无疑你会。他是怎样的一种人？

少尉 啊，我认为你总可以从他的行为知道他是怎样的一种人^①。

①偏不直接答复。

拿破仑 啐！他是什么相貌？

少尉 相貌！他的相貌象——唉，你应该看一看这家伙，只要看一看，就会给你一个概念他象什么^②。只要我把他抓住，五分钟之内，他可就不会再是那副形象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只要——

②偏不说明他的相貌。

拿破仑 （暴怒地唤店家）。纠色勃！（再也不能忍耐^③，向少尉）住嘴，先生，如果你能够的话。

③难怪将军恼怒。

少尉 我提醒你，想把过错加在我的身上是没有用的。（诉苦地）我怎样能知道他竟是那样的一种人呢^④？

④少尉先生的妙逻辑。

（他从碗橱与外门之间拿起一张椅子，把它放到桌旁，坐下）你如果知道我是怎样的饥饿和疲乏，你应该多体贴我一点^⑤。

⑤极平常的句子，但是极好的结构，在上面那样的紧张局面下，应该把气氛缓和一下。

纠色勃 （回来）什么事，阁下？

拿破仑 （竭力控制住他的脾气）把这位^⑥——这位官员带去。喂饱他的肚皮，如果有必要，让他睡一觉。等到他神智恢复正常之后，问清楚他

⑥修词得好。

遇到的是怎么一回事，你来告诉我。（对少尉）把你自己当作是被拘押起来了，先生。

少尉 （绷着脸，僵硬地）这是我早已料想得到的事。要有教养的人才能了解有教养的人^①。（他把佩剑扔在桌上。纠色勃把它拿起来，恭敬地交给拿破仑。拿破仑粗暴地把它扔在睡椅上）^②

纠色勃 （带着同情的关切）你是受到奥地利人向你进攻了吧，少尉？哎呀，哎呀，哎呀！

少尉 （鄙视地）进攻！我可以用手指拧断他的脊骨。现在我倒情愿我是受到进攻。不，是感动了我天性善良的一面，这是我所不能克制的。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他喜欢得象他喜欢我那样的人。看到我脖子上被蚊子叮了一口，受到护颈带的磨擦，他就用他的手绢把我的脖子包扎起来。看！（从他的护颈带里面抽出一条手绢^③。纠色勃把手绢拿在手中审视）

纠色勃 （对拿破仑）女人用的手绢，阁下。（他闻了闻手绢）有香味。

拿破仑 唉？（他取了手绢，仔细地看）

①这本是一句成语，在这里是少尉用来骂拿破仑没有教养。

②你以为少尉就要下场了吧？不，在以上他和拿破仑的一折戏中，固然已把一个青年傻瓜写得活灵活现，但这不过是一个准备阶段。他的戏还刚刚开始呢。

③话剧中的道具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帮助说明剧中人的身份，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情绪，还能在剧情的结构中起联贯作用，有时起关键作用；前面所提到的地图、葡萄皮、长颈酒瓶、桌布、佩剑，现在所提出的女人的手绢，后面将要看到的戒指、公文包、信件，以及仅在台词中说到的战马等等都是为了能起以上所说的各种作用。青年作家必须要学习善于利用道具。

嗯！（他闻手绢）哈①！（他沉入深思地从屋子的这边走到那边，看看手绢，最后把它塞在怀里）

①三个字表现三种情绪，三个思想过程。

少 尉 不管怎样，这对于他是够好的了。当他象哄孩子那样娇里娇气地把他的手指碰到我脖子的时候，我注意他有一双女人的手，那个卑鄙的没有男子气的小畜生。（把声音降低，用了战栗的强度）可是记住我的话，将军。只要我——

女人的声音 （在外面，和以前一样）纠色勃②！

②用女人的声音使将军来不及答复，衔接得好。

少 尉 （吓呆了）这是什么③？

纠色勃 不过是楼上的一位女士④，少尉，她在唤我。

③一个奇峰。

④第五次提出女士。

少 尉 女士！

声 音 纠色勃，纠色勃，你在哪里？

少 尉 （杀气腾腾地）把那把剑给我。（他大踏步走到睡椅，抓起佩剑，把剑拔出）

纠色勃 （抢向前，抓紧了他的右手臂）你在想什么，少尉，是一位女士，你听不出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么？

少 尉 是他的声音，我告诉你。让我走。（他脱身向内门冲去，内门向他迎面打开，那位奇怪的女士走进⑤。）

⑤何姗姗其来迟也。

她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人，身材高高的，非常优美，有精细智慧的、颖悟的、探索的脸——从眉梢可以看出她的聪明，从鼻子看出她的敏感，从下巴看出她的个性，处处显得精明、有教养而与众不同。她十足女性，但绝不柔弱；柔软轻盈的体态装饰在一副坚强的骨骼上；手、足、脖子、肩臂不是脆弱装饰，而是充分发育得和她的体格相称。她的身材相当地超过拿破仑和店家，即使和少尉相比也颇能抗衡。她的魁伟健壮只是靠她的文雅和炫耀的妩媚方能被掩盖起来^①。就她的装束而言，她不是执政时代时装的欣赏者，也可能是为了旅行而穿了旧衣服。不管怎样，她没有穿那种上面有浪费的翻领式的短马褂，没有穿希腊式假长袍，实实在在地说，她所穿的没有一样不是伦拜公主所可能穿的。她身上的那件花绸子衣服是长腰身，后面打了瓦多式褶子，但用来扩大女服臀部的那种鲸骨框，由于和她太高的个子不称^②，缩小到原始的雏形。绸子衣服的领肩裁得很低，而用了一条奶

①以上是描写她的身材和相貌。

油色三角形的披肩作弥补^①。她的皮肤皙白而有金棕色头发和灰色眼睛。

①以上描写她的服装。

她大大方方地走进来，象一个由于身份和美貌一向受惯了尊敬的女人那样。店家、一个对人有极好的自然礼貌的人，对她十分欣赏。拿破仑，他首先看见的第一个人，即刻被迷惑得忸怩起来，他红了脸，显得比先前更严肃而局促不安。她即刻看出了这一点，为了不使他过分不安，她以受过无数教养的人的那种态度，把眼光转向在场的另一位先生，给了他礼貌的顾盼。这位先生以根本无法形容、无法描写的情感，瞪眼看着她的装束，竟象他看到世界上穷凶极恶的奸诈撞骗行为的杰作。而她一看见他，脸色变得象死一样的灰白。她的表情无疑地显示：一个根本未能预见的致命的错误的发觉，把她从宁静、安全和胜利之中吓坏了。接着是从奶油色三角形披肩之下涌现出一阵红云，淹没了她整个面庞。谁都可以看出她遍身在发烧。即使那位一向缺少观察事物能力而目前

被愤怒弄得不知所措的少尉也能看出一件事物，如果你替他在这件事物上涂上红的颜色。他把她的羞愧认成是由于她的阴谋被暴露于她的受害者的面前：他用手指着，同时发出获得报复的胜利的呼声，然后，抓住她的手腕，关上门，把她从他身旁拉进屋子，自己背门立着。①

少尉 我这就把你逮住了，好小子。你是这样把自己伪装起来了，是不是？

（雷鸣般声音）把你的裙子脱了②。

纠色勃 （抗议）喂，少尉！

女士 （受了惊吓，但对他竟敢接触她，感到非常愤慨）先生们，我向你们控诉。纠色勃。（她行动了一下，好象要向他逃去）

少尉 （手拿着剑，把她和纠色勃隔开）不行！

女士 （逃向拿破仑）喂，先生，你是一位军官——一位将军！会保护我，你该会吧？

少尉 不要理她，将军。让我来对付这个小子。

拿破仑 对付这个小子！对付谁呀，先生？

①不厌详细地描绘剧中人物的体格、相貌、服装、举止，是本剧作者的一贯作风。这也是中国小说家、曲艺家、说书艺人的传统作风，值得年轻的作家学习，而把它吸收到剧本中。

②先前他把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人错认作男人不奇，现在他把这个女人错认作是男扮女装的男人，这就太奇妙了。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位女士？

少尉 女士！他是一个男的！是我对他表示信任的那个小子。（威胁地走向前去）看，你——

女士 （逃到拿破仑身后，激动中，抱住他的膀子。他直觉地把膀子张在她的前面，当作防御）喔，谢谢你，将军。不要让他靠近。

拿破仑 不要胡说，先生。这确实是位女士。（她忽然放开他的膀子，再一次红了脸）你是一个囚犯。把剑放下，先生，即刻。

少尉 将军，我告诉你，他是奥地利的一个奸细。今天下午他骗我说他是马塞那将军的部下^①；他现在又骗我说他是一个女人。我要不要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①直到现在才明白地说出他所遭遇的事。

女士 将军，那一定是我的兄弟^②。他在马塞那将军部下作事。他长得非常象我。

②临机应变得妙。

少尉 ③（开始动摇）你是说你不是你的兄弟而是你的姐姐么^③？那个长得和我相象的姐姐？——她有我那样美的蓝眼睛？你骗我，你的眼睛并不象我的眼睛，恰恰象你自己的

③妙文！

眼睛。多不老实呀①！

拿破仑 少尉，你服从不服从我的命令，离开这间屋子，既然到底你能使自己相信她是一个窈窕淑女，而不是一个堂堂的丈夫。

少尉 堂堂丈夫！我相信不是。没有一个堂堂丈夫会滥用我的信——

拿破仑 （超过他能忍耐的限度）够了，先生，够了。你离开不离开这间屋子？我命令你离开这间屋子。

女士 喔，请容许我走②。

拿破仑 （干巴巴地）对不住，尊敬的女士，尽管我是尊重你的兄弟的，但我还不了解为什么马塞那将军下面的一个军官需要我的公文。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③。

纠色勃 （照顾周到地）来吧，少尉。（他把门打开）

少尉 我这就走了。将军，接受我的警告，防备不要让她滥用你天性善良的一面。（对女士）尊敬的女士，我向你求恕，我以为你是同一个人而只是阴性阳性上的差别，这自然把我弄糊涂了。

女士 （甜蜜地）这不是你的过错，对么？我非常高兴你不再生我的气

①越说越妙。

②不是客气，是想逃走。

③鬼话，即使是鬼话也要说得合情合理。

了，少尉。（伸出她的手）

少尉 （豪爽地弯下腰，要吻她的手）
喔，尊敬的女士，一点也不——
（停下来看她的手）你有你兄弟的
手。带的戒指也一样①。

女士 （甜蜜地）我们是双胞胎②。

少尉 这就说明一切了。（他吻她的手）
一千个饶恕。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公文，那是将军他的事而不是我的事③。事情是利用我天性善良的一面，滥用了我的信任。（从桌上拿起他的帽子、手套和马鞭，开步走）我希望你原谅我离开你，将军。我实实在在非常抱歉。（他边说边走出屋子④。纠色勃跟在他的后面，关上门）

拿破仑 （十足烦恼地看着他们走出）傻瓜！（那位奇怪女士同情地微笑。他皱着眉头，走向屋内桌子和壁炉之间，现在屋内只剩下他们两人，他的局促消失了）

女士 为了你的保护，我该怎样谢谢你，将军？

拿破仑 （忽然地转向着她）我的公文，拿来⑤！（他伸出手）

女士 将军！（她不自觉地把手放到丑角

①少尉临走之前还再来这一转折，说明作者是怎样充分地描写这位傻瓜少尉。这不过是一余波，但写得同样的用心；单说有同样的手不够，还要加上带着同样的戒指。

②又一次临机应变得妙。③

④他把失落公文的事提到九霄云外了。

⑤少尉的上场写得有声有色，现在把下场也写得有韵有味，各尽其妙。

⑥叙事有时围绕着中心问题盘旋三回，使你悬望，有时单刀直入，使你吃惊，各尽其妙。

话剧中的对话有时扣得不够紧，就显得松懈，因而不好；有时扣得太紧，就显得枯燥，因而也不好。这句对话是扣得紧呢，还是扣得松呢？是不是太紧呢，或太松呢？妙在松得好而又紧得好。她向他道谢，他全不理睬而迳向她讨公文，从表面上看不是很松么？但从戏剧的整个结构说，争取文件是该剧的核心，他一

形披肩，象是保护那里面隐藏的什
么）

拿破仑 你把自己化装成一个男人，要骗那
傻子，把这些公文弄到你手里^①。
我要我的公文。这些公文是在你衣
服的胸口里面，在你手的下面。

女 士 （赶快地拿开她的手）喔，你对我
讲话竟这样不客气！（从三角形披
肩里拿出手绢）你把我吓坏了。
（她把手放眼睛上，象是擦泪）

拿破仑 我看出了你还不认识我，不然你就
用不着费劲装苦脸了。

女 士 （竭力想从眼泪中露出笑容）不
对，我认识你。你是有名的包拿巴
特将军。（她把那名号读得显然带
意大利语音——Bwan-na-parr-
te）

拿破仑 （恼怒地，用法国语音）波拿巴，
尊敬的女士，波拿巴。文件，请。

女 士 不过，请相信我——（他粗暴地抢
夺了她的手绢。她愤慨地）将军！

拿破仑 （从他的胸口取出另一条手绢^②）
当你劫掠我的少尉的时候，你曾十
分友好地借给他一条。（他看看两
条手绢）它们一模一样。（他闻了
闻手绢）同样的香味。（他把手绢

有机会，就追求文件，
不是扣得很紧而且紧得
好么？这种似松而紧的
对话是最富于戏剧性的
对话，目前我国话剧中
太少见了。

①应有的交代。

②这条手绢是她的罪
证。

甩在桌上)我在等着我的文件,如果必要的话,我要象对付手绢那样不客气地从你身上把它们拿出来。

(这个历史性的故事,八十年后被麦·维多利亚·萨尔都采用到他的戏剧《都拉》中)

女 士 (愤慨地谴责)将军,你吓唬女人么?

拿破仑 (直率地)是这样。

女 士 (受了窘,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不了解,我——

拿破仑 你完全了解。你来到这里,因为你的奥地利雇主计算我还在离这里十八里路之外。我总是在敌人所意料不到的地方。你走进了狮子窝里了。来吧,你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让你也放聪明些吧。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了。那些文件。(他预兆地向前走进了一步)

女 士 (从无能为力的幼稚的愤恨中垮了下来,坐到桌旁少尉离开了的椅子上啜泣)我有勇气!你是怎样地无知。我是在恐惧中过日子。每一个可疑的眼光,每一个可怕的动作,使我心脏紧张得疼痛。你以为每个人都象你那样勇敢么?喔,为什么

你们不让勇敢的人去做勇敢的事？为什么把这样的事交给我们根本没有勇气的人？我不勇敢；危险使我难过。

拿破仑 （感兴趣地）那你为什么把自己投入危险之中呢？

女 士 因为没有其它办法。没有其它我能信托的人。现在一切毫无用处了——全是由于你，一个不知害怕的人，因为你没有情感，没有感觉，没有——（她说不下去了，双膝跪在地上）啊，将军，放了我；放了我而不要问我任何问题。我发誓，你能得到你的公文和信件^①。

拿破仑 （伸出手）对了，我在等着呢。
（她喘气，受到他残忍果断的打击，坠入不能用甜言蜜语打动他的失望中；但依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当她迷惑地看着他的时候，她是在伤脑筋想得到一种哄骗他的方法^②。他对她的注视毫不动摇）

女 士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站起来）我给你拿来。它们在我的房间里。
（她转向门）

拿破仑 我陪你一道去，尊敬的女士。

女 士 （挺起身来，带着谴责侵犯了她女

①这是实话，因为她追求的不是公文和文件，但怎样能取信于拿破仑呢？他一定看得出她不是无条件地投降。

②看她在怎样挣扎，拿破仑怎样针锋相对地对付她。

性尊严的高尚气概)我不允许你,
将军,到我的房间里去。

拿破仑 那么,你留在这里,我教人到你房
间去搜查我的文件。

女 士 (满怀怨恨地,坦白地放弃了她的
计划)不劳你的驾,文件不在那
里。

拿破仑 对了。我早就告诉你了,它们在那
里。(指她的胸口)

女 士 (怪可怜地)将军,我只要求一封
小小的私信^①。就只一封信。给我
吧。

拿破仑 (冷静而不妥协)这是一个合理
的要求么,尊敬的女士?

女 士 (从他的不干脆拒绝得到鼓励)不
合理;不过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答
应我。你自己的那些要求都合理
么?牺牲成千人的生命,为了你的
胜利,为了你的野心,为了你的前
途^②!我所要的是那样渺小的一件
东西。我仅仅是一个软弱的女人,
你是勇敢的男人。(她用充满了温
柔的恳求的眼光看着他,准备再向
他下跪)

拿破仑 (粗暴地)起来,起来。(不高
兴地走开,扭转头说)你是在说毫

①原来如此。这封小
小的私信是该剧的核
心,直到现在,作者才
把它提出,但在这以
前,已为它作了一切准
备,在这以后始终没有
离开它,直到戏的末尾
把它烧了为止。

②说他草菅人命,此
其二。

无意义的话，你自己知道。（她站起来，差不多没精打彩地坐到睡椅上。当他回过头来看到她在那里，他感觉到他的胜利是完全的，他现在可以恣意地戏耍被他战胜的受害者。他走回去坐到她的身旁。她看上去有点惊慌而离开他一点，但眼睛里透露出一线希望。他开始象一个人在欣赏开一个秘密的玩笑）你怎样知道我是一个勇敢的人？

女 士 （吃惊）你！包拿巴特将军。（意大利语音）

拿破仑 是的，我，波拿巴将军。（着重法语的发音）

女 士 喔，你怎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你！只是两天前站在洛迪桥上，隔着河用大炮跟敌人打了一场争夺战，空气中充满了死尸的气味！

（发抖）喔，你作出了这样勇敢的事。

拿破仑 你也一样。

女 士 我！（怀着忽然的一个奇异念头）你是一个懦夫么？

拿破仑 （露出牙齿笑，拧她的腰）这是一个你永远不应该向一个军人提出的

问题。一个军曹向一个入伍的新兵问他的身高，问他的年龄，问他的呼吸，问他的四肢，但从来不问他的胆量。（他起立，走动，背着手臂，低着头，自鸣得意地笑）

女 士 （象看不出有何可笑）啊，你可以嘲笑胆小害怕。你不知道害怕是什么？

拿破仑 （走到睡椅后面）请你告诉我，假定你前天只有走过桥，来到我的身边才能得到这封信！假定没有其它方法而这是可靠的方法——只要你能逃避炮弹！（她发抖，用手遮盖眼睛）你会害怕么？

女 士 喔，吓死人的骇怕。（她用手压在她的心口上）只要一想象就使我难受。

拿破仑 （执拗地）为了公文，你会来么？

女 士 （被想象的恐怖所征服）不要问我。我必然是会来的。

拿破仑 为什么？

女 士 因为非如此不可。因为没有其它办法。

拿破仑 （深信不疑）因为你想要得到我信件的愿望足以克服你的骇怕。世界上只有一种感情是普遍的，那就是

骇怕。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有的上千百种的性格之中唯一的你从我军队中最年轻的打鼓的孩子起一直到我自己一定都能找到的就是骇怕。是骇怕使人打仗，是无所谓使人逃跑^①；骇怕是战争的根源。骇怕！我深知骇怕是什么，比你^②知道得多，^③比任何一个女人知道多。我有一次眼看着一联队瑞士好士兵在巴黎被一群暴徒屠杀，因为我不敢干涉！当我袖手旁观的时候，我从脚尖起，感到我是一个懦夫。七个月前，我替我的羞耻报了仇恨，用我的炮弹轰死了这群暴徒。^④唉，这算得什么呢？试问曾经有过骇怕能阻挡一个男人，甚而至于一个女人，去夺取他真正想到得到的东西么？从来不曾有过。跟着我来，我可以指出两万个懦夫每天为了贪图只值一杯白兰地酒的价钱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你以为军队没有女人，比男人更勇敢的女人，是因为女人的生命更不值钱么？哼！我不把你们的骇怕或勇敢当作一回事。如果在洛迪你必须走到我这边来，你是不会骇怕的呀，一到桥上，所有其

①作者有善于诡辩之名，这也不过是他的诡辩么，还是含有真理？今天世界上被压迫的人不就是为了害怕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才革命么？某些人不就是因为觉得受点欺侮屈辱无所谓才跟他们妥协么？

②说拿破仑草菅人命，此其三。这一次是他自供。

它感觉都被压制下去，而只是因为
有此必要——必要——找出一条出
路去到我这边来得到你所要得到的
东西。现在，假定你这一切都做
到了，——假定你安全地把那封信
拿到你手中而走了出来，体会到事
到临头，你的骇怕所扣紧的不是
你的心脏，而是你追求目的的把
握——它不是再是骇怕而变成你的
力量、你的洞察、你的警惕和你的
决心——如果，在这之后，我问你
是不是一个懦夫，你将怎样回答
呢？

女 士 （起立）啊，你是一个英雄，一个
真英雄^①。

拿破仑 唉！世界上没有什么真英雄。（他
在屋中漫步，把她的这种热情不当
作一回事，但决不是不高兴他能引
起这种热情）

女 士 啊，世界上有真英雄。你所说的我
的勇敢和你的勇敢之间是有区别
的。你要打胜洛迪的仗是为了你自
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不是这样
么？

拿破仑 当然^②。（即刻替自己表白）不要
这样说。不是这样。（他道貌岸然，

①女士所说的英雄有
两类：她现在所说的
“真英雄”是她所嘲笑
的假英雄，也就是那些
宫私自利、不择手段的
野心家。她后来所说的
婆娘气的英雄是真英
雄，也就是那些“由于
仁爱，由于怜悯，由于
援救、保护另外一个人
才做出这种把自己吓坏
事的那种人。在对话中
她说了不少反话，非细
加辨别不可。

②不经心的自供。

象一个人在教堂里讲道那样)我不过
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公仆,谦虚
恭顺地把古代英雄作我的榜样。
我打仗是为了人类——为了祖国,
不是为我个人^①。

①一片虚伪,欲盖弥彰。

女 士 (失望)^②原来你不过是一个婆
娘气的英雄。(她再坐下,所有的
热情消失了,把肘放在睡椅头上,
用手把下巴托得向前突出)

②这儿的“失望”,以下的“冷淡”,和“心灰意懒”都是表面文章,不可受骗。

拿破仑 (大吃一惊)婆娘气的?

女 士 (冷淡地)是啊,就象我。(深深
悲伤地)你以为我要得到这些文件
不过是为了自己而敢冒险去到枪林
弹雨中么?不,如果只是这样,我
不会有勇气要求即使在你的旅馆里
见你。我的勇敢仅仅是奴隶根性,
对我自己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是由
于仁爱,由于怜悯,由于援救、保
护另外一个人,我才能作出这样把
自己吓坏了的事^③。

③这不才是真英雄

拿破仑 (看不起地)哼!(他轻蔑地离开
了她)

么?

女 士 啊哈!现在你看出了我并不真正勇
敢。(又复赌气地心灰意懒起来)
不过你有什么权利鄙视我呢,如果
你也不过是为了旁人而打仗?为了

你的祖国，由于爱国心，这就是我所说的婆娘气！一个典型的法兰西人！

拿破仑 （咆哮地）我不是法兰西人。

女 士 （天真地）我记得你曾经说你在洛迪打了胜仗是为了你的祖国，将军包拿……我应当照意大利文还是照法文念呢？

拿破仑 你是在利用我的耐性，尊敬的女士。我出身是一个法国公民，但我不是在法国生长的。

女 士 （把曲着的手臂放在睡椅上头，伏在上面，带着对他更高的兴趣）我相信，你生来就不是人民。

拿破仑 （大得其意，重新走动起来）唉，唉？你相信不是么？

女 士 深信不疑。

拿破仑 啊，啊，也许不是。（他这样的得意忘形，他自己也觉察到了。他不再说下去而红了脸。于是装出庄严的姿态，把古代英雄作榜样，用一种道德崇高的口吻）我们必须不仅仅为自己而生活，小人儿。始终不要忘记我们应该经常替旁人着想，为旁人服务，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领导他们，管理他们。自我牺牲

是真正高贵品质的基础。

女 士 （再一次舒展了她的姿势而叹了一口气）啊，很容易看出你从来没有实践过，将军①。

①这不仅是句俏皮话，而是对他的认识。

拿破仑 （愤怒地，忘记了有关勃鲁脱士和赛皮奥的一切）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尊敬的女士？

女 士 你没有注意到么，人们总是对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而夸张它们的价值？穷人以为只要发了财就可以很幸福，日子可以过得好。人人崇拜真理，崇拜清白纯洁，崇拜大公无私，也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因为对于这些他们毫无经验。喔，如果他们了解！

拿破仑 （带着生气的嘲笑）如果他们了解！请问你了解不了解呢？

女 士 （伸直手臂，握着双手，挽在膝盖上，向前直看着）我了解。我不幸天生成的善良。（向上看了他一眼）这是一个不幸。我可以告诉你，将军。我是真正的诚实，不自私自利，以及其它一切，这不是别的而只是懦弱，缺少个性，不成其为真正的、坚强的、肯定的你自己。

拿破仑 啊？（迅速地转向她，突然地产生

了强烈的兴趣)

女 士 (真诚地带着增长的热情) 什么是你力量的秘密? 只是你相信自己。你能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旁人打仗、征服。你不为你的前途担忧。你教导我们, 只要有志愿, 有勇气, 我们全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忽然在他面前下跪^①)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开始崇拜你。(她吻他的手)

①她一直是在演戏中之戏。

拿破仑 (有点受窘) 得了, 得了! 请起来, 尊敬的女士。

女 士 不要拒绝我对你的尊敬, 这是你的权利。你将成为法国的皇帝——

拿破仑 (赶紧地) 当心。叛逆!

女 士 (坚持) 是的, 法国皇帝, 然后成为欧洲的皇帝; 也许全世界的皇帝。我不过是第一个子民向你宣誓效忠。(再一次吻他的手) 我的皇上!

拿破仑 (不胜感动, 把她拉起) 起来, 起来, 不要, 不要。小人儿, 你在胡闹。来, 镇定一点, 镇定一点。
(爱抚地) 好了, 好了, 我的小姑娘。

女 士 (和欢乐的眼泪挣扎) 是的, 这是

我的冒昧，来告诉你，你必然比我
知道得更清楚的事，不过你生我的
气么？你不会吧？

拿破仑 生气？不，不，一点也不。来，你
是一个聪明的、懂事的、有趣味的
小女人。（他抚摩她的腰）让我们
结成朋友好么？

女 士 （狂喜地）你的朋友！你让我做你
的朋友！喔！（她伸出双手满面春
风地笑）你看，我表示我对你的信
任^①。

拿破仑 （带着愤怒的吼声，眼睛发亮）什
么！

女 士 怎么了？

拿破仑 对我表示信任！所以我回过来也要
对你表示信任，让你把我诱进你的
圈套，而把那些文件带走^②，唉？
啊，达利拉，达利拉，你在耍你的
把戏，我竟变成一个大傻瓜和我那
个笨驴少尉一样。（他威胁地走向
她）来，那些公文，快，现在你不
能再和我儿戏了。

女 士 （绕过椅子想逃脱）将军——

拿破仑 快，我对你说。（他迅速地走到屋
子的中间，拦住她不让走进葡萄
园）

①哎呀，这是一个犯
忌讳的字眼，说不得的
呀，你“为山九仞，功
亏一篑”了。

②这才是由衷之言。

女 士 （逃不了，面对他）你竟敢大胆地对我这样的不客气。

拿破仑 大胆？

女 士 是的，大胆。你是什么人^①，以为可以这样粗暴地对我讲话？喔，那个下流的庸俗的科西嘉的冒险者的面貌很容易从你身上暴露出来了^②。

拿破仑 （不能自制）你这个女魔鬼^③！（野蛮地）再一次，仅仅再一次，你给不给我那些文件，还是要我从你身上把它抢过来——使用暴力？

女 士 （垂下手臂）从我身上抢吧——使用暴力吧！（当他瞪眼看着她，象一只老虎向前扑去的时候，她把两臂交叉地放到胸前，象一个殉道者那样。这个姿态形象即刻唤醒了她演戏的才能；他想向她表示，即使在演戏方面，她也同样地遇到了她的对手；他忘记了他的愤怒。他让她就这样地等了一会，然后，忽然地和颜悦色，背了手臂，显出万恶的冷静；几次从上到下地看她；闻闻鼻烟^④，小心地擦了手而把手绢收起来；在这些过程中她的那种英雄姿态越来越变成可笑）

①皇帝陛下。

②这才是由衷之言。

③这与“小人儿”、“我的小姑娘”也不冲突。

拿破仑 （最后）怎么样？

女 士 （不知所措了，但依然随便地交叉着两臂）怎么样？你想要怎样？

拿破仑 糟蹋你的姿态。

女 士 你这个野兽！（放弃了她的姿态，走到睡椅的头边，转身背对睡椅，靠在上面，背了手，面对着他）

拿破仑 啊，这就好得多。现在你听我说，我喜欢你，更要说的是我看重你对我的尊重。

女 士 那么，你是看重你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拿破仑 等一会我就会有的。现在请注意我要对你说的话。假定我让我对你的女性、你的美貌、你的胆量和其它一切的尊重而使我缩手缩脚，假定我没有别的而只有那些无谓的温情而让它变成在我的筋肉和那些我需要的、决心要拿到手的、但藏在你身边的文件之间的障碍，假定我所争取的东西已在我的掌握之中，而我优柔寡断空着手悄悄地溜了；或者有甚于此，我扮演一个宽宏大量的英雄来遮盖我的懦弱，使你免于遭受我要使出来的强暴，你会不会从一个女人的心底鄙视我？任何一

一个女人会这样傻么？好，拿破仑在紧要关头能当机立断如同一个女人那样行动起来，你懂么？

〔那位女士，一言不发，挺着身子，从她的怀里取出一包文件^①。有一瞬间，曾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把它向他的脸上甩去。但她的好教养阻止了她采用这种庸俗的出气的方法。她恭恭敬敬地把它送出，只是偏了头。等到他一接过去，她即刻走到屋子的另一边，双手掩住脸，坐了下来，把身子转向椅背。

①从拿破仑指给女士的胸口说：“我早知道它们在哪里”起，直到现在文件的出露，中间经过多少曲折！

拿破仑 （称心地看文件）啊哈，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在打开它之前，向她看了看，对她说）对不起。

（他看见她掩盖了她的脸）生我的气，唉？（他解开文件包裹，上面的大漆印已经破了^②，把包裹放到桌上，查检它的内容）

②为下文女士说，她早已看过文件伏一笔。

女士 （不声不响地，放下手表示她不是在哭而是在想心思）不。你做得对。不过我可怜你^③。

③另一个奇译。

拿破仑 （在拣起包裹最上层文件的举动中停止下来）可怜我！为什么？

女士 我就要看到你丧失你的名誉。

拿破仑 哼，没有比这更坏的吧？

女 士 失去你的幸福。

拿破仑 幸福，小女人，幸福对于我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东西。如果我关心到幸福，我会变成象我现在这样么？还有什么？

女 士 没有了。——（他用一个表示满意的感叹，不让她说下去。她冷静地接着说）除了你要在全法国人的面前丢人。

拿破仑 （很快地）什么？（他正拿着文件的一只手不自主地落下。女士以令人迷惑的冷静注视他。他扔下文件，发出一阵子的申斥）你这是什么意思，唉？你又在玩你的花招么？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么？我可以告诉你。首先，是给我的有关贝奥留退却的报告。只有两件事他能做——这个橡皮脑筋的傻家伙——或者把自己关在芒托瓦，或者占领门脱阿，破坏威尼斯的中立。你是老橡皮脑筋的一个间谍；他发觉了他被出卖了，他派你不顾一切地劫取这个报告，——好象这样他就能从我手里挽救他自己，这个老傻瓜！其余的那些文件是我从巴黎来的平常通信，你对这些毫无

所知^①。

女士 （敏捷地，讨价还价地）将军，让我们来一个公平的分配^②，你拿走你间谍给你的有关奥地利军队的报告，把巴黎的信件给我^③。这会使我满意的。

拿破仑 （这个提议的冷静，使他喘不过气来）一个公平的分——（喘气）看上去，尊敬的女士，你是在那里把我的信件当作你的财产，我是在抢你的东西。

女士 （真心地）不，我以名誉担保，我不要求你的信件——不要你写给旁人或者旁人写给你的一个字^④。这个包包里有一封被盗窃的信，一封女人写给男人的信——这个男人不是这个女人的丈夫——一封丢脸的、不名誉的——

拿破仑 一封情书^⑤？

女士 （既酸楚而又甜蜜地）除了情书还有什么别的能挑起这么多的憎恨呢？

拿破仑 为什么送给我^⑥？是不是把对付她丈夫的一个把柄送到我的手里，唉？

女士 不，不；这封信对于你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发誓，给了我，对于你没

^①就是因为有所知而来的。

^②公平得妙，公平得奇。

^③先说要的是巴黎的信件。

^④次要说的不是属于拿破仑的通信而是一封被盗窃的情书。从“我只要求小小的一封信”起，直到现在，又经过多少曲折！

^⑤我已在 前 批 中 说明，这封情书是这出戏的核心。戏的前半部分是写一个英勇、聪明、侠义的女人怎样愚弄一个愚蠢的青年军官，踹劫了这封信。现在看作者怎样围绕着这封信一层一层地作文章，是什么性质的信，是什么样的人写的，是谁写的，是写给谁的，为什么送给拿破仑，为什么这个女士要拼命地拦劫，为什么拿破仑以后送给她而又不不要了，以及，拿破仑怎样偷看这封信直到最后烧了这封信。

^⑥问得有理之至！

有任何损失。把它送给你无非是出于恶意，——仅仅是伤害写这封信的那个女人。

拿破仑 那为什么送给我而不送给她的丈夫呢①？

女士 （完全出乎意料）喔！（落到椅子上）②我——我不知道③。

拿破仑 啊哈！我料想是这样，用一个小小的浪漫故事拿回这些文件。（他把那包裹扔到桌上，带着讥诮的高兴，面对着她）哎呀，小姑娘，我不禁佩服你。如果我能象你这样撒谎，那不知要省却我多少麻烦呀。

女士 （拧自己的双手）喔，我是多么情愿我是在向你撒谎！那样你就会信以为真了。真话是无人相信的唯一的事。

拿破仑 （带着粗俗的亲切，把她看成军营小卖部的女招待）了不起，了不起！（他双手从背后按在桌上，把身子抬起，坐上桌沿，两手叉腰，两脚分开）来，我是生来爱听故事的科西嘉人。我会比你讲得更象，如果我想这样做。下次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把一封损坏一个做妻子的名誉的信送给她的丈夫的时候，你可

①为什么不可能送给她？你就是送给她的丈夫呢？

②难怪她这样。

③实在无法回答。

以简单地回答，因为丈夫不看。你相信不相信，天真的小人儿，当一个做丈夫的在舆论压迫之下，要引起一场争吵，一个决斗，破坏家庭，让一件丑事损害他的前途的时候，他只要装聋作哑，就可以避免这一切^①。

女 士 （反击）假定这包裹里有一封信是有关你自己妻子的呢^②？

拿破仑 （认为被侮辱了，从桌上下了地）你太无礼了，尊敬的女士。

女 士 （低声下气地）请恕罪。“凯撒之妻，不容猜疑”。

拿破仑 （有意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你失言了，尊敬的女士。我宽恕你。往后你可不能把真人放进你浪漫的故事里去。

女 士 （有礼貌地不理睬这种在她看来不过是违背礼貌的说话，走向桌子）将军，那里面确实有一封女人写的信。（指包裹）把它交给我。

拿破仑 （用干脆野蛮的动作，不让她接近那些信件）为什么？

女 士 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们一同在学校上学。她写信给我要我不让这封信落到你的手里。

①夫子自道也。少时曾对拿破仑说过一句西方的成语：“要一个有教养的人才能了解有教养的人”，他如果听到拿破仑现在所说的话，他可能要说：“要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才能了解没有教养的人”。

②开始逼近了，

拿破仑 为什么把信送给我？

女士 因为它连累到总裁巴拉斯^①。

①又逼近了一步。

拿破仑 （皱了眉头，显然吃惊）巴拉斯？

（傲慢地）小心点，尊敬的女士。

总裁巴拉斯是我亲密的朋友。

女士 （沉着地点头）是啊，通过你的妻子，你们变成朋友^②。

②又逼近了一步。

拿破仑 又这样！我不已经禁止你说到我的妻子么？（她好奇地看着他，不理睬他的申斥。他逐渐烦恼起来，放弃了他的傲慢态度，这对他自己也有点不耐烦了。怀疑地说，放低了声音）这个女人是谁，你这样深厚地同情她？

女士 喔，将军！这我怎能告诉你呢？

拿破仑 （坏脾气地，又恼怒迷惑地在屋子走动）唉，唉；彼此庇护。你们这些女人完全一样。

女士 （愤慨地）我们并不完全一样^③，不比你们更完全一样。你以为如果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会装作仍然爱我的丈夫，害怕告诉我丈夫，告诉世界上的人么？但是她可不是这一种人。她控制男人的手段是欺骗他们；（鄙薄地）他们竟喜欢这样而让她控制。（她再坐下，背对

③从“女人并不完全一样”把话题由女士转到拿破仑的老婆，转得巧妙。

着他)

拿破仑 (不理睬地) 巴拉斯, 巴拉斯!

(威胁地转向着她, 脸色深沉) 当心点, 当心点, 你听见么? 你会做得太过分。

女士 (转身天真地看着他) 怎么了?

拿破仑 你在影射什么? 那个女人是谁①?

①还须要再问么?

女士 (用平静的冷淡, 接受他怒冲冲的探索的眼光, 坐着看他, 把一只手臂轻松地搁在椅背上, 翘起一只腿, 搁在另一只腿上) 一个虚荣心强的、奢侈的家伙, 有一个极能干而有野心的丈夫。他彻头彻尾地认识她——知道她对他说她的年龄是假的, 她的收入是假的, 她的社会地位是假的, 那个蠢女人所编造的一切是假的, ——明知道她不会对任何事有原则, 对任何人忠诚; 但禁不住爱她——禁不住基于他男人的本能利用她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巴拉斯关系上的地位②。

②写信的女人是谁,

说得够清楚了吧?

拿破仑 (用沉住气的愤怒窃窃私语的低声) 这是你的报复, 你这只猫, 因为你不得不交给我那几封信。

女士 你胡说! 或者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这种人?

拿破仑 （冒火，握着拳头，放在背后，拧着指头，一面离开她而烦恼地向壁炉走去，一面说）这个女人会使我神经失常。（对她）滚开。

女士 （不动弹地坐着）没有信，我不走。

拿破仑 滚开，我对你说。（从壁炉走到葡萄园，又走回到桌子）你不会得到这封信。我不喜欢你。你是一个讨厌的女人，象撒旦那样丑恶。我无意让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纠缠我。走开。（他把背对着她。她怡然自得，手托着腮，对他笑。他再转回，恼怒地嘲笑她）哈！哈！哈！你笑什么？

女士 我笑你，将军。我以前也曾见过你们男人噘嘴赌气，举动象个小孩子。但我从来还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大人物这样。

拿破仑 （野蛮地，顶冲她）呸，拍马屁！拍马屁！庸俗的、厚颜无耻的拍马屁！

女士 （双颊绯红地跳起来）嘿，你太坏了。留着你的信。读一读那上面你自己的耻辱吧，对你会有很多好处^①。再见。（她愤慨地走向内

^①这才是她的报复。

门)

拿破仑 我自己的——？不要走。回来，回来。我命令你。（她傲慢地不理睬他粗野蛮横的口吻，继续向门走去。他向她奔跑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拽回）唉，你这是什么意思？讲清楚。讲清楚，我对你说，不然的话，——（威胁地、她以不屈服的蔑视看着他）嗯！你这个顽固的魔鬼，你，为什么你不回答向你提出的一个礼貌的问题。

女士 （深深地被他的蛮横刺伤）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你已经得到回答了。

拿破仑 在哪里？

女士 （指桌上的那些信）在那里。你只要读一读。（他抓起包裹；犹豫狐疑地看着她；又把包裹扔下）

拿破仑 你似乎忘了为保全你朋友的名誉你所提出的要求了①。

①想找一块遮羞的

女士 现在她不冒危险了。她不十分了解她的丈夫②。

②偏不给他这块布。

拿破仑 那么，我得读这封信？（他伸手象是再拿包裹，眼看着她）

女士 我看不出现在你能避免这样做。

（他即刻缩回手）喔，不要害怕。你会发现上面有好多有趣味的事。

拿破仑 比方说？

女士 比方说，一场决斗——和巴拉斯，一场家庭风波，一个破坏了的家庭，一件公开的丑事，一个受了挫折的前途，一切这类的事。

拿破仑 嗯！（他看了她一眼，拿起包裹看看，噘起嘴，把包裹拿在一只手里掂量，再向她看看，把包裹转到左手，放在身后，用右手抓后脑，同时走到葡萄园的边上，静立了片刻，向葡萄园里望去，深思。女士静默地看着他，有点看不起的样子。他忽然再转身走回，有了充分的力量和主意）我答应你的要求，尊敬的女士。你的勇敢和你的决心值得使你成功。你可以把这些信件拿走，为了得到它们，你作了很好的奋斗；从今以后，记住你发现了一个恶劣、庸俗的科西嘉的冒险者不仅在战斗之前可以坚定地对付他的敌人，也能在战斗之后慷慨地对待被他打败的人^①。（他把包裹送给她）

①真恺梯。

女士 （逼视他而不接收包裹）现在你在干什么，我不懂？（他愤慨地把包裹扔在地上）啊哈！我相信我把你

的这姿态糟蹋了①。（她向他行了一个漂亮的、讽刺的礼）

①与上文拿破仑说他糟蹋了女士的姿态呼应。

拿破仑 （又把包裹捡起）把你的信件拿去，给我滚开。（走向她，逼她接收信件）

女士 （围着桌子躲避）不，我不要你的信件了。

拿破仑 十分钟之前，非如此不能使你满意。

女士 （小心地把桌子当作两人之间的障碍物）十分钟之前，你还没有把我侮辱到这样不能容忍的程度。

拿破仑 我——（忍气吞声）我向你道歉。

女士 （冷淡地）谢谢你。（他带着勉强的礼貌，隔着桌子把信送出。她后退了一步，使他够不着，说道）可是你不想知道奥地利人是在芒托瓦还是在佩斯基耶腊么②？

②问得极有风趣。

拿破仑 我不是对你说过么，我可以不靠谍报来征服我的敌人么，尊敬的女士？

女士 那封信！你连这也不想看看么？

拿破仑 你说的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我没有看旁人信的习惯③。（他再一次送出包裹）

③真君子。

女士 既然如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反

对由你保存这封信。我只是要阻止你去读它呀。（愉快地）下午好，将军。（她冷静地向内门走去）

拿破仑 （愤怒地把包裹扔在睡椅上）老天爷赐我耐性。（他坚决地站在门前）你感觉到你是在冒生命的危险么？或者你是那一种女人不怕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么^①？

①而且文质彬彬。

女士 谢谢你，将军，我毫不怀疑那对肉体的刺激一定可以使你过瘾的。不过我宁愿不这样。我仅仅是想回家，如此而已。我是够坏了，偷了你的文件，但你已经拿回去了；而且你饶恕了我，因为（灵巧地模仿他演说的腔调）你既能在战斗之前坚决地对付你的敌人，也能在战斗之后慷慨地对待被你打败的人。你不向我说一声再见么？（甜蜜地伸出她的手）

拿破仑 （用强烈的愤怒拒绝她这友好的表示，打开门，狠狠地叫嚷）纠色勃！（用更高的声音）纠色勃！（他把门一拽，走到屋子的中间。女士避开他而走进葡萄园几步）

纠色勃 （在门口出现）阁下？

拿破仑 那个傻瓜到哪里去了？

纠色勃 依照你的吩咐，我已请他吃了一餐好晚饭，阁下，他给我面子，正在和我赌钱，消磨时间。

拿破仑 教他到这里来。把他带到这里。和他一道来。（纠色勃沉着受命，连忙走出）我必需麻烦你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尊敬的女士。

〔他走到睡椅。她从葡萄园走进屋子，由碗橱的对面走到碗橱；站在那里，把身子依靠在橱边上，观察他。他从睡椅上捡起那包裹，慎重小心地把它放进他胸前的衣服的口袋中，同时用一种表情向她表示她不久就会知道他这样做的用意所在，而这是她所不喜欢的^①。谁都没有讲话，直到少尉的到来，纠色勃跟在他的后面，恭恭敬敬地站在桌旁伺候着。少尉没有帽子、佩剑、手套，一餐饭使他的脾气和精神变得更好，选择在女士所在的一边很自在地等候着拿破仑的发言。

拿破仑 少尉。

少尉 （得到鼓励）将军。

拿破仑 我不能使这位女士给我更多的消息，不过问题很清楚，那个骗走你东西的人，正如同她向你所说的那

①以失恭公文之罪严
惩少尉，使她受到良心
上的谴责。

样，是她的兄弟^①。

少 尉 （胜利地）我对你讲什么了，将军！我对你讲什么了！

拿破仑 你必须把这人找到，这关系到你能否保全你的名誉。这次战争的胜负，法国的、欧洲的、全人类的命运可能全靠那些公文所提供的报告^②。

少 尉 是的，我想那些公文也许是这样的重要。（似乎在这以前他竟没有想到）

拿破仑 （着重地）那些公文是如此的重要，先生，如果你不能把它们找回来，你要在你的部队的面前被撤职^③。

少 尉 嗨！部队是不会喜欢的，我可以告诉你。

拿破仑 拿我个人来说，我替你惋惜。如果可能的话，我情愿不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不过我得交代为什么不依照公文做事。我得向全世界证明我没有收到这些公文，不管这对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我很抱歉，不过你明白我没有其它的办法^④。

少 尉 （好脾气地）喔，不要放在心上，将军，你的为人实在太好了。不要

①为了想整这个“母魔鬼”，竟不惜做她欺骗少尉的同谋。

②竟自己欺骗他的下属。

③竟陷害他。

④不仁不义，残忍下流，岂止流氓气而已哉。

担心我会怎样，我总可以马马虎虎经受得住。我们可以替你打败那些奥地利人，不管有公文没有公文^①。我希望你目前不坚持要我象海里捞针那样去追寻那个家伙。我没有一点主意到哪里去找他^②。

纠色勃 （恭敬地）你忘了，少尉，他骑了你的马。

少尉 （起身）我把这忘了。（拿定了主意）我去找他，将军；只要那马还活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我一定能把它找到^③。我不会忘记那些公文，你不必担心。纠色勃，去把你们的那些肮脏的邮差马装配起一匹来，我去拿我的帽子、佩剑和东西。快步走，去你的。（推走他）

纠色勃 即刻，少尉，即刻。（他从葡萄园中消失，落日已发出它的红光）

少尉 （向门内走出，看看自己）我说，将军，我把我的剑交给你了吧，还是没有呀？喔，我记起来了。（烦恼地）总是什么把一个人拘押起来这样无聊的事，教人再也知道到哪里去找——（一面说一面走出屋子）

女士 （仍然在碗橱那里）这一切是什么

①好少尉！忠而且勇！作者把他写得这样的忠诚厚道，是为了和拿破仑的残忍刻薄作突出的对比。

②情节竟是这样的多变：先是无意去找，既是决心去找，终是不用去找。

③少尉未必真能由马而找到“撒旦的儿子”，但拿破仑确实是由马而发现他的姐姐。这是马在本剧中再一次起作用。

意思，将军^①？

拿破仑 他不会找到你的兄弟。

女 士 当然不会，世界上没有这个人。

拿破仑 那些公文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女 士 没有的事，它们在你的衣服袋子里。

拿破仑 我相信你很难证实你这种荒唐的说法。（女士大吃一惊。他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补充地说）那些文件丢了。

女 士 （关切地，走到桌子的角边）牺牲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前途。

拿破仑 他的前途！这家伙的生命抵不到枪毙他所用火药的价值^②。（他轻视地走到壁炉前，背对女士站着）

女 士 （黯然地）你太狠心了。男人女人无非是你使用的工具，那怕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把它们毁灭掉。

拿破仑 （转向着她）我们两人中是谁把他毁灭的呀——是我还是你？是谁从他身边骗取了他的公文？那时候你想到他的前途没有？

女 士 （天真地关怀他）喔，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上面。我的确未免残暴，不过我没有其它办法，有么？除了那

①拿破仑是为了对付女士而牺牲少尉，她岂能袖手旁观而不予援救？怎样援救法呢？如果她当着少尉之面揭穿拿破仑的阴谋，就要暴露自己，她有更好的策略：先和他讲理，讲情，如果不成，再和他斗智。作者的这种写法才更合情合理。

②残酷得可怕。写他草菅人命，此其四。

样，我能把文件弄到手么？（恳求他）将军，你要保全他不使他丢脸才好。

拿破仑 （苦笑地）你自己保全他好了，既然你这样聪明^①。是你把他摧毁掉的呀。（带着野蛮而强烈的感情）我痛恨一个坏的士兵。（他果决地从葡萄园走出^②。她用祈求的姿态跟随了几步；少尉的走回使她停了下来。少尉带好手套和帽子，佩上了剑、准备出发。他正向外门走去，她把他拦住）

女 士 少尉。

少 尉 （紧要地）你知道你不能耽搁我。责任，尊敬的女士，责任。

女 士 （请求他）喔，先生，你准备怎样对付我的兄弟呀^③？

少 尉 你很喜欢他吧？

女 士 如果他遭到什么不测，我会死的。你必须饶恕他。（少尉忧郁地摇头）是的，是的；你必须这样，你一定要这样。他不该死。你听我说，如果我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如果我负责把他当作一个俘虏交给你，由你交给波拿巴将军——你能不能答应我，用你作为一

①为女士援救少尉张本。

②他是去偷读情书。

③她已拿定主意援救他。

个军官的，一个绅士的名誉，保证不和他决斗，或用其它任何不客气的手段对待他^①？

少 尉 如果他攻击我呢？他有我的手枪^②。

女 士 他的胆量太小了。

少 尉 这我觉得不一定，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女 士 如果他攻击你，或者不管怎样抵抗你，我可以原谅你不依照你所答应我的那样做。

少 尉 答应你的！我并没答应你任何事呀。你看，你同你兄弟同样地坏^③，你利用了我天性善良的一面。我的那匹马呢^④？

女 士 包括在这项协议之内，你将得到你的马和手枪。

少 尉 你用你的名誉保证么？

女 士 用名誉保证。（伸出她的手）

少 尉 （握手不放）好，我将象一只绵羊那样对待他。他的姐姐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他想吻她）

女 士 （摆脱了他）喔，少尉！你忘了，你的前途在危险中——欧洲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

少 尉 喔，管他什么人类的命运。（追她）只是亲个嘴^⑤。

①援救一个人有时并不是毫无危险的事——例如到水里去救一个淹没的人，看她怎样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工作。

②在这些方面，他不仅不傻，而且很精明。

③妙文，教你忍俊不禁。

④这里提出马只是为了前后照应，马的重要作用在下文中还要提到。

⑤在拿破仑与少尉之间，你是喜欢“英雄”，还是喜欢“傻瓜”？一个是魔，一个是人，作者对两人的对比刻划入木三分。

女 士 （绕着桌子躲避）不行，必须等到你恢复了你军人的名誉之后。记住，你还没抓到我的兄弟呢。

少 尉 （诱惑地）你会告诉我你的兄弟在哪里，你会么？

女 士 只要我给他一个信号，在一刻钟之内，他就可以来到这里。

少 尉 这样说，他离这里不远。

女 士 是的，非常近。在这里等他，他接到我信号之后，会即刻来到这里向你自首。你明白了么？

少 尉 （有点超过他的智慧）唉，事情有点复杂，我敢说大概不会有错吧。

女 士 唉，当你在这里等他的时候，你想是不是向将军提出一个条件？

少 尉 喔，我说，这件事变得非常复杂了。什么条件？

女 士 要他答应你，如果你捉到我的兄弟，他就要认为你没有丧失你军人的人格。在这个条件之下，他会答应你提出的任何条件。

少 尉 这不是一个坏主意，谢谢你，我想可以试一试。

女 士 试一试。不过你要当心一件事，这比其它任何事都要紧，不要让他看出来你这样聪明。

少 尉 我明白，他会吃醋的①。

女 士 什么也不要告诉他，除了说你决心把我的兄弟找到，不死不休。他不会相信你能做到。然后，你把我的兄弟拿出来——

少 尉 （领会了这个计划，抢着说）使他成为众人的笑柄！我说，你是多聪明的一个小女人！（叫唤）纠色勃！

女 士 嘘！在纠色勃面前一个字也不要提到我怎样。（她把手指放到嘴唇。他也跟着这样做。他们彼此警告地相视。然后，她带着令人销魂的微笑，把她的姿态变成向他吹送一个吻，从内门走出②。他如同上了电那样咯咯大笑不止。纠色勃从外门走回）

纠色勃 你的马已经备好了，少尉。

少 尉 我暂时还不走。你去把将军找来，告诉他，我有话要对他说。

纠色勃 （摇头）这可不行，少尉。

少 尉 为什么不行。

纠色勃 在这个缺德的世界里，一个将军可以传呼一个少尉，一个少尉不能传呼一个将军。

少 尉 你相信他会不喜欢的？噢，也许你

①又一次教你忍俊不禁，其实这类随手捻来的妙语警句通篇皆是。

②女士的上场写得好。下场写得怎样？我说话剧作家要注意写人物的上场上场，这一点在本剧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的京剧不也是这样么？

说得很对，现在变成共和国了，一个人必须特别地讲究这一套。

〔拿破仑再一次从葡萄园里出现，在扣好他衣服胸前的扣子^①，面色发白，满腔苦痛的心思。

①他干吗扣衣服的扣子？

纠色勃 （没有注意到拿破仑的到来）一点也不错，少尉，一点也不错。现在在法兰西大家全跟一个店家一样，必须对每个人有礼貌。

拿破仑 （把手放到纠色勃的肩上）这就使礼貌变得根本没有价值了，唉？

少尉 正是我要找的人！我说，将军，假定我替你把那家伙捉到！

拿破仑 （带着讽刺的严肃）你不会找到他，我的朋友。

少尉 啊哈！你以为是这样么？不过你看吧。等一等好了。可是如果我捉住他，而把他交给你，你是不是可以把我所犯的过错一笔勾销？你是不是取消什么在我部队面前丢我的脸？我不在乎这个，不过你知道没有一个团部喜欢变成其他团部的笑柄。

拿破仑 （透过他的忧郁，射出一线冷的幽默）对于这位军官我们有什么办法。纠色勃，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

话都是错的^①。

纠色勃 （敏捷地）把他提升做将军，阁下，那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都是对的了^②。

少尉 （咯咯地笑）呵呵！（他狂欢地一屁股坐到睡椅上，欣赏这个玩笑^③）

拿破仑 （发笑，拧纠色勃的耳朵）这个客店把你埋没了，纠色勃。（他坐下，让纠色勃坐在他的对面，象一个学生坐在老师的面前那样）要不要我把你带走，把你培养成一个人物？

纠色勃 （赶快地一再摇头）不，谢谢你，将军。我这一辈子，人们总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人物。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好牧师教我读书写字，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人物。以后麦兰那纳的那个风琴家叫我学习音乐，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人物。那个征兵的军曹可能会把我培养成一个人物，如果我的个子高几寸。可是这些都要使我劳动；而我对于劳动太懒了，谢天谢地！所以我就自学自修，研究烹调而变成一个客店的老板，现在我雇用伙计替我劳

①注意这里又是对话衔接得松紧的问题。

②这是典型的蒙伯纳式的俏皮话，通篇皆是，不胜枚举。

③谁说傻子不聪明！

动，除了讲话，再没有别的事要我自己去做；这对于我是再合适没有了。

拿破仑 （用心地看着他）你满意？

纠色勃 （带着愉快的自信）十分满意，阁下。

拿破仑 你身上没有吞食人的魔鬼，他需要行动和胜利来喂饱他的肚皮，白天黑夜，狼吞虎咽——他要你劳心劳力，为了十分钟的享受，付出几个星期的金刚般的气力——他既是你的奴隶，也是你的暴君，是你的天才，也是你的毁灭——他一手给你一个皇冠，一手给你一把桨，教你划一只装满奴隶的船，要你掌舵——他把地球上所有的王国摆在你的面前，请你做他们的主人，条件是你同时要同时做他们的仆人！这一切你没有吗？

纠色勃 全没有！喔，相信我，阁下，吞食我的魔鬼比这更利害，他不给我皇冠王国，他希望得到一切而不付任何代价——香肠、鸡蛋饼、葡萄、干酪、玉米粥、葡萄酒，——每天三次，少一点也不满意。

少尉 唉，唉，不要再说下去了，你使我

觉得肚子里又饿起来了①。

〔纠色勃，带着道歉的耸肩，不再参加谈话。连忙收拾桌子，掸去上面的灰尘，把地图拉平，放好拿破仑所坐的而被女士推回去的椅子。〕

拿破仑 （带着讥讽的礼貌，对少尉）我希望我没有引起你的奢望。

少尉 一点没有；我飞得没有那么高。并且，象我现在这样，对于我再好没有了。目前军队里所需要的正是象我这样的人。事实是，革命对于老百姓非常好；但在军队里可行不通。你知道士兵是哪种人，将军；他们要世家子弟做他们的长官；一个副官必须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因为他和士兵接触得最多。所以一个将军或者即使一个旅长，任何一个废物都可以②，只要他有管家的本领。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当少尉，其余都是机会。请问，洛迪的一仗是谁打胜的？我可以告诉你。是我的马③。

拿破仑 （起立）你的糊涂使你越说越过分了，先生。当心点。

少尉 一点也不。你记得隔着河整个火热的炮火么？奥地利人向你不停地开

①谁说傻子不幽默？

②你的说话太不客气了，少尉先生。难怪拿破仑痛恨你这个“坏”士兵。

③再提出马的作用。

炮，不让你过河，你向他们不停地开炮，不让他们放火烧桥。你注意到那时候我在哪里么？

拿破仑 （带着含有威胁的礼貌）对不起。那时候恐怕还有别的事情要我注意。

纠色勃 （真诚的钦佩）他们说，你从马上跳下来，亲自动手放那些大炮，将军。

少尉 那是犯了错误。一个军官永远不应该把自己的地位降低到士兵的水平^①。（拿破仑凶险地看着他，象一只老虎那样的走来走去）不过你也许仍然可以把那些奥地利人轰走，但是，如果不是我们骑兵弟兄发现了那个浅滩，渡过河去，替你把贝奥留的侧翼折了回去，你可能仍然还在向奥地利人炮轰呢。你知道，如果你不是看见我们已经到了河的那一边，你是不敢下令夺取那桥的。因此，我说打胜洛迪这一仗的人是找到浅滩的那个人。唉，是谁找到浅滩的？我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我知道，是我的马，它找到的^②。（对此他深信不疑，从睡椅上站起来）那马是真正战胜奥地利

①你的批评太深刻了，少尉先生。

②你太不懂韬晦了，少尉先生。《论语》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孟之反不伐，奔而殿，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故事与剧中的故事相比，很有趣，同样是一个军官和他的战马的故事，而事迹和军官的态度恰恰相反。一个是勇于打头阵而打了胜仗，归功于他的马，一个是打了败仗而勇于殿后，谦虚虚假地委过于他的马。孟之反比少尉高胜一筹，善于韬晦也。

人的英雄^①。

拿破仑 （感情强烈地）你这个傻瓜！为了你失落公文，我要把你枪毙；我要把你放在炮口上轰你。除了这样，不能使你产生一点印象^②。（逼着他）你听见没有？你懂不懂？

〔一个法国军官未被注意地走进，手上带着上鞘的马刀。

少尉 （并没有惊慌失措）如果我捉不到他，将军。记住这个如果。

拿破仑 如果！如果！！你这蠢驴，就没有这个人。

“军官” （忽然在他们两人之间，用无疑地是那奇怪女人的声音讲话）少尉，我向你自首^③。（她把马刀献给他。他们一齐大吃一惊。拿破仑看了她一眼，如被雷击，接着抓住她的手腕，粗鲁地把她拉到身旁，逼近地、凶恶地注视她，使自己满意于没有看错人；因为这时候天色已接近黑夜，葡萄园的红色已变成明亮的星光）

拿破仑 啐！（一声恶心的呼唤，甩开她的手，转身背对着她，把手臂放到胸前，皱着眉头）

少尉 （接了马刀，胜利地）没有这个

①置将军于何地，斯可恶，孰不可恶？

②作者说他草菅人命，此其五。这样对待一个有大功的下属，刻薄残忍得可怕。

③衔接得好。

人，唉，将军？（对那女士）我说，我的马到哪里去了①？

女士 平安地在包格脱等候你，少尉。

拿破仑 （转对他们）公文到哪里去了②？

女士 你猜想不出，它们在世界上再也想不到的地方③。你们没有谁在这里遇见我的姐姐么？

少尉 遇见了。很美的一個女人。她非常象你，当然她比你长得更漂亮些④。

女士 （神秘地）唉，你们知道不知道她是一个女巫？

纠色勃 （吓得直向他们跑，一面划十字）
喔，不，不，不，不要拿这类事来开玩笑，这是不安全的。我不愿意在我的屋子里谈这类事，阁下。

少尉 对了，不要说下去。你是我的俘虏，你知道。当然我是不相信这类胡说八道的话。可是这不是拿来开玩笑的适当话题。

女士 但是，这是非常严重的。我的姐姐已经把将军迷惑了。（纠色勃和少尉离开拿破仑）将军，打开你的上衣，你会发现那些公文在你的怀里⑤。（她迅速地把手放到他的胸前）一点不错，它们就在这里，我

①少尉先问马的下落，是真心关怀。问得好。

②拿破仑问公文的下落，是存心为难，也问得好。

③偏不直接回答公文在哪里，妙。

④竟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⑤不愧“你既是这样的聪明”。

可以感觉到它们，唉？（她半媚惑地、半戏弄地）能不能容许我，将军？（她抓住衣服的一个扣子，象是要把衣服解开，停手等着他的允许）

拿破仑 （万想不到地）只要你敢。

女士 谢谢你。（她解开他的衣服，取出那些公文）这里！（对纠色勃，把公文送给他）看！

纠色勃 （逃到门外）不。老天爷保佑！这些东西上面有妖魔的邪气。

女士 （转向少尉）这里，少尉，你不怕的。

少尉 （往后退）离开些，（握住马刀柄）离开些，我对你说。

女士 （向拿破仑）它们是属于你的，将军。拿去吧。

纠色勃 不要碰它们，阁下，怎样也不要碰这些东西。

少尉 当心呀，将军，当心呀。

纠色勃 把它们烧掉^①。并且把女巫也烧死^②。

女士 （向拿破仑）要不要把它们烧掉？

拿破仑 （考虑地）对，把它们烧掉^③。纠色勃，去，拿个火来^④。

纠色勃 （发抖，结结巴巴地）你的意思是

①替情书找归宿。

②不冷落女巫，好。

③求之不得。

④你以为纠色勃可以就此下场了么？不，作者充沛的才力在这里还没用足呢。

教我一个人去，——在黑暗中——
有一个女巫在屋里？

拿破仑 唉！你这个胆小鬼。（向少尉）那就让我有请你去了。

少 尉 （抗议）喔，将军我说，将军！不，是这样，你知道，经过洛迪事件之后，没有人能说我是个懦夫。不过在谈过这种怕人的事之后，要我一个人没有一枝蜡烛，走到黑地里去，有点过份了。如果要你自己去，你会觉得怎样？

拿破仑 （气恼地）你拒绝接受我的命令么？

少 尉 （果决地）是的，我拒绝。这命令是不近人情的。不过我告诉你我将怎样做。如果纠色勃去，我可以跟他一道去，保护他^①。

拿破仑 （向纠色勃）好！这可以使你满意了吧？走，两个人一道去^②。

纠色勃 （卑顺地，口唇发抖）我——我遵命，阁下。（他勉强走向内门）老天爷保佑！（对少尉）请头里走，少尉。

少 尉 最好还是你头里走。我不认识路。

纠色勃 你不会走错的。并且（请求地，手拉着他的袖子）我只是一个可怜的

①谁说傻子不乖巧？

②两人可以下场了吧？不，余波还未平息。

店家，你是一个世家子弟。

少 尉 这倒说得有道理。来，你不要怕得这个样子。抓住我的膀子。（抖色勃抓住他的膀子）这就对了。

〔他们彼此挽着手臂走出。这时已星光闪亮。女士把文件包裹扔到桌上，舒舒服服地在睡椅上坐下，享受解脱了裙带束缚的舒适。

女 士 唉，将军，我把你打败了。

拿破仑 （走动）你已经犯下了不顾体统的罪过——败坏了女子的闺范。你认为穿上这样的一套服装是正当的么？

女 士 在我看来和你的差不多。

拿破仑 啐！我替你害臊。

女 士 （天真地）是啊，军人是如此地容易害臊！（他咆哮地转身走开。她恶作剧地看着他，把公文放在手中掂着）在把这些公文焚烧之前，你想不想把它们阅读一下，将军？你一定好奇得要命。瞧一瞧吧。（她把文件推动了一下，背转身）我不看你。

拿破仑 我没有任何好奇心，尊敬的女士。不过你既然分明焦心地想看，我允许你这样做。

女 士 喔，我已经看过了。

拿破仑 （吃惊）什么？

女 士 在我骑着可怜的少尉的那匹马动身之后，这就是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所以我是知道它们说的是些什么，而你是不知道的。

拿破仑 对不起，十分钟之前，我在葡萄园里的时候，我把它们看了。

女 士 喔！（跳起来）喔，将军，我并没有把你打败。我实在佩服你。（他发笑，摸她的腿）这一次我毫不虚伪地向你敬礼。（吻他的手）

拿破仑 （连忙把手拿开）嘘！不要这样。不要再使用女巫的魔术①。

①再也无法掩饰，她已把他剥得赤裸裸的。

女 士 我有句话想对你讲——只怕你误解。

拿破仑 难道你就因此不讲了么？

女 士 好，那我就把它讲出来了。我崇拜一个不怕自己卑鄙和自私的人。

拿破仑 （愤慨地）我既不卑鄙，也不自私。

女 士 喔，你不欣赏你自己。而且，我的意思不是说真正的卑鄙和自私。

拿破仑 谢谢你，我以为你的意思也许真是那样。

女 士 唉，我的意思当然是那样。不过我

要说的是关于你的那种杰出的天真。

拿破仑 这样说还可以。

女 士 起初你不要看那些信，但你对它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发生了好奇心，因此你就走到葡萄园里去，趁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偷偷地看了它们，然后走回来装着没有看。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人能做出的最卑鄙的事；但这恰恰满足了你的愿望。因此你一点也不怕作这件事，也不觉得作这件事的可耻。

拿破仑 （不讲礼貌地）你从哪里学到了这些庸俗的责备——你自己的良心？我曾把你看成一个高尚的女人——一个贵族。请问，你的祖父是不是一个开铺子的老板？

女 士 不，他是一个英国人。

拿破仑 这就对了。英国是一个开铺子的老板的国家。现在我理解为什么你打败了我。

女 士 喔，我并没有打败你。我也不是英国人。

拿破仑 是的，你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听我说，我要向你说明英国人。

女士（热心地）请。（她带着活跃的精神，预料可以得到属于智慧方面的款待，她在睡椅上坐下，端正了身子，倾听他讲话。有了愿意听讲的人，他即刻提起精神，准备讲演。在开始之前，他思量了一番；以便利利用这片刻时间引起她注意力的集中。最初，他的格调是以高乃依戏剧《西拿》中的托尔马作榜样，但这个格调多少在黑暗中消失了，托尔马的很快就变成拿破仑的了，声音带着可惊的强度，从幽暗中发出）

拿破仑 世界上有三种人，低级的人、中级的人、高级的人。低级的人和高级的人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有顾虑，不讲道德。低级的是够不上道德，高级的是超过道德。这两种人我都不怕，因为低级的人是无知的无耻，所以把我当作偶像而崇拜我；而那高级的呢，无目的地无耻，可以由我摆布。你可以看到，我将在欧洲的广大的群众中和所有帝王的朝廷上走过，就象一把犁在田野里走过那样。可怕的是中级的人。他们既有知识，也有目的。不过他们也有弱点。他们满脑子顾

虑。他们的道德和尊严锁住了他们的手脚。

女 士 这样说，你会把英国人打败，因为所有开铺子的老板全是中级的人。

拿破仑 不，因为英国人是一种特殊人种。没有一个英国人低级到没有顾虑，没有一个英国人高级到能从专制中得到解放。但是每个英国人天生带来了神奇的力量，使他能变成世界的主人。当他需要一件东西的时候，他从来不让自己知道他需要它。他有耐性地等着，直到他的意识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信心，没有人知道是怎样产生的。他有道义的、宗教的义务去征服那些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的人。于是他就变成不可抵抗的。象贵族那样，他为所欲为地夺取他所要的东西；象开铺子那样，他以基于强烈的宗教信仰、基于道德的责任感的那种辛勤和坚定去追求他的目的。他从来不感到缺少一个有效的道貌岸然的态度。为扮成一个维护自由和国家自主的战士，他征服、吞没了半个地球，而把这叫做殖民地化。当他要替曼彻斯特劣货寻找新市场的时候，

他派出传教士去教育土人和平福音。土人杀死传教士，他挥扬武器保护基督教，为它打仗，为它征服，把攫取到的市场当作天赐的报酬。为了防御岛屿的海岸，他在他的船上安置一个牧师，在高耸入云的船桅上钉上一面有十字架的旗帜，航行海角天涯，击沉、焚烧、摧毁所有跟他在海上争雄的人。他吹嘘，一个奴隶只要一脚踏上不列颠的国土，就即刻变成一个自由人，他把六岁的穷小孩子出卖到工厂，在皮鞭之下每日工作十六小时。他自己曾有过两次革命，而却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向我们的革命宣战。没有一件事不管好到或坏到任何程度而你会发现没有英国人去做；但你永久不能找到做错了事的英国人。他做每件事都是根据主义：他和你打仗是根据爱国主义，他欺侮你是根据大丈夫主义，他拥护他的国王是根据效忠主义，他把国王的头砍掉是根据共和主义。他的口号始终是义务，他永远不忘记，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义务放到和它的利益相反的一面，这个国家就要垮

合①。他——

女 士 喔，喔……喔！请停一停，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在这种评价上把我认成是一个英国人？

①不必要一个英国人才能了解英国人，但很少英国人能这样坦白地、深刻地、讽刺地揭发批判英国人。

拿破仑 （放弃了他修辞的方式）这是非常清楚的。你需要得到某些属于我的文件。你花了一个上午偷它们——是的，⁸⁸用路劫的方法把它们偷到你的手中，你又花了一个下午把我对它们的处理归罪于我——说成是我要偷你的信——说成这一切全是由于我的卑鄙，我的自私，你的善良，你的忠心，你的自我牺牲。这就是英国人的作风。

女 士 胡说，我自信我一点也不象英国人。英国人是非常愚蠢的一种人。

拿破仑 是的，有时候愚蠢到被打败了还不自知。不过我承认你的脑筋不是英国人的。你知道，虽然你的祖父是英国人，但你的祖母是——什么？一个法国人吧？

女 士 喔，不是。一个爱尔兰人。

拿破仑 （迅速地）爱尔兰！（思考地）是的，我把爱尔兰忘了。由一个爱尔兰的将军率领一支英国军队可能和一个意大利将军率领一支法国军队

相称。（他少停，半开玩笑、半不高兴地补充说）不管怎样，你是把我打败了，什么东西在最初把一个人打败的，也将在最后把他打败。

（他沉思地走进月光照耀着的葡萄园。向上看。她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她为美丽的夜景所征服，由于夜色幽暗，^物没有人看见他们，她壮大了胆，冒险地把手放到他的肩上）

女 士 （轻柔地）你在看什么？

拿破仑 我的星宿。

女 士 你相信星宿么？

拿破仑 相信。（他们一同向星看了片刻，她稍微把身子靠在他肩上）

女 士 你知道不知道，英国人说一个男人的星宿如果没有一个女人的袜带是不完备的。

拿破仑 （觉得她是在说丑话——粗暴地把她松开，走进屋子）呸！那些伪君子！如果是法国人说这种话，他们将怎样举起手来表示他们虔诚地吃惊。（他走到内门，把门拉开，叫唤）哈啰，纠色勃！你的火怎么样了，你这家伙！（他走到桌子与碗橱之间，把一张椅子推到他所坐的

一张的旁边) 我们还得把那封信烧掉。(他拿起包裹。纠色勃走回, 面色发白, 身子仍然发抖, 一手拿着一只多头的蜡烛台, 上面燃着几枝蜡烛, 另一手拿着一个宽阔的放剪烛花剪刀用的盘子)

纠色勃 (凄惨地, 一面把火放到桌上) 阁下, 刚才你是在向上面看什么? 一直在那外边? (他用手向肩后指葡萄园而不敢回头看)

拿破仑 (打开包裹)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纠色勃 (结结巴巴地) 因为那个女巫不在了——没有了, 谁也没有看见她出去^①。

女士 (从葡萄园走到他背后) 我们是在看她骑在你一把扫帚柄上往月亮里去了, 纠色勃, 你不会再看到她了^②。

纠色勃 耶稣玛利亚! (他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连忙地走出)

拿破仑 (把那些公文放到桌上, 堆成一堆) 好了。(他坐在他放在桌旁的那张椅子上)

女士 好, 不过你知道那封信还在你衣服袋子里呢。(他微笑, 从衣袋里取出那封信, 扔在一堆文件的上面。)

①这问题必须提出, 作出一个交待, 否则就是漏笔。

②交代奇怪女士。

她把它拿在手里，看着他说。有关
凯撒妻子的)

拿破仑 “凯撒之妻，不容猜疑”。把它烧了。

女士 (拿起烛花剪刀，用它把那封信放
到蜡烛的火焰上) 我怀疑凯撒之妻
是不是不容猜疑，如果她看见我们
现在这样在一起。

拿破仑 (象发出回声那样把两肘放到桌
上，两手托着腮，看着那封信) 我
怀疑。

〔那奇怪女士放下信，让它在烛花
剪刀盘中燃烧，在拿破仑身旁坐
下，同样的姿态，两肘放在桌上，
两手托着腮，看着燃烧的信^①。当
信燃完了的时候，他们转回眼光，
彼此相视。帷幕徐徐地落下，把他
们遮盖起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

一九七一年修订

①交代情书。

这是一出较长的独幕
剧，可以看成是柜联的
三出短戏，内容是：
1. 女扮男装，骗取公
文，从开始到少尉第
一次下场止；2. 千方
百计，夺取情书，从少尉
第一次下场到他第二
次上场止，是拿破仑和
女士两人的场面；3. 系
铃解铃，挽救无辜，从
少尉第二次上场起到全
剧的结束止。

译批独幕剧《一代天骄—— 拿破仑》后记

著作等身，流芳百世

伟大的戏剧家萧伯纳（Bernard Shaw）英国爱尔兰人，一八五六年出生，一九五〇年逝世。他一共写了五十多个剧本。本剧（The man of Destiny）是一八九二年他三十六岁时发表的。在这五十多个剧本中，有十个以上是在他七十五岁以后写的。他写最后的一个剧本时年九十二岁。这给予年仅七十多岁的年轻剧作家多大的鼓励！

如果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作家是莎士比亚，那么——萧伯纳的批评家说——根据萧伯纳的意见，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作家是萧伯纳，因为萧伯纳不是认为他比莎士比亚更伟大么？这种讽刺的说法曾受到萧伯纳的斥责。诚然，在他出版《给清教徒写的三个剧本》集刊时，他自己提出这个挑拨性的问题“比莎士比亚更好么？”，但他自己作了答复：“单就绘影、绘声、机智、幽默、想象力、运用词藻的才能，以及观察个人特点具有好奇的敏锐的眼光等等就能成功一个戏剧家而言，莎士比亚是戏剧家中之王，”^①又说，“如果有

① 译自《Bernard Shaw—Man of the Century》，by Archibald Henderson, P.704

人以为我或其他任何人曾写出比莎士比亚更好的剧本，他就是一个傻瓜。”^①然而无论是根据托尔斯泰或萧伯纳本人所提出的衡量一个文艺作家的标准，萧伯纳确实认为他比莎士比亚崇高。在这里援引一节萧伯纳的朋友和批评家赫理斯所说的话是颇有意义的^②：

“当然，如果莎士比亚缺乏社会的意识，他却不缺乏个人的勇气，这些社会改造家，易卜生，托尔斯泰，萧伯纳一类人，视这个世界为苦难的尘世，他们燃烧着炽热的心，至少要消灭人对人残酷所产生的痛苦。由这个山头向下看来，人类的一切努力，如果不是为发展托尔斯泰和萧伯纳这类人的壮志鸿图，便是没有意义，甚至于无用，而且常是有害的。一切艺术、诗词，包括戏剧的好或坏——由这一观点出发——要依照其为这种壮志鸿图服务的程度来判断。因此托尔斯泰不承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事实上，他责斥一切不直接为促进人类的平等、和平与慈爱的福音而奋斗的艺术与文学。”

其实，托尔斯泰和萧伯纳所提出的衡量文艺作家和文艺作品的标准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标准。赫理斯是不同意这类人所提出的标准的，但是如果萧伯纳果真是“燃烧着炽热的心，至少要消灭人对人残酷所产生的痛苦”，能否认他比莎士比亚有更崇高的志向因而是一个更伟大的剧作家么？

萧伯纳著作等身，他文中所载的是怎样的道呢？他的道行了没有？萧伯纳的“道”主要的是“费边主义”，那是一种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过渡的社会

① 译自《A Guide of the Plays of Bernard Shaw》，by G.H. Purdon, P.85

② 译自《Bernard Shaw》by Frank Harris, P.254

主义，他自己的人人收入相等的平均主义，以及他的“生命力”哲学等。这些“道”当然没有“行”，也永远没有能行的希望，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上各个方面所造成的痛苦所进行的无情的、猛烈的、犀利的以及讽刺的抨击和嘲笑是值得钦佩的。再说，萧伯纳绝不顽固，他在七十五岁时（1931）访问了苏联，会见了斯大林，回国之后，他称赞斯大林是“活着的最伟大的人”^①，称赞那时候的苏联是“现世界上最接近人间天堂的地方”^②。他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地承认：“直到现在，我们有过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成过去。现在没有别的而只有共产主义”^③。毫无疑问，如果今天萧伯纳还活着，而再作一次环球旅行（除了他从不想去的美国），他会愉快地发现，现在世界上的人间地狱已在迅速地减少，而有了其它更“接近人间天堂”的地方。

萧伯纳的载道之文怎样呢？单就他的剧本而言，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或质的方面说，都是首屈一指，出类拔萃而独树一帜，创造了“萧伯纳式”的风格。今天爱谈“人情味”的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如果认为凡是载道之文必然枯燥无味，那么，让他们在欣赏充满了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具有的莎士比亚的诗剧之余，读一读充满了社会意识、进步思想、聪明幽默的妙语警句的萧伯纳的话剧，将会纠正他们的这种错误的想法。萧伯纳的话剧将和莎士比亚的诗剧同样地流芳百世！

① 译自《Bernard Shaw》，by Hesketh, P.458

② 译自《Bernard shaw》，by St John Errine P.35

③ 译自《A Guide To the Plays of Bernard Shaw》by G.H.purdon, P. 56

草菅人命，遗臭万年

如果太阳系中，在地球以外的行星上不仅有人，而且有超人，他们在研究地球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时，有一点将会使他们感到惊奇，那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一方面为人类造福的劳动生产工具不断地发展，增加威力和效率，^①而另一方面，伤人杀人的武器也平行地跟着发展，增加它的威力和效率。从人类的石器时代开始，石斧石斫大概就不仅用于挖地砍树，而就用砍人头。^②火发明之后，就不仅用来吓唬野兽，而是没有等到诸葛亮的出生，地球上就不知有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赤壁之战”。冶炼技术发达之后，就不再杀人以槌，而变成杀人以刃。火药发明之后，跟着就有了枪炮。蒸气机发明和石油发现之后，海上就不仅有货船和客船，而是就有了巡洋舰，无畏舰，空中不仅有航空交通线上的班机，而是有侵犯邻国的轰炸机、战斗机。更加使人惊奇的是，到了人类夸耀有了高度文化、丰富科学知识的今天，一掌握了原子能就首先有人用来对无辜的人民进行空前大规模的屠杀！超人们啊，你们是不是在那里指着我们惊呼：“看，我们太阳系内那个有一个卫星行星上面的那些两手两脚比我们低级的动物是在那里干些什么啊！！”

事实确实是这样，每当劳动生产工具跃进的时候，就有新式武器出现，小流氓用它来杀人越货，大流氓用它来争城夺地，更大的流氓妄想用它来奴役人类。拿破仑是个特大的流氓，他那个时代的新式武器是大炮。作者在本剧的导言里曾针对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讥讽地说：“他（拿破仑）是一个有创见的观察家，自从火药发明以来，他首先懂得，如果一个

炮弹打中一个人，就能把他打死。他不仅掌握了这惊人的发现，……对于用炮弹来杀人有新信心。”的确，拿破仑这个大冒险家曾以滥用这武器，征服了差不多整个欧洲，部分非洲，他的魔爪一直伸到亚洲西部的叙利亚。他不仅想作欧洲的皇帝，还梦想作世界皇帝。结果他在滑铁卢一仗被打垮了而被放逐到圣赫利纳岛，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自古以来，武器总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而统治阶级也总是不惜用一切武器镇压被统治的人民。但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从来就没有屈服，停止过进行英勇的阶级斗争。

今天，帝国主义者看中了原子弹和拿破仑看中了大炮，草菅人命，如出一辙；帝国主义妄想独霸天下和拿破仑的妄想作世界皇帝，也如出一辙。帝国主义者已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他们的罪过是明显的，因此用不着多说了。

士兵的权利

本剧作者在剧本的导言里告诉我们：

拿破仑在他一七九六年出征意大利的时候，曾对他的士兵说：“你们爱国，你们勇敢，但你们没有钱，没有衣服，吃的是悲惨恶劣的伙食。这些东西意大利有的是，在把抢劫老百姓当作是士兵的自然权利的一个将军的率领之下，一支忠心的军队，不仅可以得到这些东西，还可以得到光荣，我就是这样将军。往前走啊，孩子们！”

这不是戏剧演员的台词，而是历史的记录。

一百六七十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殖民主义、帝国士兵的

这种“自然权利”一直没有取消，但率领士兵的将军们却有了教养，不象拿破仑那样草包，因此，他们对士兵们的说话——他们的士兵都是需要鼓励的——就有了学问了。首先，他们向社会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劳动权利的人说：“你们失业了，没有钱，没有衣服，连恶劣的伙食都吃不饱，还不用说养活你们的妻子和儿女，但你们有当兵的权利”。然后向行使了这种“权利”的士兵说：“你们虽然吃得饱，穿得暖，但你们的生活太单调了。你们需要兴奋，需要刺激，喜爱猎奇，喜爱体验些有趣味的的生活，能达到这些目的地方，世界上有的是。无论是在平时或作战，你们看到不顺眼的古建筑，古雕塑，你们有权利把它毁掉。你们不准许抢劫老百姓的一般东西，但对于珍贵的艺术品，你们有义务把它带到我们国家里有更好条件的博物馆中代负保管之职。你们如果偶然地在盛怒之下，杀死一两个不驯服的当地的男人以及女人，这是执行职务，要不就是出于自卫；总之，作为率领你们的一个将军，我保证不让你们受野蛮人的野蛮法庭的裁判”。这就是拿破仑时代以来，内容有了发展的士兵们的自然权利！

战争的威严

萧伯纳在本剧的导言里说：

“炮轰是他（拿破仑）的特长，他在旧政权时代受过炮兵训练，在军事技术上，他把推卸责任，虚报旅费，来欺骗军需官，以及用炮弹的响声和烟雾使战争有了威严，如同所有的军事图像所描绘的那样，全学到了家。”

显然，所谓“用炮弹的响声和烟雾使战争有了威严”，不

是美化战争，而是嘲笑这位草菅人命的科西嘉的冒险家。萧伯纳痛恨战争和世界上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以上的人一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就预料到战争的即将爆发，他的远见没有能引起一般人足够对灾难临头的警惕。在战争期间，他勇敢地揭露英国处心积虑的扩军备战的政策，揭开了说英国是被迫而作抑强扶弱道义战争的假面具；他要打开在战争歇斯底里激动中被谎语蒙蔽了的一般人的眼睛。他的勇气，他的热情，他苦心孤诣想避免战争的努力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可惋惜的是他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竭力反对战争；而不去区别世界上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战争：一切群雄争霸，弱肉强食，自私自利夺取市场的战争都是卑鄙的、肮脏的，因此是非正义的，任何威力强大的武器，无论是拿破仑的大炮或者今天帝国主义者的原子弹，也不能使战争威严；另一方面，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抵抗侵略，反对剥削、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独立、平等，争取世界和平的战争，即使用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弓箭刀矛，都是正义的战争，不仅是威严的，而且是神圣的。正义的战争终究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所产生的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从而获得世界的永久和平。

最后，对本剧译批的词句和这篇《后记》承我的两个老朋友杨肇熾和唐钺同志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